

奇幻人間

這是一個現代化的照妖鏡，它會把人間社會邪惡，醜聞都在這一面小小的照妖鏡中大膽而毫無保留地揭露出來，使你可以一飽眼福，更可以增進見聞。

殺手傳奇

殺人也是一種職業，這裡介紹你認識外國職業殺手的生活，保証令你爲之驚奇不已！

$2.00

841

◀編 後 話▶

曾經中輟刋出數期的〘龍虎殺手〙，今期起恢復連載，且看一羣邪魔巨惡，狡猾狐狸怎樣繼續各逞詭謀的鬥爭吧！該故事情節已發展至白熱化階段，由於作者慕容美君月前因公務羈身，未暇執筆，因而脫稿多期，致令各方讀者函電交詢，關懷備至，編者與作者謹向各位致歉！

***　　***　　***

〘殺手傳奇〙是今期刋出的〘鐵拐〙巨型故事，阿生担當的角色和任務，可算得是吃力而危險，驚魂陣陣的周旋在一名以殺人為職業的槍手左右，憑着他渾身是胆勇氣，神奇槍法絕藝，終於揭破了一宗驚人國際暗殺集團的陰謀，又替國際特警隊添上光榮的一頁。

***　　***　　***

金燈盟故事之二〘四君子〙，今期起已刋出，這是一篇正宗武俠小說，也是臥龍生君近年來精心創作的巨著，內容情節，曲折迂迴，把俠義爲懷的一羣江湖人物，描述得淋漓盡致，栩栩如生，活然紙上。還有，古龍的〘血鸚鵡〙、高庸之〘鐵蓮花〙、朱羽的〘獵人〙………今期都有很令人意想不到的發展！碍於篇幅關係，恕不多贅。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殺手傳奇（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一名以殺人爲職業的槍手，在他的殺人生涯中終於遇上了最棘手的事情。他一方面接受了黑社會頭子的金錢酬勞，另一方面却是發現他這次要殺的對象竟然是自己的兒子………………馬　雲 3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獵　　人（遊俠傳奇故事）◀三▶

鐵漢遭挫折　雙姝落籠牢………………朱　羽 37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血鸚鵡

鬼氣瀰堂院　殭屍悼冤魂………………古　龍 53

四君子

金燈重燃正義光………………臥龍生 61

鐵蓮花

諷言規鐵漢　挑燈候歸人………………高　庸 69

龍虎殺手

狡狐裝胡羊　殺手遇煞星………………慕容美 77

紅粉藍衫

深山林密夜　箭雨驚魂天………………憶　文 91

奇人怪事・兵器漫談

魚腸劍與太極劍（武器漫談）…………海　鷗 35

孫玉峯打穴秘招（武林秘技）…………海　雲 51

割肉芳醉打西關三煞（奇人怪事錄）……麥海雲 83

零零七買妻記（奇幻人間）…………司馬不平 87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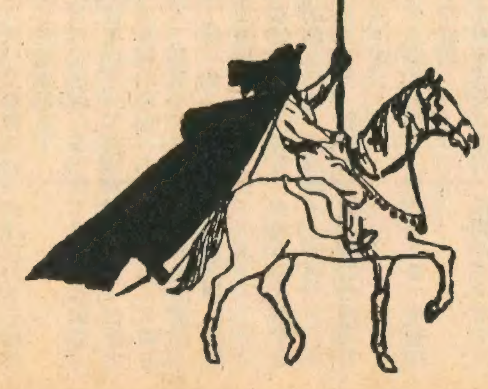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50.00
一年港幣＄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57.00
一年港幣＄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環怡出版社
台北市林森北路85巷56號7樓之一
電話：5110086



武俠世界

第841期

1959年3月創刋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文·馬雲
圖·盧令

殺手傳奇

連串怪事　高深莫測

美國人很有進取心，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所以他們能在不足二百年的時間內，把美國發展成爲世界上第一强國。

這不是講武力方面，而是指科學進展以及生活享受等多方面，美國都不愧是先進國家。

但是，所謂「美國人」只是個總名稱而已。眞眞正正，世世代代在美國本土定居的，只有紅印第安人和黑人，此外便是來自世界各國移民。他們既入了美國籍，自然稱爲美國人。

當然，須要令到一個國家富强，是須要具備多方面條件的，例如一個理想的政制，對下一代的教育以及富於鼓勵性的工商業管理等等。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

美國是個民主國家，人民所享有的自由達到了極限。國民教育不但是免費的，學童還有午餐津貼。失業有失業救濟金，退休有退休金，老人有養老金；甚至近年經濟不景，政府不但不加稅，反而減稅。單是這點就足以說明美國是個什麼國家。

相反，回頭讓我們看看香港吧！

毫無疑問，直至現在香港仍然只是個殖民地政府，但時代的巨輪在轉變中，即使是一個殖民地，英國人也不應該把它看成一塊肥猪肉，或者一間只供「收租」的商店。作爲一個政府，仍然要澈底照顧市民的。

但是，香港政府對小市民照顧不足，對大財團的照顧可謂無微不至。猶其是英資財團爲然，否則，香港小市民就不必慘受「股票風潮」之害！

一個標榜爲市民服務的公共機構如電話公司者，一年盈利七千萬大元，仍然認爲「利潤不合理」，在經濟不景氣的今日，竟然有胆貪婪地要求加價「百份之七十」，可見財團們目中無人，胆大妄爲！

更難得的是有個這樣胡鬧的政府，未經調查，便「先斬後奏」地同意他們先加百份之三十，然後再設什麼調查委員會云云，更是破天荒的「敗政敗德的烏龍大傑作！」

其實香港殖民地政府的糊塗已不自今日始，誰不知道英國人的官腔把戲是舉世聞名的？只不過時至今日，英國人也許領悟到時代在進展，中國人已不是大傻瓜，所以他們的官腔越來越「放低聲浪」，而欺人的把戲却越弄越深而已。

例如那個什麼財政司的數字遊戲就已經令人啼笑皆非，儲備金在不明不白的情況下一再打折扣；地下鐵的一再拖延之後，終告「毀約」；與電話公司「扯貓尾」的「討價還價」，在立法會議上公然允許電話加價百份之三十等，也是此公的「得意傑作」！

除此之外，更有「預付薪俸稅與利得稅」等等措施，全都是這位「英國紳士大官」的「德政」！單是這點，相信已「世界性創作」！

尤其是現任的「財神」，相信一定會在香港人心目中留下「歷久難忘的印象」！

香港人用他們的血汗錢去養的，竟是這一類英國人試問又那裏會有一個好政府？這也難怪香港社會越弄越糟！

回頭再說呂偉良等三俠，在旅遊美國時，雖然先後遭遇了一些驚險重重的事情，但他們本着增廣見聞的心理，仍然希望再走一些地方，更深入了解這個先進國家各階層生活情況。

要了解一個人已經不容易，要了解一個國家就更加困難。

一個旅客往往在遊覽一個地方時，只是走馬看花的觀其皮毛，自然談不上了解二字。呂偉良只希望花多一點時間，以客觀的心情看看美國人的生活。

三俠在紐約居住了一個時期之後，本來打算南下華盛頓。

但是有朋友告訴他們，紐約還有一個地方值得他們一遊，那是「林肯藝術表演中心」！

「林肯中心」位於紐約市中心區，東臨著名的百老匯大道，西至阿姆斯特丹大道，南起自六十二街北至六十六街止。佔地六十英畝。

在紐約人的心目中，「建設林肯中心」是一件值得紀念的大事。所以舉行「破土禮」那一天，是由當時艾森豪威爾總統主持其事的。

美國人喜歡誇耀他們的才能，也喜歡「世界之最」這首屈一指的榮銜。例如他們建造摩天大厦之前，就先遍查世界最高的大厦有多少呎，然後才着手設計，務求成爲「世界最高的大厦」。

結果摩天大厦多少年以來，一樣是穩佔「世界之最」的地位。直至「世界貿易中心」等建成後，它才列爲二三位而已。

又例如「無綫電城音樂院」建築之前，他們也遍查世界「最大的戲院」到底大到何等程度？

結果他們設計出來的「無綫電城音樂院」，至今仍然是世界最大的戲院！

至於這座「林肯藝術表演中心」，相信也是世界最大的表演中心。

表演中心並非一幢樓宇，亦非摩天大厦式的建築物，而是分座式的低層新型建築。其中包括都會歌劇院、圖書館以及博物館等等。

都會歌劇院、紐約交响樂以及茱麗雅學院等三個單位，在紐約已有許多年的歷史，只是設備陳舊，地方不足應用，後來才一併將它拼入「林肯中心」裏面。

該中心的全部建築費及設備等，共花去一百六十億美元之鉅，主要得力於「洛克菲勒基金會」，民間捐欵也有不少。

此外還有來自各國政府的捐贈，例如都會歌劇院的巨型吊燈是奧國政府所送；還有意大利藝術家的義務雕刻等等。

伊朗送出著名的「波斯地毡」，剛果政府送出的大批桃木，德國捐欵五十萬美元，日本也捐了五萬美元之多。

至於該中心的圖書館與博物館，是由紐約市政府出資興建的。

凡此種種，足以顯示出國際間對於該中心興建的重視程度。

事實上「林肯中心」無論在設計與結構，無論外表上的美觀與實質上的需求，都是建築

師和藝術家的心血結晶。

每座建築物之間，都有一大塊廣闊的土地，遍植樹木花卉，並有各種藝術雕刻塑像點綴其間。

其中有一座噴水池，大到每分鐘可以噴水四十噸之多。

因此，三俠走進了林肯中心，彷彿走進了一個現代化的花園。

說到那間茱麗雅學院，是全美國最著名的音樂、戲劇和舞蹈訓練所。原址在哥倫比亞大學附近，現在遷入「林肯中心」之後，規模更見宏大！裏面有教室、圖書館和舞台等。

單是學院內那個演出舞台下面的座位，就有過千的數目。因此，那兒又是一間學院內附設的戲院。目的是讓學員們可以有個實際場地經常演出，不必到外面去租借地方。

如果經常留意到外國娛樂消息和明星介紹的，當會知道有不少明星、歌星和著名的劇作家、作曲家和舞蹈家等等，都是茱麗雅學院的畢業生。

至於「紐約交响樂團」，更是該中心最早成立的一個單位。成立於一八九一年。

交响樂院是專供該樂團演奏用的。林肯中心的新址外表乃四方形，外牆全用玻璃，以九十六支大柱支持。最大的特色是舞台可以伸縮。例如演出的交响樂團人數多，舞台可以放大一些，人數少則縮細些。

樂院內有座九十八大音管的複音鋼琴，所有配音設備、特別效果以及電視錄映轉播等等，都是現代最新式的設計。

總之，如果你是個藝術愛好者，足可以在這兒瀏覽大半天亦不忍離去！因爲它的設計固然吸引你，還有那些名人的雕刻和塑像等等，都是與藝術歷史有關的。

坦白說，呂偉良和阿生這師徒二人對這些只是抱着「開開眼界」的心理去欣賞；但林愛莉却比較喜愛其中一些設計。因爲她是個音樂的愛好者。

剛好當晚有一場龐大的交响樂演奏，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爲了遷就林愛莉，只好同意她的建議，答允當晚陪她來看這場演出。

因爲過了今晚之後，他們便打算在明天南下華盛頓觀光！

三俠離開「林肯中心」，只待晚上再來這兒看交响樂團的演出！

他們看看時候還早，召來街車到華爾街去逛逛！

華爾街是著名的金融中心，但他們並非對金融發生興趣。

事實上人們以爲那兒是擠滿銀行的街道，其實它絕不像香港的德輔道中銀行區；只是證券交易中心就在這兒罷了！

談到證券林愛莉就納悶，因爲英國財團在香港證券市場攪風攪雨，她是個受害者。儘管她對錢財看得開，畢竟至今仍隱隱作痛。

他們要到華爾街去，可以說是與明天的旅程頗有關係。

因爲明天他們南下華盛頓。華盛頓此人是美國國父，而「華盛頓市」則是爲了紀念他的。但是，華盛頓本人就任第一屆美國總統時，你猜是在什麼地方？就在華爾街的聯邦大厦！

原來當時美國首都並非在今日的「華盛頓市」，而是在紐約。

一直到了第二任總統登場，國會才決定將首都南遷，總統辦公的地方，也搬到今日的白宮去！

爲了看看那富有歷史性的地方，三俠所以才會跑起到狹窄的華爾街去！

儘管時至今日，世界各地仍有人揭起一片「反美潮」，但是美國人總沒有英國人那種「僞君子」自私相，例如「反托辣斯法案」實施之後，華爾街實際上已不能操縱世界或美國的金融！

相反看看英國人的行爲吧！香港股票的恒生指數「千七點」，實際上就是一個「老千局」；英國財團把香港小市民玩弄於股掌之上，這已是人盡皆知的「往事」了！

難得的是：香港政府「賊過興兵」，等也等到祖家的「財團」完成變相飽掠之後，才大聲疾呼什麼要「管制股市」云云。

結果如何？相信百份之七十以上的小市民身受其害，但人家却袋袋平安！奈何？

林愛莉每想起那幕醜劇，再想想美國的反托辣斯法案，就會覺得美國人做事來得光明磊落，大方得多了！

三俠離開華爾街這條單程路之後，正待返回他們居住的酒店，忽然發覺有個人被汽車撞倒！

紐約市中心區車多人擠，一不小心過馬路，好容易就會出事！因此這一類鏡頭原不足爲奇！

但是，想起剛才的情景，三俠却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感覺！

是駕車人不小心嗎？還是故意開車將那男子撞倒？都不是！而是那個男子似乎身不由主，欲進還退，結果招致重傷！

行人們並沒有加以理會，他們都匆匆步過失事現場，視若無睹！

三俠來了紐約這麼久，耳聞目睹，也知道紐約人情比香港更薄！因此對於這一類事情已是見怪不怪！

但是，當林愛莉看見那個駕車的女子焦急如焚時，就不禁同情地說：「那個路人委實太過冒失，不該這樣過馬路的！」

呂偉良笑了笑，說道：「你是否又要作證一番嗎？」

林愛莉忙說：「不！別開玩笑了，這類交通意外，我們如果也去理會，只怕這一輩子也不能離開紐約呢！」

事實上他們三個人已談虎色變；要不是他們見義勇爲，凡是路見不平的事便挺身而出的話，他們便不會招惹來這許多麻煩！

但是阿生却喃喃自語道：「如果不是那傷者神經有毛病，便是另有原因。我看這未必是一宗普通的交通意外事件。」

呂偉良道：「別胡思亂想了！美國人生活太緊張，過馬路冒冒失失的，撞至粉身碎骨也不是一件值得大驚小怪的事！」

三俠也沒有等到十字車開至現場，便匆匆離去！因爲他們也知道紐約的十字車人員雖然沒有下流到向傷病者攤大了手掌，但紐約市區交通擠迫，往往事發半小時然後有十字車開到。這已是見怪不怪的事！

當晚，三俠盛裝赴會，到交响樂院去聽交响樂團演奏名曲！

出乎意外地，參觀的人十分擠擁！三俠不禁想起廣東人「睇大戲」，據說：像當天晚上如此盛大的演出，不易多睹云！

但是，呂偉良和阿生只是抱住「趁高興」的心理，主要還是林愛莉不甘寂寞拉他們作伴，否則，師徒二人眞的寧願看一場電影好得多了！

演奏是分多場演出的，中場照例有休息時間以便觀衆到休憩室吸烟。

原來在美國戲院之內，嚴禁吸烟。這並非僅僅爲了衛生方面，也爲了視綫保持清晰起見。此乃公德問題。但反視香港戲院，經常一片「烏烟瘴氣」，令人陷於「五里霧中」一般。這也難怪戲院的生意一落千丈；尤其是電視日益普遍的今時今日，誰還甘願到戲院去受「烟

熏之罪」？

三俠雖然不吸烟，但也樂得趁住中場休息的時間，到處走走，促進血液的循環也是一件好事！

時間到了，吸烟的觀衆很自覺地，先將烟蒂在沙盆上捽熄，然後才有秩序地進入原來的座位去，一切顯得井井有條！

呂偉良總算沒有打瞌睡，但阿生却反而感到開始有點興趣！

阿生並非眞的懂得欣賞，只是節奏興奮，所以他聽來十分悅耳而已！

其實音樂是一種「國際語言」，一首動聽的樂曲，在任何人聽來都會有一定限度的領悟；問題只是感受方面的深與淺而已！

懂得欣賞的，感受自然深；即使不懂得欣賞的也會覺得「很不錯」或者「頗動聽」——這也就是最低限度的感受了！

有些老年人耳目不靈，但他們仍携備了望遠鏡，配戴耳聾機入場，可見這輩才是「最忠實」的聽衆！

阿生也不知道這是什麼名曲，只知道聽起來十分悅耳！

有時溫柔得有如清溪流水，有時急促得彷彿閃電行雷！

台下的觀衆的情緒，似乎都被那些節奏所控制；柔和時，他們如痴如醉。緊張時他們握拳作勢，七情上面！

林愛莉雖然不至於沉醉着迷，但也聽得入了神！

就在一陣彷若萬馬奔騰的急促鼓聲中突然有人捧心倒下！

那是一個中年人！

中年人狀若紳士，穿得十分齊整。他就坐在阿生的身旁那座位之上！

阿生首先發現，也首先有了反應！

那人坐在阿生右手旁邊的座位上，因此阿生首先用右手搭住他的肩膊，企圖將他扶直了身子；他當時是仆向前面的。

阿生以爲他可能只是心病發作，所以問道：「先生，你怎麼樣了？」

但是，那人毫無反應！

同時阿生也無力將他扶起。因爲阿生當時是坐着的，他迫得改用右手繞過對方的背部，伸至他的腋下，再以左手協助，將對方的身子扶直！

豈料就在這時，有人尖叫了一聲！

那一聲驚叫來得突然，也是驚天動地的，她的聲浪足以掩蓋過當時的演奏！

那老婦人是坐在傷者右手旁的，也就是說：彎腰突然往前仆倒的人，坐在那老婦人與阿生之間；而呂林二人則坐在阿生的左手旁二個座位上。

老婦人是因爲看見了傷者的胸前有血——襯衣上一灘鮮血！

許多女人都有這種習慣，就是發現一些可怕事情時，無法抑制地尖叫起來！

現在的情形怎麼樣？那是不難可以想像得到的，就是不少人的視綫，都集中到阿生這邊來！

呂偉良和林愛莉夫婦二人也發覺了！

林愛莉坐在阿生的左邊，與呂偉良的左邊之間，也就是說：她把師徒二人隔開了一個座位。

由於她本人對音樂演奏的陶醉，所以剛才並未分心到隣座去；呂偉良的反應雖快，但却又給她從中隔開了。因此當時並未注意及阿生的動作。

現在發覺阿生扶住一個胸前不斷冒出鮮血的男子，他們焉能不大吃一驚？

「阿生，到底發生了什麼？」呂林夫婦二人幾乎異口同聲地問。

阿生惘然答道：「我也不知道！我只看見他突然仆倒，所以……」

阿生話猶未完，突然將那人放開；讓他倚在座位之上！

阿生不知怎的，忽然站了起來！

他企圖迅速離開了他的座位，眼睛却往上望；望住二樓那一角！

原來阿生發覺他身旁的人可能中槍重傷時，便想到這是怎麼一回事。只是當時樂聲高奏，可能掩飾了槍聲而已！

阿生一直在用他的眼睛搜索，他終於有所發現了；二樓旁的東西位，有人匆匆離座。阿生有理由相信子彈可能是由那個角度射下來！

他現在忽然站了起來，當然是爲了去抓兇手。但是，他的座位在中央，如果要離去，必須經過十個人以上的面前。

偏偏有人誤會他是殺人兇手，故作留難，以致阿生無法輕易離去！

說紐約人情味淺薄那是事實，但說紐約人都怕事麼，却又未必；儘管日間街道上發生了意外時，人們匆匆而過，視若無睹。但眼前到這兒來聽音樂的座上客，似乎都是有相當修養的人。

人是分許多種的，尤其是美國人。

例如美國當年參加韓戰與越戰，是基於一股正義感的，不少美國人自動請纓，而開上前綫。

但時至今日，却又有不少美國人，一如珍芳達之流，却「憤慨」地反對越戰。爲什麼？這是人的思想與性格有了基本上的分歧！

就像目前一樣，有些人並不怕事，竟然挺身而出，阻止阿生離開現場。

如果阿生眞的是兇手，他們的做法當然是十分正確的，但是，可惜阿生不但不是兇手，他現在正想去將兇手抓住！

阿生這樣給那班人一阻，自然又焦急又生氣；他越是掙扎，人家的誤會就越大。於是更加引來了更多的「仗義之輩」。

甚至已有人報警，音樂院內的工作人員也紛紛趕到了現場。

情況一片混亂！

實際上有許多人還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但無論如何，演奏已經暫告停止了！

三俠眼看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也只好獃在現場，等待警方人員開到現場來調查！

那人已氣絕身亡！

其實阿生早已料到有此一着，因爲他最接近他。當阿生攙扶住他的時候，已感覺得到他可能傷正要害，無法挽救了。

這是一宗命案，阿生的解釋只能引導警方人員將搜查範圍擴及二樓而已。

到頭來，三俠還是被帶回警局裏去！

× × ×

「眞想不到！又在這裏見到三俠！」說這話的，自然是史廸探長。

阿生道：「不知道是因爲我們愛理閒事還是命中註定，不幸的事情總是發生在我們的身邊！」

林愛莉道：「其實我們已極力壓制自己，盡可能不去理會別人的閒事！」

「不！這絕對不是閒事。」史廸說，「這很明顯，是一定有計劃的謀殺案！」

呂偉良担心地說：「既然是謀殺案，看來我們明天又不能成行了！」

阿生也說：「是的，明天我們打算到華盛頓去。探長，我們須要留下嗎？」

「當然，當然須要留下的。」史廸探長道，「但我會盡我所能，希望不至阻三位太久的時間。」

三俠無可奈何地，深深噓了一口氣！

這時候，阿生無意間發現探長辦公桌上有一幀男子的照片。

阿生忍不住湊近了一點，看清楚了，爲什麼那麼熟悉？

照片上的人並非在音樂院內被殺的人，而是日間在馬路上被汽車撞倒的人。

阿生終於忍不住問道：「探長，請問這個人是誰？」

「他叫哈里信。」史廸順手檢起枱面上那幀照片，反問道：「你認識他嗎？」

「不！我並不認識他，但似乎見過他！」阿生說，「他可能是一宗交通意外事件的傷者，是不？」

「不！不是傷者，是死者。」史廸道，「你怎會知道？」

「嗯……」阿生頓然若有所悟地，瞥了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一眼！

史廸探長到底是個機靈的人，他笑了笑說：「三位大概又想置身於事外了，是不？」

阿生聳聳肩，苦笑了一下！

史廸說道：「哈里信的家人今天跑到我們這裏來投訴，說他並非死於交通意外，而是被人謀殺！」

林愛莉忍不住問：「你可是說：有人故意用汽車撞死他？」

「這只是投訴，實情仍有待調查。」史廸道，「如果三位當時的確目睹其事，那眞的是最好不過了。我知道你們都是極具正義感的人，假如發覺了什麼不對勁的，不妨直說。老實講句，我們也不想一宗明明是意外事件變爲謀殺案，那會令我們增加不少麻煩。個中情形，相信三位也不難可以想像得到。」

呂偉良也忍不住問：「哈里信是個過路人，他的家人憑什麼相信他被人謀殺？」

史廸說：「他的妻子跑到這兒來投訴說，她丈夫是被人有計劃地謀殺的；但是我們已查過，駕車人力奇是個行爲良好的商人。」

呂偉良道：「行爲良好並不能保證他們之間沒有仇怨啊！」

史廸道：「我派人去查過了，駕車人力奇，根本就不認識死者！這點連死者妻子也都承認了！」

「那麼，死者的妻子又怎會想到她丈夫被人謀殺？」林愛莉問。

史廸道：「她說：她丈夫生前曾吩咐下來，如果他遇上任何意外而招致身亡，必須追究，因爲他可能被人謀殺！」

「然則，最低限度他有一個以上的仇人，對嗎？」林愛莉道。

史迪點點頭：「是的，可惜她偏偏又說不出她丈夫的仇人是誰！」

阿生回憶起當時的情形。他記得這件事發生之前後過程，其實當時他已十分注意此事的發生和它的可能性，只是想不到果然有人投訴而已！

阿生當時認爲那人——過路人哈里信，可能已注意到那車子開來，但他何故不止步？

阿生懷疑哈里信當時身不由主！理由就是他目睹此人欲想止步，偏偏又急急奔前，以至那車子刹掣不及，而將他撞倒！

爲什麼哈里信會有這種失常的舉止？

一般來說，一個人走路大致分兩大類：一是邊行邊思想！

這一類人十之八九會被過路汽車撞死或者撞個重傷。

另一類便是左顧右盼，相當機警的人。這一類自然很少會出事。

但是，阿生記得當時的情形，奇就奇在哈里信介乎這兩者之間。

說他大意嗎？不見得吧！他當時也注意到汽車正急急開來！

一個正常的人決不會笨到以血肉之軀與一輛開行中的汽車硬碰吧！然則，哈里信會不會是個不大正常的人？

阿生對史迪探長說：「紐約人生活緊張，精神不健全是大有可能的。」

史迪道：「這應該是另一種可能，但哈里信的妻子強調他精神健全，他甚至可以找來他們的家庭醫生作證。」

呂偉良插咀問道：「有沒有驗屍報告？」

史迪說：「死者家屬既有投訴，我們自然要作更詳細的檢驗，相信稍後會有更詳細的報告！」

林愛莉道：「我們似乎越扯越遠了，到底今天晚上發生的事如何了結？」

史迪說：「你們現在當然可以走了！但明天請暫時不要到華盛頓去！」

三俠已初步給警方作了供，那自然是阿生如何發覺他身旁的人被殺的經過情形。

阿生臨別時對史迪說：「我希望知道那個在我身邊死去的人是誰！」

史迪道：「放心好了，我會與你保持連絡的！」

三俠離開警局，回到他們居住的酒店去，不禁有點納悶！

他們本來打算明天就離開紐約，轉到華盛頓去遊覽，想不到臨到離去之前，又發生了這不幸的事，此事雖然看來與他們無關，但是，阿生却是重要證人之一。要不是有着過去與史迪探長合作的關係，他甚至還可能被人誤會是兇手呢！林愛莉最感掃興的事自然是演奏會有頭無尾。

呂偉良正待將門匙插入匙孔去，忽然又停止下來，同時提聲警告阿生：「阿生，不要開門！」

呂林二人同住一間房，阿生則住在隔隣。因此他們差不多是同一時間開門入房休息。阿生是個十分敏感的人，一聽到呂偉良這不尋常的叫聲，已心感不妙！

阿生立刻呆了下來，本能地問：「師父，發生了什麼？」

呂偉良其實還不知道將會發生一些什麼事，他只是看見門縫之間有些破綻，感到有點不大對勁。他是個老江湖，對於這些事情自然不會外行。

門縫之間有些閃閃生光的東西，要不是小心察看，很難發現其中秘密。

那可能是一條電線。既然可以隱藏在門縫之間，當然很幼細。

爲什麼會有電線？

呂偉良最直覺的想法就是：那可能是一種爆炸性的裝置！

同時他也不難想像得到，阿生那邊也可能有着同樣的情形。所以呂偉良及時先發出警告，制止阿生去開他的房門。

呂偉良將他的妻子推開一些，阿生這時已走了過來！

這時候，剛好有一名侍役經過，他很有禮貌地走過來問道：「三位有什麼須要我嗎？」

呂偉良道：「不必了，我只想知道剛才有沒有人到這裏來找過我們？」

「沒有吧！」侍役的語氣不敢太過肯定，「你們最好回到房間之後，用電話問問管房部，訪客如果有留言，他們一定知道。」

「沒有事了，你走吧！」呂偉良道。

侍役走後，呂偉良動手將隱藏在門縫中的電線搖了出來，然後小心截斷了！

阿生已經明白到這是怎麼一回事。他是一名受過訓練的國際特警，對於這些事情，自然

明白，也懂得如何才可以安全。他回他的房門外。

他非常小心將房門外的情勢觀察了一遍，然後才再次回到呂偉良的身邊來。

他們的舉動並未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走廊上每間房的房門都關上了。

呂偉良儘管將電線截斷，仍然不敢輕率地將房門打開！

他在過着「俠盜」生涯的時代，就已經懂得如何使到這一類門鎖爆炸裝置失靈。但時至今日，科學一日千里，眼前這裝置是否已告失靈？他也不敢保證。

阿生低聲道：「關鍵可能在匙孔之上，你們在這裏等一等！」

說完，阿生跑到走廊彎角處，開了一個窗門，攀了出去！

他們已經在這裏住上了好幾天，當然了解這酒店的環境！

阿生由屋簷下的水泥牆緣，攀至窗外——那是呂偉良的房間窗外。

他爬到了房內，果然發覺房門後有一些電線，懸掛着一個小圓筒。

他亮了燈，小心觀察了一遍，知道那是一種利用電流感應的爆炸裝置，只要用門匙插進匙孔一扭，電流立即接通，那裝置立刻就會發生爆炸。

阿生小心看過了之後，知道電流截斷後已經失去了作用。

他將那個儲滿炸藥的圓筒拆下，開了門，讓呂林二人入來！

阿生說：「相信我那邊的情形，也是和這裏一樣。」

呂偉良沉吟道：「這到底是什麼人玩的把戲？」

「想不到我們在紐約也有人這麼瞧得起！」林愛莉若有所思地說：「這麼看來，今晚演奏會的事——」

林愛莉還在沉思，阿生即接着說：「對了，今晚的事可能是針對我們的！」

呂偉良怔了一怔：「針對我們？你的意思可是——」

「是那槍手射偏差了！」阿生道，「也許他的目標是我們，或者就是我！」

呂偉良道：「如果一切安排都是爲了針對我們，倒也不算得突然，回想我們三個人這次在紐約旅遊中，曾先後插手過幾宗案件，說不定因此而開罪了一些人。」

「他們也太陰毒，事前對我們全未警告，到底爲了什麼？」阿生說。

呂偉良笑道：「你別太天眞了，如果有人要暗算我們，又怎會先發警告？」

阿生把拆下來的炸藥條仔細看了一次，却看不出什麼端倪。

林愛莉道：「你房間那邊怎辦？」

「通知史迪探長吧！」阿生說，「我們爲他傷了不少腦筋，現在輪也輪到他來爲我傷傷腦筋了！」

「通知史迪本來是最正確的做法，但是，你也應該通知奇里夫。」呂偉良說，「因爲你是一名國際特警啊！」

阿生亦以爲然！於是他去打電話。但是他剛走到電話機旁就聽到一陣鈴聲！

阿生執起聽筒，意外地是奇里夫打來的。

奇里夫是國際特警組織紐約行動組副隊長！他在電話中對阿生說：「怎麼你那邊沒有人接聽電話呢？」

「是的，我還沒有返回房中。」阿生問：「你找我嗎？」

「嗯！找了你好半天啦！」

「發生了什麼事？」

「處長要找你談談。」

「處長？」阿生呆了一呆！

「對了，你認識赫斯處長的。是不？現在就請你等一等！」奇里夫又神神秘秘地說：「慢着！你那邊說話方便麼？」

阿生給他提醒了，示意呂林二人代爲檢查房中各處，看看是否隱藏了一些偷聽器之類！

其實呂偉良早已約畧查過，房中並未裝上這一類東西！

阿生道：「偷聽器就沒有，但炸彈却有兩個，你相信麼？」

「別開玩笑了，老兄，處長有正經事找你呢！」奇里夫說。

「誰跟你開玩笑？」阿生說，「這是千眞萬確的事，二個炸彈之中我只拆了一個，留下一個等你來拆！」

「到底怎麼一回事？」

「我也不清楚！」阿生說：「但我願意先聽聽你有些什麼事找我！」

「處長有個任務須要一個中國人，他已獲得巴黎總部的允許徵用你！所以——」

「你最好不要攪錯，我在渡假啊！」

「我知道。但是，你的上司任處長也同意了，希望你原諒，這是迫不得已的。」

「不妨告訴你：明天我們本來要到華盛頓去的，但現在有些可能阻遲一兩天。不過無論如何，我不想再惹麻煩！我是來渡假的。」

「我也十分明白，但是你最好先考慮一下。我就是担心你開罪我的上司，所以先跟你談好。回頭我再打電話給你好麼？」

阿生還未答話，對方已掛斷了！

呂偉良在旁已知道他們談話的內容。他對阿生說：「是不是有公事要你辦？」

阿生不高興地說：「管他的！嘿！我又不是屬於這一區的人！」

「阿生，別這樣！」呂偉良語重心長地說：「國際特警是世界性的，你的假期已獲得一再延長，要不是任處長體貼你，早已把你召回去了！」

林愛莉在那邊已用電話通知了警方。

她也過來說：「你應該向他們報到的，反正我們目前已不能離開紐約！最低限度也要多逗留數天之多。」

阿生並非對工作厭倦，只是心情有點煩躁。現在聽呂林二人這麼說，也只好聽從他們的勸告，事實上奇里夫的上司要他做些什麼，他至今仍未知道。

奇里夫的電話又來了，阿生只好答應他。於是奇里夫才將綫路接通到他上司——赫斯處長的辦公室去！

赫斯似乎很忙，雖然這已是午夜時份，他仍然在辦公室內！

赫斯要阿生立即報到。

阿生覺得事情來得太過突然，爲什麼要「立即報到」？但他又不便多問，只好答允趕到國際特警的秘密辦事處去報到。

阿生始終未有回到他酒店的房間去，便匆匆離開呂林二人去向赫斯報到。留下呂林二人在酒店中等待警方的調查人員到來！

警方人員是由史迪探長親自帶隊前來偵查的，他接到林愛莉的投訴之後，覺得案情重大，可能牽涉到一連串的無頭公案，所以才會親自出馬。

聽過呂林二人的投訴，看過那拆下來的爆炸裝置，覺得歹徒很有計劃，目的也十分明顯，無非想把三俠置諸於死地！

史迪一方面派人由窗口爬入阿生的房間去，將隱藏在門後的觸發器拆除；另一方面召來酒店中的管房和侍役等人查詢！

酒店中房間太多，每天人客來來往往，他

們很難記憶有些什麼人在此出現過。

史迪探長雖則同意可能有人急於殺死三俠，但卻不同意音樂院的謀殺案與此有關連。

他說：「美國的職業兇手水準很高，他們不會輕易失手。因此，你們懷疑槍手開槍時殺錯了人，那是不大可能的事！」

呂偉良和林愛莉夫婦二人也沒有反駁他；他們都知道史迪既然身爲探長，相信必有他的主見。而事實上至今爲止，仍沒有足夠證據可以說明槍手的目標會有可能是三俠他們！

三俠所以將音樂院中的謀殺案連想到他們的身上，無非由於酒店房門上的爆炸裝置。

警方的偵查工作漏夜展開，史迪探長除了循例備案之外，似乎沒有意見！

×　×　×

阿生匆匆趕到特警秘密辦事處，首先會見了奇里夫。

阿生跟奇里夫比較談得攏，他們合作過了，一切顯得熟絡！

因此阿生跟奇里夫見面之後，首先問他：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奇里夫道：「我們接獲一項非常特殊的任務！」

「反毒麼？」阿生問道。

「不！」

「反間？」

「也不是，而是反謀殺！」

「反謀殺？」阿生苦笑聳肩：「這麼該是紐約警方的事啊！」

奇里夫道：「你跟我去見處長吧，他自會向你作詳細的交代！」

阿生跟住奇里夫進入一間辦公室裏面。

這是紐約特警處長赫斯的辦公室，裏面燈火通明，而且還有好一些人分別坐在赫斯辦公桌的面前，若有所待。

赫斯看見阿生入來，擺擺手，招呼他在一張預留的椅子上面坐下來！

阿生坐好之後，赫斯開始說話了！

他說：「紐約是聯合國所在地，這裏有許多事情都是值得我們注意的。總部最近有一份密令交下來，據說有一個國際性暗殺集團在紐約展開活動。此事可能影响到各國來此參加聯合國會議的外交人員的安全，所以我們非插手不可！」

這一番說話似乎說得非常明白，國際特警之所以插手，是因爲此事關係到國際和平；就算任何一個國家的代表被殺，都可能造成某種糾紛和誤會。

赫斯頓了頓，他似乎故意讓空氣和緩一下，然後又說道：「交代過了來龍去脈之後，現在我要交代一下我們的工作了！目前最困難的事情就是：我們不知道暗殺集團的成員是些什麼人。我們一方面要偵查他們的活動情況，另一方面又要了解他們連絡的方式；因爲他們心狠手辣，可能比間諜特工更甚。所以，我們的工作必須急促展開，同時又要小心從事！」

阿生聽到現在，仍然不明白；因爲奇里夫在電話中說過，他們須要一個中國人，但現在看情形，任何人也可以勝任；只要他是受過訓練的。

阿生剛想發問時，赫斯又說：「根據我們初步所得的資料，近年來在美國黑勢力中漸受注意的華青社，可能是暗殺團收買的對像。據說中國人最講江湖道義，不像一般職業槍手，往往會臨陣退縮。因此，總括來說，今次我們的調查屬於多方面的。我們要用間諜手法滲入偵查，裏應外合，必須將他們一網打盡，剷草除根，這才是我們最後的目的！」

阿生到此才明白，赫斯須要一個中國人，完全是因爲「華青社」的關係！

正如赫斯剛才所說，「華青社」是美國近年才崛起的黑勢力！

該黑社會中人，名符其實，是以中「華青」年爲主要骨幹。

據說，這黑社會組織是一九六七年香港暴動所「送給」美國的「禮物」！

原來當年香港暴動，不少華僑担心子弟在港受到池魚之殃，紛紛將他們召往美國同居。

但是，這輩年青人昔日以欺騙父兄的外匯過活，借求學爲名，實際上卻不學無術，因此到了美國之後，更無事可爲，依舊過着遊手好閒的浪蕩生涯！

唯一不同的就是：昔日父兄在外洋耳不聞，目不見，任得他們在鄉簡中胡扯；今日卻可以目睹一切，自然不會再任由他們花錢！

試想想：一個花慣錢的人，如何能忍受制肘？

於是這輩青年便三五成羣，四出爲非作歹。「華青社」就是在這種情況底下產生的。

可憐老一輩的華僑們，辛辛苦苦賺回來的血汗錢，滿以爲可以教育出一個一個知書識禮，飽讀詩書的子弟，卻想不到若干年來他們不但蒙在鼓裏，到頭來還把純潔的「唐人街」弄得聲名狼藉，禍延鄉親！

阿生與一批隸屬紐約特警部的人，接受過赫斯的訓示之後，便輪到各人向赫斯反問。目的是看看大衆還有何疑問。

座中奉到緊急召集命令的國際特警之中，只有部份美國人，其他的包括了意大利人、阿拉伯人、黑人以及猶太人等。

美國人自然是針對紐約有許多黑社會是地道的美國人所組成。

意大利人是爲了「黑手黨」是意大利移民在美國的黑勢力！

阿拉伯人則是針對「巴勒斯坦游擊隊」的恐怖份子們！

黑人是對付美國「黑豹黨」的；猶太人是爲了可能來自以色列的暗殺份子。

紐約是聯合國所在地，所以赫斯主持下的紐約國際特警秘密辦事處裏，也有着各式各樣的不同人種；就是偏偏缺乏了中國人。

赫斯把一名特警介紹給阿生認識，據說他是這裏唯一的一名華人國際特警。

赫斯說：「他叫楊大權，是你的拍檔。你們可以開始商量用何種方式去展開工作。奇里夫會跟你們二位連絡！」

阿生跟楊大權握手爲禮！

阿生正待自我介紹，他還未開口，對方已經說：「你是阿生隊長——另一個地區的行家，我已久聞大名，不必介紹了！」

原來在國際特警內部的通訊系統中，經常會介紹一些各地特警比較突出的成員；阿生是一再受到巴黎總部褒獎的人，所以許多行家都知道他的大名。

奇里夫負責幾個小組的連絡工作，阿生和楊大權這一組便是其中之一。

此外，赫斯處長與科士打隊長也分別負責另外幾個小組的連絡工作。

這項工作不但十分緊張、危急，也極具挑戰性；換句話說，目前有如大海撈針，但他們卻不能稍延，立刻就要展開全面性調查工作。

這項工作也極具競爭性！誰能首先發現綫索或者有結果，就表示他比其他行家更強！

因此，這件事逐漸引起了阿生的興趣！

阿生就是這麼樣的一個人

他對於一些刻板式的工作缺乏興趣，但這項工作既富挑戰性，也具有競爭性；再加上剛才楊大權一番誇獎說話，弄得阿生好不開心！

他開心得連酒店中發生過的危機也差些兒忘得一乾二淨！

國際特警組織紐約秘密辦事處之內，漏夜展開一連串的小組會議。

他們每個小組最少有四個成員。例如阿生和楊大權的一個小組，奇里夫派出另外二名紐約特警與他們經常取得連絡。

因爲他們採用的方式不一，有明查，亦有暗訪；更有滲透深入調查的。所以，有些人可能用的是間諜方式。

因此，他們必須有人在外接應，以便與負責指揮該組的人經常連系。

小組會議是一項相當重要的籌備工作，他們必須仔細討論如何進行一切步驟！

明天之後各人便要紛紛展開工作，所以一切看來十分緊急。

赫斯不是個故意做作的人，他所以緊急召集各人回來，通宵達旦地開會，無非爲了總部的命令也來得十分急促！

阿生幾乎等到天亮，才可以回到酒店去休息；而當時呂，林二人早已睡入夢鄉！

阿生倦極，什麼都不管，倒頭便睡！

他房門上的爆炸裝置，已由史迪探長派人拆去存案！

史迪已從呂林二人口中知道阿生奉到緊急召集的命令！

史迪只是紐約一位地區性的探長，自然不敢隨便去追查國際特警的事務；尤其是赫斯此人，脾氣一旦發作起來，連紐約警察局長也怕他三分！

史迪是個老差骨，自然明白此中奧妙，所以不敢限令阿生前往警局作供！

×　×　×

呂偉良和林愛莉這夫婦二人曾一再討論過，到底要殺他們的人是誰？

上一宗案是關乎國務院一份「最高機密」文件被人偷拍底片的。

事後三俠知道「最高機密」原來是一份由基辛格擬好的「中東作戰計劃」，其中包括一幅縮影的「登陸據點」的地圖。

那份「最高機密」正本在國務院內保存，副本則在國防部封密。

但何故這文件會在國務院傳出「洩漏機密」情事？

後來有人說：這是「智多星」基辛格的故意做作，目的是要令到中東產油國小心從事，勿作繼續抬高油價和減產之舉！

無論如何，那份「最高機密」文件曾在紐約的間諜世界裏，引起過一連串的明爭暗鬥！也斷送了好幾條性命呢！

不過，經過該次事件以後，「最高機密」也由半公開而變爲全世界人仕已經都知道的「秘密」！

美國人過去做事很少鬼鬼祟祟的，但自從基辛格冒出頭來之後，連他們的外交政策也千變萬化！

至於基辛格到底是功是罪，只有留待歷史家下評語了。

不過，「最高機密」變成了「公開秘密」之後，首先有了反應的，就是科威特與沙地阿拉伯等產油國，表示減低油價！

其他中東產油國也紛紛會議，討論凍結油價若干年云。

進一步是埃及表示願意與以色列保持和平，極力避免戰爭；埃及總統訪法洽購軍備……等等新聞，陸續出現！

到底「最高機密」的洩漏是有意還是無心？它對世界局勢又有何影响？到目前爲止，誰也無法作出準確的預測。

但姑勿論如何，三俠在「最高機密」一案中所担任的角色，卻必然會開罪某些國家，此亦想當然的事，因爲該案了結之後，美國保安當局已先後將一批批的間諜和特工，分別定罪或者驅逐出境！

然則，當晚的爆炸陰謀，是否由潛伏在紐約的同黨向三俠採取報復的手段？

在正常的情況下，一個國家的間諜陰謀被揭發，無論後果如何，當事國決不作任何表示——既不發表聲明，亦不否認或承認！

同時另一慣例，就是一案還一案，每一個間諜特工自有他們的獨立行動與任務，照計不會爲「同黨」出面報復，以免「枝節橫生」！

因此，呂林二人這種假想，他們後來也認爲「不大可能」！

那麼，到底那一帮人用這種手段來對付三俠他們？

呂偉良覺得他們雖然循例報了警，還得要靠自己，否則以史廸探長忙成這副樣子，只怕他還是有心無力呢！

在另一方面，呂偉良也在替阿生担心，尤其是在此國際時局千變萬化之際，實在難以推測「國際特警」又有了一些甚麼新任務交給阿生去做！

當然，呂偉良是絕對贊成阿生做這種有意義的國際特警。只不過阿生這時心情太壞，年青人的情緒難得穩定，呂偉良除了担心他做得不好之外，還更担心他開罪別人！

因此天亮後，他便搭了一個電話過鄰室給阿生。

阿生這時正在憩睡中，給電話鈴聲吵醒，還以爲是史廸或者奇里夫他們！

直至把聽筒揍近耳朵，阿生才知道原來是他師父呂偉良。

阿生不敢在電話中有所透露，因爲這工作是須要保密的，同時也關乎到他將來的安全問題。所以阿生只說：「等會兒我就過來！」

三俠在呂偉良的酒店房中會面後，阿生告訴呂林二人，他就要暫時失踪一個時期，叫二人不必爲他担心！但事關機密，最好連史廸也不要說出實情。因爲警局內難保沒有黑社會的綫人潛伏！

阿生說：「如果史廸問及我的下落，最好說我奉了密令到三藩市或者芝加哥去！甚至還可以說我去了巴黎向總部報到！」

呂偉良明白他的意思，說道：「在你的立場來說，自然應該以公事爲先，但我們既然留在紐約，可也不能默在這裏等死！」

「師父，你這麼說是甚麼意思？」阿生問道。

呂偉良解釋說：「你還不明白嗎？有人要把我們置諸死地，但現在失敗了，難道他們會就此罷手麼？」

「是的！」阿生也有點担心地說，「可惜我要出差去了！」

「這個你倒不必爲我們担心！」呂偉良道，「你專心去做你的事吧！」

林愛莉也說：「是的，我們不會束手待斃！無論我們的對手是誰，我一定要把他們的底牌揭開看個明白才甘心！」

阿生自然也知道呂林二人的個性，他們如果要反擊，誰也阻止不來！就是可惜他自己無法參加一份。因爲不久之後，楊大權就會開車到酒店來，把他接去！

楊大權是美籍華人，年紀只有二十五六左右，比阿生稍大。看他樣兒土頭土腦的，但阿生在直覺上覺得此人屬於「西懵心精」那類！

當然，能夠獲選爲「國際特警」，決不會是一個平凡的年青人，最低限度也受過相當嚴格的訓練。無論在各方面都是機敏過人的！

呂偉良明知阿生此去十分危險。阿生不但要撥草尋蛇，深入虎穴，還可能遭遇到一些無法可以預料得到的事情！

不久，楊大權開車到酒店來將阿生接走！

呂偉良沒有給阿生退房，他寧願多付一份房租，也要讓外人無法猜測阿生的行踪！

阿生走後，呂偉良和林愛莉夫婦二人有一種奇怪的感覺。

他們覺得一連串的意外似乎無關重要，亦未必是互有關連的，但卻好像隱隱看見了一些不幸的預兆，彷彿有些可怕的事已經發生了！

他們在紐約可以說得上「人地生疏」，本來抱着遊埠觀光的心情，現在卻要面對一連串的難題，加上阿生又離開了他們。因此呂林夫婦二人此時此地的感受如何，那是不難想像得到的！姑勿論阿生此去是吉是凶，呂林夫婦二人也無能爲力，因爲他們甚至不知道阿生將會被安排到甚麼地方去！

目前他們要做的，就是如何查出要暗殺他們的人是誰，以及與史廸探長作進一步的連絡，看看警方那邊有甚麼新綫索！

正當呂林二人準備外出時，酒店房間裏的電話就響了起來！

「可能是史廸探長找我們，讓我來聽吧！」呂偉良說着已走到了電話機旁！

執起聽筒，呂偉良才發覺對方並非史廸探長，而是他認識的一位僑胞岑天樂。

呂偉良的中國朋友大多數聚居於三藩市，在紐約認識的僑胞只是極少數，而岑天樂即爲其中之一。他們本打算在離去前才撥個電話通知岑天樂等，他們所認識的僑胞。因爲憑過去的經驗，他們往往在通知了親友之後，忽然之間又有些意外事情令到他們無法成行！

有了這種經驗之後，他們每次準備向親友告別時，必在登機之前的一剎那，然後才撥電話逐個通知，逐個話別！

要不是三俠遇上了昨晚的意外，這時候呂偉良剛好是致電岑天樂告別的時刻！

但是想不到，岑天樂竟會在這時候給呂偉良來了電話！

呂偉良聽得出岑天樂的語氣極不尋常，電話雖然不是螢幕傳眞那一種，他也可以感覺得到對方的聲音顯得有點發抖！

岑天樂在電話中說：「請原諒我這麼早給你打電話來，我已忍耐了不少時間才等到現在這時候，我想你也應該起床了。如果再晏，我又担心你可能會離開了酒店，找不着你……」

呂偉良忍不住問道：「是不是發生了甚麼事？」

「是的，呂老兄，我非常急於要見見你！」岑天樂又說：「你最好盡快到舍下來一次，我相信只有你們三位才可以幫幫我！」

呂偉良暗吃一驚！

他本來還想追問下去，但岑天樂如果能在電話中直白的早該說了！他必然是有難言之隱，所以才會請他們到他家中去才說個明白。

電話掛斷了！呂偉良呆了一陣！

林愛莉鑑貌辨色，已想到這又是一宗絕不尋常的事，只是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罷了！

呂偉良爲了爭取時間，匆匆離開酒店，留待在車上向他的妻子交代！

擄人勒索　事出意外

呂偉良和他的妻子林愛莉剛下了街車，便看見岑天樂在門前恭候！

呂林夫婦二人可以很輕易就看得出，岑天樂滿面愁容，顯得滿懷心事！

三人併肩入內，呂偉良還未開口，林愛莉已忍不住問岑天樂：「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岑天樂束眉道：「這種事情，本來不該麻煩二位——」岑天樂這時才想起阿生來，他頓了頓「咦」一聲問：「怎麼不見了令高足？」

呂偉良道：「阿生有事先走一步，要不是有些意外事發生，他們也在今天走。」

岑天樂道：「嗯！你們也遇到了意外事？那麼，我想起了——」

「你想起了甚麼？」林愛莉問。

「是不是有人企圖炸死你們？」岑天樂反問道。

呂林二人一怔！他們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問道：「你怎麼也會知道的？」

話剛問了出口，林愛莉已經改口說：「你一定是看到了報紙的報導，所以知道我們差點被炸死，是不？」

「不！」岑天樂說：「我那裏還有心情看報紙，我一直在等天亮。老實說吧，要不是第一聲我便認出了呂老兄的聲音，我眞懷疑你們已經出了事，最低限度也可能躺在醫院裏！」

「既然不是報紙上刊了出來，你又怎會知道？」呂偉良說。

「有人打電話給我，說你們已經給他們炸死！我當然不會相信！」岑天樂道。

呂林二人又是一怔！

「誰給你打電話？」呂偉良自然會這樣追問！

「我也不知道！」岑天樂這時已與二人走到了屋內的客廳來！

他由口袋中摸出了一封信：「現在先請二位過目，看看這封信再說！」

信是用英文打字機打的。林愛莉的英文程度總比她丈夫好一些。

她接過了細看，發覺那是一封打單信。

信的內容大致是：黑手黨須要籌備一筆經費，要向各方面借貸，因此看中了岑天樂，知道他是一位華僑富商，要求他「借」出十萬美元，但不准報警，否則後悔莫及云云。

另一點令林愛莉看得鳳眼圓睜的，就是：

勒索者自稱他們也曉得中國人之中有「鐵拐俠盜」等三俠，目前正在紐約渡假。他們又自稱預料到岑天樂接獲此信之後，會向三俠求助！

但勒索者竟然說：「三俠」已經給他們炸死，所以勸岑天樂還是乖乖的就範！

林愛莉把內容約畧告知呂偉良。

呂偉良向岑天樂問道：「信是甚麼時候送來的？」

「我也不知道！」岑天樂說，「可能是昨晚較早時份，但我剛巧有點應酬，直至凌晨四點多才返至家門，便發覺門脚下有這封信！」

在紐約，凌晨三四點才返家不是一件奇事。那兒的人似乎對夜生活份外有興趣！華僑們亦往往聚賭至通宵達旦！

林愛莉對她丈夫說：「黑手黨這一回是不打自招了！嘿！」

呂偉良沉吟道：「他們向僑胞勒索不奇，但爲甚麼要一併對付我們？」

「那還用說嗎？」林愛莉道，「他們明知我們如果知道有人欺負僑胞的話，一定不會袖手旁觀！」

岑天樂也說：「對了，他們可以算得是心狠手辣，還好三位吉人天相！」

「報了警麼？」呂偉良問。

「還沒有！」岑天樂道，「內子與我，通宵在商議應如何應付此事，最後還是決定試試打電話到酒店去找你！」

「如果我們眞的被炸死了，你會怎麼辦？」林愛莉問。

岑天樂苦笑道：「那我只有自嘆倒霉，傾家蕩產就是！」

「你的意思是：無論如何也不敢報警？」林愛莉說道。

「是的！」岑天樂道，「錢財只是身外物，我還得小心照顧妻子與兒子的安全啊！如果

我報警，只怕他們一定不會放過我們！」

林愛莉道：「其實你找我們比報警還更加容易觸怒他們！」

「爲甚麼？」岑天樂問。

「可不是嗎？他們爲了担心我們插手，竟在酒店房間裝置了炸彈，想將我們殺死，可見他們對我們三個人的仇視！」林愛莉說。

「但是除了你們之外，實在沒有人可以幫得我了！」岑天樂道。

呂偉良說道：「他們有沒有進一步與你連絡？」

「還沒有！」岑天樂說，「但相信他們必然會在不久之後，打電話來找我，因爲信上並未寫明交款的辦法，只叫我準備好十萬大元的舊鈔！」

呂偉良絕不懷疑，岑天樂必然有辦法付得起這筆款項，甚至再多亦有辦法。

海外華僑一向節儉慣了，他們勤奮耐勞，往往超時工作，亦無非爲了多賺幾個錢，在紙醉金迷的美國大都市裏，他們可以受得起考驗，抵受得住物質的誘惑，自然比別人容易積蓄到一些錢財！

美國人做生意也講心理學，所以分期付款與信用咭等，大行其道，美國消費人也因此而弄得囊空如洗，眞眞正正是「左手來右手去」，不但無法積蓄多幾塊錢，甚至還要舉債！

分期付款是變相的「先駛未來錢」！消費人可以不必一次過付出大量現金，便可以將用品拾返家中使用，此法自受歡迎！

但是，人們往往疏忽了可觀的利息率。因此明明一件用品只須八百元便可以購入的，他們卻在不知不覺中付出了千多元！

如果只有一兩件價值不大的用品是用分期付款方式購入的，倒也無傷大雅，問題是不少美國家庭，家中百份之八十以上的用具都是用這方式購入的。例如電冰箱，冷暖氣機，洗衣機，洗碗機，熱水器，吸塵機，電視機等等，甚至高價床褥以及房屋裝修，傢俬雜物等等，無一不是分期付款。

當然，還有美國人例不缺少的汽車，差不多百份之九十是用分期付款購入的。

試想想，一個家庭每月要付出上述種種分期付款費用，還要應付日常生活費的開支，那裏還有多餘的錢可供積蓄？

也許有人以爲：供完了「分期付款」的期數之後，物件便永遠是自己的了。

不錯，供滿了，東西自然是屬於你的。但是，那已經是三兩年之後的事，到了那時候，那件物件也「時日無多」，即使未到殘舊至不堪使用，也修理頻頻，令你煩厭得很！

於是代理商會依時依候派人向你游說「換一部新款」的吧！

推銷員仍然有把握說服你非換不可，因爲舊機器保養費太貴，他們不但爲你收回，還會循例「補回多少錢」給你！

於是閣下又必須再爲「分期付款」去捱！

無可否認，「分期付款」的發明，對消費者提供了不少方便，但也替廠商帶來更大更多的好處。這辦法至今仍在各地盛行，尤其是美國，但最先推行此新法的卻是歐洲！

歐洲廠商爲了推銷貴價商品，明知消費人一次過付出那麼多的錢，必然有所猶疑，於是便想出了「分期付款」這辦法來，想不到果然大行其道。

但發明「信用咭」的人似乎更加聰明，因爲拿出了「信用咭」之後，連錢也不必「付」了！

所謂「不必付」當然不是眞的，只是暫時不必付現金而已，到頭來他們會在你的銀行戶口扣除。

這辦法表面看來是店方虧蝕了利息，其實想落又是「除笨有精」！因爲消費人不必付出現金，必然「手鬆鬆」多買一些，或者多吃一些。無形中他們多做了你的生意。

當然，有資格使用信用咭的人，一定要在銀行裏有保證！

銀行也查過你是否有固定入息，經常有存款若干等等，然後才發給這一類信用咭給你使用。其實這是變相的「賒賬」！

中國人做生意，傳統上有所謂「童叟無欺，賒借免言」！

因此，華僑們很少採用「分期付款」與「信用咭」這一類時髦玩意，他們腳踏實地，不夠錢不買，身邊沒有錢就不吃不用。單憑這種美德，就足以令到他們富有！

何況除此之外，美國各大城市的銀行與財務公司，還有所謂「優待借款」辦法，宣傳標語遍及各處角落，甚至超級公路路旁也可以常常見到「這裏有錢等閣下來借用」，「歡迎你向我們借錢」等等，的確看得那些花慣了錢的「大花筒」，看得心花怒放！

美國就有不少人給銀行和財務公司扯着鼻子走！只有我們僑胞頭腦清醒，他們明知那是須要付出高息的，寧願沒有錢用，便硬住頭皮去捱，也決不舉債！

當然這裏所講的，只是指老一輩的華僑。至於那些染上了歐風美雨的年青一輩，難得他們再保持這種中華民族的美德了！

回頭再說岑天樂，呂偉良也知道他是一位頗有積蓄的僑領。

勒索者相信在動手之前，必然經過一番調查，然後才選中了他！

呂偉良想了想，說道：「我們仍然主張你去報警，或者由我代你去一次，另一方面你得吩咐令公子和拿夫人小心，別爲歹徒所乘！」

「我沒有主意，一切有待二位決定了！」岑天樂又說，「但是如果對方有電話來，我如何應付？」

「你可以拖延他們！」呂偉良說，「例如你可以佯稱手上沒有那麼多的現金，必須變賣有價證券等等，都須要一些時日的，求他們寬限一下！」

林愛莉則說：「你不妨跟他們討價還價。不過照我估計，他們一定知道你找過我們！」

岑天樂道：「那我應該怎樣做？」

「你且冷靜點，不必着急！」呂偉良道，「如果信中所說屬實，黑手黨也不是只針對你一個人，而是同時有許多人受到恫嚇！」

林愛莉也說：「是的，信中說他們籌措經費，應該是一次大規模的勒索，然則，許多收信人之中，雖保沒有人去報警的。所以我認爲：現在不妨先與警方連絡一下！」

呂偉良問道：「令公子呢？」

「他一早出去了，我還沒有讓他知道這件事！」岑天樂說，「內子在裏面弄早餐！」

住在美國，一切都得靠自己，即使更富有，也未必可以找到女傭。

呂偉良說：「我以爲你不該讓令公子外出，除非迫不得已！」

林愛莉也說：「是的，只怕歹徒一直在附近監視，如果有人質落入他們的手中，那時只怕你就更非就範不可了！」

「是的，我倒沒有想到這點。」岑天樂說道。

呂偉良對林愛莉道：「現在你留下來陪岑兄，讓我到警局去一次！」

「好吧！你放心去好了！我相信暫時總不至會出事的。」林愛莉說。

呂偉良於是離開岑家，趕往警局！

史廸探長看見呂偉良就說：「我正想找你

，但酒店接線生說，你們都出去了！」

「探長，你找我有甚麼事？」呂偉良問。

「就是關於那兩枚裝置在酒店房間的炸彈的事！」史廸探長打開一個文件夾，瞥了一眼，又說：「根據我們初步綫索，認為這可能是一班中國歹徒的所爲！」

呂偉良覺得「中國歹徒」這些字眼不大好聽，也帶有侮辱中國人的成份。他笑道：「我想你所指的，是華青社黑社會份子吧？」

「對了，原來你也聽過這名堂！」史廸又說：「那好極了，我想問你：你們三位怎麼會開罪到他們的身上去呢？」

呂偉良道：「我們並沒有開罪他們，即使有，也可能是爲了協助你們破案，無意間跟他們結下了仇怨。不過，據我所知。此事可能與黑手黨有關！」

「黑手黨？」史廸抖震了一下，他彷彿被刺中了要害的渾身不舒服。他束眉道：「別開玩笑了！你們怎麼會跟黑手黨結怨？」

「我們並未正式與美國國內任何黑勢力結怨。」呂偉良又反問道：「爲甚麼你會這麼害怕？」

「我並非害怕，只是你可能還不知道黑手黨在美國的勢力！」史廸說。

「我雖然知道不多，最低限度也知得不少。」呂偉良笑了笑，「能够令到一位探長心寒的，當然不是平凡的人物！」

史廸苦笑道：「別開玩笑了，還是想想看，你們三位曾與一些甚麼人鬧過意見，這可能提供我們更好的破案綫索！」

「先把我們三人的事按下不提，現在我倒有幾個問題想請你答覆一下！」呂偉良說：「首先我想請問你，最近一兩天，有沒有投訴接到打單勒索的信件？」

「沒有。」史廸反問道：「爲甚麼你會這樣問？」

呂偉良道：「有沒有人失踪？」

「以前是有的，這一兩天沒有。」史廸探長說道，「你對本市的治安，似乎越來越關心呢！」

呂偉良道：「關心本市治安的應該是你，老實說吧，我只關心我們三人的安全，或者還有一些中國人在內。」

「你這麼說是甚麼意思？」

「有個中國商人被黑手黨勒索。」呂偉良把那封信交到史廸手上，「這就是勒索函件，現在先請你過目吧。」

史廸看了一遍，束眉道：「他們等於承認在酒店房間中放炸彈。」

「是的，要不是他們說謊，就是你的情報失準。」呂偉良說，「因爲信中從未提過華青社的名字。這件事似乎不是你所講的『中國歹徒』做的。」

「你可能誤解了我的意思，我其實只說實話，並非存心侮辱你的同胞。」史廸又說，「你在美國的日子有限，不會太了解各種黑社會做案的手法，像這封打單勒索信，就不似是黑手黨的所爲！」

「那麼，像華青社的人做的嗎？」呂偉良問。

史廸沉吟道：「說眞話我又怕你誤解。事實上華青社那班中國青年最令我們頭痛。他們比意大利人聰明，做案手法千變萬化，令我們無從捉摸。所以這封信上雖然寫明黑手黨，我仍然有理由相信是華青社的人做的！」

「你是探長，你當然比我更了解此中情形。」呂偉良道，「不過我很想知道你所講的理由。」

「黑手黨是美國和意大利兩國間最龐大的黑勢力，他們不會做這種小買賣。其次，信中所講要籌措經費，更屬笑話，誰不知道黑手黨目前仍然掌握着許多賺大錢的事業？他們決不會稀罕這區區十萬八萬的小數目。只有新興的華青社那班青年人，才會做出這種小兒科的事情來！」

呂偉良這一次不敢再反駁他了，因爲他所講的十分有理。

呂偉良喃喃自語道：「然則，他們是故佈疑陣了？」

「當然！」史廸又將那封信展示：「信中的文句半通不通，這是另一疑點，還有，只有中國人才如此了解你們中國人的關係。黑手黨怎麼會爲了這區區十萬元，跑到酒店去裝兩枚炸彈？」

呂偉良有點心服口服。事實上他逗留紐約的日子不會太久，所以對於各黑勢力做案的手法，無論如何也不及史廸清楚。

史廸帶呂偉良到外面去，代岑天樂落了案。然後才雙雙回到探長辦公室來，閉門密談。

沒有人知道他們談了一些什麼，只知道呂偉良會用電話與他妻子連絡，因爲他們要知道現在岑家的情形了。

× ×

阿生與楊大權二人朝市中心區駛去。

楊大權負責駕駛，阿生根本不知道他要到什麼地方去，所以他上車之後就問：「我們是否要到華人聚居的地方去？」

楊大權道：「不！奇里夫叫我把你送到市中心區一幢大厦裏面去！」

「那是什麼地方？」

「我也不大清楚。」

「我們的對象是華青社，自然應該到華人聚居的地方去！」

「計劃也許要修訂一下！」

「嗯！」阿生側過頭來，瞪住楊大權，「你似乎已知道了一切，爲什麼不告訴我？」

楊大權聳肩苦笑：「我確實不知詳情，到時相信奇里夫會告訴你。昨晚你走後，奇里夫他們仍在開會，所以我猜定是計劃改變了！」

車子開到市中心區，停在一幢數十層高大厦的地牢停車場內。

楊大權帶阿生離開車子，乘電梯直達頂樓，那已經是四十樓。

由地牢到四十樓，不須兩分鐘。電梯是直通的，中途沒有停留過。

電梯在上升時，楊大權會出示他的特警證件，但電梯中只有他和阿生二人，他的證件到底給誰看？阿生抬頭一望，心裏已經明白。

原來電梯天花板一角，有電視傳眞鏡頭，暗暗窺伺。要不是楊大權動作古怪，也不致會引起阿生注意到那兒去。

電梯剛停下來，電梯門就打開。

走出了電梯門，外面走廊上有一些商號的招牌，因此表面上看不出有什麼可疑之處，甚至阿生也不會想到那是僞裝的。

直到阿生被帶進一家商行裏去，阿生見到了奇里夫，才爲之愕然。

原來這兒是紐約國際特警的另一個秘密機關，所有商行都只不過是掩飾的。

奇里夫招呼阿生道：「你可知道我爲什麼忽然之間會把你召到這兒來嗎？」

阿生莫明其妙地搖搖頭。

奇里夫道：「你們三位在酒店中險遭謀殺，是不？」

「是的。」

「那麼，你的樣子，可能已被一些歹徒認識。」

「然則……」

「嗯！所以我要爲你想出一個補救的辦法來！」

「化裝麼？」

「不！化裝已經落伍了。」奇里夫道，「而且人類的頭腦越來越聰明，化裝得更巧奪天工，化裝得更天衣無縫，都有可能露出破綻。而且化裝只是暫時性的，也太危險了。」

阿生心裏暗暗吃驚，衝口而出問道：「難道要把我改容嗎？」

「對了！」奇里夫道：「我們最低限度也要令歹徒認不出你的樣子！」

阿生正想提出反對，奇里夫已將一度暗門打開，讓阿生入內。

裏面的陳設有如醫院中的手術室，一些披上了白袍的醫生護士，已準備好一切。

阿生無可奈何，只好任由擺佈。

他是一名國際特警，當接到緊急召集命令之後，便須要絕對服從。

× ×

一個由勒索歹徒打出的電話，終於被當事人岑天樂接聽。

岑天樂依足呂林二人的吩咐，採拖延政策，要求對方給予期限。

但是，那男子在電話中惡騰騰地說：「別裝蒜了！我們也不是盲的，能够向你開口，自然事前經過一番調查，知道你付得起這筆錢有餘。現在我給你一小時的時間，如果到時你不依足數目付錢，你將後悔莫及！」

電話就是那麼寥寥數語，然後「叮」的一聲掛斷了。

岑天樂愁容滿面，他除了被勒索歹徒困擾之外，還爲他的兒子担心不已。

他後悔一時疏忽，未有及時制止他的兒子外出，這可能給歹徒有可乘之機。

萬一直如呂偉良所講，有人質落入歹徒之手，那就更麻煩了。

不久，呂偉良已由警局回來。

他知道歹徒打過電話來，便問岑天樂：「他們有提及付款地點與方式嗎？」

「沒有！」岑天樂說，「他只限我一小時之後，他們可能再打電話來吧！」

「有沒有提及令公子？」

「沒有，但我正在爲他担心！」

「爲什麼他還不回家？」呂偉良看看時間已接近中午了。

「是的。他即使有事趕不及回來吃午飯，也應該打個電話回來！」岑天樂嘆了一口氣。

呂偉良又問：「你覺得對方的英語說得純正麼？」

「我倒不大注意！」岑天樂回憶着說：「嗯！爲什麼你會這樣問？」

「我和探長剛談過了，匪徒未必是眞的黑手黨！」呂偉良道：「他們可能是非常了解華人社會，尤其是閣下家境的華青社黑人物！」

「你說得可能有點道理！」岑天樂說，「他們好像用手帕掩住講筒，所以聽來有些鼻音，但我的英語也並不太好，所以我無法分析他是否講得純正！」

林愛莉若有所思地插咀道：「那封勒索信呢？讓我看看！」

「交給探長存案，回頭他可能派人來跟你連絡。」呂偉良對岑天樂道。

林愛莉說：「勒索信上有許多文法不通，文句欠順，當初我只以爲歹徒少受教育，但現在想來，可能是一些華僑阿飛寫的也不出奇。但是，他們何故自稱是黑手黨徒？」

「探長說得對了，黑手黨不會做這些小買賣！」呂偉良說：「只因爲黑手黨名氣，那班沒出息的傢伙，便借了人家的大名。在美國，誰不知道黑手黨心狠手辣？但他們不會只討十萬元那麼少！」

林愛莉道：「探長可是說：這是華青社的人所爲？」

「是的。」呂偉良道，「事實上也只有中國人才那麼注意我們華人社會的動態。」

岑天樂道：「那麼，目前我們應該如何做呢？」

「如果只是華青社的人，反而容易對付。如果是黑手黨，那就更加麻煩了！」呂偉良道：「目前，我們要若無其事地去準備好那一筆錢！」

「你的意思是叫我付出那十萬元嗎？」

「是的。」

「嗯——」岑天樂顯得有點失望。

但呂偉良說：「你放心，錢雖然照付，我看他們未必有福消受！」

「你的意思是——」

「等他們再打電話來再說吧！」呂偉良道：「目前我想你設法找找令公子，提醒他別中了歹徒的圈套！」

岑天樂回頭問他妻子：「你可知道新尼的朋友家中的電話嗎？」

岑太太已嚇呆了。

她怔怔地說：「到房間裏去找找吧！」

「快些找找看！」岑天樂道，「最低限度他也有美娟的電話。」

「美娟是誰？」林愛莉問。

「是他的女朋友！」岑天樂說。「她也是一位鄉親的千金。」

岑太太這時已進了她兒子岑新尼的房間裏去。

她在岑新尼的書桌抽屜，案頭日曆以及一些記事小册子等處搜，希望可以搜到陳美娟的電話號碼。

林愛莉也老實不客氣地跟了入來，她的目的只是要助岑太太一臂之力。

呂林二人都可以看得出，岑氏夫婦心情煩亂，他們一定從未遭遇過這種事情，所以顯得很慌張，有點手足無措。

林愛莉在新尼的房間裏冷眼旁觀，覺得岑氏夫婦對兒子十分體貼，尤其是在紐約這種寸金尺土的地方，他竟然可以佔用一間這麼大的睡房，實在令人羨慕。

岑新尼的睡房和書房都在這兒了，因此裏面有睡床，也有書桌。

書桌旁邊有架打字機，書架上除了一些書籍之外，也有一些體育用品。

憑此種種看來，岑新尼這青年人可能文武兼備，不像個書獃子。

林愛莉心裏想着，口裏却問道：「令郎還在求學階段嗎？」

「不！他已經離開學校了。」岑太太一邊找電話號碼，一邊答道。

林愛莉又問：「他多大的年紀？」

「叫做十八歲，其實只有十七歲多一點！」岑太太又說：「他的英文程度追不上，所以只好在家自修，一邊找工作！」

「他是在這兒出生的麼？」

「不！他在香港出世。」

「香港？你們在那兒住過嗎？」

「是的，住過一個時期。」

這時岑太太終於找到一個電話號碼，於是她拿到廳子裏去。

「試找找他！」岑天樂吩咐他妻子說：「如果他不在，記得叫美娟見到他時，叫他打電話回家，明白我意思嗎？」

岑太太點點頭，含住眼淚照做了。

紐約的電話號碼太長，要記住它實在不容易。

岑太太一個一個號碼撥過了之後，聽筒裏出現了一個女子的聲音。

「美娟嗎？」岑太太問。

「是的。你可是伯母？」美娟在那邊問。

「嗯！是的，新尼在你那邊嗎？」

「沒有啊！」

「他有沒有給你電話？」

「也沒有！發生了什麼事？」美娟可能也聽得出，岑太太的聲音有點發抖。

岑太太道：「沒有事。美娟，如果你見到他，或者他有電話來，記得叫他打電話返家，我們急於見見他，明白嗎？」

「好的，伯母。」

美娟雖然想問下去，但岑太太已把電話掛斷了，她不想美娟知得太多。

岑天樂，呂偉良和林愛莉都站在一旁，他們開始替岑新尼担心。

電話忽然又响了起來。

呂偉良示意岑天樂去接聽。

「岑先生嗎？」一個男子的陌生聲音。

「是的，你是誰？」岑天樂問道。

「請你等等！」然後電話中又出現了另外一個人的聲音。

那是他兒子岑新尼的聲音。

不幸的事情果然發生了。

「你是爸爸嗎？」岑新尼很痛苦地說：「你……你要救救我！」

「新尼，你在那裏？……」岑天樂問道。

話猶未完，電話中又回復剛才那個陌生男子的聲音：「岑天樂，你小心聽着！你兒子的生命在我們掌握中，那十萬元準備好了嗎？」

呂偉良一直在旁，側耳細聽，一邊打手勢示意，一邊用紙筆提示。

岑天樂於是說：「十萬元不是個小數目，不過你放心，錢我是有的，而且一定給你們。但是，我手上實在無法調動那麼大的現金數目，所以我必須向朋友借來一些現鈔。否則，只怕你們沒有耐性，等我變賣證券和首飾等物件了。」

「那麼，你還要多少時間？」

「你說過給我一小時時間籌措的，現在還有半小時啊！可不是嗎？」

「好吧！我就再給你半小時，但你切勿用詭計。」

「我怎敢！」

「我知道有個跛子出入你家中，他可是被人稱作『鐵拐俠盜』的人？」

「是的。他是我朋友！不過你放心，他目前也有麻煩，不會有時間跟你們作對！」

「他現在你身邊嗎？」

「嗯……是的。」

「叫他過來，我有話跟他說。」

岑天樂只好將電話交給呂偉良。

呂偉良接過了聽筒，就聽到對方說：「姓呂的跛子嗎？」

「是的，我是呂偉良，你怎麼認識我？」呂偉良反問道。

「你們三個風頭很勁，我當然認識你！」

「你過獎了！」

「我們老早知道你是老岑的朋友，現在他有麻煩了，你怎樣去幫他？」

呂偉良故意示弱，苦笑道：「我實在有心無力，在紐約我們人地生疏，何況我們本身也有麻煩，那有力量可以幫他？」

「所以你便代他報警，是不？」

呂偉良暗吃一驚。

這情形他是不難想像得到的，對方可能早已派人在附近監視，甚至可能有人跟踪過呂偉良。否則，他們又如何知道他去「報案」？

呂偉良仍然力持鎮靜，道：「我並未代任何人報警，為什麼你會這樣說？」

「我們知道你去過警局！」對方說。

呂偉良笑道：「你們疑心太大了。」

「你騙不了我們的。」

「我不否認到過警局，但我只是為了我自己的事。」

「你有什麼事？」

「你們應該明白的。」呂偉良又說：「其實你們不應該企圖炸死我們，我們與你們素未謀面，亦無仇怨。但那二枚炸彈，却令我們不但誤了行程，還要不斷受警方查詢。」

「原來你到警局裏去，就是為了炸彈的事情。」

「是的，史迪探長要知道我們在紐約有些什麼仇家。」

「那你怎說？」

「無論如何，我們總想不到是你們。」

「算了，那是過去的事了！總之，你們切勿阻止老岑付錢給我們！」

「放心吧！他已準備付錢給你們，但你們應該給他一點時間。」

「你們也該離開他了。」

「不！」呂偉良說，「其實說起來，你們都該感謝我。」

「為什麼？」

「很簡單，如果不是我，他已經致電報警了。」

「老實說，現在我還在懷疑你已將那封信交給警方。」

「你太多疑了。」

「如果我發覺你已將我們的信交給警方，我們會殺害新尼。」

「你千萬別亂來。」呂偉良說，「我可以向你保證岑先生一定付錢，也可以保證那封信仍在這裏，你們只要收了錢之後放人，什麼事都可以一筆勾消。否則，惹來麻煩就只是你們自作自受。」

「那你們為何仍留在岑家？」

「岑先生是我們朋友，目前他們夫婦方寸大亂，正須要我們作伴，如果沒有我們，他們早已報警，讓警方為他們作主。」

「聽說你有個門生，十分精明。」

「那是你過獎，他只是個平凡的人。」

「他現在那裏？」

「他已奉命到巴黎報到。至於我們，警方却不准我們走。」

「那可能是我們做錯了，但你放心，只要你別管閒事，可以保證你們以後沒有事！」

「首先謝謝你！」呂偉良又笑道：「其實我這跛子盛年已過，目前正在渡假，也早已退休，你們何必麻煩我？」

「算了！叫你朋友快些籌足十萬元現鈔，回頭我們就派人去收！」那人又警告道：「千萬別用詭計，否則岑新尼會沒命。」

「放心吧！那是老岑的獨生子，只要你們別傷害他，保證你可以收到這些錢。」

電話又掛斷了。

室內的窗簾早已落下，雖然有空氣調節，仍然覺得沉悶。

呂偉良沉吟道：「我不該將那封信留在史迪探長的手中。」

林愛莉已明白她丈夫的意思，問道：「他們可是懷疑你已報警？」

「是的。」呂偉良道，「我雖則極力否認，但是，只怕雙方見面『交易』時，他們要看看那封信才肯放人。」

「那就容易了，」林愛莉指指岑新尼的房間說：「裏面有打字機，我可以憑記憶模仿一封。那封信只不過是用普通打字紙打成的，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呂偉良也知道他妻子的記憶力頗强，於是叫她立刻入去預備一切，而呂偉良則與岑天樂到外面去「提欵」。

呂偉良早已懷疑附近有人窺伺，只不過無法看得出對方到底躲在那一幢樓宇而已。

呂偉良陪着岑天樂到銀行中去，由岑天樂親自開車。

沿途上，呂偉良一直注意後面是否有人跟踪他們，但看不出什麼。

街道上很多車，相信就是有人跟踪他們，也不容易發覺。

不過呂偉良並不担心他們跟踪，反而担心他們不派人跟上來，因為這也是呂偉良計劃中的一部份。

車子開抵了一家銀行門前，二人下了車入內。

銀行裏面防盜設備追上時代，自動拍攝的電影機，以及自動報警系統，一應俱全。

岑天樂走向櫃枱，呂偉良則坐在大堂的沙發椅上等候。

岑天樂不知跟一名櫃枱裏的職員說了一些什麼，只見對方請了他入內。

櫃枱之內當然不是每個客戶都可以隨便進入的，只有相熟的大客戶，或者有事求見經理，而銀行方面又確信對方沒有行刧的可能，這才讓他入去。

所以在其他人眼中看來，岑天樂要不是大客戶，就必是獲得經理的接見。

他為什麼要被引見銀行經理？假如勒索的匪幫有人跟踪前來的話，不難想像到他此行的目的只有：一是提出巨欵，二是現金不足，求銀行方面信用借貸。

而呂偉良則若無其事地，在那邊角落的沙發上看報紙等他。

大約十分鐘左右，岑天樂提住一個皮包由裏面出來，呂偉良立刻趨前護衛。

二人登車離去，剛在街口拐了彎，就似乎有一輛車子跟了上來。

但他們仍然若無其事地，將車子開返岑家去。

當車子開入一條較為偏靜的街道時，突然有一輛汽車從後趕上，越前攔截住他們。

岑天樂只好停下車來。

呂偉良早已料到必然有此一着，所以他表現得一派冷靜。

前面打橫停下來的汽車上面跳下了兩個人，他們的行動非常敏捷，轉眼已搶到岑天樂的汽車旁邊。

手槍由車窗伸了入來。

那人冷冷地說：「把那十萬元交給我吧！否則你會吃子彈。」

「你是誰？」呂偉良保持着一貫的鎮靜。

「跛子，少開口。」那人把槍管搖擺了一下。

呂偉良說：「你既然知道我們有十萬元，又知道我是跛子，想必是岑新尼的朋友，他的人呢？」

「只要把錢交給我們，我們自然會放人的。」那人已將車門拉開。

另一人迅速從岑天樂身旁將那皮包搶去。持槍的人最後警告道：「聽清楚，切勿跟踪我們，否則你的兒子會沒命。」

說完，二人亡命地衝回他們前面的車子裏去，匆匆開走。

呂偉良對岑天樂道：「不要開車，他們逃不了的。」

「但是，我那十萬元美金——」岑天樂感到心痛地說。

呂偉良安慰他道：「放心吧！保證你一個錢也不會少，必可原璧歸還！」

岑天樂雖然知道呂偉良有勇有謀，即使到銀行提欵，也是他安排的。

岑天樂會在銀行的經理室之內，會見了警方的人。原來在此之前，呂偉良已與史迪探長約好，雙方經過一番商討之後決定依計行事。

警方會指示岑天樂一條行車的路綫，同時叫他保持冷靜。

只要歹徒露面，岑天樂只須將錢交給對方，以後的事情便交由警方去理。

到底警方的人在什麼地方，岑天樂根本見不到，但那賊車已開走了。

呂偉良直至看見賊車在彎角處消失，這才叫岑天樂把車開返家去。

岑天樂雖然不知道呂偉良用什麼方法將失去的十萬元取回，但「財散人安樂」，只求他的兒子能平安歸來，他已於願已足矣！

呂偉良現在更加相信史迪探長的忖測，剛才那二個男子雖則矇了面，但他看得出對方是黑髮的中國男子，而且英語也說得不純正。

在電話中呂偉良已聽過了對方的聲調，現在更加可以肯定他們的身份，他們不是美國人，必是一班華裔青年人。

返到岑家，岑太太急急上來問及他們兒子的安全，但林愛莉的態度却有點奇特。

當她知道歹徒已取去了贖欵之後，便把呂偉良拉開一旁。

呂偉良早已看出他妻子的神態有異，想不到林愛莉語出驚人。

她說：「你道綁匪是誰？」

呂偉良怔了一怔：「我怎麼知道？我只可以肯定一點，他們是東方人，甚至是一班華僑青年。大概一如史迪所料，他們是華青社的黑社會份子！」

林愛莉道：「不！綁走了岑新尼的，是岑新尼自己本人！」

呂偉良又是一怔：「你說什麼？」

林愛莉把一張打字紙出示，上面打滿了字。她說：「你先看看！」

呂偉良接過了，看了一遍，說道：「我的英文程度雖不及你，但是，我也看得出裏面文句不通順！」

「是的，這是你叫我模仿那封打單信打的。我憑記憶，利用岑新尼的打字機，打出這封信來！」林愛莉說：「你看出有何不對麽？」

呂偉良再看了一眼，搖搖頭！

林愛莉道：「我記得清楚，那封打單信上面的A字，右下角缺了少許，想不到岑新尼的打字機，也是A字右面缺了少許！」

「那我明白了！」呂偉良道：「但為了避免老岑夫婦傷心，先隱瞞一下！」

呂林夫婦二人回到岑氏夫婦那邊！

岑天樂看見呂林二人竊竊私議，疑心頓生；現在聽他們這樣說，疑團頓釋！

呂偉良道：「內子偽造了打單信備用，但我告訴她大可不必了！」

呂偉良又說：「現在可保無事了，只等令郎無恙歸來重聚！」

林愛莉道：「是的，相信他們不久就會回來！」

「他們？」岑天樂不明白他們的意思。

呂偉良解釋說：「她是指令郎與警方的人員，不久就會一齊回來！」

岑天樂還是不明白地問：「警方已經跟踪他們麼？為什麼我們被攔截時，未見警方的人出現？」

呂偉良笑道：「如果讓我們見到，歹徒又如何會上當？」

岑天樂想了想，恍然說道：「是他們沿途埋伏吧？那我明白了，警探會指示我依足他們所指的路綫開車回家，作用就在這裏！」

「是的，所以歹徒一定不會漏網！」呂偉良若無其事地在沙發上坐了下來！

岑太太斟過杯熱茶捧到呂偉良面前！

呂偉良連忙站起接過，還安慰她，叫她在身邊一張沙發坐了下來！

林愛莉乘機向岑太太問道：「請問岑太太，今年有……」

呂偉良不等她問完，急忙制止她道：「愛莉，你怎麼可以當衆問岑太太的年歲？你難道不知道那是女人的秘密麼？」

「噢！不要緊！」岑太太說：「我還未到四十，今年只是三十八。」

呂偉良是岑天樂的朋友，但一直對岑天樂的家境不大了解。

他只知道岑天樂今年大約是四十出頭。約莫四十二三歲左右吧！

他們之間的認識，是若干年前在三藩市。當時呂偉良隻身環遊世界，路經三藩市時，一班僑領在中華會所設宴欵待。席間就有人介紹呂偉良認識岑天樂。

此後他們一直未有機會再見面，直至這次到了三藩市，呂偉良才在三藩市唐人街一些僑胞的口中知道岑天樂已於早年遷居紐約！

因此之故，呂偉良與岑天樂之間，也只能算得上是個普通朋友。

儘管如此，同聲同氣同種同族的人在異鄉重逢，必然是熱情有加的！

呂偉良也是這次來了紐約之後，才第一次與岑太太和他兒子岑新尼見面。在此之前，他們在三藩市中華會所相識時，根本不知道岑天樂已有妻兒！

現在林愛莉又問岑太太：「請問令郎有多大年紀了？」

「十八歲。」岑太太開始覺得出奇了，因爲，記得她似乎已將新尼的年歲告訴過呂林二人！

岑天樂道：「二位是否因爲新尼生得太高大，不像我倆的兒子？」

「不！」林愛莉說：「請二位切不可誤會，我只不過是閒聊而已！」

呂偉良當然明白林愛莉的企圖，但他却默不作聲。

× × ×

史迪探長爲了要將綁匪一網成擒，他親自部署好一切必要步驟！

所有計劃都是呂偉良在他的辦公室擬好的。史迪認爲可行，於是立刻通知下屬，展開全面性工作；包括加緊派人到銀行去！

史迪已從呂偉良口中曉得岑天樂頗富有，就是不知道他存欵在那一家銀行！

本來呂偉良可以在警局致電問岑天樂的，但是，他一直担心綁匪集團可能竊聽岑家的電話。所以連報警呂偉良也不敢用岑家的電話。

在美國，竊聽儀器可以輕易買到，就像購買槍械彈藥那麼容易！

後來史迪探長終於想出了一個辦法，就是由他選定一家銀行。這家銀行是紐約的「國民銀行」！

史迪知道這家銀行有防盜攝影設備，同時他也認識該銀行的經理。

當然，岑天樂並非這家銀行的客戶，但他有錢存在另一間銀行。

所以，當呂偉良授意給岑天樂到了「國民銀行」之後，經理室之內除了該銀行經理之外，還有史迪一位親信助手！

十萬元現鈔經已準備好了，探長助手叫岑天樂依照一條由警方預定「路綫」開車返家！

在那條預定「路綫」之上，史迪早已親自帶人沿途佈置好一切！

他們事前已估計得到對方一定會在途中下手，決不會等到岑天樂返抵家中，然後才取去那十萬元的贖金！

一切果如呂偉良和史迪二人所料，這也就是呂偉良見到賊車截刼時絕不感意外的原因之一！

因爲呂偉良當時已明白，史迪可能利用無綫電對講機通絡，採「接力跟踪」的辦法跟踪賊車！

警方所以不立即採取行動，自然是想跟踪至「賊巢」，將綁匪一網打盡！再將人質——岑新尼救出！

但是，呂林二人發夢也想不到，岑新尼竟然就是勒索他父親的人！

然則，他們何故要先炸死三俠？

相信必是岑新尼明知父親有事一定會先求助於三俠他們！爲了保證一切計劃能順利進行所以便設計先殺了三俠，讓他父親乖乖就範！

但是三俠命不該絕，憑住呂偉良的高度警覺性，及時發現了爆炸裝置！

岑新尼大概也知道三俠並未上當，所以才爲了「加强」他父親心理上的壓力，「自行失踪」，當作「綁匪」將他擄去！

也許他也知道岑氏夫婦非常疼愛他，他的「被綁」勢必可以令到他父親付出贖金！

現在警方跟踪二名青年人的車子，去到一間廢屋的地牢。

史迪探長親自佈置，希望能够把匪徒們一網成擒；但是，佈防行動正在進行中，地牢之內已傳出了幾响槍聲！

史迪探長大吃一驚！

他是紐約警方一位很有辦案經驗的探長，過去也發生過兒子欺騙慈父的「自我綁票」案，這一宗會不會節外生枝？

例如同謀的匪徒已知警方將他們包圍，又或者想「免除後顧之慮」，都可能將岑新尼殺死！

所以史迪探長在吃驚之餘，立刻帶人衝進了地牢裏面去！

但是他們進了地牢之後，才知道地牢很大，而且四通八達！

一陣急促的步聲已去得老遠，但回聲仍响徹了地牢之內！

史迪探長一邊帶人追過去，一邊派人展開包圍和兜截。

但是，一組探員已迅速發現了兩條屍體！

那二個青年人一動也不動的躺在地上，鮮血染紅了他們的衣服！

史迪不知道在逃的人是誰，但從步聲可以知得到，只有一人！那人走得極快，而可以想像得到，他對這地牢中的情況非常了解。以至轉彎抹角的，走得越來越快，把史迪他們越拋越遠！

最後，史迪終於失去了他的踪跡！

地牢很龐大，是一幢已經廢棄的大廈地牢停車場，因此這兒有多處出口。史迪儘管在外面佈防，仍難以阻截對方！

在不景氣籠罩下的紐約，到處可見一些拆至中途的大廈。要不是建築公司中途退縮，就是工程中途擱置下來！

史迪探長聽下屬報告說：地牢一角發現了兩具屍體，立即趕至現場！

他事前估計，其中必有一人是岑新尼。大概是「籠裏鷄作反」的結果！十萬元一人獨佔，自然比三人均分來得化算！

但是，當他趕到現場之後，却發覺那二名名青年人之中，並未有岑新尼在其中。

史迪探長自然不認識岑新尼其人，但二名青年人手腕均戴上了一個「認屍鐲」——用不銹鋼製成，上面刻了本人名字的銀色腕鍊！

那二個手鐲上面所刻的名字，分別爲「T．C．陳」，以及「Y．K．吳」。並未見到「岑新尼」這名字。所以史迪認爲在逃者，應該是岑新尼本人。

史迪一邊叫人通知驗屍官到場，一邊親自帶人趕往岑家。

岑天樂夫婦與呂偉良夫婦等四人，一直在等待史迪探長，以爲他會帶來好消息，想不到史迪一入門口就問：「岑新尼回家了嗎？」

「還沒有！」呂偉良搶先答了！

其他三人——岑氏夫婦與林愛莉也都看得出，史迪的神態有點兒不大對勁。

史迪果然說出了地牢中圍捕的情形。

他又說：「我還以爲岑新尼經已脫險，帶同贖欵逃返家中，想不到他還未回來！」

岑天樂非常担心，也十分焦急地問：「到底他去了那裏？」

呂林二人還未把他們的想法告知岑氏夫婦，更未有機會對史迪探長說過。現在，史迪說出地牢中發生「變屍命案」，也不由得吃驚起來！

辦法是由呂偉良和史迪二人商量出來的，雖然呂偉良還不知道十萬元是警方的賬，還是岑天樂由別間銀行轉來的。

總之，現在那十萬元已落在岑新尼手中，則無疑問！

岑新尼爲什麼要殺二名同伴？呂林二人感到非常意外！

史迪還未知勒索信是岑新尼所作，他以爲岑新尼可能先往警局投案去了

因此，史迪先撥電話返警局查詢，但是岑新尼根本未有到過警局！

呂偉良正在考慮是否應該將實情當面告訴史迪探長他們！

但是，林愛莉已忍不住，開始把她的發現當衆公佈出來！

岑天樂夫婦彷似晴天霹靂！

他們不敢懷疑林愛莉，因爲他們都曉得呂偉良等三俠一向爲人謹慎，切不會輕易故作驚人之語！一定是有根有據，然後才會這麼說！

史迪探長也曉得呂偉良夫婦二人向來愼重，而且具偵探常識，他更加不會懷疑！

當史迪核對過那兩封信之後，也認爲林愛莉說得不錯，他們也看得出，那是同一部打字機所打出來的。

兩封信就是：一封是原來的打單信；另一封是林愛莉冒充僞造，以便應付「綁匪」萬一須要索閱的！

要不是呂偉良爲了担心綁匪要索閱他們所發的打單信，要不是爲了證明他們並未報警，林愛莉就不會僞造另一封信；因爲眞正收到的打單信，已交到了警方手上。

要不是林愛莉記憶力好，她也難以發現打字機「A」字字粒的破綻！

那麼，這宗案可能至今仍未找到一個比較合理的答案！

但是現在，情形已相當明顯：岑新尼利用他的二位年青朋友——T．C．陳與Y．K．吳二人，冒充「黑手黨」，向他的父親打單勒索！

到頭來岑新尼必然是担心詭計已被識穿，或者已經知道警方跟踪前來，所以一不做二不休，將他的二名同黨殺害，將十萬元贖金據爲已有！

警方爲了避免令綁匪生疑，交給岑天樂帶走的十萬元現金，全是眞鈔！因爲根據他們原定的計劃，是萬無一失的！

但是現在，一切結果都令人出乎意料之外了！

岑新尼不但未有到警局自首，也沒有返回家中。到底他去了何處？

岑天樂夫婦焦急得有如熱鍋上的螞蟻！

呂偉良安慰岑天樂，同時也表示了他的歉意！

他覺得他妻子不該當衆宣佈了此事，但林愛莉此人一向口快舌快，腸直肚直，呂偉良想制止也制止不來！

岑天樂搖頭苦笑，淚流滿面！

沒有人知道他心裏此刻到底在想什麼，傷心固然可以促使他流淚，但他何故會苦笑？是無可奈何麼？還是對他的兒子感到無限失望？

無論如何，呂偉良都在私心底下替他感到難過！

一行人等，最後被請到警局裏去落案！

一道通緝岑新尼的命令，亦已經由警方發出！

深入虎穴　客串殺人

阿生好像剛睡醒一覺，由夢中被人弄醒！

他一時之間忘記了自己曾經做過了一些什麼事，也記不起這是什麼地方！

他揉揉雙眼，發覺奇里夫站在對面，而且還在瞪住自己！

奇里夫在笑！

他笑什麼？還有他身邊的人又是誰？

那人很陌生，阿生從來未見過他！

那人長髮，留鬚，從膚色看，似乎是個中國人——最低限度也是亞洲人！

除了中國之外，日本、星加坡、泰國、緬甸、越南以及韓國等等地方的人種，都是差不多的；阿生只因爲他本身也是中國人，所以才認爲目前眼中所見的陌生人也是中國人！

阿生忽然發覺他身畔也站了一個人，側過頭來細看，奇怪！怎麼會又是奇里夫？

奇里夫正望住前面笑！

阿生頭腦較爲清醒了，這時他才發覺自己實際上正靠在一張理髮椅之上；面前是一面大鏡子。剛才他所見到的，自然也只不過是鏡中所反映出來的情形而已！

但是，爲什麼剛才他竟然見不到自己？

阿生暗暗地吃了一驚！

這種心情任何人亦難以避免，試想想，一個人如果在照鏡時發覺見不到自己，會怎樣想？除了是發夢之外，一定是他本人已在這個現實世界中消失了！

說得明白點，他以爲自己已經死掉了！

一陣難以形容的恐怖感，在阿生的心底出現；他不由自主地，伸手摸摸下頷！

他不知在那兒聽過：人死了之後變鬼，鬼是沒有下頷的！

但是，阿生的下頷仍然在着，而且還有鬚鬚！

「奇怪！我怎麼會有鬚鬚呢？」阿生吃驚地坐直身子！

他再抓抓後腦！嘿！何止有鬚，後腦還留着一大把頭髮呢！

阿生向來不反對現代青年人追上潮流，但講外表的舒適，爽快，再加上整潔問題，長髮實在不敢恭維！

所以，儘管阿生也是個時代青年，他頭髮從來不會留得太長。

三俠在三藩市金門橋頭一帶，見過一些嬉皮士長髮青年，在日光下捫虱。想起當時的情景，阿生就不由自主地打了一個冷顫！

但是，阿生儘管心理上不舒服，實際上他却是渾身清爽！

他一直注意着鏡中的反映；他動一下，那「陌生人」也動一下！

他開始明白了，那「陌生人」實際上就是他自己！

但是他爲什麼會變成這副樣兒？

阿生逐漸想起來了，奇里夫曾經要求他改容的，現在可能是手術後的情形吧？

然則，鏡子上那一副尊容，自然就是阿生他本人改容後的樣子！

奇里夫拍拍阿生的肩膊道：「恭喜你！」

阿生怔了一怔：「恭喜我什麼？」

「你的改容手術已經成功了！」奇里夫說，「我們估計你必須深夜才會清醒過來，想不到你的體力恢復得這麼快！」

阿生問：「我曾被注射了麻醉劑麼？」

「是的，而且爲了減輕你的痛苦起見，藥力落得很重。」奇里夫說，「你能這麼快甦醒過來，連我們這裏的麻醉師也覺驚奇不已！」

「這裏是什麼地方？」

「是我們的秘密機關。」奇里夫說，「國際犯罪份子一日比一日精靈，所以我們的人常常須要進行改容手術。這裏就是我們的手術中心！」

阿生以爲鬍鬚是假的，但用手一拔，却痛得流淚！

奇里夫格格笑道：「你以爲是假的麼？不！那是眞的！」

阿生不禁又問道：「我到底昏迷了多少時間？」

奇里夫看看腕表：「大約你前後睡了將近十小時左右！」

阿生撫摸着鬍子：「這是植上去的？」

「不！是你皮膚底下的組織受到特殊的刺激而生長出來的！」奇里夫笑笑，「我們所採用的手術是最先進的，絕不是化裝術可比！」

「你的意思是：我的鬚髮全是眞的？」

「當然是眞的。還有——」奇里夫指指阿生的眼睛，說道：「小心看看你的眼神吧！」

阿生挺腰彎身傾向前，在鏡子裏望了自己一陣！

他有點吃驚！因爲眼睛中的瞳孔似乎也變了棕色！

阿生忐忑不安地問：「爲什麼要把我弄成這副樣子？」

奇里夫道：「你的尊容不但刊登過報紙，還上過電視，登過雜誌，萬一讓歹徒們認出了你的廬山眞面目，那是十分危險的事！」

阿生道：「然則，我以後也是像現在這樣子了，是不？」

「不！你放心吧！先用心去完成我們交給的任務，當任務完成了之後我們會爲你還原的。」奇里夫道。

呂偉良和林愛莉他們的情形，阿生雖然不知道，但他已逐漸恢復了記憶！

最低限度他記得他的任務是什麼！

奇里夫把阿生扶下那張理髮椅似的手術床——可以挺直或躺下的！

阿生發覺自己並無頭暈眼花的感覺，他叫奇里夫讓他自己行走！

奈里夫陪他到一個地方，那兒是一處秘密機關中附設的食堂！

楊大權和奇里夫的助手們，已經候在這裏；他們看見奇里夫來了，都紛紛站了起來招呼他們。

那一頓晚餐也是一次最後的會議！

奇里夫一邊吃一邊吩咐了各人一些話，都是以後工作展開的步驟！

秘密機關之內，不分日夜都是燈火通明的，雖然這是一幢四十層高大厦的最頂一層，但是在紐約，高過四十層以上的大厦，幾乎觸目皆是。

因此，爲了避免被人窺破了此中秘密，這兒所有的窗戶都是封密的！

阿生不知道這到底是日間還是晚上！

時鐘上已表示這是九點了！

奇里夫說：「現在是晚上時份，你們可以開動了！祝你們好運！」

於是阿生和楊大權二人首先離去！

× × ×

在一間下等酒吧裏，有二個青年人正在喝酒！

他們就是阿生和楊大權！

這地方阿生從未到過，是楊大權帶他進來的！

阿生留意着在這酒吧中出現的每一個人，大部份是亞洲人。

楊大權早已悄悄告訴了阿生，這是「華青社」那班人出沒的地方！

但是，「華青社」黑社會人物的額上是沒有字刻上的，到底誰是「華青份子」？

阿生知道「華青社」大部份是年青人，所以對於一些年青人份外注意！

他們吊兒郎當的在這裏幹什麼？

等機會！

機會終於來了！

一個男子大搖大擺的進來。這傢伙目光如炬，往四下裏一掃，終於停在一個人的身上！

他是誰？

楊大權告訴阿生，他是一名反黑組的探員，此來到底爲什麼？不問可知，必是查「華青社」的黑色份子！

他們也明知這機會必然到來的，因爲這是國際特警的一項「情報」！

反黑探員走到一個卡位，喝令一名中國青年站起來！

那中國人正在喝酒，許多人一早已注意到這反黑探員入來酒吧裏，就只有卡位中的華裔青年未有注意到。

但是在這種情況底下，也沒有人通知他！

探員出示了證件之後，表示要搜身！

青年人有了幾分酒意，不高興地反問：「我到底犯了什麼罪？你在公共場所這樣子搜身，等於侮辱我！」

探員亦非善類，喝令青年人高舉雙手，但青年人沒有理會他！

他非常生氣，一掌就想摑向那青年人的面部！

但是說時遲那時快，探員的巨靈之掌還未摑下去，半途已經給人截住！

探員驚愕地回頭一看，執住他手腕的人，是一名長髮留鬚的青年人。他當然就是改容後的阿生！

酒吧中立刻引起一陣哄動，沒有人敢想像到此事的後果！

有人已經開始急急離開酒吧，以免殃及池魚！但也有人喜歡冒險看熱鬧，此輩自然是喜歡刺激的人。

果然，探員老羞成怒，伸手想自外衣裏面把手槍拔出來！

但是，阿生的動作比他更快，迅速將他的手臂扭向背後，痛得那探員淚水直冒！身上的手槍也不知怎的，轉眼間落入阿生的手中！

冷眼旁觀的人都看得出神入化，阿生的手法簡直好像玩魔術一樣，尤其是剛才奪槍的過程，更加令他們看得目瞪口呆！

阿生把槍管插住探員的咽喉，冷冷地說：「小心點聽清楚了！以後別再在公共場所逞強，否則，你會後悔莫及！」

槍管把探員的喉嚨插得隱隱作痛！

探員根本不敢掙扎，亦無從掙扎，因爲阿生仍然用左手扭住他的一條手臂彎向後面；右手握住探員的左輪手槍，手指扣在槍機之內，隨時可以把子彈射出！

阿生的魔術式技藝還未玩完，只見他用手指把左輪手槍的輪盤扳了出來，手槍在他的食指上打了幾個筋斗，六枚子彈已脫腔而出，紛紛落入阿生的掌心之內接住！

子彈輪盤還原之後，阿生把手槍迅速插回探員的槍袋之內！

六枚子彈有如滾球一樣，被阿生放入探員外衣的口袋裏去！

看熱鬧的人都以爲勢必弄成開槍傷人，甚至殺人的事件，想不到他們却看到了一場出神入化的「雙手退彈」技藝！

連那個雪雪呼痛的探員也看得心服口服，差點忘了自己是個被侮辱的人！

他剛被阿生釋開，楊大權已由那邊尖聲叫了起來：「阿生，小心！」

其實阿生這時已由酒櫃的玻璃大鏡中的反映，見到了有人用槍向他瞄準！

阿生急忙向地上伏了下來！

「砰」的一聲，子彈由頭頂掠過！

阿生就地一滾借着桌椅的掩護，滾到數尺以外的地方！

開槍的人是另一名探員，他是剛才那名突擊檢查的反黑探員的同伴。二人本來是一齊到此出勤的，剛才他去將車子停好，所以來遲了一步！

阿生驀地站了起來，那探員立刻把槍管改變了原來的方向！因爲他事前實在想不到，阿生移動得這麼快，不但是想不到，而且也見不到！

當他見到了阿生在另一方向出現時，槍管一擺，扳動機掣，又開了一槍！

子彈雖快，無奈阿生的動作更快得出奇！只見一條人影反彈，他已躍離了原來的位置；於是子彈又再度射空！

阿生身手靈活得有如猴子一般，但他的頭腦却比猴子反應得更快！

人影剛着地，一張桌子擺放的烟灰缸已由阿生的手中飛出！

那探員剛想開出第三槍，額角被烟灰缸硬硼硼地撞了一下！頓然眼前一黑，整具身體也軟綿綿地，倒在地上！

一度被阿生制服的探員，趁機想將子彈塞回他的空槍之內！

突然「砰」的一聲，一枚子彈擦過了那支空槍的槍管，把正在上子彈的探員嚇得渾身一震，棄槍投彈於地！

空槍剛墮於地上之際，又是槍聲一響！子彈將那支空槍射得在地板上打轉！

開槍的人是阿生，他迅速將昏倒的警探的手槍奪了過來，連開兩槍，目的除了制止第一名探員重新裝上子彈之外，還有意表演一下他的神槍射術。

阿生還待有所行動，已隱約聽到了陣陣警車聲，他只好離開那間酒吧！

阿生剛走出酒吧，立即被人喝了一聲：「站住！不准動！」

那是一名巡警，他是聽到槍聲趕來的，看見酒吧有人衝出，便以電筒照射過來！

阿生爲人機警，反應快捷無比；他明知來者不善，若非警員，便是警探，於是慘叫一聲，隨即倒地！

那巡警果然以爲他是剛才在酒吧之內受到槍傷的人，警覺性隨即鬆懈，同時急急過來查看！

突然槍聲一響，一枚子彈將警員的手電筒擊中，光柱立刻消失！

阿生就地一滾，人也在黑暗中消失了！

剛才那突如其來的一槍，自然也是阿生開的，他深曉對方的心理，也知道目前的形勢不妙；只要酒吧中的警探追出來，他便會前後受敵！

因此，阿生必須設法迅速離開這裏！

那巡警發覺上當之後，急忙拔槍追過去，同時吹響了警笛！

阿生聽到警車聲自四方八面響起來，實在有點担心無法可以闖出重圍！

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黑暗中有人沉聲低叫：「喂！快到這邊來！否則你就會給他們抓住！」

阿生呆了一呆！

他肯定那聲音不會是他同伴楊大權的，但他還是走了過去！

那人帶住他繞過一條橫街，這時警車越來越多，可能已紛紛開到了酒吧附近！

阿生還沒有看得清楚那人的樣子，他已拉開一輛停在路邊的汽車車門，示意阿生上車！

阿生不由自主地坐了上去，那人立即把車子開走！

阿生仍然未有心情看清楚那人的尊容，因爲警車聲此起彼落的，響得令人實在有點心煩意亂；阿生担心鄰近的街道，可能已被警方封鎖了！

阿生正放限在四下裏張望之際，那人又在一邊開車，一邊對他說話了！

那人好像在發命令一樣，對阿生道：「那支警槍呢？」

阿生怔了一怔：「你說什麼？」

「我說那支由警探手上奪來的手槍啊！」

那人顯然在酒吧中已目睹一切！

阿生拍拍懷抱：「在這裏！」

那人伸手過來，說道：「快些把它交給我吧！」

「什麼？交給你？」

「是的，除非你想坐牢！」

阿生心裏下意識地吃了一驚！

他不知道對方是什麼來頭，難道他是……

阿生也還未想得完，那人已經催促他：「傻瓜，別猶疑了！快把槍柄上的指紋抹去，然後趕緊把它扔出車外；否則，萬一我們被截住搜查，我和你都完了！而且警方對於遺失警槍十分的重視，這東西只可能負累你！」

阿生爲人精靈，他在這一刹那間必須作出決定：棄槍嗎，還是留作自衛？

他終於迅速把那支警探的手槍拋出車窗之外。

那人也迅速將車子開出了幾條街道以外。沿途他們與好幾輛馳援的警車相遇，但沒有被截停問話或者搜查！

在美國，人權與自由受到絕大的尊重，除非迫不得已，否則警方不會輕易在公衆場所進行搜查；但剛才在酒吧中，反黑組探員却作威作福的，可能他事前已接獲綫報，知道那男子有問題。

現在阿生可以悄悄鬆一口氣了！

開車的男子也將車子的速度減慢！

「你是誰？」阿生至今才有時間和心情看清楚身旁那人的樣子。

那人年紀看來已超過了四十歲以外，但看樣子很精壯。

他皮膚黝黑，看來像個夏威夷人，外型屬於「查理士布朗臣」那一型格。一看就知道是個粗綫條的人物！

他一邊開車一邊答阿生：「我只是一名觀衆，難怪你會感到驚奇的！」

「觀衆？」阿生莫名其妙地瞪住他！「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們同種同族，可能也有同一嗜好！所以我在酒吧中見到你身手不凡之後，便決定想辦法結交你，結果機會來了！」那人反問阿生：「你貴姓名？小兄弟。」

「呂生，你呢？」

「我叫唐虎！」

「你常常到那酒吧喝酒？」

「是的。我似乎是第一次見到你。」

阿生道：「我是最近才偷渡到美國來的。你可能住在美國很久了，是不？」

「是的。」

阿生道：「你說我們可能有同一嗜好，是指酒嗎？」

「不！是指槍！」

「槍？」阿生故作驚奇地怔了一怔！

「是的，一看就知道你喜歡玩槍！」

「是的，你也喜歡？」

「不錯，我自小便喜歡槍！」唐虎終於把車子停了下來！「下車到我家裏來吧！我請你再喝過一杯！」

阿生跟了他進入一幢頗陳舊的公寓式樓宇裏面！

唐虎用鎖匙開了門，入屋後又開了燈。屋內似乎沒有其他人！

「這裏只住了你一個人？」阿生放眼屋內四周打量了一遍！

「是的。」唐虎順手把他的外衣扔在一張大沙發之上，一支手槍露了出來！

他擺擺手，招呼阿生坐下來。他自己則走到那小酒吧裏面去了！

「你喜歡喝點什麼酒？」唐虎問阿生，「我是調酒好手！」

「越淡的越好！」阿生說。

他沒有坐得穩，四周張望着；他發覺火爐灶頭之上，擺放了一張合映的照片，但照片中人並非唐虎本人，只是一名婦人與一個孩子合照！

阿生順口問道：「你的家人呢？」

「不在這裏！」唐虎一邊調酒，一邊說道：「你有家人嗎？」

「當然有！」阿生說，「但我太不長進，被迫離開了他們！」

「這是什麼意思？」

「嗯……」阿生期期艾艾地說：「以後有機會再談好嗎？」

唐虎笑了笑：「小兄弟，縱然你不說，我也不難猜得到的。」

「你猜到什麼？」

「我猜得出你是個殺人逃犯。你是小胡的朋友麼？」唐虎忽然又問。

「誰是小胡？」

「就是在酒吧中，你爲他出頭的那個華青份子。」

阿生苦笑道：「不！我絕不認識他，更不知道他叫小胡！」

「那你爲什麼爲他冒這麼大的險？」唐虎難以相信地，睜大了雙眼。

阿生聳肩苦笑：「這可能是江山易改，品性難移吧！我看不過眼的事，往往無法忍耐得住；尤其是最討厭作威作福的警探！」

唐虎這時已將兩杯酒調配好了！

他把其中一杯遞到阿生手中，自己留回一杯，然後與阿生碰杯！

雙方呷了一口酒之後，唐虎問阿生：「有地方住？」

阿生道：「本來有個朋友願意收留我，但因爲找不到工作，他的家人似乎有點討厭，我也不是受慣閒氣的人！」

「那麼，暫時留在我這裏好嗎？」

「打擾你，怎麼好意思？」

「別客氣，只要你不嫌棄就是。」唐虎又帶阿生到裏面去參觀！

這屋子只有一廳一房。在唐虎的臥室內，陳列了一些槍械，唐虎讓阿生看了一些長短槍。阿生表現得很內行。

「你可以睡在廳子裏，這裏只有我一個人，隨便些好了！」唐虎回到客廳之後又說：「你須要一份什麼工作？」

「很難說！」阿生苦笑一下：「我說得坦白點，我是屬於不學無術之類。我喜歡冒險刺激的工作，但又怕在這兒人地生疏，萬一再闖禍，那就會變成走投無路了！」

「你的槍法那麼好，到底你以前是幹那一種職業的？」

「警員！」阿生在心理上，早已準備好一切了！

「什麼？警員？」唐虎差點兒把杯中物也潑瀉了！

阿生道：「是的，我入過警察訓練營受訓，得過射擊比賽冠軍。但是，我不喜歡刻板式的生活，而且入息有限。後來在朋友的慫慂下，做了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事！」

「是什麼事？」

「打刧！」

「於是就此出了事，是不？」

阿生道：「不！我當時還是警察，怎會出事？我知道如何防範，加上計劃周詳，所以每次都順利得手；但後來因爲錢來得太易，大吃大喝，玩女人，手筆太大了，引起當地反貪污部的注意，要調查我的收入情況。後來雖然缺乏證據，他們沒奈我何，但內部紀律小組却迫我自動辭職！以後，我便跟朋友們在一起，過另一種生活！」

「職業盜賊？」

「不！職業槍手！」

「後來殺了人，被警方通緝，是不？」

「是的，我先後殺過了許多人，從未露出破綻，但有一次被人出賣，還好我消息靈通，如果走遲半步，就會被送上絞刑台！後來我得朋友帮助，登上一艘前來美國的貨輪，終於偷渡成功了！」

唐虎對於阿生編織的故事，在半信半疑中，大部份相信下來！

他又問：「然則，你是由那裏偷渡來美國的？小兄弟。」

阿生說：「香港！」

「噢！對了，香港！」唐虎恍然大悟地說：「就是那遍地黃金的犯罪樂園！那兒最近鬧出了不少轟動世界的醜聞啊！」

「是的，那是冒險家的犯罪樂園！你也知道香港的大名？」

「何止知道，簡直是如雷貫耳！」唐虎又呷了一口酒，說道「爛佬亨的故事，在美國同樣有報紙轉載。至於關於葛柏的『故事』，更加有如一篇諷刺小說。想不到他們都是你的同僚！」

「是的，他們是我的上司！」阿生扯謊道：「其實任何人做官，都可能有了歪念，因爲人是拒絕不了金錢的引誘的。」

「對了，人生在世，目的不過爲了生存；要生存在這世界上，當然要生活；要生活得好，自然要大量金錢！」

「因此，要賺到足够的金錢，可就不能顧得了那麼多了！」阿生接上去說。

唐虎笑了笑，又跟阿生碰杯：「小兄弟，放心在我這裏吧！我會想辦法滿足你，只要你有副好身手，不怕沒有工作的！」

阿生心裏暗喜；雖然他不知，這是否就是他所要求接近的人！但是，憑印象中所得，唐虎看來亦非善類。就是不知道他是否屬於「華青社」的人！

阿生道：「敢問閣下是幹盛行的？」

「你猜猜吧！」唐虎神秘地笑了笑，又呷了一口酒，瞪住阿生。

阿生故作沉思道：「是正行嗎？」

「不！七十二行以外，可以這樣說。」

「範圍太廣，難以猜測。」

「聽你剛才的口氣，你可能也幹過了這種職業。」唐虎道。

「警員？」

「不！殺人！」

「殺人？」阿生怔了一怔！

「何必大驚小怪？在美國，這是一門十分熱門的賺大錢的職業！」唐虎又過去倒酒，一邊對阿生說道：「憑你這種身手，只要你肯聽我的擺佈，保證你可以在我們的行業中大紅大紫！」

阿生心裏想：原來唐虎是個職業兇手，看來還不至於離題萬丈！雖然他未必是「華青社」的人，但相信對自己的工作一定多少總會有點帮助！

阿生抓穩機會，問道：「殺人的行業雖然可以賺大錢，但聽說這兒的警方亦並非是無能之輩！」

唐虎笑笑道：「何止警方，還有聯邦密探，但我們只須小心從事，保證不會出事。美國有太多好處，就是殺了人也不一定要塡命。只要你弄得天衣無縫，不留下綫索和證據就行。沒有證據，警方明知你就是兇手，也不敢麻煩你！」

阿生道：「要做到天衣無縫，可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這就要要講經驗了！所以，你必須與我好好的合作。」唐虎又說：「我不但是這一行的老行尊，同時門路也多得很！」

「你是華青社的人？」阿生忽然單刀直入地問道。

「不！」唐虎道，「我幹這行的歷史可不淺，華青社只不過是這數年間的事而已！」

阿生難免會有些失望，因爲他的目標不過是華青社黑勢力中人！

不過阿生回心想想，能够結識他這種職業兇手，也不算離題萬丈！何況既來之則安之，見一步行一步慢慢再說吧！

那一晚，唐虎喝了很多酒，跟阿生也談得十分投機。當然，阿生只是存心迎合他的。

他們談及槍械的性能，也談到殺人的種種手法！

根據唐虎說：美國近年來的職業殺手之中，已有不少變得十分科學化！

他們殺人不必用槍和子彈，而是用其他的方法，例如變相的交通失事，以及種種看似意外手法，以避過警方的懷疑，因而引起追查！

有些職業殺手的殺人方法更加新奇到令人難以想像。那是利用化學和物理的方法，還有藥物等，總之無奇不有！

阿生逐漸相信唐虎是個老行尊，因爲他在談話中說了；尤其是喝了太多的酒，唐虎越講越興奮。所謂「酒後說眞言」，看來不會是假的。

阿生知道唐虎最初來美國只是做苦力那一類粗重工作。

但後來有了一個機會，他被一位同鄉介紹到一個地下賭場做打手。

原來在美國，也有不少地下賭場；那是不納賭稅給政府的。

據說：三藩市、紐約、溫哥華等美加城市的華僑社會中，都有地下賭場存在。更有不少專做僑胞的生意，搾取華僑們的血汗錢！

凡是地下賭場這一類龍蛇混雜的地方，都養了不少職業打手；而唐虎就是由那時候開始，改變了他的生活方式的！

唐虎說：美國也有許多地方表現得非常之黑暗，例如苦力這一行業，更是黑社會所控制的對象。沒有人做後台，休想立足！

自從他做了賭場的打手之後，逐漸認識不少靠拳頭和槍械討飯吃的人。人望高處，於是唐虎也在不久之後變成一名職業兇手。此後的收入更多，生活享受方面自然更加美好！

但是，說得正感興奮，唐虎忽然面色一沉，道：「金錢雖然可以解決許多難題，却難彌補內心的空虛。在我最得意的日子裏，我老婆便死了！」

「尊夫人在什麼地方過身的？」阿生非常關心地問道。

「在香港。」唐虎說，「我妻子和兒子，一直住在香港。」

阿生心裏暗暗吃驚！因爲對方一直未提及他的家人就在香港，所以他才佯稱自己在香港當差。想不到唐虎的家人竟然也在香港！

唐虎呷了一口酒，輕輕嘆了一口氣：「現在他們在什麼地方也不成問題了！」

「爲什麼？」阿生問。

「因爲老妻死了，我的兒子下落不明！」唐虎黯然神傷地說。

阿生指指壁爐上面的一幀照片，問道：「是不是這兩位？」

唐虎走過去把照片取下來，怔怔地說：「是的，這就是老妻與小兒在十多年前合照的照片。」

「令郎怎麼會下落不明的？」阿生好奇地問。

「可能是我自己不好！」唐虎難過地說：「過去我一直都有錢寄給他們做生活費，但自從做了殺人這一門行業之後，我有許多不便；例如警方緝得緊的時候，我不能露面。有時還得跑到老遠的地方去，連住處也不能留下任何可供追查的綫索，以免警方追查前來。就在種種環境限制下，我一度與他們失去了連絡。後來，直至到有位鄉親告訴我，他到過香港，知道我的妻子已經改嫁了，我心裏才感到好過了一些！」

預告

沈勝衣傳奇俠情故事：『鬼簫』

黃鷹・新撰

鬼簫一吹响，就有人傷亡，午夜凄厲的簫聲，只得四指的血掌印，雪地下的鸚鵡棺材，來去無踪的兇手，殺人的死人，單就這些加起來，已想見事情的詭異、恐怖，竟給沈勝衣遇上，他如何應付？

不日刊出・敬請留意

阿生出奇地瞪住他：「你妻子改嫁了，你反爲好過一些？」

「是的！」唐虎輕輕嘆了一口氣：「你怎麼能怪他們呢，人是須要生活的，我沒有錢匯回去，他們靠什麼生活？何况我的特殊行業，也令我無法光明正大地把他們申請到美國來！人就是這麼矛盾的，當你想接他們來的時候，沒有能力；等到我有能力時環境却又令到我不能那樣做！」

「但無論如何，你至今仍然很掛念他們，是不？」阿生問。

「當然，最壞的父親，也會掛念他的骨肉，何况老妻改嫁後不久，聽說亦已過了身，而我的兒子也不知下落。」唐虎說，「一個人年青時，最親是女人與酒，但當越來越老時，才會想起骨肉和糟糠之情。可惜，一切都已經無法挽救！」

阿生看得出，唐虎的難過絕非做作！他覺得這就是「人之初、性本善」！儘管一個人受到環境的支配而變壞，到底人性的良知還是存在的！大概這就是人與禽獸的區別吧！

時間已經不早了。唐虎把阿生安排在客廳的兩用沙發上睡覺！

沙發是特製的，拉開來更是臥床一張。

阿生剛睡進了被窩裏，就感覺到手腕上有一種電震的現象！

那現象是十分輕微的，也只有阿生本身才可以感覺得到。

阿生當然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因爲他現在配戴的腕錶是特製的！每當他手腕感受到一種電震的感覺時，便表示他的小組人員須要與他取得連絡。

特製的腕錶是奇里夫給他戴上的，他當然明白這間諜用品的奧妙！

阿生確定了唐虎已關上門睡覺去了，這才悄悄在被窩裏扭開腕表其中一枚把的——那是超音波通話器的按掣！

「小鳥二號，你在什麼地方？」腕表上發出一種只有阿生才可以聽得到的聲音。

阿生把咀吧湊近腕錶，低聲說道：「小鳥二號聽到了，一切順利，切勿再打擾我，明天再連絡！」

阿生實在不想說得太多，以免引起唐虎的疑心那就不妙！

但是，奇里夫派出的連絡小組，一直在四處訪尋阿生的下落。他們的任務是：負責知道阿生的正確位置，與他保持連絡，同時要確保他的安全。

自從阿生在酒吧裏面大演身手之後，楊大權已目睹阿生完成了初步計劃，但事後又失去了阿生之所在，於是他的連絡小組立即驅車至市區處，頻頻發出特殊的超音電波！

嘗的一種短程無綫電通話機，只可以在縱橫一里範圍之內收發；但這是國際特警組織所採用最新式的一種電子儀器。小小一個腕錶不但可以在五里範圍之內發生感應作用，還具備了其他多方面的用途。

剛才由奇里夫控制的連絡小組人員，分頭驅車至紐約市區各處，以同一頻率的電波向各處發射，目的是爲了找出阿生之所在！

如果阿生萬一出了事，他會把手錶上的按掣扭開，讓它不斷發出一種電波；連絡小組收到了這種訊號之後，就可以用儀器偵查出阿生之所在設法前往該處將阿生救援！

但是，現在他們不但知道阿生平安無事，還知道他一切順利。

阿生既然叫他們別騷擾他，連絡小組的人也不敢多說。

他們只好用儀器測出阿生的方向之後，在附近一帶駐守。

每一個連絡小組的任務，都須要保證那名負上特殊任務的國際特警的安全。所以他們於知道了阿生之所在之後，便須要用間諜手法，將阿生進行秘密監視和保護，以免他爲人所暗算！

當然，這只是國際特警組織方面對屬員的一種特殊照顧方式，能否眞的保證百份之一百的安全？差不多可以肯定地說：那是絕不可能的事！

例如阿生的身份突然之間被人識破了，而他又不能及時發出求救訊號，連絡小組自然無法伸出援手！

就算阿生能及時發出訊號吧，但是，如果事態危急，連絡小組能否及時馳援？這也是另一個問題！

總之，這種工作本來就萬二分的危險，國際特警組織只是作出必要的安排，根本不能保證絕對安全；一切還得依靠每個人的機智和胆色！

阿生剛想入睡之際，一陣電話鈴聲將他吵得淸醒過來！

電話在臥室中，但鈴聲却傳到客廳外面也可以聽到。

阿生在參觀唐虎的臥室時，已知道他把電話機放在床頭几上！

因此，他現在便放輕步伐，走到了臥室門旁！傾耳細聽！

但是，隔了一度門，唐虎也可能在心理上有了戒備，所以阿生什麼都聽不到；只知道唐虎正在與一個人在電話中交談。

他們竊竊思議，到底在談一些什麼？

阿生回到被窩裏，睡意却消失了！

他現在必須估計一下眼前的形勢，以及作好一切心理準備。

他知道唐虎身爲一名職業殺手，自然警覺性極高；如果阿生稍不小心，露出馬脚，便隨時隨地會成爲對方的槍靶！

像唐虎這種以殺人爲職業的槍手，殺多一個又算得什麼？

阿生有如與老虎爲鄰，稍不小心便會死無葬身之地，因此他連睡覺也必須謹愼，否則，他萬一睡着了發出夢囈，而自露身份的話，後果就不堪設想！

呂偉良也警告過阿生，說阿生常常在夢囈中大吵大鬧。其實許多年青人都有這種習慣，在心情煩躁時，就會夢囈！

阿生一直在警告自己，切勿睡着了發夢囈。但是，一個人在熟睡中，往往會在下意識的狀態中做出一些連自己也不知道的事；例如夢遊病、夢囈等，如果知道了就決不會做！

所以，阿生能否在大腦進入休息狀態中也能控制自己？連他也沒有把握！

阿生看看時間已接近午夜，到底還有些什麼人要找唐虎？

唐虎是一個職業殺手，找他的人是否有什麼「委託」？

阿生這次的任務是「華靑社」，奇里夫要他偵查一個有關世界性的謀殺組織，由於情報指出他們可能在紐約黑社會中招兵買馬，所以國際特警希望能捷足先登，加以制止！

但是，唐虎既不屬於「華靑社」，又不似是該國際性謀殺組織裏的人，唯一比較接近的，就是他是個職業殺手！

到底他是否找錯了對象？——阿生在胡思亂想中，終於睡了過去！

翌日一覺醒來，已是日上三竿！

他四下裏張望一遍，不見唐虎！

阿生到底是個年靑人，他似乎太貪睡了；本來在這種環境底下，他隨時隨地都必須提高警覺！但是有時太疲倦了！倒也難以自制！

阿生一骨碌滾下床，發覺門脚下有一份早報，他順手拾起！

報上刊登了昨晚酒吧中發生的事，大意是：有二名探員在酒吧截查可疑人物時受襲，事後失去配槍，警方現正追緝那名奪槍「歹徒」歸案！

最後又說：探員所失去的配槍，事後在幾條以外的街道路旁找到。除了在酒吧內外所開過的三槍之外，而其他的子彈仍在槍膛之內云云。

新聞中又附有二幅圖片。一幅是現場情形，另一幅是「疑匪」拼圖。警方呼籲市民協助提供圖中人的消息！

那拼圖是警方根據現場目擊者的提供，堆砌而成，倒也有七分像阿生現在這樣兒。

阿生當然非常明白，什麼「歹徒、疑匪」當然是指改容後的他！

阿生心裏難免會有些好笑，想不到他竟然也有淪爲「歹徒」的一日。

他撫摸着下頷的鬍子，思索着以後的步驟。這時唐虎剛由裏面出來，見狀也意味到這是怎麼一回事。

他走過來說：「是不是報紙已將昨晚酒吧發生的事刊登了出來？」

「是的。」阿生順手將報紙交給唐虎，「還有拼圖刊出呢！」

唐虎瞥了一眼，也沒有詳細看下去，便笑道：「這也算不了什麼，警方的拼圖我看得多了，從來未發生過眞正作用。」

阿生走到酒櫃之前，對住玻璃的反映，撫鬚道：「這拼圖倒也很像我，我實在有點担心呢！」

「担心？担心什麼？」

「担心負累你啊！」

「別傻氣了！」唐虎拍拍阿生的肩膊，笑道：「我不怕你負累就是。」

「不！我看，我最低限度也該將鬍子刮掉它！」阿生說。

「不！你切不可改變你現在這樣子！」

「爲什麼？」

「我等會兒帶你到一個地方去！你不是說過，須要一份工作麼？」

「是的。不過，我這樣子——」

「就是你要把鬍子刮掉，也要見了我那位朋友再說！」

阿生仍故意說道：「是什麼工作？人家如果認出我是個通緝犯，還有誰敢請我？」

唐虎笑道：「偏偏就是有人要請你這種人，而且，屆時如果我們把這份報紙一併帶去，機會更大！」

阿生心裏已經明白到這是怎麼一回事，但目前形勢所迫，他還得繼續演戲！

因此他故作滿腹疑團地問：「你所講的可是眞的？」

唐虎帶阿生到一間貨倉去。

「我何必騙你？」唐虎又笑着拍拍他的肩背：「快些準備好出去，時候不早了！」

十五分鐘後，二人雙雙外出！

唐虎開着他的車子，把阿生載到市中心區去！

市中心區是摩天大廈林立的地方，走進這兒來，彷彿進入一處森林地帶；只不過這些是「水泥森林」而已，同樣也是「少見陽光」的地方。

唐虎帶着阿生匆匆進入一幢辦公大廈去，乘電梯登上一處高樓。

阿生極力避免引起人們的注意，因此到底唐虎帶他登上那一層樓，阿生也不大淸楚；但憑感覺，最低限度也是數十層以上！

唐虎很狡滑，他帶着阿生轉彎抹角的，最後竟然又乘另一部電梯直落地牢！

地牢下面是停車場，唐虎急急帶着阿生登上了另一部汽車，匆匆離去！

阿生當然明白唐虎何故會這樣故弄玄虛，但他還是問道：「爲什麼要這樣轉折？」

「怕有人跟踪我們。」唐虎一邊開車，一邊說道：「這是爲了預防萬一起見。做我們這種行業的，多疑是必要的！」

車子開得極快，轉眼已穿過了幾條街。

阿生心裏想，可不知奇里夫派來的連絡人員有沒有辦法跟得上他們；照計這種情形，更有經驗的跟踪者亦會上當！

唐虎終於把汽車開進一條街道，這一帶全是龐大的貨倉！

貨倉都關上了門！

但是，當唐虎把車子開至一個門口時，貨倉的大門忽然自動打開！

裏面有一條頗大的通道，是可容納得一輛大房車開入去！

唐虎把車子一直開了進貨倉之內，大門隨

即又自動閉上！

貨倉兩旁堆滿了一箱一箱的貨物，看不出任何可疑之處。

唐虎開着車子轉彎抹角的，想不到裏面竟然會龐大到這個程度！

車子終於停下來了。

這兒已擺着另外二輛汽車，都是十分名貴的高價大房車。

阿生心裏想：如果國際特警的人想追踪他們，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是貨倉第一度門，相信必有電眼，要不是他們認可的汽車，自動門一定不會打開讓車子開了入來！

阿生開始担心，他們許多事前準備好的工作，看來是白費了！

唐虎領着阿生下車，步進貨倉內的內部建築物去；那是一堆堆貨物所掩飾的地方。

唐虎這時才對阿生說：「昨晚我已用電話跟他們連絡過了，因此，等會兒你只消拿出你的眞功夫來，什麼也不必管。」

阿生問道：「他們是誰？」

「一名法國人，他須要重金聘用一批神槍手！」唐虎道。

阿生正想問：「爲什麼你不去却要介紹我去呢？」

但是他還未問得出口，二人已走到了一個門口——那是一度自動門，大部份被僞裝的貨物所掩飾！

二人入內，一個外國男子已招呼唐虎。

「老闆呢？」唐虎問道。

那男子答：「在裏面等你！」

唐虎帶着阿生又轉彎抹角地走了一陣！

單單只到了現在，阿生已有一種「如入八陣圖」的感覺！

唐虎終於找到了一個法國人，棕髮碧眼，四十左右的年紀。

阿生只跟他的視線剛剛接觸，便感到一陣寒氣迫人，心中不由自主地感到有一種凜然的感覺！

法國人一直盯住阿生，要不是阿生本身是受過訓練的人，好容易在尷尬中露出了破綻！

唐虎爲他們介紹：阿生這才知道眼前的法國人叫高路德！

他對阿生說：「唐虎先生已將你的闖禍經過，對我說了，今天早上我也看過了報紙，我看你的處境十分的危險！」

阿生道：「是的，希望你給我一個機會，我一定盡力而爲！」

「好的，請你跟我過來！」高路德把二人帶到後面，那是一處靶塲！

這兒已準備好一切，數名大漢分列左右兩旁，戒備着！

高路德可能昨夜已在電話中講得明白，他們未再說什麼。

一名大漢把一支手槍交給阿生，阿生很內行地檢視了一遍！

唐虎這時才說：「你可以選擇你常用的一種牌子的手槍！」

阿生爲了表演眞功夫，說了一句：「都是一樣的，只要射得出子彈就行！」

話猶未完，已是「砰」然一聲！

子彈射向百呎以外的靶板，中了紅心！

但阿生的動作並未停止，他好像在跳舞一樣，左扭右轉！

手槍中的子彈接二連三地射出，紛紛射向那塊圓型的靶板！

阿生從未站停瞄準過，隨便得有如玩耍一般，手槍繞過脅下射了一槍，又側身回首射一槍，甚至穿過袴下又射一槍！

直至槍腔內幾枚子彈射個淸光，他才停止下來！

一名大漢將靶板整塊拆除下來，交給高路德親自過目！

高路德看看靶板上的彈孔，不禁脫口叫了一聲：「好槍法！」

但是，唐虎似乎存心要讓阿生多表演一下神槍射技。因此他說：「靶板是固定的，高路德先生，只有呆子，才會呆站着讓別人去射擊啊！」

高路德笑了笑，把手一揮，有人捧住一個錦盒過來，站在阿生跟前！

錦盒打開，是一個盛儲着幾支不同類型手槍的紅色絨盒！

高路德說：「你可以選一支合用的！」

阿生順手取過了一支手槍，這時那邊的活靶已開始走動！

阿生連發幾槍，姿勢美妙已極，就是能否全中；因爲靶板繪畫的是人型，上面用紅漆畫了一些圓型的「紅圈」！

那些「紅圈」是代表人體幾個致命的主要部位；例如頭、眼、眉心、心臟等處！

人形活靶滑走得頗快，要在這一剎那間把六枚子彈射完，已不是一件容易做得到的事，更不要說能一一中正「要害」了！

但是，阿生的神槍射技，確實令到高路德等人爲之大開眼界！因爲最後檢驗的結果，六枚子彈先後中正「要害」！

六枚子彈之中，最低限度有五枚中正「紅色圓圈」的中央部位；只有一枚擊中了邊緣。

即使如此，已經難得！

高路德非常滿意地，走過來跟阿生握手道喜！

阿生內心固然高興的，還有唐虎，因爲他終於達成任務了！

原來高路德曾當任幾個老一輩的職業殺手的面前，逐一考驗過各人，結果由於高路德的要求很高，從未有一人「合格」！

最好的一個，射擊急速滑行的「人形木靶」時，只中了三槍而已；有些甚至連六枚子彈還未射得完，靶板經已消失！

但是，高路德仍不焦急，他親口說過，只要有人能找到一個合適的人選，他便付出一筆可觀的「介紹費」，數目當然不會少。

看高路德剛才的神氣，對阿生已非常滿意了！

唐虎過來問：「我的兄弟如何？」

「好極了！」高路德說，「你總算幫了我一個大忙，唐虎！」

「是的，我已盡了最大努力！」唐虎說，「你肯收留他嗎？」

高路德沉吟道：「暫時還不可以！」

「爲什麼？」唐虎意外地一怔！

「我還得請示一下，回頭我會跟你連絡。」高路德說道。

唐虎有點不高興：「你還要請示什麼人？我還以爲你可以作主呢！」

「我還有上司的。」高路德道，「這些事焦急也焦急不來！」

「那麼，我還要等你多久？」唐虎問。

「你先回去，我會盡快給你回音！」高路德說。

「好吧！」唐虎很認眞地說：「三天之內，如果得不到你的回音，此事便算拉倒！」

高路德也看得出他不高興，說道：「無論是否成爲事實，你必有好處，唐虎先生。但是，萬一你賭氣將此事宣揚出去，你會後悔莫及的！」

唐虎「哼」一聲，帶着阿生走了！

阿生處境尷尬，但却又無可奈何！

回到汽車裏，唐虎一邊開車，一邊說道：

「我一生最討厭別人食言！」

阿生道：「也許他須要考慮一下！」

「但我們在電話中早已說好了！只要你符合他的要求水準，立刻成事！」

「到底他要我做一些什麼？」

「我怎麼知道。但想來必是殺人的工作！」唐虎說。

阿生道：「你不是說過，紐約有許多職業殺手的嗎？」

「是的，但他不滿意，須要一個身手敏捷的神槍手！」

車子循原路離去，沿途未有人加以阻止！

阿生心裏無法明白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更不知道高路德是個什麼人！

如果他就是國際特警情報中所指的「謀殺集團」首腦，阿生豈不是白白放過了機會？

不過，阿生回頭又想：高路德可能眞的還有幕後首領，所以他必須經過一番請示，然後才可以作出最後決定。

然則，阿生覺得再等下去，倒也是一件好事。

唐虎帶阿生到一處地牢餐室！

阿生一直未有機會與奇里夫的連絡小組通話，腕表已發出過二次訊號；這電震的訊號只有阿生本人才可以感覺得到。

阿生不敢令唐虎對他生疑，否則他就會前功盡廢。

但是，他却不能把連絡小組的人員置諸不理；最低限度也得告訴他們，關於此事的最新發展，讓他們監視那一列貨倉！

因此，他以爲在餐室中一定有機會讓他走進洗手間去與他的行家連絡。

豈料他們剛在靠牆一個卡位坐下來之後，座位立刻急急轉動，把他們雙雙送進那幅牆的後面去了！

卡座原來是特製的，阿生未留意到唐虎有沒有按掣令它轉動；不過，唐虎的神態平淡，一點也不覺得意外！

二人被轉了入來之後，裏面又是另外一個世界！

他們依舊坐在那裏，這裏面較爲平靜，不像外面那麼吵鬧；起碼這裏邊就沒有音樂。

唐虎把手一揮，一名侍役過來，爲他們點了幾個小菜！

想不到這裏面還是一個小巧的粵菜部！侍役和領班都是黃面孔的中國人。但是爲什麼這間地牢餐室分內外二個部份？阿生實在也弄不淸楚這是什麼地方！

總之，看唐虎的神氣，就好像若無其事似的！

阿生忍不住問：「想不到餐室這麼有趣，這到底是什麼地方？」

「這是我常來吃餐的地方。」唐虎說，「你我同是見不得光的人，當然不可以在公共塲所出入；這裏不是安全得多麼？」

阿生逐漸明白了，因爲又有一桌坐了另外二個人，急急轉了入來！

侍役和領班同樣過去招呼他們！

這是專爲像唐虎這一類人而設的餐室。

不久，有個人坐了下來！阿生忐忑不安，但唐虎却招呼他。

「有空談談麼？」那是一個年約三十的中國人，他向唐虎打着眼色。

唐虎會意地叫阿生在此等他，然後他們到了另一個卡位去了。

阿生感到奇怪，那人是誰？他找唐虎談些什麼？爲什麼不能讓他聽？

阿生的身份是國際特警，萬一被人知道，將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那人會不會窺破了什麼破綻？阿生想落就有點心驚。

不久，唐虎回到座位來了，那個中國人未有跟他一齊回來。

唐虎面無異色，這正是職業殺手的一個特色之一，他們喜怒不形於色，尤其是在公衆塲所上，表現出一派鎭定的神態。

阿生發覺那人已由一處秘密通道出去了。他不能追問得太多，只能問道：「他是什麼人？」

即使如此，唐虎仍然有點不高興，他答道：「我不會告訴你的，吃你的東西吧！」

阿生討了一個沒趣，只好垂首吃喝。

阿生冷靜下來之後才想起：職業殺手是須要有保密能力的，否則，還有誰肯委託他去「工作」？也難怪唐虎什麼都不肯說了。

相反，如果唐虎肯對阿生說出那人的身份，他反而未必是個問題人物。

阿生忽然想起昨天晚上唐虎酒後吐眞言，與現在的謹愼，剛好成了一個比照。

這傢伙想着些什麼？阿生發覺他垂首沉思，顯然是有了一些突如其來的問題令他大傷腦筋，由這一點看來，剛才那人必有來頭。

阿生不能與連絡小組通話，但他仍然須要到洗手間去一次。

入到裏面，發覺都是密不透風的地洞，如果不是有良好的抽氣系統，一定會令人窒息。在這種情形底下，手表型的無線電通話機往往是會失靈的。

雖然阿生現在佩戴的手錶型無線電通話機具有多種用途，而且是最新式的設計。但是它的構造原理大致上與原子粒收音機差不多，主要還是依靠空氣，將電波傳送。

當空氣受到阻塞時，電波輸送便會發生困難。這情形往往在用電梯時發現，因爲電梯四周是密封的，雖則有獨立抽氣系統，但是却與外間隔絕（指升降時閉上了電梯門之際），此時若扭開原子粒收音機往往會收不到音响。

因此，阿生也沒有扭開特製的手錶，洗手後回到外面座位去。

唐虎這時已匆匆喝完了他的杯中物，準備結賬離開那兒。

當唐虎向侍役示意要離去時，侍役並未將賬單遞上來。

阿生正感到驚奇，卡位已經急速地轉動。轉眼之間，阿生和唐虎已在餐室的另一邊，這是他們進來時的地方。

餐室裏人客不多，似乎沒有人注意到他們「突如其來」地出現在那裏。

阿生明白到這家餐室的身份，它一定是由一些特殊人物所經營，例如黑社會等。所以像唐虎這一類人，便常來光顧。

但餐室既然打開大門，公開營業，萬一有警方人員前來光顧又怎辦？

阿生的担心可能是多餘的，因爲卡位的靠背很高，設計十分巧妙，即使有「外人」在着，亦未必一定可以發覺此中奧秘。

何況侍役們個個眉精眼企，相信他們一定也受過訓練，如何分辨「敵我」。

唐虎在「外面」結賬，他和阿生也由原路離開了地牢餐室。

事後阿生對於那餐室中的設計也稱讚了一番，但是他對唐虎說：「假如剛才外面的座位坐了一桌陌生人，而我們的卡位又轉了出來，那豈不是把陌生人也轉到裏面去？」

阿生的意思是：每一個卡位都有兩面，中間用一幅「假牆」隔開。假如兩面都坐了人客，其中一邊轉入，另一邊自然非轉到相反的方向不可。

唐虎一邊開車，一邊向阿生解釋：「我們由外轉入內，大可不必理會，因爲如果裏面有人——就像我們剛才在裏面吃餐時一樣，座位是無法轉動的，同時亦有燈號爲記。那些燈號

外人自然看不明白，但我們就看得明白。」

「但如果我們在內面想轉出來時又如何？」阿生又問。

唐虎說道：「那就控制在侍役的手中，只要我叫結賬，他們會由電視傳眞機中窺探外面的情形，如果外面卡位——指我們所坐的另一邊，假定坐有人客的話，他們會選擇另一卡位讓我們轉出去，另一卡位當然是沒有人的。」

他們的車子已開入了市中心區。

阿生又問道：「假如所有外面的座位都坐滿了人又如何？」

「那時就只好讓我們逐個由洗手間走出來了。」唐虎道。

「爲什麼我們不可以由另一道門離去？」阿生問。

唐虎說：「那會令人對餐室生疑，因爲可能有人明明看見我們入餐室的，爲什麼不見我們由裏面出來？除非我們有意逃避警探的追踪，那才會例外！」

「眞巧妙。」阿生故意讚嘆着說。

其實同樣的設計，阿生已非第一次見到，在曼谷時，阿生甚至上過當，落入販毒黨手中時，就是中了同樣的「陷阱」。

唯一不同的只是：那是不由自主的，任由別人把他「轉」了入去。

唐虎道：「你可知道我爲什麼把你帶到地牢餐室去麼？」

阿生搖搖頭。

唐虎道：「第一，讓你見識見識，必要時你可以加以利用。」

「爲什麼我要利用它？」

「例如你被警探追捕，走投無路時，可以利用那兒作爲藏身之所。」

「他們却不認識我呢！」

「經過今天之後，他們已經對你有了印象，下次我再帶你去時，會教你如何伸手至餐桌下面去按動機掣！」

「謝謝你！」

唐虎又說：「另一個意義就是：我已把你當作自己人一樣，以後我們必須好好合作！」

「你肯提携我，當然求之不得！但是，看高路德的神氣……」

「別理會，只要你跟我在一起，不怕沒有工作可做。」

這時阿生的腕錶又發出訊號，無奈阿生却不可以當住唐虎的面前與連絡員通話。

訊號已不止一次，可能是連絡小組的人員被唐虎擺脫了之後，又一次失去了阿生踪跡。

阿生感到十分煩惱，像他這種工作危險性自然極大，能有個像「國際特警」這麼龐大的保安組織支持，當然也是一件好事。但是，有時格於形勢，他們却如影隨形的，保護唯恐不周，這就難免令阿生覺得未免多此一舉。

眞正喜歡冒險生涯的人，往往都有阿生現在這種心理產生，但阿生儘管感到煩厭，也無可奈何。

因爲訊號一再發出，阿生焦急之下，終於想出了一個辦法來。

手錶是特製的，它有多種用途，利用無綫電通話僅爲其中一種而已。另一種妙用就是「電視傳眞」的袖珍轉播鏡頭，亦在其中。

阿生於是佯作對時，將特製手表的一個把的扭開，讓袖珍鏡頭對住了身旁的唐虎。

連絡小組所駕駛的無綫電追踪汽車之內，有强力的接收天綫，這時候他們應該收到了阿生手表所發出的特殊訊號了。

阿生的目的有二：一是要他的連絡員知道他目前的處境，二是希望連絡員用電視錄映機把唐虎的尊容錄下交到分部去。

但是，唐虎是個十分機警的人，他的注意力未必完全集中於駕駛方面。因此阿生必須小心翼翼，決不能引起他的疑心。

阿生讓袖珍鏡頭對準了他片刻，便佯作較準了手表之後將衣袖放下。

唐虎把車子開回地牢停車場，然後與阿生步行到街上。

紐約許多多層大廈的底層，都設有停車場。不知道這是否政府規定，但對於一個高度發展的城市來說，這是十分切合實際須要的。香港政府明知車多人擠，街道狹窄，可供停車的地方那麼少，但是主政者却沒有規定大厦須要附設停車場。

唐虎和阿生在路旁找回他們原來的汽車，匆匆離開那兒。

阿生沒有追問唐虎到底地牢車場內的汽車是誰的，但憑推測，一定是唐虎或他的同黨事先停在那兒備用的後備車輛。

到此爲止，阿生已處處看出唐虎是個非常狡猾的傢伙。

本來像他這樣的人，很難相信一個陌生人如阿生者，爲什麼唐虎會這麼瞧得起阿生？

理由大概只有兩個：一是彼此同是中國人，二是阿生的身手令他驚嘆。

不過，這只是表面上見得到，以及阿生所想像得到的。到底還有沒有其他原因？那就難說了，相信也只有唐虎才會明白。

唐虎儎着阿生返抵家門，他表示又要外出，同時叫阿生切勿隨處走動，以免被巡邏者見到，他會很快就回家來了。

阿生只好獨自留在唐虎的住所之內。

他覺得唐虎太大方，爲什麼他這麼相信阿生？

阿生爲小心謹愼計，將唐虎住宅各處搜查了一遍，以防中了他的陷阱。

阿生是一名國際特警，如果屋內安裝有竊聽儀器之類，他一定可以找到。

但是，結果並無此類裝置。

阿生放心了一點，他扭開手表上面的一個按掣，發出訊號。

手表立刻有了反應。

連絡人員就在附近，他們表示已將唐虎的樣子錄下，同時立即傳送回特警辦事處，希望及時找出此人的資料。

阿生約畧將他進出貨倉的過程向連絡員說一遍，叫他們轉知分部辦事處，派人前往監視，看情形那個法國人可能就是情報中「國際性謀殺組織」的首腦人物之一。可惜唐虎爲了私人利益，未知會否跟那班人鬧翻。

連絡員一一將阿生的報告錄了音，迅速向奇里夫轉播。

國際特警的通訊系統迅速快捷，阿生不知道紐約國際特警是否與紐約警方的電腦有連系，總之，他們已將唐虎的資料，傳送到連絡車上。

紐約警方的電腦資料，有着數以千計的罪犯的犯罪資料儲存。除了警察分局之外，許多有關部門也可以透過電腦系統獲得該等資料。

國際特警紐約分部正是其中有連系的機構之一。

阿生從電腦資料中知道唐虎並非「華青社」人員，但却是個危險人物，一度成爲警方的通緝犯，後因證據不足獲釋。

資料又指出，唐虎年來甚少犯罪資料，極可能與健康有關。

資料相當詳細，還包括了唐虎的家境，過去的工作情況等等。

阿生由無綫電傳播，只能聽取，不能翻閱。他相信資料中所講的健康情況，可能與唐虎嗜好杯中物有關。但如果說他因此而停止犯罪，則治安當局似乎上了他的當。

阿生聽到一陣汽車聲，連忙叫連絡員停止將資料輸送過來。

他關上了手錶的按掣，走到窗前觀看，果然是唐虎回來了。

唐虎顯得憔悴不堪，手中還拿了一些東西回來。

入門後，阿生就問他：「你感到不適嗎？唐大哥。」

「是的，我病倒了。」唐虎乾咳了兩聲，立即倚到沙發上去。「請給我一杯水。」

阿生發覺他手中拿着的，是一些藥丸和藥水。

他問道：「你去看醫生？」

「是的，我今天早上已感到不適。」唐虎嘆了一口氣，「後來終於支持不住。」

「爲什麼你早不告訴我？」阿生這時已倒好了一杯開水給他。

「我不想任何人知道我的行踪。」唐虎一邊用開水服藥，一邊說道，「這可能是我的習慣。你也知道，習慣有時很難改的。」

「是的，我也非常了解你的心情。」阿生道，「但以我目前的處境，得你這麼照顧我，我又怎麼會以怨報德？」

「不錯，我也看得出你是個靠得住的青年人。」唐虎道：「我不是對你說過，我可以替你找到工作的嗎？」

「是的，但何必焦急呢？」阿生道，「你先休養一下，讓精神復原後再說好了。」

「不！我是要你來代替我的工作。」

「我代替你？」

「是的，你可以勝任愉快的，而且我不會輕信別人，你能夠例外，只不過因爲我接下了人家的訂金，同時你的槍法快而準，所以我才有信心把這工作交託給你。只要你做得好好的，相信這是一個良好的開始，根本無須希罕高路德那個法國鬼。」

「是的，我不明白，高路德爲什麼急於要一個神槍手？」

「天曉得。」唐虎又說：「不過有件事我要提醒你，你最好養成一個習慣，就是不要凡事查根問底，這是犯了大忌的。」

「嗯……」

「做職業殺手的，不能追究幕後情形，一是你就不要相信你的委託人，當你相信了他之後，只要收了他的訂金，你就必須把工作完成，然後收取另一半酬勞。其他一概不理，這是我們這一行業之中，一種不成文行規之一。」

「我明白了，多謝你提醒我。」阿生受寵若驚地說。

這時候，唐虎要入房休息了。

阿生攙扶住他，顯得小心謹愼。

唐虎躺下床之後又說：「你聽着電話，有人找我，你才進來叫醒我。」

電話是可以搬動的一種「插頭電話」，可以由床頭几上，將插頭自牆脚拔出，移到客廳裏去。

阿生將電話移出了客廳之後，將房門關上了。

阿生只倚到沙發上看書報雜誌，不敢輕舉妄動，因爲他曉得唐虎是個非常狡猾的傢伙，難保這不是一個「陷阱」。

阿生眼睛雖然放在書報之上，腦筋却在不斷地轉動，他思索各種必要步驟。

唐虎是否眞的叫他去殺人？然則，他要殺的人又是誰呢？

阿生心裏忐忑不安。

假如唐虎眞的把「殺人任務」交給阿生，阿生還懂得如何應付。

但是，萬一唐虎看過了醫生，服過了藥之後，健康復原了，他勢必親自出動，那時如何可以制止他？阿生實在費煞思量。

電話終於响了起來。

唐虎還未入睡，急忙在咳嗽聲中落床。

阿生招呼過對方之後，把聽筒交給唐虎。

只見唐虎跟那人道：「照片找到了麼？」對方是個男子答道：「找到了，我怎樣交給你？」

「我要你在後面寫下詳細地址，以及他在該處的正確時間，寫好了嗎？」

「都寫得很詳細。」

「那麼，你記得我的車牌號碼麼？」

「當然記得。」

「我剛才已將車窗留下一條裂縫，你把照片用信封封好，投入我車子之內，明天這時候，我們再用電話連絡吧！」

「好極了。」那人說，「我大約十五分鐘可以到達，你的車子是否在府上門前停放？」

「是的。」

「那麼，就這樣決定，一切有勞。」

「別客氣，老朋友。」

電話掛斷了。

唐虎對阿生說：「你在這兒窗前小心監視，十五分鐘左右，有人在我車旁出現。如果他把一個信封投入我車內，你便入房告訴我，我會教你怎樣做的。」

「好的，我明白了，唐大哥，你先去休息吧！」阿生扶他入房。

阿生小心把房門關上，處處表現出他對唐虎這位「前輩」的尊敬。

阿生依足唐虎的吩咐，站在窗前往外注視着街上的情形。

不過，阿生也明知剛才打電話來的人不可能這麼快到達。

他悄悄扭開了按掣，與連絡員通話。

阿生約畧將唐虎交下的殺人任務說了出來，而且可能很快就要行動起來。

阿生道：「我還不知道被殺的對象是誰，但是，十餘分鐘之後，那人會在門前出現，屆時他會把一個信封插入一輛汽車之內。那車子是唐虎的，信封之內有被殺者的照片和他出現的時間地點等。」

「好的，讓我立即轉知奇里夫副隊長。」那是楊大權的聲音。

楊大權本來被派與阿生在一起的，但環境和時間所限，他只能讓阿生獨自闖出重圍，後來他跑出酒吧之後，已失了阿生之所在。

現在他只好回到連絡組人員的無綫電專用通訊車之上。

阿生又說：「你們負責跟踪投信入車的人，連絡車必須沿途與我連絡。我們必須獲得唐虎的信心，否則很難追查到底。所以，我們既不能打草驚蛇，也不能讓被殺者死去，這就有賴你們了。」

楊大權在那邊說：「放心吧，我們會跟奇里夫連絡好，及時採取行動！」

「我不能多說了。」阿生最後問道：「認得唐虎的車子嗎？」

「我們已見到了。」楊大權說，「就停在他家門附近。」

阿生放眼四望，却未發現楊大權他們的無綫電通訊車。

不久，一輛汽車開到，當接近唐虎的車子時，緩緩前進。

阿生可以在窗前清楚見到，有人伸手出車窗，將一封信投入唐虎的汽車之內。那人很年青，約莫三十歲，正是阿生在地牢餐室內裏見過的，當時他曾與唐虎談了一陣。

阿生看着那人將車子開走，却未見有人跟踪他，也許國際特警紐約分部的人跟踪的方法更高明，只是阿生見不到，總難免有些担心。

阿生回到房間裏去的時候，發現唐虎已經呼呼入睡。

阿生只好到了床前，他低聲喚醒他。

「照片已送入車子裏去了。」阿生道，「我要出去拿入來嗎？」

「不！」唐虎早已胸有成竹地說，「你到那邊槍柜去。」

阿生於是走向牆角。

唐虎道：「打開柜門吧！」

阿生也照做了。

唐虎又命令阿生：「把一支瞄準器的來福槍以及一支手槍取出來吧！」

阿生在幾支來福槍之中選擇了一支。

唐虎一直注視住阿生的動作，他說：「把它拆開，放進盒子裏。」

阿生看見有個提琴盒放在一旁，打開了，裏面是紅絨襯托的，一看就知道這是用來儎來福槍用的僞裝提琴盒。

盒內有許多凹陷的小格子，每一格可以把拆開的來福槍配件鑲入去。

阿生不但做得好，也做得快。

唐虎又說：「再揀一支你用慣的手槍，可以帶備一個滅聲筒。」

阿生把一支入滿子彈的手槍，配上了滅聲筒之後插進了腰間。

唐虎非常欣賞阿生的瀟洒動作。

他精神不振，懨懨欲睡，而且咳嗽頻頻。

他對阿生說：「等會兒你到車上去……噢，我倒忘記了問你，你會開車麼？」

「會的。」阿生說。

「那好極了。」唐虎說，「你等會兒到車上去，將信封拆開，裏面有一張照片，那就是今次任務的對象。」

阿生道：「我到那兒可以找到他？」

「照片後面有寫上了，記住：認淸楚目標，不要猶疑。」

「我明白了。」

「做我們這一行的，當作練靶好了，如果追根問底，就可能不忍下手，那正犯了我們這一行業的大忌。」

「我知道你的意思，我會照做的，你放心，好好的休息吧！」

「好極了，這是我給你的入學試，如果及格了，你便是我最理想的繼承人，我看過了你的身手之後非常有信心。我幾乎可以肯定的說一句，你一定會大紅大紫的。」

阿生心裏不禁有點好笑，什麼「大紅大紫」，他竟把這可怕的事情當作演戲，染滿了鮮血的殺人兇手居然也用「大紅大紫」來形容，眞的是不知生命爲何物。

但無論如何，阿生總算初步獲得了他的信任，自然不敢露出馬脚。

他服侍唯恐不周地，還倒定了一杯開水給唐虎，這才離去。

到了車上，阿生立即扭開了特製通訊手錶的按掣，向連絡組發出了緊急訊號。

阿生一邊開車，一邊與楊大權通話。

阿生另一方面又把信封拆開，反過照片來細看後面的字。

阿生因爲趕緊要把照片後面的地址讀給楊大權他們知道，倒沒有時間細看照片中人。

楊大權一秒鐘也不敢浪費，隨即讓奇里夫知道了那個地址，因爲奇里夫必須依址前往該處，找到一個中國青年。

根據照片中所說：那中國青年叫「新尼・岑」與一名少女住在一家公寓式住宅之內。

阿生把照片調回正面，發覺照片中人是個新潮青年，樣子約莫十七八歲而已！

爲什麼有人要殺他？

阿生把手錶面上的電視傳眞袖珍鏡頭扭開，讓楊大權也可以將人像錄下，同時立刻轉播到特警分部；由分部用最新的無綫電視傳眞方法，轉給在街上的一輛接收汽車。

那汽車之內，坐有奇里夫等人，他們是爲了爭取第一時間，而駕着特殊設備的汽車，隨時依照阿生所指的地區駛去！

這是爭取時間的最佳方法，但如果沒有足够的新式儀器，根本不可能做得到。

現在國際特警紐約分部不但可以做得到，而且還做得很好！

阿生故意將汽車東開西走，但他一直用手錶通訊機與楊大權和奇里夫等人連絡。

阿生所以要「遲到」當然是有原因的，他須要讓奇里夫有時間採取必要的步驟！

手錶通訊機只可以在五里範圍以內產生作用；尤其是紐約高樓大廈林立，能够在五里範圍內保持連絡，已經非常難得！

因爲要維持經常性的連系，所以楊大權他們的連絡車，便成了中途連絡流動站；當阿生的車子駛離五里範圍以外，無法與奇里夫的車子連絡上的時候，便得由楊大權的連絡車作「中途轉播站」！

總之，阿生必須等待奇里夫「完成任務」然後才可以「趕赴現場」！

阿生因爲老早離開了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到特警分部報到，所以根本不知道他們那邊發生了一些什麼事！

其實照片中的「新尼・岑」，也就是史廸探長急於要找尋的岑新尼！

岑新尼就是岑天樂的兒子！

呂林二人被岑天樂邀往家中處理一宗綁票勒索案件時，發覺岑新尼在最後關頭將二名同伴殺死，獨佔贖欵十萬元。

後來才知道岑新尼存心欺騙他父親，與二名小流氓合謀上演了這一幕「自己綁自己」的活劇。

可惜內幕揭開之後，岑新尼竟然與他的女友陳美娟雙雙失了踪！

阿生固然不知道岑新尼就是警方要追捕歸案的人，更不會想到與其他二名小流氓——TC陳與YK吳等，竟然就是在他房間中安放炸彈的人！

・奇里夫他們也只忙於這一項「緊急任務」，他們一班特警已經連睡覺的時間也沒有，那裏還會有時間去理會警方的事？

因此，奇里夫也不知道呂林二人與史廸那邊所發生的事！

現在阿生終於接到了楊大權「中途轉播站」所傳來的命令，奇里夫說：一切已準備妥當，叫阿生「開始行動」！

阿生立刻把車子開往照片後面所列的地址去——一幢公寓式住宅！

那兒一帶很僻靜！

紐約並非處處可見人頭湧湧，只有市中心區和娛樂中心才見人擠！

就像香港一樣，香港這彈丸之地竟然擠上了五百萬人，外人想像到香港一定到處擠滿了人。但事實上香港不是也有許多十分僻靜的住宅區麼？只有日間的中環，以及晚間的銅鑼灣與旺角才見人頭湧湧而已！

且說阿生到了那兒之後，先開車巡視了附近一帶街道一遍！

然後，他把車子停在一處路旁，登上了一處大廈天台！

阿生表面上像個音樂家，可不是嗎？他挽了一個提琴盒子，滿面于思，頭髮蓬鬆的，十分像個藝術家。

他登上天台之後，以望遠鏡向對面一個單位窗內瞭望！

他又把一張照片摸了出來，看完又看，確

定了就是這人了！

然後他才蹲了下來，將提琴盒子打開，開始裝配好那支附有瞄準器的來福槍！

阿生明知是演戲，但一定要演得像，否則就可能有麻煩！

因爲他感覺到，似乎有人跟踪他！

剛才他故意開着車子東闖西撞，看來只是因爲他對紐約的街道不熟悉而已！

如果現在有人監視他，決不會懷疑他有什麼企圖。而是個「唐虎的替身」！

阿生倚住欄杆，將槍管伸前，瞄準了窗戶那邊；一個青年人剛好在瞄準器上面出現！

阿生扳動了機掣，「砰」的一聲，那青年人在窗內倒了下去！

阿生態度冷靜，他不會匆匆離去！而是在確定了對方確已死掉，他才衝落樓去！

如果有人冷眼旁觀，無法不佩服阿生的神槍射技，更無法不佩服他那沉着的態度；那不慌不忙的神態，並非每一個殺手都能够保持。

殺人——殺人是犯法的，得手後怎可以慢慢地離開？但是，阿生現在就是這樣，有條不紊地，表現得一派冷靜與沉着！

他終於開車走了！現場上一片混亂，有人致電報警，也有人忙於搶救工作！

但是，未見有人追踪阿生，或者喝住他不准他離開那裏！

阿生開車離開了現場之後，直駛回唐虎的住宅裏去復命！

這時候，唐虎仍在熟睡中！

親情似海　法網難逃

阿生故意在客廳中將電視機扭開，而且把聲浪較得頗大！

阿生的目的只是要早些吵醒唐虎！

如果換上了別人，唐虎可能生氣。但是那是他所看重的人！

而且，阿生正在看突發新聞，紐約一個電視台正在一宗暗殺案的案發現場進行轉播。評述員的講述，引起了唐虎的注意！

不知是否睡了一覺，還是因爲服了藥，總之現在唐虎覺得精神好了一些！

他走到客廳來，也坐在沙發上看電視的現場直接轉播。

阿生發覺他，立刻站起來道歉：「對不起，吵醒了你！」

「不！算了吧！反正我也該醒來了！」唐虎瞪住螢幕說。

阿生道：「我只是急於要知道結果，因爲對面天台距離太遠，我一時難以估計那一槍所產生的後果如何！」

這時候，鏡頭剛好轉到案發現場的門口。

那兒已被警方封鎖！

門前擠了好一些新聞採訪的記者，他們都等待着警方在現場發佈的消息！

電視台派出直接現場轉播的記者說：「根據本台的初步消息，死者只是一名十七歲的青年人，還是個與女朋友私奔的中國人！」

「中國人？」唐虎如夢初覺地怔了怔！

阿生正想把那幀照片交給他，但這時候，電視鏡頭已見到一名警官由現場屋內出來！

大批記者一湧而上！

他們爭相向那位警官訪問，問題只有幾個，那不外是：死者是什麼人？

他多大年紀？

他幹什麼的？

他何故被殺？

他重傷還是已證實死去了？

他有希望生還麼？

是情殺還是政治暗殺？

有種族歧視成份在內嗎？

美國國內因爲種族繁雜，所以每有什麼事情發生，記者必會想到「種族問題」去！

但是，那位警官答得十分含糊，他顯然無法肯定被殺的對象到底是生是死還是重傷！

不過，當警官離去後屋內有人把一副担架床抬了出來！

彩色電視機上，可以淸楚看得見，那蓋得過頭的白布之上，鮮血斑斑！爲狀可怖！

旁述的電視記者道：「看這情形你們以爲他還有生還的希望麼？那是絕不可能的，我們剛才發覺警方的驗屍官也在現場，所以，即使警方不肯透露實情，我們也不妨大胆地說：岑新尼已經死去了！」

「岑新尼？」唐虎這時才把視綫放到照片上面去，「原來他叫岑新尼！」

但是，話猶未完，他已不由自主地打了一個冷顫：「奇怪！他……他怎麼……」

阿生不知道他何故會這樣！

當阿生看見他霍然由沙發上躍起，撲向壁爐那邊的時候，却吃了一大驚！

他意念到一種可能性，怪不得他第一眼看見這照片時感到有點面善！

但當時阿生沒有分析「感到面善」的原因，更未敢把照片中人連想到唐虎的身上去！

現在唐虎一手將壁爐上面的相架取下，與阿生給他的甫士咭照片相比！

唐虎喃喃自語道：「希望只是我病得頭暈眼花，你快替我看淸楚，這是不是我兒子？」

阿生吃驚地把視綫放到二幀照片上去——一幀是母子合照，一幀是甫士咭的半身照片。

唐虎的手在發抖！

事實上阿生也看得淸楚，除了年紀有分野之外，二個男子可能是同一個人。

阿生只嘗過唐虎妻子與兒子的合照片一眼，所以印象不太深刻。

因此，他只覺得「似曾相識」，却未想到如此事關重大！

現在阿生担心他發作，一名職業殺手生氣時什麼事情都有可能發生的。因此，他暗地裏作好了心理上的準備。

另一方面，他又婉言安慰：「唐大哥，我看他們未必是同一個人。」

「不！你不會明白的，一定是他！」唐虎怔怔地說，「他在香港沒有人照顧，母親死了，與我又沒有連絡，極有可能學壞了。」

「但是，這裏距離香港很遠很遠，沒有親人在美國，想跑到美國來混，簡直是妙想天開！」阿生道，「也許是稍爲相似而已！」

「無論如何，我一定要查明白這件事！」

「我以爲不容易查！」

「不！很易查出的。」

「令郎有什麼特徵？」

「他左邊脚板之上，有七顆紅痣！我印象如此深刻，是因爲老妻聽了相命家之言，相信我們的兒子他日長大成人之後，必是九五之尊！」唐虎又說：「相傳男子脚板底有七顆紅痣，必是大富大貴之相，但我却不信這個。我小時也有人說我一生衣食充足，妻賢子孝，老來必可享福，但現在……」

唐虎苦笑了一下，搖搖頭！

阿生試探地說：「萬一他果眞是你兒子，唐大哥你怎辦？」

「我會一生懊悔！」

「不！後悔的該是我！」

「不！你只是奉命行事的！」唐虎說，「一切罪過歸於我！」

「可否讓我設法從醫院方面打聽一下？希望他只是傷了！」

「不可能的！你的槍法我已不止一次地見

過了。」唐虎又說：「憑剛才電視現場轉播所見，他分明已死去了！」

「凡事總有例外的。老實說，過去我很少失手，但今次似乎沒有多大信心！」

「無論如何，此事與你無關。」

「但我良心上會永遠難過；如果他眞的是令郎的話。」

「你只是代我動手！」

「是的，如果今天你不是身體不適，你會親自前往動手，說不定能及時發覺。但現在，一切既成定局，你傷心又有什麼用？唐大哥，身體要緊，好好地休息吧！」

「不！我要打個電話！」

唐虎說着，跑到電話機旁，按鈕打了一個電話號碼，對方立即有人聽！

「唐老兄麼？」對方那人不待唐虎開口說話，已認得是他！

「是的，我是唐虎。石明，我想知道你要殺的人叫什麼名字？」

「還問來幹什麼？你不是做得很好麼？我剛在電視中看見了！」

「不！石明，你一定要答我！因為照片上並未寫上他的名字。」

「他姓岑，叫岑新尼！」

「他是什麼人？」

「你很少這樣查根問底的，唐老兄。」

「是的，但這次你必須答我。」

「好吧，讓我告訴你他殺了我弟弟。」

「你弟弟是誰？」

「他叫陳德治。英文名叫TC陳！」陳石明又說：「那傢伙死不足惜的，他為了騙父兄的錢，叫我弟弟幫幫他，想不到到頭來竟恩將仇報！」

「他父親是誰？」

「岑天樂。」

「有他的電話號碼嗎？」

「電話簿可以查得到吧！他是很有錢的僑胞。」陳石明說。

「那麼，我的東西，什麼時候送來？」

「我們又不是第一次交易，我說過明天便是明天，決不食言！」

「不！我要今天！而且現在！」

「什麼？現在？你可不是開玩笑吧？」

「誰有心情跟你開玩笑？」唐虎又說，「我可能立刻就要離開這裏，否則，我你二人同樣會有麻煩，所以，那筆錢，你必須在一小時之內送到我這裏來。明白我意思嗎？」

「好吧！既然你這樣說，我就照辦好了！」陳石明道。

電話掛上了！

阿生為人機智，他看見唐虎的手勢，不必他多作吩咐，也知道他的意思。

所以，當唐虎問過陳石明知不知道「岑天樂」的電話號碼時，唐虎向阿生打手勢叫他查電話簿，阿生已經去做了！

當唐虎講完了電話之後，阿生已把岑天樂家中的電話號碼找到！

唐虎於是又在按鈕號碼盤上，打了那個電話號碼！

在那邊接聽電話的，剛好是岑太太。

唐虎也可以聽得出她的聲音啞然，顯得非常之傷感。

「我是記者——」唐虎撒謊道，「你可是岑新尼的家人麼？」

「是的，我是他媽媽。」岑太太哽咽着說，「你有什麼事？」

唐虎以記者訪問的口吻道：「相信岑太太一定也知道了令郎的不幸消息吧？」

「是的，警察剛通知了我們！」

「有件事請恕我大胆問句：令郎岑新尼君，可是你們親生骨肉？」

「這是什麼意思？」

「據我們所知，岑新尼可能是香港一位孤兒，事到如今，他人也死了，我以為一切也不必過份隱瞞，否則只有令死者不安而已！」

「嗯……」岑太太支吾着說：「也許你猜對了，但一切必須等我丈夫回來！」

「你丈夫岑天樂先生不在家嗎？」

「他被警察帶去認屍！」岑太太又是泣不成聲！

「岑太太，你還未答覆我的問題呢！」

「無論事實是怎樣，我們夫婦對新尼都視同己出！」

「那你等於承認，岑新尼是你們在香港領養的孤兒了，是不？」

「是的！也許正如你剛才所說，時到如今，隱瞞只有對死者不起，倒不如就讓我爽快地承認吧！」岑太太又說，「不過我要再次强調，我們非常疼愛新尼，如果他死而有知，也必然同意我的說法！」

「好的，我相信你就是，岑太太。」唐虎又冒着記者的語調問：「還有一點，令郎左脚脚板底下，是否有七顆紅痣？」

「是的，你怎麼知道？先生。」

「我只是在兇案現場見到的。對不起，打擾你了，岑太太。」

唐虎木然放下了聽筒！

電話在寂靜的環境下，聲浪一直很大，所以阿生在旁，也一直都聽得非常之淸楚。

他安慰唐虎道：「事到如今，傷心也是沒有用的，讓我們再等進一步的消息，可能令郎還未死去呢！」

「不會的！」唐虎道，「他肯定已經死了。但此事與你無關，亦與我無關，要怪只能怪陳石明那該死的傢伙！」

「他到底是幹什麼？」

「陳明石嗎？他是華青社的黑頭目之一！」唐虎突然自阿生的腰間把那支手槍奪來，「嘿！等會兒我要生宰了他！」

阿生大吃一驚，但却不敢阻止他！

阿生只安慰他：「你冷靜點，殺人是須要塡命的，何必如此！」

「我已先後不知殺了多少人，要塡命我早該死了！」唐虎說，「此事與你無關，你最好避開一會，我在這裏等他送錢來，然後問個明白！」

「你正生病，我以為你最好休息一下，一切由我代替你！」

唐虎道：「不！寃有頭，債有主！我自然有分寸！」

「不過我想提醒你，他是華青社的人啊！」阿生道。

「華青社又怎麼樣？」唐虎嘿嘿地說：「我不會把他放在眼內的。如果你怕，可以離開我這裏！但如果你留下來，那些酬金你也有一半。」

「我還年青，往後的日子還可以賺錢。我勸你冷靜，只是為了你好——」

「我明白，你這個人很有道義！等會兒你先避一避，若非迫不得已，切勿露面！」

「好吧！」阿生道：「現在我想到洗手間去一次，有事高聲叫我好了！」

阿生進了洗手間之後，立刻關上了門！

他急於與連絡人員通話，因為唐虎態度認眞，他勢必殺死陳石明！所以他要通知奇里夫他們。

其實阿生也覺得可怕又可笑，假如岑新尼眞的是唐虎的兒子，也是一種巧合的安排；陳石明可以斷言不會知道他們的父子關係。

一個職業殺手為金錢服務，却要請來一名

「客串兇手」阿生，如果阿生眞的殺了他，也是注定的寃孽，對唐虎的打擊，只是一種「天網恢恢」的因果報應！試問又能怪誰？

阿生把這裏的情形緊急告知了在外窺伺的楊大權等人！

楊大權等連絡人員，也立即通知了奇里夫，以便部署一切！

阿生不敢在洗手間內逗留得太久，以免令到唐虎生疑！

唐虎正痛苦萬分的，在客廳中來回踱着方步，焦急之情，溢於言表！

他不時望向窗外，顯然是等着一個人——陳石明的到來！

阿生為了平抑他的情緒，提議道：「我們何不致電給醫院方面？也許岑新尼眞的是生成大富大貴之命，又一次在槍彈之下逃生亦未可料。」

「今天如果由我担任劊子手的話，也許他命不該絕，但你又怎會這麼大意？」唐虎說，「你的槍法我見過了！」

阿生靈機一觸，道：「當時的形勢有點不妙，我只開了一槍！後來我便匆匆離開了現場，這是實話，他到底是生是死，我也不敢保證呢！」

「但是，剛才你也看見電視台的現場轉播了！」唐虎說：「他不可能生還的，歸根究底，還是陳石明該死！」

阿生眞想說：為什麼你不怪怪自己？如果你小心點先看看要殺的人是誰，一切就不至發展到目前這田地！

但是，阿生沒有說出口！

他們有過一段頗長時間的沉默！

屋外也很靜！

阿生担心他的行家來不及阻截陳石明！萬一讓他闖入來，說不定他會死得明不白，但也可能發生一場槍戰！

陳石明既然是個黑社會頭目，自然不會是個弱者；尤其是剛才唐虎講電話時，破綻百出，如果陳石明機智的話，也該聽出了玄機！

阿生一直在為雙方設想，他不希望陳石明死於唐虎的槍下，也不想唐虎死於別人的槍下。站在國際特警的立場，最好把雙方活捉，然後把他們交給紐約警方！

但是，現在唐虎手中握住一支裝滿了子彈的滅聲手槍要他就範，可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唐虎雖然病了，但睡了一覺，吃過了藥之後，加上看過電視現場報導的刺激，現在一點兒病容也沒有！

加上他本身是個職業殺手，阿生如果想制服他的話，相信必須考慮清楚，否則只有自招殺身之禍而已！

門外傳來汽車聲！

唐虎在驚愕中振奮起來！

他走到窗前，往外望！

一輛汽車停在門外，車內坐了幾個人。

連阿生也認得，那是陳石明的車子。阿生儘管不識他，但目睹他親自開車來，將信封投入唐虎的汽車裏去，所以不但認得他的車子，也認得其人。

「他媽的，他竟然帶了這麼多人來！」唐虎咬牙切齒地說。

阿生看見了這情形，也難免有點兒暗暗吃驚。他感覺到特製手錶又向他發出訊號，但這時候他應不應該與他的行家通話？

唐虎伏在窗緣，首先發射了一槍，直擊向那一輛汽車。

當時陳石明剛落車，聽到槍聲立即伏了下車底一旁。但很奇怪，他和其他數名大漢並未還擊。

而在這一剎那間，警車聲紛紛響起來，數輛警車出現在屋宇四周。

阿生立即趁此機會扭開通訊手表的按掣，他聽到奇里夫說道：「快些制服那瘋子，我們的人差點兒給他射死了。」

阿生這才恍然大悟，原來剛才那數名陪住陳石明的並非「華青社」的黑份子，而是國際特警。

阿生不敢再猶疑了，他眼看唐虎已開出第二槍，子彈射中了陳石明的汽車擋風玻璃。

外面蜂湧而至的警車紛紛停下來，車上的武裝警員先後拔槍以警車作為掩護，槍咀都以屋內作為目標，情勢極之危急，一觸即發。

阿生撲前將唐虎制住，一手將他的手槍托得朝向天際。

唐虎不擬阿生有此一着，急忙掙扎，但講到好氣好力，自然無法令到局勢改觀，阿生自然是佔勝一籌。

外面的國際特警已從窗戶的透視中看淸楚局勢，立刻率先衝了進來，警員們也紛紛助陣，一鼓作氣湧入屋內。

唐虎半信半疑地瞪住阿生：「你這儍瓜，為什麼要這樣對我？」

阿生這時已將他制服，交給奇里夫他們，連同警方將他扣押。

阿生抱歉地說：「很對不起，我是奉命行事的。」

「你到底是什麼人？」唐虎發夢地問道。

奇里夫代阿生答道：「他是一名國際特警，也是我隊伍中最出色的一員虎將。」

唐虎恍然大悟地點點頭：「嗯！好有種啊！我看差了眼。」

阿生無話可說，他很同情這位職業殺手，實在不知應該怎樣說才好！

當唐虎被警方帶走之前，阿生趕上去叫住他：「我願意告訴你一個消息，這消息對你來說也許可說是好消息，就是令郎根本未死。」

「你怎麼知道？」唐虎驚喜莫名地問。

阿生道：「因為我根本未有殺他，那只不過是血漿子彈而已，要來演戲的，他絲毫也沒有受傷，你可以放心吧！」

「是的，謝謝你，雖然你曾經戲弄了我，但你到頭來總沒有令我終生抱憾。」唐虎戴着手鐐，握住阿生的手，感激地流下淚來。

阿生目送他被送上警車帶走，心裏有着難以形容的感受。

他覺得唐虎既然是一名職業殺人兇手，目前的收場固然是罪有應得，但是想不到像他這麼樣殺人不眨眼的傢伙，竟然也有骨肉親情，多少年來一直念念不忘他的兒子。

沒有人懷疑唐虎那一份感情會是假的，「華青社」頭目陳石明為了替他弟弟報仇，沒有親手去殺死岑新尼，當然是為了逃避法律上的責任，但他發夢也想不到差點兒安排了一場「父殺子」的慘劇。

當然這慘劇到頭來並未上演，阿生雖然「客串殺人」，但奇里夫他們却及時安排岑新尼穿上了避彈衣，接受阿生的「射殺」。

阿生所用的只是拍電影用的「血漿子彈」，射在衣物上立即濺滿了「假血漿」而已，自然不會傷害到岑新尼的身體。

奇里夫所以安排了這一幕，是因為他得到阿生的情報之後，知道準備在紐約「招兵買馬」的國際暗殺集團的總部，就在貨倉之內。

跟踪監視的結果，知道他們已悄悄派人前來監視唐虎和阿生二人，上演射殺岑新尼活劇，目的只是演給高路德的手下看。

高路德的手下果然把所見的情形，回報給高路德知道。

但是，高路德何故要派人跟踪阿生他們？

暗殺集團準備做一些什麼事情？國際特警至今仍在找尋答案。

唐虎落入警方手中之後，他親口向史迪探長說：「這不是你的功勞，只是呂先生戲弄了我，如果你想我合作，承認殺人之罪，只有一個條件。如果你答允我，我會供出過去我殺過一些什麼人。」

「什麼條件？」史迪這樣問他。

唐虎說：「就是你要讓我見見我的親生骨肉岑新尼。」

「我可以做得到的，如果你澈底合作的話。」史迪又說：「不過，岑新尼目前正在醫院中，我們要跟國際特警商量一下。」

「他受了傷麼？」

「不！只是替國際特警演戲，如果這時候宣稱岑新尼根本未受過傷，新聞界會指責我們發佈假消息。」

「無論如何，我一定要見見他。」

「你耐心等待，只要你合作，我可以保證讓你們父子重聚。」

「謝謝你，探長先生。」

幕後一項「君子協定」，就是在這種情形底下構成的。

在另一方面，岑天樂在呂偉良的陪同下，被警方邀往醫院特別囚人病房之內，會見了他的養子岑新尼。

岑天樂承認對「兒子」疏忽了管教，但岑新尼自小缺乏父母之愛，到了美國之後又與一羣阿飛僑胞子弟為伍，不知是否「血統」上的影響，竟然串同了二名年青人TC陳與YK吳向其養父勒索。

說到了血統遺傳的影響，根據遺傳學的理論，父親有犯罪傾向，其子必因血統上的關係而有直接的影響，這是絕對可能的事。

岑天樂為人和善，但對養子岑新尼絲毫未有影响，反之，岑新尼的親生父親唐虎是個職業殺手，兇殘成性，岑新尼本人也竟然有着殘暴的意識。他首先設計企圖炸死三俠，失敗後又懂得「自我失踪」，以此要脅養父就範，可見他是個「犯罪天才」。

等到二名同黨「得手」後，突然又把心一橫，在地牢中把二人殺掉，獨吞贖欵十萬元，與女友美娟雙雙躲了起來。

凡此種種，足以反映出他是個兇殘的危險人物，除了歸咎於岑天樂夫婦疏於管教之外，也只好說他受到「遺傳因子」的影响。

無論如何，岑新尼已承認殺死TC陳與YK吳二人之罪。

他是在香港被岑氏夫婦收養的，心理上一直存有一種隔膜。因為他被收養時，已是個十分懂事的孩子。可惜岑氏夫婦未能及時彌補這孩子心理上的缺憾，以致造成了惡果。

岑新尼本來想與女友美娟私奔到別處，但風聲太緊，担心會被公路巡警截獲，所以先在市區租住公寓，雙宿雙棲，慢慢再作打算，想不到給國際特警奇里夫他們找到。

那十萬元贖欵只用了少許，岑天樂總算沒有太大的損失。

但是，岑氏夫婦在精神上的損失遠比金錢上的損失，更難忍受。

呂偉良和林愛莉夫婦二人還未有兒女，但總可以明白「父母愛子之心」。岑新尼只不過是岑天樂夫婦二人的養子，他們已受到如此重大的打擊，假如是「親生骨肉」，一定痛苦倍增。

呂林二人思至此，不禁打了一個冷顫。

不過事情既然發展到這般田地，他們也只好盡了朋友義務，對岑天樂夫婦二人婉言勸慰一番，除此之外，試問還有什麼辦法呢？

× ×

阿生實在難以想像得到，他這次參加國際特警的廣泛行動，目的只為了偵查一個國際性暗殺組織的活動，但是到頭來他竟目睹了一幕人間慘劇。

唯一足以告慰的，也許就是他間接令到一對父子重聚，只可以當唐虎與他的親子重聚時，父子二人都行將面臨一次法律的審判，而審判的結果，也勢必是雙雙被判死刑。

因為他們同是殺人兇手，「殺人塡命」也只有自稱「紳士」的英國人才認為「有乖人道」，除了他們之外，相信再也沒有人以為「死刑是不合時宜」的吧？

唐虎父子都已經由國際特警手中雙雙交給紐約警方。

阿生因為任務還未完成，迅速歸隊。

奇里夫知道高路德曾派人悄悄跟踪過阿生，所以他將事對阿生說了。

「看情形高路德極有可能希望直接與我談談，有意不讓唐虎從中賺取那份可觀的賞金。」阿生想了想又問：「高路德是什麼來頭，查到了麼？」

奇里夫道：「他可能用假名，我們已跟法國大使館連絡過，但仍未查出他的眞正身份，不過布斯的身份却查出了。」

「誰是布斯？」

「就是在音樂演奏會中，倒斃在你身旁的中年人啊！」

「噢！是他！」阿生恍然大悟，「他到底是什麼人？」

「布斯實際上是法國人，四十二歲，戴高樂派的活躍份子，如果槍手並非殺錯人，那麼，當晚你所見到的兇手，應該是反戴高樂派的人，至於是否高路德派去的，則無從證實。」

「法國總統戴高樂不是已經死了麼？為什還有什麼反戴高樂派？」

「所謂反戴派，也就是反對阿爾及利亞獨立的人。阿爾及利亞是法國屬地，戴高樂任總統時，批准它獨立，法國國內於是產生了『反戴』的恐怖份子，簡稱為『OAS』。據說，他們至今仍然十分活躍，但我不明白，他們何故會鬧到紐約來？」

阿生對於政治的看法與他師父呂偉良一樣，從來不大感興趣。

因此他把話題轉到高路德的身上去。

阿生問及貨倉的形勢，奇里夫說：「自從我們接到你的報告之後，已派人嚴密監視，但是貨倉範圍太大，同時我們也找不到藉口可以理直氣壯地入內調查，只有等機會吧！」

他們是在國際特警分部辦事處之內，奇里夫的辦公室中談話。儘管阿生是唐虎一案中的主要證人之一，但奇里夫已知會史迪探長，表示阿生任務未完成，不想他公開露面。

奇里夫只是紐約行動組的副隊長，論職位，倘要比阿生低了一級，但他的年紀却比阿生大，同時加入國際特警的日子不淺。

這時候，奇里夫的上司赫斯處長突然走了進來。

赫斯對阿生和奇里夫道：「科士打所領導的小組，發現了一些寶貴的資料，可能對我們極有帮助。他們查過紐約的職業殺手之中，有不少已被人用重金聘去，消失於經常出現的公衆場所！」

「是的，唐虎也親口對我講過，高路德很須要一批神槍手，所以單是那筆介紹費的賞金，已相當可觀。」阿生說。

赫斯又說道：「綜合各方面的資料，證明我們總部的情報十分可靠，確實有人要在紐約大開拳脚，招兵買馬！」

奇里夫道：「現在只等待一個藉口，我們就可以進入貨倉裏面搜查。但是，可惜我們還

沒有一們比較合理的藉口。」

阿生想了想，夾指一彈，拍腿道：「我有了，讓我先去找高路德。」

「不！那太危險了！」奇里夫道，「經過唐虎的事件後，只怕你的身份已告暴露。」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阿生道，「只要你們配合我的行動，相信不會有太大的危險的！」

赫斯忽然問道：「阿生是否在唐虎被捕時出現？」

奇里夫道：「是的。」

「那麼，叫警方發一段通緝令，通緝『一名中國槍手』，就指唐虎指證此人才是殺死岑新尼的兇手，案發後在現場失踪。」赫斯吩咐奇里夫說。

奇里夫曾獲得史廸協助，向外間宣佈是一名探員「機智地」攻入唐虎住宅將唐虎制服的，目的不過是令阿生置身於事外，以免妨碍他的行動。

但是，赫斯為策萬全，要史廸再發一則消息，紐約警方當然樂於協助。

於是報紙及電視台，紛紛將阿生改容後的樣相刊登出來。

高路德這班人自然也見到了。

高路德正在埋怨他的手下沒有好好把握機會，與阿生這名神槍手取得連絡，外面突然傳來「一名中國人」求見。

高路德對他的手下怔了一怔：「中國人？會不是就是呂生？」

「可能是的。」他的手下說。「他已走投無路，被迫跑來投靠我們是大有可能的事！」

於是高路德傳令出去，把來人帶進來。

不久，一輛室內小吉甫車儎住一名長髮留鬚的男子入來，他當然就是阿生。

阿生道明來意，表示他的同鄉唐虎失手被擒，求高路德收留。

高路德正是求之不得，但他表面上還是不大希罕的樣子。

他指責唐虎貪而無厭，索取巨額介紹費，而唐虎本人已老了，他顯然企圖利用阿生做他的搖錢樹，所以高路德才不就範云。

阿生却沒有跟他爭辯，只說道：「我除了開槍之外，什麼都不懂，如果你肯收留我，我決不過份苛求。」

高路德早些時已接獲來自醫院的假消息，說岑新尼身受重傷，目前正接受急救，警方極希望他清醒過來，因他的口供可能有用云云。

高路德信以為眞，更加相信阿生殺了人，非依靠他不可。

阿生就這樣得以安頓下來。

不過阿生並不急進，他仍然深入調查，要揭高路德這班人的底牌，同時不斷以手表通訊機與外面監視的國際特警連絡。

阿生每天只是奉命練習射擊，並未派出工作，所以阿生無法知道高路德他們的動機。

不過阿生逐漸也在貨倉內發現了更多事情，例如裏面竟然設有秘密電台。

在龐大貨倉的另一角，還有個訓練基地，不少法國人在那兒受訓。

阿生逐漸有了一個印象，就是高路德這班人「志不在小」。

阿生的另一項主要任務就是：查出高路德的上司是誰。

阿生充份利用機會到貨倉內各處走動，目的只是要查出更多秘密。

在一些偽裝貨物後面，有一個秘密辦事處，裏面有些人員在辦公。

於是到了晚間，阿生悄悄偷了進去，他意外地在這辦公室的檔案裏面，找到了一份文件，裏面包括了法國駐聯合國的大使照片。

文件中還有聯合國大廈附近的街道形勢圖，另外一份計劃書，內容竟然是如何進行綁架法國駐聯合國大使的行動步驟。

阿生正將它一一拍攝下來，外面却傳來人聲和步聲。

阿生急忙將文件放回柜內，然後找地方躲了起來。

不久，有二名男子入來，其中一人正是高路德，另一個阿生並不認識。

他們一邊談話，一邊走進了這間辦公室的文件櫃的前面。

高路德說：「我們的經費越來越短缺，所以我們不能殺他。」

另一個男子道：「但我認為你的計劃危險性更大，未必成功！」

「只要部署得好，一定有成功的希望。」高路德又說，「我們不能單靠捐獻，必須自己想想辦法開闢財源。我的計劃既可增加收入，也可以達到我們的政治目的正是一舉兩得。」

阿生逐漸有了一個概念：高路德所以不肯付出介紹費給唐虎，是經濟有困難。但是他現在所講的「一舉兩得」的計劃又是什麼？

另一個男的金髮碧眼，年紀較高路德大，也沉着得多，阿生懷疑此人就是高路德上司。

他們順手拉開了文件柜的鋼門，高路德突然呆住了。

阿生只看見他們的表情不大對勁，可能是阿生剛才來不及把柜門鎖好。

高路德與同行者交換着眼色，阿生已知道他們心裏想什麼，立即把通訊手表的緊急求救掣按下，發出訊號。

但是，訊號雖然發出了，這裏貨倉之內，偽裝貨物重重疊疊，電波能否傳送出去？實在大成疑問，因此阿生立即把腰間的手槍拔了出來，以防萬一。

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突然有人從後面重擊了阿生一下。

阿生頓然感到天昏地黑，暈倒地上。

當他被人迎頭潑了一盆冷水之後，逐漸清醒過來，發覺高路德非常生氣。

「你到底是誰派來的？」高路德狠狠地盯住阿生問道。

阿生發覺他的通訊手表被人解下，放在地上，踏得粉碎。

阿生心裏暗叫不妙，因為那是唯一可以救他的東西，現在看情形，對方已發現了個中奧秘了。

阿生還未說話，又被高路德重重地摑了一掌。

「你們是法國反獨立恐怖份子吧？」阿生非常鎮定地說，「你們殺了布斯，但你們不該在美國國境之內動手。」

「你是聯邦密探麼？」高路德問。

「不！」阿生說道，「我只是一名國際特警。」

「怪不得會有這麼好的槍法。」

「過奬了。」

「可惜你現在已是英雄無用武之地，我們不會放過你的。」

「我們只是第三者，如果你們不是派人殺了布斯，弄出命案，我們決不干預。」

「別嚕囌了！」高路德向身旁的大漢打了一個手勢：「把他押到靶場去。」

阿生暗吃一驚，無奈他的雙手此時已被反綁，動彈不得。

數名大漢在將阿生押往後面靶場之際，頭頂上傳來了一陣陣直升機的馬達聲。

有些重物似乎投在屋頂之上，跟住外面引起了一陣陣混亂。

高路德緊急召集槍手應變，但警方的擴音

器已發出警告，宣佈他們已將這一帶貨倉包圍，限令各人棄械投降。

事情似乎來得突然，其實一點也不。

首先是國際特警早已與警方有了默契，一直派人在貨倉外面監視。等到收到了阿生的求救訊號之後，便迅速採取行動。

由於貨倉連綿達半哩以上，警方和國際特警被迫採用直升機將一批人員空降屋頂，令到貨倉內的人顧此失彼。

高路德的手下雖然一度開槍抵抗，但終於也被迫投降。

原來高路德的上司佛烈認爲：他們只是一個海外政治團體，大不了只是被驅逐出境。但如果在槍戰中鬧出人命，就可能要坐電椅，因此他們終於接受了警方的勸告。

在大規模的搜查行動中，佛烈和他的爪牙紛紛落網。

佛烈與高路德等人已承認他們是反獨立份子，由於在國內受到壓制，所以準備在紐約重張旗鼓。

反獨立也就是「反對阿爾及利亞獨立」，以及反戴高樂的意思。

布斯是擁戴派，所以他們先殺了他，此外他們還由於經濟困難，準備綁架法國大使，以達到政治和敲搾金錢的目的。

可惜阿生把他們的行動破壞了。

本來美國政策對一些反政府外國人予以政治庇護，但無奈他們因爲暗殺了布斯，而得不到這種優待。

同時警方又在他們的秘密檔案中，找到一份文件，表示他們正研究一種藥物，令人服後大腦神經失去控制。

大腦神經是直接控制一個人的言行的，一旦失去控制，往往就會產生「思想與行動」脫節的現象。例如雙眼明明看見有汽車急急駛來，於是大腦神經主使我們止步，以免被車迎面撞倒。

但如果大腦神經一旦失了控制，雙足也就不由自主地繼續步行，結果自然會被汽車撞至重傷或死亡。

哈里信就是這項試驗的犧牲品，他是法國移民，也是擁戴份子，由於他發覺自己往往「身不由主」，所以預料自己遲早會死，於是對妻子說他被人謀殺。

佛烈和高路德爲了達到政治目的，除了收買職業殺手之外，還研究各種暗殺方法，可惜他們到頭來還是功虧一簣。

阿生被救送往醫院驗傷，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聞訊趕往探望，但他們看見阿生之後，却不由自主地吃了一驚。

他們以爲找錯了人，但却給阿生時及叫住了他們。

「你怎麼會變成這樣子？」呂偉良總算認得阿生的聲音。

「我曾被改容。」阿生說，「但我會要求他們把我回復原形的。」

奇里夫也來了。

他向阿生道賀，因爲巴黎總部又對阿生傳令嘉獎。

阿生苦笑道：「拿性命去換獎狀，我才不希罕，現在我只求你快些將我恢復回本來的面孔。」

奇里夫道：「放心吧！只須二十四小時，你會還我原來。」

一場風險總算過去了，但阿生還不明白，爲什麼法國人要反對阿爾及利亞獨立？難道永遠要做個統治者麼？他百思不得其解！（完）

武器漫談

魚腸劍與太極劍

海鷗·文

現時我們在電影院裏面看到春秋戰國的戰爭場面，只由龍虎武師扮演出來，眞的打鬥，未必如此，中國歷史上有名氣的「三英戰呂布」就殺得沙塲滾滾。呂布獨力挑戰三名虎將，抓住一柄方天畫戟，居然把三人殺退，現時不但設法找到一柄方天畫戟之類的武器，甚至當時呂布如何使用它打鬥，也有問題茫無所知。

至於戰國時期，曾經有一名悍將，叫做「專諸」，爲了行刺王僚，不惜降尊紆貴，先向廚師學習，懂得烹製各種魚類海鮮，趁着王僚大宴客的時候，在魚腸裏面插入一柄僅長八寸的利劍，後來他乘着端菜敬客之際，那一碟魚放在王僚的臉前，專諸順手在魚腹之內抽出那把薄劍，向前使勁衝刺，猝不及防，渾身武藝的王僚就此死在劍下，那一柄魚腸劍，也就變成中國歷史上有名氣的寶劍。

這一柄魚腸劍究竟到了甚麼地方去呢？無人知曉，後來它物歸原主，仍然落在吳王闔廬的手上，吳王把它稱做「光劍」，表示它剛剛抽出來就有一片精光，炫人眼目。

吳王光劍就是歷史上很有名氣的吳王「夫差」的父親，當時他沒有做皇帝，仍是公子的身份，單名一個光子，故此吳王之劍，也就稱做光劍。

上述的兩種解釋，都是說明魚腸劍變成皇帝護身之劍的典故，後來這一把寶劍落在「伍子胥」的手上。根據歷史記載，伍子胥夜出韶關，因爲担心他無法闖過那一關，在船上發抖，直到天亮，一夜白頭，本來那張圖形已經繪在木板上面，分別插在關前，守關的兵卒，都認得他，但因他白了頭，臉上有皺紋，看來好像判若兩人似的，他居然趁着黎明光綫朦朧之

際，闖過了那一關，實在是天意助吳。

他在逃亡的途中，曾經得過一個船夫捨命相救，伍子胥感激無限，把隨身的寶劍奉贈，說：「這一把劍曾經刺死王僚，是一件寶物，值一百兩黃金過外。」

仗義的船夫聽了，說：「伍大夫，我只知忠盡報國，如果我貪圖富貴，把你出賣，所得的代價，不止黃金百両！」

說完，船夫把那一柄寶劍送還，因此，那把寶劍仍然繫在伍子胥的身上。

伍子胥把患難與共的那一把寶劍獻給吳王，它就是光劍，這一把寶劍本身有古代的銘文，一共兩行，看得出「攻吳王光自作用劍」這幾個字。

何以在吳王光上面加上一個攻字呢？那又是另一問題，可能是古文的解釋跟現時不同，但因劍身鑄出吳王光這三個字，顯然是吳王的佩劍了。

這一把魚腸劍是從戰國古墓中發掘出來的，劍柄已經殘破不完，插入握手之內仍然有着圓形的劍柱，劍身長八寸，兩邊鋒利無比，中央有些花紋，作火焰之形，鑄造極爲精美，雖然相隔千年過外，仍然沒有絲毫鐵銹，可見它是由精鋼造成。

普通的劍總是劍身較厚，向兩邊伸展的劍鋒特別銳利，但是魚腸劍，它的劍身和劍鋒幾乎同樣厚薄，故此，它能夠插入魚腸之內，又因它特別狹窄，然後能夠藏在大魚的魚腸，假如它稍爲濶些，就無法掩人耳目了。

這一柄魚腸劍出土之後，專家用心研究，最低限度也知道它有這些特徵。

第一點，它確是吹髮可斷的，一人握劍，把劍鋒向天，放下一條頭髮，用口一吹，就算頭髮那麼輕的東西，落在劍鋒上，也會分爲兩截，可見它的劍鋒如何銳利了。

照理如此輕薄的劍鋒，連頭髮也斬得斷，用來斬木斬石，就可能把它斬崩，因爲魚腸劍是一件寶物，經過著名的劍匠，精心鑄造，鋼質剛中帶柔，柔中帶剛，故此它能夠斬斷頭髮之外，還可以斬石，甚至斬鐵，試把一塊頑鐵放在地上，用魚腸劍割它，可以割去一截，倘若用它劈石，有如劈木那麼容易，不管斬木斬石，劍鋒不會崩折。

還有另外一種特徵就是「劍身不染血」。

用劍殺人，斬劈得多，有些血漬染在劍上，日子拖長了，就會變成棕黑色的斑點，如果它是一柄寶劍，殺人或殺鷄殺狗，在一堆血當中拉過，劍身是不染血的，不但如此，把它在一缸紅色的漆拖過，也是絲毫不染，總之，劍身和劍鋒的光亮程度如有一塊鏡，故此無法染着任何一種水漬或血漬。

古人鑄劍，另有巧匠負責，先行收集幾百斤鋼鐵，稱做「鐵種」，放在大火爐之內，聚集二三十人之力去拉動風扇，使爐中的火焰加强，然後把那些鐵種投入，不斷加火，時間拖長了，那些鐵就逐漸變細，原因是一部份的碎鐵或者鐵質不精的一部份都已經飛開，於是，留下來的鐵就變成了鋼。

鑄造的過程十分複雜，燃紅了鐵，把它放在水中浸過又再燒第二次，如是者，那塊鐵在水火之間經過多次的鍛鍊，然後變成優秀的鋼質，另由巧匠打磨，百斤頑鐵，變成一柄薄薄的魚腸劍，起碼要花掉三年的時間。

上述的魚腸劍當時是在太湖旁一座古墓出土的，現時存放在台灣的古物保管室，附入博物館之內。

當年專諸究竟怎樣使用那種薄劍刺殺王僚呢？現時一般讀史書的人只知道他猝然抽劍衝刺，大概因爲王僚養尊處優，吃得太多，腦滿腸肥，故此擁有一個大肚腩，特別利於短劍刺殺，故此專諸用它納入魚腸裏面，乘機把它抽出，亮劍即刺，事實上他抽劍，衝刺的手法亦非輕而易舉的。

武林中人有一手功夫叫做「扣指」，他一定是苦練多年，然後即抽即刺，方才能够刺入王僚腹內的。

所謂「扣指」即是說那種劍只有劍身，沒有「握手」，更加沒有劍柄，劍身最尾的一截畧長，不過一寸，稱做「劍柱」，到時使用那把劍的人，把劍柱納入右手的掌心，以握拳姿勢把它用食指與中指壓緊，就此出擊，跟握住劍柄相同，這樣握劍衝刺，比較困難，只有苦練「扣指」的武林高手，才可以辦得到，現時台灣仍有兩人精於「扣指」，不但有本領扣住一把沒有劍柄的劍，用它衝刺，還可以用它抵擋別人攻來的長兵器。叫做楊顯金的一個師傅，更加厲害，他只用兩指扣住一枝箭，使勁擲出，就像是拉弓放箭那麼快而有勁。

練習扣指功，還可以利用這種指力使用「太極針」。

它是太極門的秘密武器，針長六寸，其黑如墨，絕無反光，針的尖端極細，針尾畧粗，並非圓形，而是扁平之形，使用上述的扣指功，把針尾夾住，向前一拳打去，往往傷人，特別是夜間作戰，景色陰暗，對方只看得見那個拳頭，看不出那一枝長針，以爲那一拳打不到自己，疏於防禦，料不到兩指之間夾住長針，很容易就吃了一下。

長針向胸部刺去，未必刺殺對方，要是它攻擊的部位是小腹，有如「專諸刺王僚」，那就不同了，眞的會發生致命的傷害，根本上人體有七十多的穴道是很脆弱的，一針見血，便即獲勝。

何以太極針勝過刀劍呢？一來它的體積細小，易於收藏，發招之際，對方不易識穿，二來那種武器只是苦練過「扣指」的武林高手，才有本領使用它，萬一它落在敵人之手，對方不知道如何用勁，有了它仍是一籌莫展。

在打鬥時不愁對方施展空手奪白刃這一招，把它奪取，故此，精於太極針的高手，帶針不帶劍。

「扣指功」不止是用來施展它去擲出太極針，還可以利用它變成「鳳眼捶」，向對方的要害展開攻勢。

鳳眼捶有兩種形式，一種形式的握拳之後把食指向前伸盡，又再屈入，用拇指壓住指尖，使指節骨伸出去，發力的時候使用「敲」力，形如敲門。

另外一種鳳眼捶却是利用中指出擊的中指的指節骨伸出去，食指和無名指壓住它，便即發生作用，這種鳳眼捶並非使用「敲」勁而是使用「撞勁」，除了中指的指節骨要堅實如鐵之外，還要無名指與食指有勁，把它夾緊，否則，壓也壓不緊中指，伸出去的指節骨再硬也沒用。

這種鳳眼捶，又名「中指捶」，仍是先行練習扣指功，然後有勁，大致上，南方拳師喜歡使用敲勁的鳳眼捶，北方拳師則喜歡使用中「指捶」。

不管上述兩種鳳眼捶當中的任何一種，俱是要練習「扣指」功，至於使用魚腸劍或太極針，更加要苦練扣指了，練習扣指之法，當然先要練習指勁，先做「掌上壓」，再練鐵沙掌，指頭有勁，然後化剛爲柔，用它插沙，所插的是浮沙，不是鐵沙，單指插沙是不容易的，插得淺就沒有勁，插得深，就會使那一盆沙混亂，不會露出一個深洞，必須即插即拔，爭取時間，然後有細而深的小洞出現，練多時，剛勁化爲柔勁，才可以用兩隻指頭夾住長條形的武器，指揮如意。

（完）

游俠傳奇故事／朱羽・文　盧令・圖

獵人（三）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武青雷命沈炳坤、常老五、熊斌往監視乾塘草寮，結果，沈炳坤被人在殺死白彪伏屍的地方刺死，團練總長白雲天借故明撵武青雷離境，暗中在路上會晤武青雷，要他再潛回新城，協力偵查，武青雷也請白雲天設法拘留熊斌和常老五，他要單獨向他們訊問。那晚，武青雷潛至縣衙，得白雲天接應，在拘押房中會晤了熊斌和常老五，向他們追問，常老五和熊斌終於說了實話，原來他們遭受二黑衣人威脅，誘沈炳坤往紫竹林，他們也絕想不到會發生這等慘事，痛悔已無及，武青雷安慰他們一番後離開——

鐵漢遭挫折　集姝落籠牢

白月新跟白福星站在遠處，一見武青雷出來，連忙迎了過來。

「白老弟！」武青雷在自責的心情下，嗓門也啞了。「他們兩個暫時還得住在這兒，得麻煩你多照顧，最好連夜將他們的家眷也安頓一下……令伯在那兒？」

「在前面文書房裏，煩福星伯帶你去吧！」

進入文書房，武青雷就和白雲天開始了長談，這是他們比武交惡之後談得最長的一次，也是最融洽的一次。

最後白雲天說出了結論：「武老弟！咱們好像該動手了吧！」

「白大爺！你打算怎麼動手？」

「現在有兩個人涉嫌，黃泥巷的小玉以及聚賢棧的徐鵬舉。」

武青雷道：「哦！小玉涉嫌倒有話說，那姓徐的……？」

白雲天說：「我在姓徐的房裏檢到一支女人用的髮夾，精鋼製的外國貨，本城婦女沒人用，薛寶鳳就用那種髮夾，雖不能證明他殺了薛寶鳳，但是可以證明他在說謊。這髮夾是薛寶鳳到他房裏去從頭上掉下來的，但他却說壓根兒沒見過那女人。他為什麼要撒謊？我得問問他。」

「白大爺！你掌握的證據太薄弱了吧？」

「還有，他指名叫小玉到客棧陪宿，他新來乍到，怎麼知道黃泥巷有個小玉，分明是他們早有聯繫。」

「那麼，你打算……？」

「連夜將他們抓起來，嚴加審問。」

「白大爺！倘若我不贊成，你又以為我在跟你抬槓了。這麼着，抓小玉，暫時放着姓徐的，抓小玉也有個作用，探探對方反應。不過得運用一點技巧，就是連陶婆子和所有的姑娘一起抓。理由很正大，白彪去過之後遭殺害，沈炳坤去了也遭殺害，所以她們都有嫌疑。」

「為什麼要留着姓徐的？」

「他最多只算一隻老虎爪子，我們要抓虎，不砍虎爪。」

白雲天沉吟了一陣，才點頭答應：「好！我聽你的，先把那姓徐的放着，我這就帶人去黃泥巷。」

「白大爺！我還有一個要求。」

「武老弟！別這麼客氣。」

「我好像發覺你在聚賢棧附近插了旗桿，這不太妙，請你立刻下令拔掉。從此刻起，姓

徐的交給我，你壓根兒就別去過問他。」

「這……？」白雲天面有難色。

「白大爺！這可不是各幹各的啦！你接近他，很惹眼，我行事就方便多了。不瞞你說，我已經在他身邊放下了釣鈎。」

「哦？你的手脚可真快，你是怎麼對他起疑的呢？」

「我發現他帶了刀。」說到這裏，武青雷壓低了嗓門：「他的刀帶在袖筒裏，刀在腰間的是三等貨，刀在小腿肚子上算二流，刀在袖筒裏的才是一等一的高手。」

「白彪和沈炳坤絕不是死在他的手裏。」

「這是自然。像他這種高手是不會輕易動用的。不過，吳一霸那一刀可就不是二流刀手幹下的活兒啦！」

「武老弟！」白雲天興奮地說：「咱們好像已經摸到節骨眼上來了，不過，却有一個疑問：他為什麼待在這兒不走？」

「白大爺！你真是聰明一世，懵懂一時啦！因為他還要在新城縣裏露一手啊！」

「誰是他的對象？」

「不是你，就是我。或者是咱們二人一道兒。」

「武老弟！我眞是服了你，」白雲天說的是心裏話。「若不是你提醒我，我只要稍為一動，就毀了大局。砍下一隻虎爪又有什麼用？三隻爪子的老虎照樣可以傷人，咱們這一掌拍出去，一定有拍在老虎的天靈蓋上才行。」

「白大爺！不瞞你說，這頭老虎躲在那兒，我已經摸到一點綫索了。」

「武老弟！這你就不對了，如此重大的消息怎麼還瞞着我呢？快說！快說！」

「白大爺！現在絕對不能說……」

「怎麼？難道你還疑心我是養虎的人？」

「白大爺！我武青雷絕沒那個意思……我實在無法解釋，只是……其中牽連太大、太廣，我一旦說出來，一定會亂了你的方寸，說不定還會亂了全局……白大爺！我向你保證，一切確定之後，我一定盡快告訴你。」

「好！武老弟！我信得過你。你去歇着吧！咱們還有得忙哩！」

武青雷說：「我在一盞香，有什麼事兒派人來知會我一聲。」

雖然武青雷心頭一直惦記着馮二嫂，但他又確信今夜的一盞香必然是非常平靜。因為他曾經自問：如果我是那頭老虎，潛伏在路溝裏，已經伸出爪子要抓向在路邊休憩的路人，還會去撥動一隻青蛙而驚動那個人嗎？

答案應該是肯定的——不會。

果然，一盞香茶園內是平靜無事，馮二嫂已經疲累地睡着了，不過，武青雷不得不將她從睡夢中喚醒。

當馮二嫂聽見武青雷聲音的那一瞬間，她的疲累，她的驚懼都突然消失了。她飛快地開門，撲進他的懷裏。

但她的臉上並沒有歡忻的笑，眼角處却反而擠出了一顆晶瑩的淚珠。

「怎麼啦！」武青雷托起了她的下頦。

「我有一種預感，」她輕喟地說：「一種可怕的預感，馮二要過世的時候，我也有過這種預感。」

「預感我會……」

她飛快地伸手封住他的嘴，她似乎很怕聽到那個字。

「武爺！」她以哀求的眼光看着他。「你能不能放下獵槍，不再作一個獵人。」

「為什麼？」

「太危險。你獵虎，可是，猛虎也想撕裂你。」

「人生處處有危險。」

「可是……」

「二嫂子！妳可知道我為什麼喜歡妳？是因為妳風騷？因為妳浪蕩？都不是。我最喜歡妳的敢作敢為，『敢』就是無所畏懼。有許多人都是死在床上的，怎麼每一個人都還要在床上睡覺呢？二嫂子！不要再說這些啦！現在這兒多清靜，沒有向妳調笑的茶客，也沒有向我攻擊的毒蛇猛獸，只有我們兩個……我們要抓住這一瞬即逝的可貴良宵……」

馮二嫂蹺起脚來用火熱的嘴唇去封住了武青雷的話，她倒是一個即說即做的人。

突然，長街上傳來了急重的脚步聲。

馮二嫂有了一次經驗，顯得非常機警，她飛快地離開了武青雷的懷抱，要去熄燈，武青雷却伸手將她拉住。

馮二嫂正以驚疑的目光望向他，脚步聲已來到了門口：是白雲天、白月新以及另外兩個壯漢。

一看白雲天的臉色，武青雷就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因此他沒有問，也不用問。

「晚了一步。」白雲天喟嘆着說：「我們的每一個行動好像晚了一步。」

白月新似乎唯恐武青雷不明所知，還特別加以說明：「小玉已經離開了。」

「陶婆子有正大堂皇的理由，」白雲天又接着說。「她說，像小玉那種臭脾氣，只會得罪客人，所以她將小玉攆走了。」

「白大爺！不要氣餒，」武青雷安慰地說：「小玉不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老弟！咱們現在該怎麼辦？」

「白大爺！你現在唯一要作的事就是回去好好睡一覺，明兒一整天夠你忙的。」

「說的是啊！明兒十五，是龔老太爺的壽誕之期，我要陪縣長一起去拜壽……」

「去睡吧！白大爺！」武青雷伸個懶腰，打個呵欠，顯得非常疲倦的樣子。「把一切煩惱都暫時丟開，你務必要好生儲備精力。」

白雲天告辭走了，馮二嫂關上門，柔情地說：「武爺！你也該睡啦！瞧你累成什麼樣子了？為了讓你睡得好，你睡房裏，我在外面拼椅子。」

「不！」武青雷微笑着搖搖頭。

「那要怎樣？」馮二嫂頰上漾起兩圈紅暈。「又要玩打獵！你扮獵人？我扮老虎？」

「也不。」

「武爺！你把我給弄糊塗啦！」

「我還要出去一趟。」

「上那兒？這麼晚了？」

「去會一個人。」

「一個什麼樣的人？」

「一個女人：一個年輕的姑娘。」見她臉色不對，武青雷又連忙加以補充說明：「二嫂子！臉色別那麼難看，我跟她，也是要玩打獵的把戲，不過有些不同，是我扮獵人，她扮獵犬。」

「還回來麼？」

「當然要回來，」武青雷佻撻地說：「我們還要玩打獵，妳要扮一頭又兇、又狠、皮毛又美麗的母老虎。」

當馮二嫂捏起粉拳要擂向他胸膛的時候，武青雷已拔開門閂跑出去了。

在漆黑的夜色裏，他成了一頭靈巧的山豹，矯捷而靈敏，不管眼光多麼敏銳的人，恐怕都很難發現他的踪跡。

來到聚賢棧，他一躍過了院牆，又一躍上了房頂。

他從屋頂倒掛下來，用手指輕彈一扇窗子，那扇窗子竟然輕巧地打開了。

武青雷像一條蛇似地游滑進去，獵人和獵犬會合了，可以想見，獵人一定要給獵犬許多

指示。

夜，仍是那般寂靜。

× × ×

陽光，雀鳴，清新的空氣，早晨實在太可愛。

徐鵬舉起身後又站在窗前在呼吸新鮮的空氣，也很注意對面走廊下，意外得很，他沒有發現任何人；換地方了麼?他以銳利的目光搜索每一個能够看到的地方，沒有，他輕吁了一口氣，那根樁子看來已經拔掉了。

隔壁突然傳來了尖銳的聲音道：「你們開的是什麼客棧呀?要這沒有，要那也沒有，告訴你多少遍啦!我早晨一定要吃珍珠蓮子薏米粥。」

「姑娘!」是大牛的聲音：「這珍珠蓮子薏米粥，小的根本就沒聽說過……咱們這兒根本也沒賣過……」

「你沒聽說過，難道別人也沒聽說過?」那位姑娘仍然尖聲尖氣嚷叫：「新城縣的人莫非都是吃地瓜葉兒長大的麼?我再說一遍，我早晨一定要吃珍珠蓮子薏米粥，快去!」

徐鵬舉嘴角處流露出一絲詭譎的笑，開門走了出去。

他召喚大牛：「大牛!快到雜粮舖去買二兩蓮子，四兩薏米，用猛火煨上，然後到藥舖裏買五分上好的珍珠粉，粥煨好了，再將珍珠粉攪和進去，外加一點冰糖，這就是珍珠蓮子薏米粥，還不快去?」

「是!是!多謝徐先生指教。」大牛飛快地去了。

二號房門是開着的，徐鵬舉也就往門框上一靠，藉機會搭上了話兒：「這位姑娘!一頓早餐就要吃掉好幾塊大洋，眞闊氣啊!」

錢瑞芝坐在床沿上，盛氣淩人地說：「我有錢，你管得着?」

「我知道妳有錢，」徐鵬舉一轉身，人已進了房，却不着痕跡。「一個人要吃一整桌酒席，當然是有錢人家大小姐擺的譜。不過，出門人最好財不露白，尤其妳又是一個姑娘家，可不是我好管閑事，我是一片好心。」

「哼!」錢瑞芝打從鼻孔裏噴出一股冷氣。「你以為我是三歲孩童?十四、五歲的丫頭片子?出門人財不露白誰不曉得?我是剛剛相反，唯恐別人不知道我有錢，你明白嗎?」

「我不明白。」徐鵬舉不但不明白，反而有些迷惑。

「你不明白?是你驢，還是我說得不够清楚?我有錢，有不計其數的錢，而且還要天底下的人都知道我有錢，尤其是那些壞人。」

「為什麼呢?」

「告訴你，壞人知道我有錢，一定要來打刦，我就藉這個機會選一個功夫高強的人。」

徐鵬舉自信他的眼光具有強烈的觀察力，他看得出，這個年輕姑娘不是語無倫次的瘋子，也不是在說笑，因此他也很認眞地問：「為什麼呢?」

「因為，我需要一個功夫高強的人為我報仇。」

「哦!報什麼仇?」

「我為什麼要告訴你?」

「也許……」徐鵬舉竟然被她問住了，支吾半晌才答出了話：「……也許我就能帮妳的忙。」

「你!」錢瑞芝站起來了，像察看一件貨品似地打量着徐鵬舉，「你以為我沒有留意過你?昨兒晚上我在櫃上掛號的時候你就賊頭賊腦地在窺探我，對不對?你以為我沒有向大牛打聽過你?你可知道他怎麼說?他說你是個寫字的，讀書人，讀書人就是書呆子，你帮不了我的忙，除非過年的時候你來我家帮咱們寫春聯。」

徐鵬舉眞想笑，大笑，狂笑，但他並沒有笑，他很認眞，很小心地觀察錢瑞芝：她是那樣地爽朗，那樣地純眞，但是他並沒有立卽踏入陷阱，江湖上有許多扮豬吃老虎的事，他沒有經歷過，但他聽說過。

「錢姑娘!」徐鵬舉拉過一張椅子坐了下來。「妳用這種方法找尋功夫高強的人眞是太危險了，也許……也許我能帮妳找一個。」

「你?你認識功夫高強的人?」

「嗯!這許多年來，我讀書不成，作買賣又不利，四處飄泊，倒也認識了不少江湖上奇人。」

錢端芝很高興地說：「那眞是太好了，我就麻煩你替我找一個，我送你一百塊大洋作謝禮。」

「我不要謝禮，不過，妳先要告訴我，仇家是個什麼樣的人物。」

「不行，」錢瑞芝一口回絕。

「為什麼?」

「萬一你跟我的仇家是朋友，去告訴他，他先來個斬草除根，那才寃哩。」

「錢姑娘!這話乍聽似乎很可笑，倒也有幾分道理。那麼，我再問你一件事，妳願意化什麼代價請一個功夫高強的人呢?」

錢瑞芝說：「只要他眞是功夫高強，眞能為我報仇，要多少錢隨他說，就是傾家蕩產也在所不惜。」

「條件眞够誘人。」

「還有誘人的哩，」錢瑞芝笑了，笑得非常嬌媚。「我不算很美，但是却很年輕，還是冰淸玉潔之身，只要那個人能為我報了血海深仇，我連人也可以當作謝禮，終身為奴也無所謂。」

錢瑞芝沒有說假話，條件的確非常誘人，連冷靜沉着的徐鵬舉都不禁心猿意馬了。他的一隻脚已不自覺地跨了出去，但是他立刻想到這一脚踩下去極可能會落下一個陷阱，又連忙將那隻脚縮了回來。

「我知道你現在想什麼。」錢瑞芝偏着頭，那情態不但很嬌，也很憨。

「妳倒說說看，我在想什麼?」

「你在想，可惜筆不能殺人，否則你就會人財兩得。」

「錯了。」徐鵬舉的辭色突然冷了下來。

「那麼，你到底在想什麼呢?」

「我在想，現在站在我面前的這個姑娘，若不是一個瘋子，就一定是個傻子。」徐鵬舉說完之後，立刻就走了出房去，而且還走得很快。

「徐先生!」錢瑞芝却又叫住了他。「你能不能再聽我說幾句話?」

徐鵬舉走得很堅決，此刻却又禁不住停了下來，他一隻手扶着門框，並沒有轉過身來，冷冷地問道：「妳還要說什麼?」

「徐先生!」她的語氣突然大變，柔柔地、怯怯地：「我知道我的話冒犯了你，我……我本來的脾氣不是這樣的，只因為仇恨終日焚燒着我的心，使我的性情大變。徐先生!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的言行像一個瘋子，我眞的快要瘋狂了。」

徐鵬舉轉過身來以憐惜的眼光望着她，緩慢地說：「錢姑娘!我不怪妳，只是……我只是覺得妳這樣作，對妳有害無益。」

「我……也不知道怎樣作才算對……徐先生!你剛才說，你認識不少江湖奇人，是眞的嗎?」

徐鵬舉說：「我是認識不少，但是並帮不了妳的忙。」

錢瑞芝說：「為什麼不能呢?你只要替我物色一個……」

「那沒有用，因為我不知道妳的仇家是誰，為妳報仇的人必須要比妳的仇家功夫更高，不然，又有什麼用?」說到這裏，徐鵬舉又以同情的語氣說：「妳不先說出仇家是誰，是對的；妳應當對陌生人保持警覺心。」

「徐先生!你是讀書人；讀書人有時候難免迂腐，却最講究忠信，如果你已有了適當人選，我可以將我的仇家先告訴你；或者……」

「不必往下說了，」徐鵬舉連忙截住她的話。「我先出去跑一趟，如果我心目中的人選一個也遇不上，說了也等於白說。」

「什麼時候給我回音?」錢瑞芝顯得很迫切地問。

「晌午。」

一大早，新城縣東南西北四處粥廠就開始熱鬧起來。粥廠本來是在冬令歲寒季節專為救濟窮人用的，大熱天從來就沒有用過；今兒却開放了，而且施捨的不是稀薄的粥，而是壽麵。每個人吃飽之後，還可以帶走兩個壽桃。為什麼?龔家橋的龔老太爺六十大壽呀!

龔鳳鳴一共有兩個少爺，老大士方只知道讀書，田莊、買賣，什麼也不管，什麼也不問；機伶乖巧的老二士豪也就趁機抓了頭。不過，老太爺身體朗健，精明能幹，雖然抓了頭，還輪不到他當家。

不過，龔士豪却從不放過表現他才幹的機會，就說今兒個吧!一大早他就騎馬到了縣裏，跑遍了四處粥廠，看看壽麵的料子放得够不够，壽桃够不够大，還不時向那些前來吃壽麵的苦哈哈寒暄問好。

看完了，正準備順道去看看縣長，白大爺什麼的，却突然發現了一個熟悉的影子，就連忙趕了過去。

「嗨!這不是鵬舉兄麼?」

徐鵬舉先有些發楞，好半天才想了起來：「呀!是士豪兄!長遠不見，你怎麼跑到新城來了呀?」

龔士豪說：「鵬舉兄!是我沒跟你提，還是你忘記了?我是龔家橋的人啊!」

「哦!」徐鵬舉不禁微微一楞。「如此說來，令尊就是德高望重的龔老太爺鳳鳴公?」

「你瞧!全都忘記了，難道我一直都沒跟你提過?」

「士豪兄!你壓根兒就沒提過……」

「好啦!今兒你總算知道了，家父今日六十壽辰，既然遇上了，走!咱們該喝個痛快，好生聊聊。」

「不成!不成!……」徐鵬舉連連推辭。

「怎麼?不肯賞光?」

「士豪兄!你會錯意啦!我是說，不能就這麼去，我得備一份壽禮，規規矩矩地前去拜壽。」

「噯——」龔士豪微微蹙了一下眉尖。「你還眞講究。鵬舉兄!你的脾氣我知道，不跟你拗，晚上準來，我在家父面前提過你的名字，他老人家早就想見你了。」

「晚上一定去拜壽，一定去。」

「好!我在門前恭候。」雖是老朋友了，龔士豪仍然規規矩矩地拱手行了禮，然後上馬離去。

徐鵬舉站在原地沒動，他的雙眉連連挑動了好幾次，搭拉着腦袋瓜兒，似乎在想什麼心事。

突然，一個婦人在他身畔絆了一交，手中的壽桃落下了地。當她彎腰去檢壽桃的時候回過頭來望了他一眼，徐鵬舉不禁一楞，因為那個婦人正是小玉。

小玉裝扮得很絕，蓬頭垢臉，衣衫破爛，眞像一個貧苦的婦人，若不是徐鵬舉很注意每一個人的眼神，他一時說不定還認不出來。

小玉檢起壽桃之後又往前走了。徐鵬舉自然明白她的心意，就慢慢地跟着她。前來粥廠吃免錢麵的人很多，瞧熱鬧的人也不少，還不至於顯露痕跡。

進入陋巷，全是一些低矮的房屋，這時，徐鵬舉就比較惹人起眼了，因為他衣服鮮麗，不是在這個地區出入的人。幸好小玉已經進了一座木板房，徐鵬舉也連忙跟了進去。

「怎麼啦?」徐鵬舉一跨進屋內，就忙不迭地問；「妳離開黃泥巷了?」

「嗯!」小玉的表情很沉重。「獵人已經找到咱們的足跡了。」

「咱們?妳跟我?」

「嗯!」小玉用力地點點頭。

「那麼，為什麼還要我留在新城?」

「因為你還有差使……」

「小玉!老爺子是行家，他的命令從沒有錯過，這一回我可大大不服，在這個節骨眼上教我去動白雲天……」

「這一回你還非動不可，這也是最後一回，老爺子一向賞罰分明，言而有信。你的那份厚酬已經準備妥當。放倒白雲天之後，你就走人，從此天涯海角任你逍遙。你大可以放下你那把殺人的刀，提起筆來寫你的柳公權、臨摹你的顏眞卿。」

「小玉!妳呢?」

「我?我有我的路，你少管。」

「小玉!前兒個在聚賢棧，我教妳留下，妳說老爺子還沒有死，聽口氣，妳好像是老爺子的人。老爺子可眞大方，竟然將妳放在黃泥巷……」

「徐鵬舉!你少說風凉話，我帶你到這兒來，是要告訴你一句重要的話，你樣樣都好，就是有點兒犯色。」

徐鵬舉說：「這可奇啦!我又沒跟妳在床上玩過套槍，妳怎知我犯色?」

小玉扳着臉說：「你少說這些骯髒話，一大早，你就去惹那姓錢的丫頭片子，你以為我不知道?」

「小玉!」徐鵬舉的臉色立刻變了。「這是怎麼回事?天大的担子放在我肩頭上，却又派人踩住我的尾巴，是不相信我麼?」

「那是為你好，告訴你，姓錢的丫頭惹不得，她是套籠上的鈎餌。」

「套籠上的鈎餌?」徐鵬舉喃喃地重複了一句。

「我就知道你不信，眞的，你一定要信，她是鈎餌，很誘人是不是?臭一覇就是這樣上鈎的。」

「她是武青雷的人?」

「不錯，你還要我說幾遍?」小玉有些不耐煩了。

徐鵬舉沉默了，許久之後，他才忿忿地說：「小玉!我倒很想知道，老爺子打算如何處置武青雷。」

「不干你的事，你就別問。」

「怎麼說不干我的事?我在新城，他也在，我不能動他，他却可以動我，怎說不干我的事?」

「瞧你!」小玉笑了，露出她那雪白整齊的牙齒，顯得嫵媚動人。有時候冷靜得像座山，有時候衝動起來又像一個淘氣的孩子，「放心!武青雷由我對付，包管他傷不到你一根汗毛。」

「小玉!老實說，我眞不在乎白雲天，却含糊那姓武的，他跟我一樣，天生的殺胚，不好鬥。」

「放心!我門得過他……對了!剛才在粥廠前面跟你說話的不是龔家橋有名的龔二少爺

麼？」

「是的。怎麼樣？」

「你怎麼認識他的？」

「好多年了，我與他同住在保定府一家客棧裏，嫖姑娘嫖出來的交情。」

「你們剛才說些什麼？」

「龔老太爺今晚六十大壽，他邀我去吃壽酒。」

「別去。」小玉以命令式的語氣說。

「爲什麼？」

「那時你已放倒了白雲天，你在殺人之後，還不趕緊脚底板抹油？竟然還有心情去喝壽酒？」

「小玉！」徐鵬舉一根指頭戳在她的鼻尖上，冷冷地說：「我只聽老爺子一個人的，妳只不過是一個傳令的人，少在我面前發號施令；如果那時我已放倒白雲天，按約定我和老爺子完全斷絕了關係，連他也管不着，我愛上那兒就上那兒。」

小玉顯然很生氣，但她却耐着性子說：「別發火！這也是爲你好……」

「省省精神，我還不需要一個娘們來照顧……話說完了嗎？」

「最重要的一句話——別再去招惹那個姓錢的丫頭片子，在向白雲天下手之前，你絕不能輕舉妄動。」

徐鵬舉以很快的步子走出了那間小木屋。

小玉說得不錯，他有時很冷靜，有時却很衝動。現在，他正是最衝動的時候；他要立刻回到聚賢棧，去動動那個由獵人佈下的鈎餌。

衝動的人也最容易改變主意，當徐鵬舉回到聚賢棧時，他又決定不去招惹姓錢的丫頭片子了；對小玉，他雖有許多地方不服氣，不過對她却非常信賴。徐鵬舉曾經試過不少次，他發現：小玉那個小女人一生來就具備了與狐狸相同的警覺與狡猾。任何一種伎倆都可以後天培養，猾狡的本領却必須靠天性。

可是，有許多事未必主動權就掌握在自己手裏。現在的徐鵬舉正面臨這種情況，他一上樓，錢瑞芝就拉開了房門，她似乎已聽熟了他的脚步聲。

「怎麼樣！」當徐鵬舉經過她門口時，錢瑞芝側過身子，分明是示意他進屋裏來。「有了結果麼？」

徐鵬舉的主意又改變了，也可以說是接受了錢瑞芝的挑釁。他一轉身，進了房，背着身子問：「妳很急麼？」

「本來我倒不急，」錢瑞芝關上了門，有些緊張地說：「大概是我的作法傳了出去，我剛才竟然發現我的仇家也到了這兒，我……我眞有些怕。」

「他本來不是這兒的人？」

「嗯！他還帶了人，好像應了你那句話，他要來一招斬草除根。」

「妳需要的人我已經找到了。」

「嗯！在那兒？」

「別急，」徐鵬舉轉過身來，緩緩地說：「我們先談談條件。談妥了，那個人立刻就可以到妳面前。」

「我們還要談什麼條件？我不是說過了麼？我送你一千塊大洋作謝禮。」

「那個人要兩千塊大洋，妳答應嗎？」

「沒問題。我可以先付一半，保定寶泰錢莊的票子，這兒也可以兌現……」

「那個人對女色沒興趣，妳就不必以身相許了。」

「那眞是太好了，快讓我跟他見見面。」

「錢姑娘！別那麼急呀！」徐鵬舉不懷好意地笑着。「我對那一千塊大洋的謝禮沒興趣，而且我眼面前也不缺錢用。」

「你的意思是……」

「錢姑娘！妳反正早就拿定了主意，只要能報仇消恨，不惜傾家蕩產，甚至願意將清白的身子也賠進去，家產、身子，都給一個人，和分給兩個人還不都是一樣。所以，我要的謝禮是妳，而不是那一千塊大洋。」

「你要我？」錢瑞芝笑了，笑得很媚。

徐鵬舉沒有再說話，他以行動代替了回答；他的右手撫摸她的頭髮，然後從面頰上滑下來，到了她的頸項，到了她的領口，然後解開了她衣襟上第一顆鈕子。

徐鵬舉是喜好女色的，但他的表現既不粗暴，也不激動。他是那樣的斯文，那樣的輕柔；他的手法似乎在爲了自己獲得享受之外，還要帶給對方一些享受。

第二顆鈕子又解開了，徐鵬舉的目光並沒盯在那一有出大段暴露來的雪白肌膚，而是注視着錢瑞芝的眼睛；錢瑞芝也盯着他，沒有閃避，沒有阻止，絲毫不動却不一定代表接受。

他的手穩定而輕柔，當它下滑去尋找第三顆鈕子時，只輕輕地掠過衣襟的邊緣，絕對沒有接觸到她那已然袒露的部份肌膚。

這時，錢瑞芝說話了，很輕、很慢：「你一向都是先拿謝禮，後辦事嗎？」

「這並沒有一定的規矩。」

「萬一辦不成呢？」

「我已見識過妳如何傾全力去對付妳的仇家，所以，事情不會辦不成，我不顧被妳……」

「一個仇家已經令我手忙脚亂，再多一個，我可吃不消。」她轉過身重整衣衫。「人是你的，是在給我辦好事之後，而不是現在。」

在初見時，徐鵬舉的確有非份之想，經過小玉提醒之後，那種念頭早已完全打消。現在的行動，只不過想輕薄、凌辱，以洩心頭之忿。當錢瑞芝背過身去重整衣衫時，他才發現自已作了一件最無聊的事，他眞不知道這台戲該如何演下去。

「好！我等着。」徐鵬舉故作安詳地在椅上坐下。「現在咱們說點正格的，我找的這個人可不是專幹這個買賣的，他有一個請求，想先知道妳的仇家是誰。」

「怎麼？」錢瑞芝整好衣衫，又轉過身來了，「他怕不是對手？是不是想先秤秤對方的斤兩？」

「錯了，」徐鵬舉一本正經地說：「他只是不想被妳利用。他要先調查，此人是否眞跟妳有仇；而且此仇是否必須取他的性命才能拉平，不然，他不會輕易接受妳的請托。」

「辦不到。」錢瑞芝的神情凝重，表演得非常逼眞。「仇恨的滋味只有身受的人才能體會得出，卽使血海深仇，在不相干的人看來，都會認爲是宜解不宜結的。」

「對了！這也正是我要想說的話，你是一個姑娘家，對江湖上的情況一點也不了解，到最後吃虧的可能還是妳。」說着，徐鵬舉站了起來。「妳很美，美得使人失去理智，我對剛才的舉動抱歉。姑娘！我衷心地希望妳立刻離開此地，免得發生意外。」

他說完之後向外走去，此刻，他已非常冷靜。

錢瑞芝突然叫住了他：「徐鵬舉！你給我站住。」

「姑娘還有什麼話要說？」他是站住了，却沒有回過身來。可以想見，他的臉上一定浮現了驚色。

「你很會裝迷糊，但是我却不願白跑這一趟。」

「姑娘這話是什麼意思？」徐鵬舉仍然沒有回過身來。

「如果你一定要我明說，我就說得更明白

一點；打老遠跑到新城來，就是爲了找你。」

「找我？」現在，徐鵬舉轉過身來了。

「找你替我復仇，這天底下唯有你才能爲我報那血海深仇。」錢瑞芝竟然抖明了；眞不知道她用的是什麼招數。

「姑娘！」徐鵬舉的神態非常輕鬆：「妳剛才還說我是個書呆子，一個只知讀書的人能爲妳作什麼？百無一用是書生，妳聽說過這句話沒有？」

「別人都以爲你是書呆子，但我知道你不是。」

「哦？那麼我是什麼？」

「你有一身上乘的武功，只是不輕易顯露而已。」

「錢姑娘！妳要不是看走了眼，就一定是認錯了人。」

「有一位老人家曾經指點過我，腰中帶刀的粗漢，腿肚子上帶刀的是宵小，袖中藏刀的才眞正是高手。你的袖中不是帶了刀麼？」

「哦？我袖中帶了刀？」

「不用否認，剛才你解我鈕子的時候，我都看到了。」

「妳不妨再看看清楚，」徐鵬舉緩慢地捲起了袖管，露出兩隻光裸的手臂，別說沒有刀，連根針也沒有帶。

錢瑞芝楞了。

徐鵬舉笑着說，「錢姑娘！我方才說的話不會錯，妳看走眼啦！」

在極短的時間內，錢瑞芝又恢復了正常，她冷冷地說：「我承認我看走了眼，但我沒有找錯人。」

「這話怎麼說？」

「徐鵬舉！你非要我點破？」

「妳心裏想什麼，就說什麼，別悶着。」

「我有些怕。」

「怕什麼？」

「怕你惱。」

徐鵬舉說：「不用怕。說句良心話，我很喜歡妳，妳就是眞說出使我着惱的話，我也會忍着點。」

「那麼我就說了，前兩天，你在這兒作過案。」

「作過案？」徐鵬舉搖着頭，滿面孔迷惑的神色，「我不明白妳在說什麼。」

「那我就說得更清楚一點，就是這間房，你曾經殺死了一個女人；一個靠賣笑混生活的女人。」

徐鵬舉吃驚了，他的每一根神經都在顫抖，心跳加速，呼吸急促，神情變得猙獰可怖。

錢瑞芝在等待着，等待一陣驚濤駭浪將她拋上半空，她的神色非常平靜，並非她不害怕，而是她對武青雷有十足的信心。

徐鵬舉開口了，不是暴叱，不是狂吼，而是乞憐的語氣：「錢姑娘！妳是存心要送我去枉死城麼？命案發生後，這兒的鄉團總練白大爺已經盤問過我了，因爲我倒楣，住在她隔壁。萬一妳方才所說的話傳到白大爺耳中，那還得了嗎？」

「你以爲白大爺不知道？他早知道啦！」

「妳……妳說什麼？」

「白大爺已經知道那個倒運的女人是你殺的。」

「妳胡扯！他若有這種想法，怎麼不抓我，怎麼不將我關進大牢慢慢拷問？」

「因爲他還沒有足够的證據。」

「沒有足够的證據！」徐鵬舉的聲音提高了：「既然沒有證據，憑什麼說我是殺那女人的兇手？」

「徐鵬舉！你聽話應該仔細一點，白大爺沒有足够的證據證明你是殺人兇手，却有證據證明你認識那個女人；那個女人也曾經到你房裏來過。然而當他盤問你時，你却說從來沒見過那個女人。你爲什麼要說謊？」

「胡扯……」

「絕非胡扯，白大爺有證據。」

「什麼證據？」

「一根女人用的髮夾，是在你屋子的地下檢到的，那根髮夾是精鋼打造的東洋貨，本地根本買不到，而且和那被殺的女人所用的髮夾完全相同。」

徐鵬舉半晌才迸出一句話：「這根髮夾又能證明什麼？」

「證明了你說謊，如果你沒有作虧心事，你爲什麼要說謊？爲什麼要說你沒見過那個女人？」

「錢姑娘！妳怎會知道這些事情呢？」

「因爲我有錢。」

「因爲妳有錢？」徐鵬舉顯然不明白這句話的意義！

「因爲我有錢，我就能打探到任何秘密的消息。」

「這種消息對妳有什麼好處？」

「那位老先生曾經指點過我，如果你想控制誰，就先去抓住那人的把柄，你明白了麼？」錢瑞芝說。

徐鵬舉笑了，他的笑容一絲也不勉強：「現在時代眞變了，一個年輕輕的女兒家竟然有這麼多的心機。不過，又有什麼用呢？妳只不過知道我牽涉到這件命案而已。」

在情勢分析，錢瑞芝的攻擊可說非常猛烈，但是所遭受的反抗也非常強烈，如今應該是勢均力敵。

錢瑞芝是一個年輕的姑娘，能够挺身出面週旋於草莽巨寇之間，而且還十足獲得武青雷的信任，當然有她的條件。她轉變了攻擊角度：「徐鵬舉！我們放下這個問題，談點別的，再談下去，我們要變臉爭吵了。」

「好！我一於奉陪。」徐鵬舉又安詳地坐了下來。

「像你這種人，應該具備高度的警覺，絕不會無緣無故地跟陌生人搭訕，而你却故意找機會跟我搭碴兒，爲什麼？」

「妳說爲什麼？」

「因爲你垂涎我的美色。徐鵬舉！你不要否認。」

「妳到底是對自己深具信心。」

「但是你對自己却沒有信心。」

「怎見得？」

「你剛才已經解了我三粒鈕子，但是你却中途停手了。如果你對自己有信心，我這會兒早已被你剝得精光。」

徐鵬舉的目光中射出一絲憤怒的火焰，但他很快地抑制住，以平靜的語氣說：「那不是信心問題，是突然失去了興趣。」

「是什麼原因使你失去興趣呢？」

「那時，妳的目光很冷，神色也很冷，我需要的，是一團火，不是一團冰雪，妳明白了麼？」

「你是一個很懂得享受的人，現在，我們又要舊話重提了，你幫我報仇，然後，你就會得到一團火。」

「什麼火？莫非是焚身之火？」

「徐鵬舉！我不明白你爲什麼對我深具戒心。」

「因爲你的表現不是太冷，就是太熱。冷的時候能够將人凍死；熱的時候能將人燒死，而我對這兩種死法都不感興趣。」徐鵬舉緩緩站了起來。「錢姑娘！一個人要有自知之明，妳的確很美，美得令人心旌搖蕩，有毒的香菌也很美，聰明的人就不會去吃它……」

「徐鵬舉！你不知道你目前的處境有多危險？」

「哦？我倒是絲毫也不覺得。」

「白大爺隨時將你送進大牢。」

「錢姑娘！妳眞會嚇唬人！我姓徐的沒有什麼把柄落在他的手裏。別以爲我是傻子，自從那個娘們被殺之後，他就一直在釘着我。如果妳是他下的鈎餌，就請妳告訴他，他找錯了人，走錯了路。」

「徐鵬舉！我看你才是走錯了路。」

「錢瑞芝！」徐鵬舉又開始衝動了。「妳如果非我點明不可，那我就點妳一句！我不是吳一霸。」

錢瑞芝是非常吃驚的，而她非常高興；這證明武青雷的方向正確，如果徐鵬舉不是局中人，怎知吳一霸的事？

驚在心頭，喜也在心頭，表面上却非常平靜：「徐鵬舉！你提吳一霸幹什麼呢？」

「錢瑞芝！不用在我面前裝迷糊了，誰不知道吳一霸是栽在妳手裏的？以身涉險，爲地方除害，我實在應該讚妳一句，不過，妳在我面前要的這一套却是白費心機，因爲我不是吳一霸。」

「你的意思是說，你不像吳一霸那麼蠢，所以你不會上當，是嗎？」

「妳會錯意了，我是說，我既不是作奸犯科的吳一霸，姑娘又何必費那樣多的心機？」

錢瑞芝已經開始承認自己失敗了，她左一個圈套，右一個圈套，大圈套中又有小圈套，然而徐鵬舉就是不上套；他簡直滑溜得像一條蛇。

一支狩獵的隊伍可以獵得獅子，老虎，狼，狐之類的野獸，但是從來沒有聽說獵人會捉到一條蛇，捉蛇要用捕蛇專家。

半晌，錢瑞芝才說一句話：「你的確不是吳一霸。」

「但願妳明白。」

錢瑞芝說：「我當然明白，你讀過書，比吳一霸智慧高，你也許能够逃脫獵人的追捕，但是有一關你一定逃不過。」

「妳說的是恢恢天網？」

「那太不切實際，我說的是另一個人：那個一直在背後指使你，你對他無所不從的人。當然你被他利用得不能再利用的時候一定會殺你，因爲你知道太多，對他的威脅太大。」

徐鵬舉的臉色驟變，他似乎不想使錢瑞芝看到他那麼一面鐵青的臉色，很快地開門走了出去。

錢瑞芝委頓地倒向椅中，她從來不曾如此累過。

她眞想脫鞋好好的睡一覺，的確好累，好累，一個徐鵬舉比十個吳一霸還難應付。

但她不能睡，因爲還有人等待她的消息。

她走向窗邊，窗戶本來是開着，現在她將窗戶關了起來，而且還拉上了窗簾。

街角處有一個漢子一直在注視錢瑞芝這間屋子的窗戶，當窗戶關起，窗簾拉上時，他立刻轉頭離開。

轉到另一條背街上時，這個漢子跟武青雷碰了頭。

他只說了一句話，武青雷的臉色就變了；變成一種非常沉重的神色。

然後，武青雷又向那漢子囑咐了幾句話，二人分不同的方向走去。

今天一盞香茶園的生意特別清淡，原因是大夥兒全到粥廠瞧熱鬧去了，誰不願意吃兩碗不化錢的壽麵還外加帶走兩個壽桃呢？

這兩天，馮二嫂總是感到脚下飄飄的，一些兒也不踏實，說句良心的話，憑她，從來就沒有巴望過像武青雷這種男人來愛她，但是，這份不可捉摸、像眞又像假的感情却突然來到了，……這份感情衝激着她，焚燒着她，也同樣困擾着她。倘若武青雷只是逢場作戲她倒也不在乎，偏偏武青雷又有關切、憐愛之情，雖不濃，她却感覺得到，正因爲如此，她才感到苦惱。

店門口來了人，一個青衣漢子。她連忙迎過去：「請坐，您要喝杯什麼茶？」

「武爺在麼？」青衣漢子就站在進門處，沒再往裏走，更沒有坐下的打算。

「武爺！」馮二嫂楞了，她不知道該如何答覆。

「白溝鎭的武青雷，妳難道不認識？」

「哦！他……他不在。」

「不在沒關係，煩妳傳句話，晌午，也就是十二點正，麻煩他出城到小松崗去一趟，有位朋友要跟他說幾句要緊的話，務必要去，務必要準時。謝啦！這塊大洋留給妳買花粉。」

那青衣漢子摸出一塊大洋往茶几上一放，扭頭就走。他好像很有把握馮二嫂準定能將口信帶到。青衣漢子的算計是不會錯的，不多一會兒，武青雷就來了，一盞香是他的連絡據點，他當然不可能離開得太久。

一見他露面，馮二嫂就急着要把剛才那青衣漢子留下的話告訴他，料不到武青雷的身後跟了一個白雲天，她只得暫時不提，連忙倒茶待客。

二人此刻到這兒來聚會，當然是商量什麼事情來的，可怪哩！竟然誰也沒有說話，馮二嫂是個識趣的人，她暗忖：莫非是我在旁邊他們不便開口吧！索性就跑到後面劈柴火去。

其實，他們不開口的原因是因爲他們的心情太沉重；尤其是武青雷，他的安排，他的算計都失敗了。

「老弟！」還是白雲天先打破了沉悶。「照你這麼說來，我們目前還沒有辦法扳倒姓徐的。」

武青雷說：「白大爺！就憑那支髮夾，就可以質問姓徐的爲什麼要說假話，我看，你可以先拿下他再說。」

「不行！不行！」白雲天連連地搖頭。「剛才我親眼看見他跟龔士豪打招呼，看樣子他們交情還不淺。除非我掌握了鐵證，不然我輕易動手只是自找麻煩，龔老太爺只要給縣長一張片子，我就得乖乖放人。」

「白大爺，情況有多嚴重你可知道？剛才我的人在姓徐的面前已經將話說明了，他爲什麼還不走人？他待在這兒幹什麼？等你下令逮他麼？絕不是。白大爺！你應該明白，姓徐的待在這兒是個大禍害。」

「武老弟！我想：姓徐的不是不知道自己的處境危險，也不是不知道，只因爲他的行動不能自主，說到這兒，我可要問你一件事，你說你已經摸透隱藏在背後的那位大爺是誰了，爲什麼不告訴我？」

「這，……只因爲目前我還不十分確定。」

「武老弟！我又不是公堂上的判官，非得跟你要眞憑實據不可，我只是跟你一起商量商量，琢磨而已。」

「白大爺！我絕不是存心賣關子，實在是不能輕易亂說，一旦說出來，就會擾亂你的情緒。」

「眞怪！好像那個人跟我很熟似的。」

「白大爺！我只要求你一件事。」

「說吧！別那麼客氣。」

「從現在起，你最好不要單獨行動……」

「哈哈……」白雲天笑了，笑得非常狂放。「武老弟！你眞以爲我老了！放心，從此刻起，我要故意放單，給對方機會……」

「白大爺！」武青雷神色凝重地說：「我

說這句話絕對沒有小看你的意思，請相信我，我聞得出危險的味道，姓徐的留在新城不動，很可能是一個計謀，讓我們的目光都釘在他身上，但是，鋒利的刀子却從背後來了，使我們猝不及防……」

「武老弟！我們就那樣不濟事麼？」

武青雷突然發現這位頑強的老人和自己有許多相似之處，永遠充滿自信、永遠不服輸，此時不管說什麼都不可能使對方動心。

因此，他將話題轉開：「白爺！你今天不是要去向龔老太爺拜壽麼？」

「是啊！我要跟縣長一起去。」

「什麼時候動身呢？」

「約莫下午四、五點鐘的光景。」

「你最好將白月新也帶去，假如可能，不妨多帶幾個人，而且，還要外穿禮服，暗佩槍火。」

「怎麼啦？你認爲今晚那邊會有事？」

「白大爺！你能不能不問我的理由而照我的請求去作呢？」

白雲天若有所悟地點了點頭：「武老弟！我不問，也絕對會照你的話去作，好！我會盡量多帶人槍。」

武青雷吁了一口氣，臉上顯出了滿足的神態。

「武老弟！大概你也要去拜壽吧！」

「還不定規。」

「不定規？」白雲天笑了。「你這話是怎麼說的？誰不知道你跟龔老太爺的寶貝孫女兒玉雙姑娘挺要好？她昨兒不是還特地跑到這兒來邀過你麼？武老弟！你年紀不小，也該成家了，好好把握住，這倒是一門好親事。」

武青雷只有笑笑，這種男女之間的事是永遠解說不清的，而且他也沒有精神去解釋。

「好啦！」白雲天站起來。「咱們今晚在龔家橋碰頭了，你嘴裏說不定規，其實我知道你是一定要去的。」

白雲天走了，武青雷懶散地躺在椅子裏，半晌，他才站了起來，想問問馮二嫂有什麼人找他沒有，却突然發現馮二嫂不見了。

她剛才不是還在灶房後面忙這忙那的哩？如今又上那兒去了？沒看見她出去呀！對！一定是在房裏。

馮二嫂的確是在房裏，可是當武青雷聽到她的嚶嚶啜泣之聲時，連忙又將打算推門的手縮了回來，哭什麼呀？哦！八成是剛才聽到白雲天那番話傷心了。唉！女人就像蠶，總是不停地吐絲纏人，一想到這裏，武青雷連忙悄沒聲地走出了一盞香茶園。

剛轉過一條街，就見曹祿向他奔來。現在武青雷變得非常小心，他並沒有立刻和對方打招呼，拐入一條窄巷，確定左右無人，這才停了下來。

曹祿不近不遠地跟着，這時幾個大步到了武青雷的面前，很緊張地說：「武大哥，讓錢姑娘繼續留在聚賢棧，你認爲合適麼？」

武青雷沒有回答曹祿的問題，却反問道：「你已經照我的吩咐去辦了麼？」

「已經辦了，有兩個人住進了聚賢棧，剩下的分批去聚賢棧的店堂吃喝，樓上樓下都有人，不過……」

「曹祿！別多說了，就照我的話去辦，錢姑娘是很勇敢的，像她這種勇敢的姑娘家只怕難找到第二個，所以，我不想半途而廢。」

「是！武大哥！」

「你派了誰去暗中跟着白大爺？」

「武大哥！我還沒有派，這件事你還得多考慮。」

「爲什麼？」武青雷翻了白眼。

「咱們是一番好意，派人暗中保護他，萬一他誤會咱們，那豈不是……」

「曹祿！爲人處事在求心安。只要問心無愧，又何必在乎人家誤會，趕快去辦，要派兩個伶俐點的。」

「是！」曹祿表現得必恭必敬。

× × ×

小松崗既沒有「松」，也沒有「崗」，它的名兒就和沒有城牆的新城縣一樣毫無道理，這兒倒是比別的地方稍微要高一點，充其量只不過是個土堆子。

沒有松樹，也沒有雜樹，日頭眞够毒，可是竟然有一個人光着腦袋站在光毒的日頭下。他是在跟炎陽比狠勁嗎？大概不會這麼驢吧？想必是在這兒等人，因爲他的目光一直注視着土堆子下面那條路。

沒錯，他就是剛才到一盞香茶園去送口信的人，但他却沒有想到馮二嫂一時鬧情緒沒將口信傳給武青雷，可憐他晒了半天太陽却是空等一場。

土堆子後面有一道乾溝，溝裏面蹲着三個人，兩男一女，那女的穿着素樸，頭上還紮了一塊布，然而她那姣好的面目與穿着却非常不調合，嗨！認出來了，原來就是從黃泥巷脚底板抹油的小玉。

三個人渾身汗濕淋漓，但他們却能忍受。不過，忍受是有限度的，終於，一個漢子開口了：「小玉姑娘！那姓武的會來赴約麼？」

「準來！」小玉說得斬釘截鐵。「那小子的脾氣我可摸得清楚，楦子頭，寧死不服輸的傢伙。」

「可是……」另一個漢子也幫上了腔：「這會兒經過晌午啦！連影子都還沒見着！」

「也許是被什麼事就擱了，要不就是茶館那個騷婆娘傳信誤了時……你們別一個勁地嘀咕，我的話你們都記住了麼？」

二人同聲應着：「統統都記住啦！小玉姑娘！」

小玉說：「留意我的手勢，可不能猶豫，這小子是一等一的獵人，你們稍爲慢一點，送命的是咱們不是他。」

「放心吧！小玉姑娘，他是罈子裏頭的鼈，走不掉的。」

小玉倒是挺沉得住氣，也不管溝裏有多髒，晒得龜裂的硬土有多燙，竟然一坐、一靠，瞇上眼睛打起盹兒來了。

時間在沉默中溜過，炎陽過了頭頂，毫無疑問，正午已經過去很久了，溝裏的兩個漢子烤得受不住，站在土堆的漢子已經開始搖幌身子，連挺有把握的小玉也沉不住氣了。

她出了乾溝，上了土堆，向站在那兒的漢子問道：「你能確定那口信已經傳到了姓徐的耳朵裏？」

「絕沒錯兒，我走了不久，姓徐的就去了一盞香茶園，馮二嫂一定會轉告他的。」

小玉喃喃地說：「他是不會來了。」

「我看也是，」那漢子說。「這會兒已經快到下午兩點鐘啦！莫非……？」

小玉忿恨地說：「我知道這小子很精，却想不到這小子會如此裝蒜。他不來就能躲掉嗎？哼！休想。……喂！你們兩個也上來。」

乾溝裏面的兩個漢子連忙跑上了土堆，土堆上面多少還有那麼一丁點兒風。

小玉手裏拿着一塊尖石頭，先將堆土刮平了一小塊，然後在泥土上劃了兩個圓圈，三個漢子並不知道她的心意，一個也沒有吭聲。

小玉突地將手中的尖石塊扔得老遠，惡聲惡氣地說：「他不來，我們去找他。」

「上那兒找呀？……」

「閉上你的臭嘴，你！」小玉向那先前在一盞香露過面的漢子說：「你去一盞香，將那

個騷婆娘擄來，根本就不用動粗，只要你用武青雷作餌，她就會跟你走，明白嗎？」

「是！」

「好！你先走。」

那漢子立刻飛快地下了小松崗。

另外兩個漢子知道他們也一定有差使，於是屏息凝神地等待小玉下達命令。

小玉的眉頭一直緊緊地皺着，似乎在考慮一個問題，過了好一陣子，她才說：「咱們要去的地方可不像一盞香那麼輕鬆了，先告訴你們一件事，咱們要的是活人，可不是死屍。」

「小玉姑娘！咱們要去逮誰呀？」

「姓錢的丫頭片子。」

「那還不簡單！妳先去王大媽那兒候着，我們隨後就到，包管將那丫頭片子帶到妳跟前來。」

「不！我要跟你們一起去。」

「小玉姑娘！妳輕易露面可不大妥當，再說，對付那個丫頭片子還要妳親自出馬，那豈不成了笑話？放心！咱們準跟妳辦妥。」

小玉沉着臉說：「你們可知道武青雷帶了多少人來？沒有二十也有十五，而且他手下個個管用，聚賢棧上上下下，前前後後，裏裏外外一定都埋下了樁子。你們去送死是小事，誤了我的大事我才不幹。」

兩個大漢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

「咱們邊走邊談，」小玉先一步下了土堆，兩個大漢連忙跟上。「有兩件事你們必須記住：一是隨時注意我的手勢，眼色；一是絕不能傷害那丫頭片子一根毫毛。」

老實說，除了一盞香茶園之外，武青雷也實在沒有去處。在別的地方吃了一頓晌午，然後到聚賢棧看看動靜，最後他還是逛到馮二嫂這兒來了。座上有四個茶客，其中倒有兩個在呼呼大睡，另兩個倒挺熱心，一見武青雷進來，就連忙打招呼：「喝茶麼？自己動手去斟，馮二嫂不在哩！」

「哦！」武青雷笑着說：「這倒奇了，店開着，開店的人却跑了，她倒放得下心。」

「這娘們呀！大白天還要賣騷，」一個茶客說。「我可絕不是寃枉她，剛才來了一個粗壯漢子，只在她耳邊嘀咕了幾聲，她就跟着跑了。」

武青雷雖然不能說已將馮二嫂的脾性摸得一淸二楚，却能肯定這位茶客的話稍嫌過火了一點，嘀咕幾句，她就立刻放下買賣跟着跑，那好像是絕不可能的事。

「老兄是本地人？」武青雷笑着問。

「當然啦！馮二在世的時候我就上這兒來喝茶啦！」

「那麼，剛才是誰邀她出去，你總該認識啦！」

「從沒見過，」那位茶客的語氣非常肯定。「我敢保證他絕不是本地人。」

武青雷的一顆心立刻懸了起來，他幾乎已經肯定馮二嫂有了麻煩，但他想不通對方爲什麼扯上無辜的馮二嫂。

心頭不安，表面却非常鎭靜，他笑着說：「我看，還是到別家茶館去吧！自己倒茶，可不是滋味。」

武青雷的動作很快，只不過幾分鐘，他就進了聚賢棧。

這會兒已不是用膳的時候，店堂裏只有兩個人在那兒淺酌細飲，武青雷當然認識那都是他的好兄弟，這時他已顧不了許多，就在他們座間坐了下來。

「武大哥……」

「你們什麼時候來的？」

「來了個把鐘頭了。」

「有什麼動靜？」

「沒有啊！根本就沒有什麼人出入。」

另一個補充說：「不久前有一個婦人家在櫃上打聽她一個從保定府來的親戚，也只是問了幾句，討了一杯涼茶喝，只一會兒就走了。再就沒有見過別的人。」

「後面是誰守着？」

「楊五哥。」

「你去瞧瞧，看看後面有什麼動靜沒有。」

一個漢子立刻離座而去，他去得很快，回得更快，他面色如土，喘氣如牛。根本就不用問，也知道有什麼情況發生了。

武青雷却變得非常鎭定，冷冷地說：「坐下！喝杯酒，慢慢地說。」

那漢子當然沒有武青雷那種鎭定功夫，還沒坐下，話就從口裏冒出來了：「楊……楊五哥躺下了。」

「哦！」另一個漢子霍地站起。

去察看的漢子又接着說：「楊五哥滿頭是血，不知道是死是活，後門開着，我看……樓上……」

「你們趕快去照拂楊五哥，死了，就別動；活着，就抬到曹祿那兒去，趕緊請傷科大夫……」武青雷話還沒有說完，就離座而起，向樓上走去。

店小二却攔住了他：「這位大爺……」

「我找樓上的錢姑娘。」武青雷一揚手，一塊大洋落到店小二手裏。

「大爺請，樓上二號房。」

在上樓的時候武青雷就在後悔了，讓錢瑞芝置身險地自己的確應該負絕大的責任，不管錢瑞芝有多麼正大堂皇的理由要冒這種險，自己都應該……

二號房門開着，一登樓武青雷就看到了，他一個箭步竄了過去。不管他的動作有多快，都已與事無補，錢瑞芝已經不在房內。

她出去走走嗎？她……？不是。她的不在只有一個答案——被對方擄走了。

武青雷的緊張，惶恐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消失了，他激動的情緒也漸漸冷靜。因爲錢瑞芝目前還活着，如果她死了，對方絕不會大費手腳地搬走她的屍首。毫無疑問，錢瑞芝和馮二嫂的命運是相同的。

綁走這兩個女人的目的何在呢？那也只有一個答案——要挾武青雷，太陽之下沒有新鮮事兒，任何人都想得到。

武青雷很沉靜，但他心裏却不得不承認他已初步失敗。他一直以爲局面由自己控制着，事實上現在已經被對方佔了上風。

他在錢瑞芝房裏巡視了一遍，沒有任何凌亂的跡象，他很安心，錢瑞芝的遭遇比楊五哥要好得多，最少她當時還沒有受到傷害。

他想：他應該立刻趕到一盞香茶園去坐着等，因爲對手正忙着找他。時間很緊迫，對手浪費時間，也等於是他自己浪費時間。

然而當他經過隔壁三號房的門口時，他又停了下來。

他低着頭，靜靜地在思索。

突然一陣衝動，他舉手敲響了三號房的房門。

沒有回應，他再敲。房門終於打開，門縫露出了睡眼惺忪的徐鵬舉。

「找誰？」

「找你。」武青雷已經不够鎭定了，他用力一推房門，硬擠了進去。

徐鵬舉那雙惺忪眼睜得很大，很大，口氣驚疑地說：「老哥！這是怎麼回事？咱倆素不相識的？你……」

武青雷才懶得去聽他說些什麼，他那敏銳的目光在一瞬間掃過了屋子內每一個地方，他發現：徐鵬舉是眞在睡覺，不管是馮二嫂也好

，錢瑞芝也好，都與姓徐的無關，武青雷發覺自己此舉有些多餘。

他連正眼都沒有看徐鵬舉一下，掉頭就向外走，徐鵬舉有抗議的目光，却沒有抗議的言辭和行動。

走到門口，武青雷又回了頭，站在徐鵬舉面前，兩眼直直地瞪着對方。

「老兄！」徐鵬舉臉上流露出一絲苦笑，「到底是怎麼回事？」

「你明白，我也明白。」

「老兄！是我沒有睡醒？還是你的話讓我迷惑？你說些什麼，我根本就摸不着門。」

「你還待在這兒幹什麼？」

「老兄！你有完沒完？」徐鵬舉開始上火了。「我化錢住店，不待在這兒？應該待在那兒？」

「徐鵬舉！」武青雷森冷如冰地說：「你瞧瞧我這雙眼睛，麻雀打眼前飛過，我都能分出公母，什麼事能瞞得過我。不過，有一件事情我却不明白，你已經得手了，還待在這兒幹什麼？」

「我八成遇上了一個瘋子，我……」

「瘋子是你不是我，幹殺手的十個有九個都是瘋子。姓徐的！你儘管裝吧！你也許逃得過天理，逃得過王法，但是却逃不過一個人的毒手。你可知道那人是誰？」說到這兒，武青雷停了一下，才一個字一個字接下去：「老——頭——子！」

徐鵬舉叱喝道：「你再不出去，我要叫人來轟你了。」

「放心！我會走，不過，你得讓我把話說完，我看得出你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聰明人多半是自視很高，不把別人看在眼裏。別人就正好利用這種弱點來算計你。徐鵬舉！你也許過份低估那位老頭子了，他一定會置你於死地，而且，他絕對辦得到，因爲他手裏還扣了一張絕牌。」

徐鵬舉沒有說話，但是從他的眼神中却可以看出，他很想知道下文。

武青雷沒有令他失望：「這張絕牌就是樊期海，樊小玉的父親，一個傑出的武師，也是一個毒辣的殺手。他何時出現，你就何時死。好！我的話已經說完了。」

武青雷沒有再多說一個字，沒有再多停留一秒鐘。他相信，徐鵬舉此刻必然渾身都在震抖，雖然錢瑞芝和馮二嫂都下落不明，他還是感到心頭比先前已經鬆了許多，方才和徐鵬舉的一場智慧之戰，他是打贏了。

手下的人在候着他，紛紛問道：「大哥！錢姑娘怎麼樣？」

「所有的人都向曹祿集中。」武青雷只說了這樣一句話，就走出了聚賢棧。

他疾步向一盞香茶園走去，現在他已經肯定，對方已擄走了馮二嫂跟錢瑞芝，目的要挾他，他只有等在一個固定的地方，等候敵人找上門來。

他剛走到茶館門口，就有一個粗壯漢子向他迎了過來，那漢子目光望着別處，口裏輕輕地問：「白溝鎭的武爺麼？」

「不錯。」

「有一位姑娘想見你。」

「樊小玉？」

「武爺眞了不起，請跟我來吧！」

那漢子前頭走，武青雷後頭跟，走不多久，他就發現，還有另外兩個人跟在他的後面。反正他已拿定主意，忍受任何委屈，絕不使那兩個無辜的女人受到一星半點的傷害。

出了城，那漢子又將武青雷引到了小松崗上。

小玉坐在土堆上，身邊放着一大碗涼茶，半個啃過的饅頭，她的目光中充滿了自信的神采，似乎早已預料到武青雷會來，而且會一個人來。

她一揮手，那漢子退開了，土堆子上面只有她和武青雷兩個人。

「白溝鎭的武爺？」

「正是，妳是樊武師的掌上明珠小玉？」

「不錯，你眞是無所不知，無所不曉。」

「因爲，我有眼睛，有耳朵，也有腦袋瓜兒。」

「你的確很能，可惜你不是萬能。武爺！咱們不說閑話，談正格的，有一件事要請教，白大爺去年給了你一個大難堪，你難道忘記了？」

「永遠不會忘記。」

「這種奇恥大辱，應該沒齒難忘。可是，你却在處處帮他的忙，爲什麼？」

「爲地方，爲善良的百姓。」

「好詞兒！請問：馮二嫂，錢姑娘是不是善良百姓？」

「當然是。」

「但是你却害了她們。」

武青雷顯得非常鎭定，當他發現小玉用她們兩個人來威脅他時，他技巧地將話題轉開：「我們先談談妳教我到這兒來作什麼。」

「請你別礙事。」

「礙事？說說看，我礙了什麼事？」

「白雲天把持鄉團，培養自己的勢力，咱們看不順眼，要扳倒他。」

「哦！縱容吳一霸殺人放火，奸淫擄掠，就是扳倒白大爺的手法之一？」

「武爺！別將吳一霸跟咱們扯在一起。」

「妳是說，吳一霸跟你們完全不相干？」

「兩碼事。」

「嗯！我明白。」

「希望你能明白。」

武青雷說：「我明白的是我心裏想的，可不是妳剛才說的。」

「武爺！也許只有這一次機會咱們心平氣和地談談，有什麼疑問，別悶在心裏，請說出來。」

「一旦說出來，妳就不會心平氣和地跟我談了。」

「武爺！我雖是女流，却很乾脆，請你來，送你走。如要翻臉，一對一你不在乎，仗多欺少的事我不幹，你高興說什麼就說什麼。」

「吳一霸打刦趙家莊的事妳聽說了吧！」

「嗯！聽說過。」

「那一次打刦，令尊在暗中帮了吳一霸的忙。」

小玉的反應很平和，也很緩慢：「你有憑據？」

「我武青雷從不信口開河。」

「這件事我不跟你爭，因爲我有好多年沒有和家父在一起……你現在提起這件事有何用意？」

「你們和吳一霸是有關係的。」

小玉好像始終在避重就輕：「武爺！咱們不談這個。」

「談什麼呢？」

「請你立刻回白溝鎭，躺到床上裝病，或者喝兩杯裝醉，明天這個時候再起身，我保證錢姑娘和馮二嫂都會安然歸去。」

「倘若我不答應呢？」

「你知道會有什麼結果。」

「我大概用不着在此刻用言辭回答了，行動該是最好的答覆，待一會兒你就知道是否接受了你的請求。」

「希望你接受。」

「我可以走了吧？」

「當然可以。」

武青雷默默地走下了土堆子，他的步伐非常鎭定。

× × ×

白雲天睡了一個午覺，精神顯得很充足。他先到縣衙打了一個轉，和蔡雨春連絡了一下晚間去龔家橋拜壽的事，然後緩步向聚賢棧走去。人類的好勝心是與生俱來的，卽使到了白雲天這種年紀還是免除不掉。他對武青雷說過，他不但不躲避那個隱藏在暗中的殺手，還要故意去引誘對方出面，現在，他就眞的這麼作了。

一進門，掌櫃的就親自迎了上來：「哦！白大爺！怎麼有空閑呀？」

「我還沒用晌午哩！」白雲天信口胡扯：「今兒興緻挺好，給我來兩碟小菜，四兩二鍋頭。」

「您先坐，我就去吩咐廚下去弄兩碟精緻點的小菜，再來陪您喝兩杯。」

白雲天選了個梯口的位置坐下，面對着客棧的大門，一路上彷彿有兩個人跟着，只顧住注意樓上的，忽略了別人，那可就大意失荊州了。

掌櫃的親自端來了酒菜，拿來兩副杯筷，在白雲天對面坐下，一面斟酒，一面關心地問：「白大爺！案子破了麼？」

「唉！」白雲天嘆了口氣，端起酒杯來在手掌心裏一個勁兒地旋着。「一點綫索都沒有，無頭命案，上那兒去破啊！」

「白大爺！我看得出來，你挺煩！」

「接連好幾條命案，連我侄子也拖了進去，我那能不煩呢？煩又有什麼辦法……」

「咦！白大爺！您在瞧什麼呀？」

「別回頭，對街有兩個人，一個勁兒地往這邊瞅。」

掌櫃說：「我說白大爺，往後出來，您也該帶兩個人在身邊，作個防而不備啊！」

「掌櫃的！」白雲天突然壓低了嗓門：「三號屋的徐先生在麼？」

「在啊！吃過晌午之後就沒出門，可是要請他下來陪您喝兩盅？」

「不！不！別去打擾他，徐先生那兩筆字寫得還眞不壞……」

白雲天突然發現掌櫃的沒有留意在聽他說話，只是怔怔地望着他的身後，似乎看到了什麼……

白雲天沒有回頭去看，却以一隻手按住桌面，縱身躍起，就在這一瞬間，一柄閃亮的飛刀從他脚下閃過。

掌櫃的叫了一聲，身子向後拌倒。白雲天的身子在半空中一旋，循着飛刀擲來的方向看去，什麼也沒見着。

白雲天並沒有往後面去追，他只想證實一件事——擲刀殺人者是不是徐鵬舉？因此，他飛身上樓，其速度之快，簡直可以說是一蹴而達。

白雲天早就有了先入爲主的觀念，再加上一股難以控制的衝勁，砰地一響，三號房的門被他用肩膊頭給頂開了。

徐鵬舉赤着身子在榻上睡覺，聞聲霍地坐起，滿臉錯愕的表情，這一來，白雲天可楞啦！他立即想到了武青雷的判斷——徐鵬舉留在這兒只是一個幌子，用他來吸引你的注意力，眞的殺手躲在你的背後。

「白大爺！」徐鵬舉吃驚地問道：「怎麼啦？」

「哦！對不起！徐先生！」白雲天的反應很快，還不至於答不上話來。「掌櫃的剛才被殺了，我看見兇手跑上樓來，也好像進了你這間房……大概是我的眼睛看花了……對不住！眞對不住！」

「哦！掌櫃的被殺了！」徐鵬舉更吃驚了：卽使是故作吃驚狀，也裝得很像。

「也可以說他是替我而死，本來兇手是要殺我的，飛刀被我躲過……徐先生！咱們待會兒再聊。」

白雲天本來還想和徐鵬舉多談幾句，探探他的反應，但是時間不容許他這樣作，行兇的人是追不到了，但是他得看看掌櫃的傷得怎麼樣，救人最要緊。

匆匆趕下樓來，只見店門已經關上，掌櫃的平躺在地上，旁邊站着五個人：兩個店裏的伙計，兩個是同在店堂裏進食的食客，還有一個是陌生人。不！白雲天對他並不陌生，因爲他就是剛才對街窺探兩個大漢之中的一個。

「你是幹什麼的？」白雲天指着那漢子問道。

「白大爺！我是武爺派來保護您的……」

「哦？你們不是站在對街廊簷底下嗎？」

「是的……」

白雲天說：「那麼，你們一定看到那個行兇之人了？」

「只看到了一隻手，一個肩膊頭，半個面孔。」那大漢指點着說：「那傢伙掩藏在那根柱子後面，出刀的時候，都沒有將整個身子露出來。」

白雲天突然發覺忘記探視老掌櫃的傷勢了，連忙蹲下察看，這一看，立刻鬆了一口氣。老掌櫃的昏過去了，却不是因爲傷重，而是受驚過度。那把刀子只扎中了肩膊頭，那兒並不是要害。

白雲天連忙吩咐：「先將掌櫃的抬到床上去，再趕緊去請一個傷科大夫來，別動那把刀子。」

掌櫃的被抬走了，白雲天招呼那漢子坐下，輕輕地問：「你們不是兩個人麼？還有一個呢？」

「一看這兒出了事，我就衝過來關上了大門，免得閑人闖進來看熱鬧，我那伙伴趕緊繞到後面追兇手去了。他的腿比我快……」

「追得上麼？」白雲天抱着懷疑的態度。

「一定追上了，不然這時候早該回來啦。」說到這兒，那漢子又壓低了聲音：「白大爺！剛才這兒也出了點事兒。」

「哦！我怎麼沒有聽說？」白雲天顯得非常吃驚。

「武爺不讓告訴您。」

「現在能說給我聽聽麼？」

「咱們在客棧的後門安了一根樁子，讓人給拔了，如今還躺在傷科大夫那兒，死活不知。樓上二號房住了一位姑娘，是咱們的眼綫，人也不見了。」

「武青雷上那兒去了呢？」

「城外。」

「去城外幹什麼？」

「他沒交代，咱們在暗中留意，他出城的時候，有一個從未見過的漢子在帶路，後面也有兩個人跟着……好像他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之下跟着他們走的。」

「唉！這種大事，你們怎麼不趕緊來跟我說呢？」

那漢子苦着臉說：「武爺管教一向森嚴，他交代過的事誰也不敢違抗，如今小的一直在担心武爺的安全，所以才斗膽說出來……」

「不必急，武青雷機智過人，絕不會有什麼閃失，咱們先在這兒等等，等你那個伙伴回來以後再作計較。」

這時，徐鵬舉也穿好衣服下樓來了。看上去，他臉上的驚色還在：「白大爺！掌櫃的怎麼樣？」

「不礙事，只受了點輕傷。走！咱們到樓上聊聊。」白雲天拉着徐鵬舉往樓上跑，在登上樓梯的時候，他暗暗地向那漢子打了一個眼色。

來到樓上三號房，徐鵬舉先開了口：「白大爺！接二連三地出事，這內中好像……」

白雲天和徐鵬舉根本就沒什麼好談的，拉他上樓，只是怕另一個去追兇手的人回來報告消息洩漏了秘密。此刻當然不願意讓對方有機會接觸到正題，於是連忙打岔：「徐先生！我想請教你一件事，隔壁房裏住的一位女客你見過嗎？」

徐鵬舉說：「見過，見過，年輕輕的，倒很會擺闊。」

「她不見了。」

「不見！早起還在嘛？」

「我剛來，坐下和掌櫃的才吃了一杯酒，背後就有人給我一刀，連我都摸不清楚是怎麼回事。」

「白大爺！有句話也不知當講不當講。」

「徐先生！有話儘管直說。」

「論家世，我不算壞；論外頭的關係，我也不算少。比方說龔家橋的龔二少爺士豪兒跟我的私交就不錯，偏偏我這個人不喜歡結交權貴，才弄得一事無成，落拓江湖。我徐鵬舉沒有錢，沒有勢，却有格，方才白大爺問起隔壁那位錢姑娘，莫非是對我有什麼懷疑？如果有，白大爺不妨明說。」

話是很客氣，却是非常嚴厲的反擊，白雲天連忙解釋：「徐先生！絕沒有這個意思，絕沒有……」

「白大爺！前兩天隔壁有個女人被殺，您也曾經盤問過我……」

白雲天說：「你是隔壁的房客，總免不了要問問……」

「白大爺！我再放肆問一句，白溝鎭的武青雷你是認識的囉？」

「不錯。」

「他剛才來過。」

「哦？他來……？」

「他來說了許多莫名其妙的話，話說得不算太明，但是我却句句聽得懂……白大爺！您難道不知道這回事？」

「我不知道，眞的不知道。」

「那就算我錯怪白大爺了，我是個聰明人，甚麼事也都能瞧出個端倪，新城縣既然對我流年不利，實在不該再待在這兒。偏偏今早又遇上龔家橋的龔士豪，他邀我去喝老太爺的壽酒，只得再躭擱一天。白大爺！我明天一大早就走人。不過，我想問問明兒我能走麼？」

「徐先生！聽你的口氣，誤會好像很深，既然如此，我也不多作解釋了。這是個有王法的世界，高興來就來，高興走就走，誰也管不了你。徐先生！不打擾了。」白雲天的臉色不大好看，不過在言語上還算客氣，臨走的時候還拱了拱手。

下樓之後，那個去追兇手的人還沒有回來，傷科大夫倒來了，白雲天去探探老掌櫃的傷勢，順便將那把兇刀用手絹包起來揣在懷裏。

來到店堂，突然發現武青雷也在，這對白雲天來說，頗有「苦旱多日，甘霖普降」的喜悅，連忙跑過去說：「武老弟！見你安然無事，我眞是高興極了……」

「白大爺！」武青雷冷冷地說：「且慢高興，情況愈來愈棘手……」

「你說說看，有什麼棘手的事。」

「從吳一霸算起，一共出了四宗命案，兩宗殺人不遂案，現在又有了兩宗綁架案，怎不棘手？」

「兩宗？還有一個是誰？」

「一盞香的馮二嫂。」

「綁她幹什麼？」

「因爲我拿一盞香當落脚石，他們摸透了我的性格，知道我不願連累無辜，所以綁架馮二嫂來威脅我……」

「武老弟！你可知道是誰幹的？」

「樊小玉。」

「小玉？就是黃泥巷的小玉？」

「不錯。她也是名武師樊期海的女兒。剛才我們已經面對面地晤談過了。」

「她說些什麼？」

「她說，敎我立刻回到白溝鎭去，躺在床上裝病，或者喝兩杯裝醉，到明天晌午再起身，漫天的雲霧就散了。要不然，馮二嫂和錢瑞芝二人就準死不活。」

「對了！武老弟！那位錢姑娘，是你什麼人？」

武青雷說：「她是我的餌，吳一霸就是這麼上鈎的。」

「這位姑娘……」

「白大爺！在你面前好像不應該再保守秘密了，你還記得趙家莊的刦財滅門血案吧？」

「記得！記得！就如同烙印在心，永遠也去不掉。」

「錢姑娘是趙家還沒有過門的媳婦，她也聽到了外面的傳說，認爲那件案子不是吳一霸一個人幹的，她雖沒有過門，却記下了這筆血海深仇。她不會半點武功，但她有勇氣，也有機智，於是就……」

「對了！武老弟，你剛才和姓徐的對過面了？」

「嗯！是他告訴你的？」

「是的。」

武青雷說：「他怎麼說？」

「說了不少狠話，還抬出了龔老太爺。」

「哼！還沒有到時候，時候一到，抬什麼人出來都不管用。」

「武老弟！你說的時候是……？」

「今晚。」

「那麼，你並不打算中途罷手？」

「當然。」武青雷的語氣非常肯定。

「可是，錢姑娘和馮二嫂都在他們手裏，你得爲她倆想一想啊！」

「我已經想過了。」武青雷的神態非常冷靜。

「你已有了應付之策？」

「我還沒有娶妻小，如果她不幸遇害，我一定以正室的名義將她迎葬於祖塋；至於錢姑娘，只要我們能找出元兇，使眞相大白，她死得也值。」

白雲天神態嚴肅地說：「武老弟！你這種想法沒有什麼不對，而且你自己也在冒險，並非爲保自己安全而不顧她們兩人，不過，我不贊成你這樣作。」

「爲什麼？」

「你該想想我的立場：在公，我是鄉團總練，有維護地方治安之責；在私，吳一霸死在我手裏，我自然是責無旁貸。老弟！我沒有理由要你來爲我拚命，更沒有理由要那兩個女流白白送命。你說是不是？」

「那麼，白大爺的意思是……？」

「你就依照他們的話回到白溝鎭去，最少那兩個女流不會平白無辜地送命。看樣子，他們敎你避開，自然是冲着我來，那就由我頂着吧！」

武青雷低頭沉思，似在很認眞地考慮這個問題，半晌，他才抬起頭來，苦笑着說：「白大爺！經你這麼一說，我簡直沒有選擇的餘地啦！」

「武老弟！你就聽我一回勸，咱們好比在

走一條艱苦的路，前半段是你揹着我走，後半段也該讓我盡盡力，你說是不是？」

正說到這裏，徐鵬舉突然從樓上走了下來。他的態度很從容，似乎沒有發現武青雷的存在，向白雲天拱手，然後出店而去。

武青雷突然用力地說：「白大爺！我不能回白溝鎭去，對不住！我一定要留在這兒。」

「爲什麼啊？」

「就爲了這個人。」他指的是徐鵬舉，任何人都明白。

白雲天兩道眉毛不禁皺了起來，就在這個時候，那個前去追尋敵踪的人匆匆跑進了聚賢棧來。從他的神情間就可以看出此行必定有所斬獲。

「怎麼樣？」武青雷疾聲發問：「追到沒有？」

「他去了城西，那邊全是低矮的棚戶，我看他進入了一間屋子，久久不見出來……」

「你還記得那個地方？」

「記得。」

「他有沒有發現你在後面跟踪？」

「我竭力閃避，他可能沒有發現。」

「去！」武青雷揮着手，說：「帶我去看看！」

「武老弟！」白雲天攔住了他。「我看還是交給我辦吧！最少我不會有什麼顧忌，因爲我是鄉團總練。」

「不！白大爺！應該我去。」

「武老弟！你能說個理由麼？」

「我們好像陷在深山大澤之中，攻擊我們，擾擾我們的是一羣野獸；而獵人是專門對付野獸的。」

× × ×

在一座座幾乎完全相同的抵矮棚戶中，武青雷的那個弟兄指出了其中的一間。武青雷只帶來了兩個人，他吩咐他們在外面等着，他一個人走了進去。

屋內有一股潮濕的霉味撲鼻而來，武青雷先定定神，找到了窗戶，當他將木板窗撐起來之後，他才深深地換了一口氣。現在，光綫從窗口投射進來，已經可以很清楚地看見屋內的情況了。

一張木桌，幾張橈子，一張木板床，空蕩蕩的，根本就沒有見到被褥之類的用品。桌上有一堆花生殼，半瓶酒，三隻酒杯，花生殼當中還有不少未吃的花生。嗯！本來有三個人在這兒喝酒，突然匆忙走了。

這座低矮的棚戶一共有內外兩間，武青雷又到內間去看，裏面是灶房以及臭得令人不敢吸氣的毛房。他發覺這一趟是白來了；其實，他早就應該料到這種結果，因爲敵人一直保持了高度的警覺性。

當武青雷正要向外走時，他突然發現了一樣東西：衣服，女人的衣服，一共有兩件，掛在房門背後，他一眼就認出來那是錢瑞芝和馮二嫂的外衣。

對方爲什麼要這樣作呢？讓武青雷知道兩個被綁架的女人曾經在這兒停留過？或者……夏天天很熱，衣裳都很單薄，若非被强迫，這兩個女人絕不願意脫下外衣，她們在外衣裏面最多還穿了一件背心，馬夾之類的小衣服。對方似乎已預知武青雷會找到這裏來，所以留下這兩件衣服示警——如果武青雷還不決定罷手的話，不但這兩女人會被殺，而且在死前可能還要受到侮辱。

一想到這裏，武青雷不禁打了一個寒噤。

不過，武青雷並沒有放過一個疑問——對方怎麼知道他會找到這裏來呢？毫無疑問，那個擲刀傷老掌櫃的兇手早就知道背後有人跟踪，而故作不知罷了。

現在，武青雷又打了一個寒噤。因爲他已經發現對手非常强，不但組織嚴密，而且每一份子都是高手。他這個行獵人很可能會栽在這一羣野獸的尖牙利爪之下。

武青雷沒有去動那兩件衣服，空着手走了出來。

他那兩個兄弟連忙向前問道：「武大哥！看見什麼沒有？」

「什麼都沒有發現。」

「我明明看見那傢伙走進這一家……」

「你沒有看錯，不過，他已經很快地離開了。」

「武大哥！這幫傢伙很狡猾哩！」

「的確很狡猾，」武青雷心頭沉重，面上却很輕鬆。「走！我們找曹祿去。」

× × ×

今天是龔老太爺大壽的正日，歡樂盛大的祝壽節目由一長串鞭炮及戲班子的鬧台鑼鼓展開了序幕。禮，一批一批地送到；賀客，一波一波地湧來；戲是一齣一齣地唱，那份熱鬧勁兒，簡直非筆墨所能形容。

東院一台戲，西院一台戲，那邊是蔴姑上壽，這邊是八百八年，吉祥戲全搬了出來，角兒們也都卯上了。除了應得的份子之外，還有厚賞，誰能不賣力呢？

儘管外頭是如此熱鬧，龔玉雙却將自己悶在屋子裏，爲什麼？那還用問？

「玉雙！玉雙！」喊聲由遠而近，是她娘的。龔玉雙不但沒應，反而將房門上了門。

「玉雙！玉雙！」她娘敲着房門，一聲聲地喊。

龔玉雙就像是突然啞了嗓門。

「好！妳不理娘！」她娘賭氣似地說：「待會兒妳要是來找娘，娘也不理妳。玉雙！是妳自己不開門，可不是妳娘得到了好消息不來告訴妳啊！」

最後這一句話可眞有效果，龔玉雙趕緊跳下床來開了房門，裝模作樣地問：「娘來多久了呀？我只是床上歪一歪，竟然睡著了。」

「哼！」她娘笑罵着說：「妳這個小精靈！少在娘面前耍花頭，告訴妳，白溝鎭的武家壽禮來啦！」

「哼！誰稀罕！」

「壽禮豐盛得很，好幾挑子哩！」

「不稀罕就是不稀罕！」

「玉雙！妳眞不稀罕麼？」

龔玉雙似乎在她娘的目光中發現了秘密，立刻撲進了母親的懷裏，撒起嬌來：「娘！我不來啦！妳一定還有什麼話沒有說出來。」

「起來吧！這孩子，天又熱，屋子裏又悶，給妳這麼一磨蹭，回頭又是一身汗。」

龔玉雙說：「好！我不磨妳，妳可得快些說。」

「武青雷着人送信來啦！晚一點他要親自來向妳爺爺拜壽。」

「眞的！」

「當然是眞的，娘還會騙妳不成？」

「哼！」龔玉雙得意地笑了。「剛才我去新城找他，他可神氣哩！說什麼來不來還不定規。我就料定了，他不敢不來。」

「玉雙！妳可知道人家姓武的爲什麼不愛理妳？只因爲妳太刁太驕啦！」

「娘！誰說他不愛理我？誰說的？」

「玉雙！這還用人說麼？難道我還看不出來？唉！說起來這也是妳爸害了妳，教妳騎馬，練武，弄得妳半點不像個女孩兒。玉雙！妳娘比妳了解男人，男人吶！都喜歡柔柔順順的女兒家……」

「娘！妳根本就不知道，我在他面前才一點也不野哩！其實呀！對那些臭男人不能太順

從，太順從他們就會上天！」

「瞧你！這句臭男人是大家閨秀說得出口的麼？」她娘拉住了龔玉雙的手。「走吧！咱們聽戲去，別老是悶在屋子裏。」

聽說武青雷要親自來拜壽，龔玉雙早就沒氣了，歡天喜地跟她娘來到了前院。

龔士豪今天最忙了，指揮這，指揮那的，壽堂在頭一天就已經佈置好了，這會兒却要變動，母女倆經過壽堂的時候禁不住好奇地了停下來。

「怎麼啦！士豪？」玉雙她娘禁不住問道：「那些壽聯不是早早就掛好了麼？怎麼又要換呢？」

「妳懂得什麼？」龔士豪很不耐煩地說：「縣長剛剛送了一副壽聯來，他是地方上的父母官，他送的壽聯當然要掛在正當中呀！」

母女倆倒不想走了，她們似乎想看看縣長送的那副壽聯是怎麼寫的。

想不到龔士豪却揮手撵她們：「去！去！別待在這兒碍事，有好戲不去聽，眞是的。」

龔玉雙似乎最怕她父親了，連忙拉着她娘離開了客廳。她們這邊剛剛出去，龔老太爺那邊就進來了。

龔鳳鳴雖然已到了六十花甲之年，身體却非常好，鬚髮只是略見花白。

一見老太爺出來，龔士豪連忙迎了過去：「爹！您沒去聽戲呀？」

「士豪，我聽說縣太爺送來一副壽聯，特地來看看……在那兒？」

「在這兒，我正要着人掛在正當中。」龔士豪一招手，立刻過來了好幾個人，將壽聯分別展開了。

龔鳳鳴拈鬚輕唸：「鳳翔九霄，壽比九霄高；鳴震三江，福勝三江長……好！好！這是誰的手筆？」

龔士豪道：「聽說是縣大爺的幕府師爺蔡雨春作的聯……」

「士豪！我說的是這筆字……好！好！龍飛鳳舞，鐵劃銀鈎，是誰寫的？」

「爹！這個人您不認識，我倒跟他很熟，是個落魄才子，姓徐名叫鵬舉。」

「哦？」龔鳳鳴老太爺的兩道花白眉毛倏地皺了起來：「徐鵬舉？寫得這樣一筆好字，應該很有點名，我怎麼沒聽說過哩！」

「爹！說起名頭，還眞不小，他還在保定府的文林齋展過他的字，您老人家一向太忙，沒留意吧了！」

「唉！」龔老太爺輕嘆着。「這幾年我只愛搜集古玩玉器，沒去留意書畫，眞是一個俗人……這姓徐的字寫得眞好，那天再跟他要幾張條幅……」

「爹！」龔士豪興高采烈地說：「他目下正在縣裏，我還邀他來跟您老人家拜壽哩！」

「哦？」龔老太爺那兩道花白眉毛又皺了起來，「你邀了他？」

「嗯！」龔士豪得意地說：「我跟他在保定相識，一見如故，相交非常投契，此番異地相逢，又正當您老人家六十大壽，我當然要邀他前來作客，也順便讓他拜見您老人家。」

「這……這不妥吧！」

龔士豪臉上的笑容立刻凍住了，期期艾艾地問道：「爹！這有什麼……不……不妥呢？」

「士豪！有才氣的人多半帶點傲氣，我若對他冷淡，他一定不高興；若是對他熱絡點，你想想：今晚在座的有多少貴客，這小伙子是個陌生人，別人不詫異麼？」

「爹！人雖陌生，名兒却不陌生，連縣太爺都慕名求字，爹！見了面您一定喜歡他。」

「我知道，我知道。」龔老太爺慈祥地撫摩着他兒子的肩頭。「你眼界高，能够看上眼的人，絕不會差到那兒去，只是……今晚有許多有身份的貴客……呃！士豪！你還是聽爹的話吧！」

「可是，我已經約好他啦！」

「你也可以去回掉他呀！」龔老太爺有些不耐煩了。

「爹！這怎麼能回掉人家呢？」

「怎麼不可以？你去對他說，我回去想過了，要你備一份禮吧！你目前手邊又不富裕；你空手而來，心頭也一定不舒泰。這麼着，過幾天我再請你到舍下來玩……這怎麼不行？」

「爹！」龔士豪雖也是四十靠邊的人，却差點哭出來了。「您一向是疼我的，今兒個……爹！姓徐的很讀過幾天書，人生得體面談吐也文雅，包管不會丟您的臉，您儘管放心。」

龔老太爺的臉色不大好看，過了好半天，才吁了一口氣說：「好吧！既然你一定要他來，爹也就沒話說啦！就讓他來吧！」

「謝謝您，爹！」龔士豪這才笑了。

「對了！士豪！」不過，龔老太爺又提出來龔士豪傷腦筋的問題來了。「玉雙那孩子最近還不時往白溝鎭跑嗎？」

「爹！這幾天忙您的大壽，我倒沒留意。自從上次爹交代之後，我就把玉雙管緊了。唉！怎奈她娘老護着她。您放心，我會把這件事放在心上。」

「士豪！不是我對武青雷有成見。說起來孩子倒也挺不錯，人品好、家世好在地方上也有聲望，就是鋒芒太露了點。你也知道爹的爲人，不喜歡跋扈張揚的人。聽說玉雙老揪着他，人家愛理不答的，萬一傳揚出去，可不大好聽，好像咱們龔家的姑娘沒人要……」

龔士豪說：「爹！您不用說啦！往後我會將玉雙管緊點。」

「嗯！剛才我看看禮單子，武青雷還送了一份厚禮哩！」

「哦！咱們不收，給退回去。」

龔鳳鳴笑着說：「士豪！都四十歲的人啦！還像個孩子，爲人處事不作興這樣的，待會兒他一定還要來拜壽，可不能簡慢人家。」

「是！爹！」

「士豪！咱們不許玉雙跟他來往，是爲玉雙着想，姓武的可沒有什麼錯，千萬不能把他當仇人般看待。尤其是今晚，你可得好生接待啊！」

「爹！您的吩咐我都會記到，作到的。」

「士豪！你可比你大哥强得多啦！」龔鳳鳴有些疲累地伸伸胳膊，活動活動腰眼兒。「我得去靠一會兒，唉！一歲年紀，一分精神，到底是老了……待會兒留意點，縣太爺到的時候，我要親自到門口去迎接哩！」

龔士豪說：「爹！您歇會兒吧！到時我會來喚你的。」

龔士豪親自送他父親送回後院，本當立刻要去找龔玉雙狠狠地教訓她一頓，剛好別處有事找他，他只得暫時將這件事情擱下。

太陽已逐漸偏西，天氣已漸漸涼爽，龔府的壽讌正逐漸推向高潮。

壽讌分三處進行，東、西兩院各設了五十桌，正廳設了十桌，那兒顯然是專門招待貴賓的。側院臨時架設的十口大灶正燒着熊熊烈火，幾十個厨子及下手也正忙着。龔士豪很仔細地檢查了菜單，檢查了戲碼，認爲一切都妥當了，才發覺自己是一身臭汗，他得去洗個澡，換身乾淨衣服了。

涼水澆到身上眞是非常舒服，龔士豪瞇着眼睛想：這是自己頭一回辦大喜事，但他有信心辦得非常成功。

× × ×

日頭漸偏西，天氣漸涼爽，馮二嫂和錢瑞

芝之二人也感覺舒服多了。這麼熱的天，兩人被關在一間密不通風房子裏，那的確不是滋味。

這間屋子裏沒有床，沒有椅，她們只能坐在地上。也沒有人給她們送一口水，而且她們身上的外衣都被脫掉了，也幸好是間暗無天日的房子，否則她們一定會感到狼狽。

最奇怪的是，她們竟然沒有交談一句，因為她們彼此都在猜疑對方的身份。她們當然也沒有嘗試逃走，因為那絕對是不可能的。門上了鎖，而且外面還有人看守着。她們清晰地聽到來回走動的腳步聲，也不時響起一兩聲低而簡短的交談。

不過，有一點她們是共同的，那就是她們心中的想法——武青雷現在怎麼樣了？

武林秘技

孫玉峯打穴秘招

海雲

我國的拳術有許多絕招是打穴的，想盡辦法希望打中對方的大穴，因此之故，古往今來，有資格的拳師都是十分注意到穴道方面的，盡可能保護自己的穴道，不至於受到敵人攻擊，此外，還要學習跌打急救的醫術，萬一打中穴道，即時用藥施救。

歷代相傳下來的穴道，如果受擊，發生各種恐怖的現象，便會重傷，或者馬上閉氣身亡。

照武林中人所述，人體的穴道雖有百三十多處，但在接近心臟或腦袋的穴道，最為脆弱，很易受擊身亡。

關於這一點，以前羅漢門的掌門人孫玉峯師父，有時談話中透露，下面所述的話跟穴道有關，喜歡練武的人認真注意它。

在左右兩邊額角穴道，稱做太陰穴太陽穴，如果該處受擊，骨頭沒有爆裂，只是重傷，可以醫治，反之，骨裂，就有血流出來，因為該處的裂縫正是頭顱接筍的地方，如果它受擊以致爆裂，就會影響到腦漿也流出來，當然是凶多吉少。在頭顱裏面有許多個穴，如果揭開了顱骨看看，便知道所謂穴道即是頭顱的骨頭比較疏鬆之處，甚至是漏空的地方，那些穴道並非一定是用指頭打擊它的，還有另外一種情況是用拳頭或者用手掌拍打。

在頭頂正中的一處，稱做泥宮穴，那是必須使用重壓然後打得中它的，普通人用拳頭去打，那是沒用的，至於用棍棒打擊，卻十分犀利，因為那個地方受到劇烈震盪，就會損害大腦的神經中樞。

古代有些和尚苦練鐵頭，把那個頭顱練到變成鋼鐵那麼堅實，稱做鐵頭和尚，那些人如果使勁的用手頭撞擊，十分犀利，武林中人對付鐵頭和尚的一招就是鳳眼捶，不過那種戰爭簡直是生與死之間的決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並非正路，因為鐵頭和尚撞出之際好像犀牛似的直衝過來，使用鳳眼捶向他頭頂的泥宮穴打下去，萬一打不中它，就會給他撞倒，不過，鐵頭和尚的頭顱就算真的硬如鋼鐵，倘若那個地方受到撞擊，便會腦裂身亡，故此這種打法是迫不得已的，事實上鐵頭和尚使用這種奇怪的戰術去打擊別人，已經抱了必死之心，因此之故，無法留情。

在後腦對正眼睛的一處，稱做「腦戶穴」，它就是腦袋後邊，這一個穴道也是不能夠用手打擊的，就算用鳳眼捶敲打，也無法使人受傷，只是用棍衝刺，才可以發生威力，故此，六點半這一種棍法就特別注意這一個穴道，化棍為槍，由後邊向上衝刺，打中了它，便會使人登時失去了一切正常反應，即使沒有死亡，也變成一個呆人，此後呆頭呆腦，等於現時醫學上所說的「失憶症」。

靠近腦戶穴比較低落一點，那是講說話當中必須運用的一些肌肉，由神經系統管束，稱做「啞穴」，它是在頸柱骨最上的一處，亦即上下兩排牙齒結合的一處，在那個地方用劈掌使勁劈下，要是特別有份量，可以使人此後變啞，無法說話。

「啞穴」已經厲害，但卻有另外一個穴道稱做「翳風穴」，又名「藏血穴」，它就更加值得重視。如果這個地方給硬物插入，非死也受重傷。

這個穴道在耳朵和耳骨之間的空洞地方，它是神經叢，亦即腦袋血管內流轉彎之處，該處受擊，便會發生腦充血，但卻不容易打擊，一定要苦練過鐵沙掌，手指堅如鋼鐵，然後能夠在這地方插入。

另外一處，稱做「咳穴」，那就比較容易受擊，它是在聲帶之下，亦即前面頸子，食管和氣管交界之處，每逢一個人患了傷風咳，那個地方就震動不停，反之，倘若它受到劇烈的打擊，立刻咳嗽不止。

至於臉部顴骨穴處，上下都是穴道，上邊就是眼睛，雙眼受擊，不但變成瞎子，還會喪生，是人所皆知的了，可是，在顴骨之下，還有另外一個穴道，它稱做「顴穴」，那是現時稱做鼻竇炎的鼻竇，那個地方有個相當大的空洞，一旦受擊，便影響到顏面神經，登時倒地昏迷。

耳朵也是大穴，但卻必須雙掌齊下，一齊向左右兩邊耳朵兩邊的空洞處相打，然後發生效力，由於掌力內震，腦神經以及血管同時受到劇烈的破壞，立刻倒地喪生，這一招古代稱做「鐘鼓齊鳴」，不准武林中人施展，懸為禁例。

靠牙臼方面，即是兩頰之間，還有一個穴稱做「翻車穴」，等於車輪的中軸，如果該處受到劇烈的打擊，便會脫臼，牙臼打脫，立刻發生劇痛，無法再鬥，但卻不會因此喪生。

鼻骨也是穴道，如果鼻樑被人用掛捶打落，以致崩坍，登時昏迷不醒，就因為鼻骨本身有很強神經中樞，不容輕視。

在兩眼的中間鼻骨正上之處，那是另外一個大穴，稱做「腦洞穴」，表示那個地方就是大腦的一處小洞，它是用來減輕顴骨壓下所發生的壓力，不至於壓得太過厲害的，如傷風鼻塞，該處有咳，整個人覺得不舒服，反之，嗅到一些白霧或香烟的氣體，那個地方塞滿了氣，也有問題，總之，該處必須留空，好像金錢的眼，故稱腦洞穴，又名「金錢穴」。

懂得使用點穴絕招的人，能夠用鐵指向該處使勁一戳，便有可能使那個人昏迷不省，古人稱做點穴，確有其事。

上述各種穴道，都是在頭部的，身上還有許多處穴道，但卻比不上頭部的穴道那麼重要，練武之人認真要保護它。

一陣雜亂的腳步聲，好像來了好幾個人。他們說着快而低沉的話。馮二嫂和錢瑞芝都想聽聽他們說些什麼，但她們聽不清楚。

突然有人敲門，是敲外面的大門，只聽一個女人的聲音在問：「是誰？」

「小玉，是我。」那聲音雖然很低沉，卻很有力。

接着開門的聲音。

「小玉！這麼急找我幹什麼？」又是那低沉有力的聲音發問。

「急着找您，當然有急事，您先坐下，喝杯茶。」

「小玉！既然是急事，那就快說。」

「日落之前，將『雙人萬』『掛點』。」

（註：『雙人萬』是指姓徐的，『掛點』即殺死。）

「小玉！不是說好等他離開新城之後再『掛』他的麼？怎麼又改啦？」

那人說：「是老爺子的意思。」

「小玉！我想跟妳單獨談談。」

「有話就在這裏說，在場的，都是我的心腹。」

「小玉！我想問問妳，妳拿老爺子的話當聖旨，妳到底圖什麼？難道妳想扶正當夫人？就算可能，我也不幹，我可不願意我的女兒嫁個糟老頭子。」

「爹！我們當初不是商量好了的麼？為的是錢呀！」

「錢！錢！錢！」低沉有力的聲音有些憤怒了。「這兩年來我們到底撈了多少錢？說起來可憐得很。小玉！我是女兒賠進去了，說不定命也會隨時賠進去，這幾個錢是太不值得了。小玉！妳是挺聰明的，怎麼我看妳好像變糊塗啦！」

「哼！」小玉冷笑了一聲。「您把您的女兒看得太差勁了，我可是一點也不糊塗哩！」

「妳還說妳不糊塗？妳打了些什麼底子？瞧瞧老爺子怎麼對待『頂口萬』？（姓吳的）再瞧瞧老爺子怎麼對待『雙人萬』？心狠手辣，別以為妳能對付得了。說不定，如何對付咱們的毒計，他早就想好啦！」

「爹！您今兒個是怎麼啦？牢騷滿腹的。您把女兒看得那麼不濟事麼？若是只為了這兩個小錢，我不如到黃泥巷陶婆子那兒去賣還來得快些。告訴你，爹！老爺子夠狠、夠辣，是因為咱們幫着他，缺了咱們他就像缺了腳的螃蟹，還能橫行嗎？爹！您盡管放心，他的把柄全在我手裏，我跟他要一萬，他不敢給九千九，不信您等着瞧。」

「小玉！」那聲音開始緩和下來。「不是我信不過妳，只是，想提醒妳罷了，薑是老的辣……」

「辣又怎麼樣？我樊小玉是專揀辣的吃，愈辣愈開胃。」

「行啦！行啦！一切妳看着辦……小玉！明兒個咱們怎麼碰頭？」

「老地方。」

「時間呢？」

「一大早。」

「好！可別讓我久等……我得去啦！」

「爹！出去的時候小心點，縣裏處處都是武青雷的線眼。」

「對了！小玉，提起武青雷我可真含糊他，老爺子正想打算如何收拾他，這小子挺礙事的。」

「老爺子對他總好像有些猶豫不決的，也不知為什麼，不過，我已對他作了防範，他礙不了咱們的事。」

「為什麼？」

「他有兩條命根子抓在我的手裏。」

「小玉！我可得跟妳打聲招呼，姓武的胃口不好時，是軟硬不吃；胃口好起來是生冷不計。人說貓有九條命，這小子卻有十條命。妳縱然抓住他兩條命根子他也不在乎。」

「爹！您錯啦！他可在乎得很哩！」

「哦？何以見得呢？」

小玉道：「我教他滾回白溝鎮去，他就乖乖地滾啦！」

「小玉！古話說得好，強將手下無弱兵，妳爹沒有兒子，但是妳這個女兒好像比兒子都管用，不過，妳還是多加提防為是。」

馮二嫂和錢瑞芝都聽到了這番話，但她們絕不相信武青雷會乖乖地「滾」回白溝鎮去。

太陽開始往西邊下沉，徐鵬舉的心則往下沉。老爺子給他出了一道難題——日落之前幹掉姓白的，說起來容易，作起來難，若在平時，還有機可乘。如今簡直就沒有半點下手的機會。

話雖如此說，徐鵬舉可沒有躺在客棧裏聽任自己失敗。他必須去試一試，一方面是他的天性不服輸；再一方面是輸不得。一旦輸了，這幾年的刀尖舔血就會變得毫無代價。

他看看天色，仔細地計算一下，日落之前還有四十分鐘，他又掏出銀鍊掛錶出來看看時間，現在是五點五十五分，夏天日落較遲，他計算得非常準確。

如果有機會，只要一秒鐘就足夠了，問題是：他無法掌握那寶貴的一秒鐘。

他今天帶了兩把刀，左右袖筒一把，這是破例的。並非他怕失手，而是怕得手之後走不脫。那麼，另一把刀就可以解決自己。

新城的街道，新城的居民和往常一樣，但是在徐鵬舉的感覺上就和往常不一樣的。人就是如此，當高估對手時，自己就會心虛。他走在晚風徐來的街道上深深吸了幾口氣，使自己穩定一些。

他首先注意是否有人跟踪他，沒有。他運用了一點小技巧再加試驗，的確沒有。他非但沒有放心，反而又緊張起來了。

為什麼呢？他認為有人注視他的行動是正常的；沒有人釘着他那才顯得不尋常。

他沒有去判斷原因；因為他無暇去判斷。現在他只有一條路——走向白雲天的住處；這一點他是經過判斷的，縣裏前往龔家橋賀壽的人出發在即這個時候，白雲天一定在換衣服。

白雲天的住處，住處內的環境他早就摸清楚了，關於白雲天的武功底子他也了解得非常澈底，只要白雲天在，他就能達成老爺子交代的任務。至於事後能否脫身，他完全沒有考慮。這就是一個職業殺手的特性——只重成敗，不計生死。

院子裏靜悄悄的闃無人聲，徐鵬舉輕而易舉地進入。

白雲天的臥房門是開着的，卻垂了一幅竹簾，隱約可見椅子上坐了一個人。

那個人是白雲天嗎？

也許是，也許不是。

徐鵬舉自然不會貿然從事，他必須看個清清楚楚。

那只要一掀簾子就可以得到答案，然後是出刀，然後是抽身而退，以目前的情況來說，對他非常有利。

徐鵬舉精確地計算他與竹簾間的距離；再精確計算屋裏坐着的人與房門的距離。甚至他起步時是那一隻腳，到達門口時是那隻腳都要先計算好，因為這與出刀的準確性大有關係。

他當然不會躡手躡腳地走過去，房內的人即使不聞聲響，也能在竹簾的縫間看到他的影子。 ③

（未完）

驚魂六記故事之一

血鸚鵡

古龍·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四大名捕之一的鐵恨，死後屍骸失踪，開棺驗屍的捕快則中毒倒斃棺旁，於是人皆相信鐵恨屍骸已變爲殭尸。王風爲揭開血鸚鵡之秘，不顧安子豪之勸，決定留下偵查鐵恨屍骸下落，此時，另一四大名捕常笑已率十三手下趕至，在譚門三霸伏屍的店堂上，命令他手下二名素有經驗的仵作，及蕭百草三人，爲譚門三霸解剖，屍體一剖開，碎骨便露了出來，碎骨赫然顯現紫黑色，常笑盯着紫黑的血，紫黑的骨，一雙眼都發了光，空氣中充滿了一種令人作嘔的藥香和屍臭，慘白的鋒刀，慘白的肌肉——

鬼氣瀰堂院　殭屍悼冤魂

紫黑的血，紫黑的骨！

這裏簡直就已像是個地獄。

這種情景已不是「恐怖」兩個字所能形容，更不是尋常可以見到。

甚至連解剖屍體，安子豪也是第一次見到。他偏開了臉。

老掌櫃比安子豪更慘，他已在嘔吐。

他嘔吐着一個頭幾乎已叩倒在常笑前面的桌子上，嘶聲道：「我這裏還要做生意……！」

這店子若是給人知道曾經用來做驗屍室，解剖過三具屍體，還有人光顧才怪。

他辛苦奮鬥了這麼多年所得到的也就只是這個店子。

安子豪瞭解老掌櫃的心情。

常笑却似乎並不瞭解。

他的面上仍帶着笑容，截口道：「你若是再在這裏吵嚷，騷擾他們的工作，以後也就根本不必再做生意的了。」

他是在警告。

安子豪聽得出常笑說話中的含意，他只希望老掌櫃也聽得出。

老掌櫃好像也聽得出，再給這一嚇，一個身子立時癱軟在旁邊的一張椅子之上。

安子豪這才鬆過口氣。

這裏地方並不大，鎮上一共只有八十三戶人家，他來這裏已多年，對於這裏的每一個人，多少都已有一點認識。

對於老掌櫃，他認識更深。

他知道老掌櫃的性情，如果有人侵犯到他的利益，他甚至不惜拚命。

現在老掌櫃似乎已懾服在常笑的威勢之下，即使昏過去，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他實在担心這個老掌櫃忍不住氣。

老掌櫃如果真的昏過去就好了，只可惜不是。

安子豪這口氣也未免鬆得太早。

他這口氣還未吐盡，老掌櫃已伸手攀着桌子，掙扎着從椅上站了起來。

「我絕不容許你們在這裏做這種事！」

猛一聲狂呼，老掌櫃就向一個剖屍中的官差撲了過去！

安子豪那裏還來得及勸止。

他甚至來不及勸止常笑的出手！

× × ×

常笑已出手！

老掌櫃一聲狂呼才出口，他的人就從坐着的椅子上飛起，箭一樣射出！

人未到，劍已到！

老掌櫃一個「事」字才說完，匹練也似的一道劍已哧的飛入了他的咽喉！

劍一吐一吞！

老掌櫃撲出的身子立時仆倒在地上。

沒有血，血還來不及濺出。

劍却已收回，常笑人亦已飛回！

他坐回椅子上之際，劍已在鞘內。

好快的一劍，好毒的一劍！

他的臉上居然還掛着笑容。

老掌櫃也居然還未斷氣，他在地上打了一個滾，死魚一樣的一雙眼瞪着常笑，一隻手扼住了自己的咽喉，一隻手扯開了自己的嘴角，慘呼道：「我做鬼絕不會放過你！」

只有這句話。

這句話說完，他的人已變成了死魚一樣，扼着咽喉的那隻手染滿了鮮血！

安子豪不由的一連打了好幾個冷顫。

打冷顫也並不是安子豪一個人。

正在解剖屍體的兩個官差亦已停下了刀，蕭百草一雙手雖未停下，一個身子已不住的在顫抖！

老掌櫃的說話實在够恐怖。

在這種環境之下，聽起來更恐怖。

無論誰聽了他那句話都難免震驚。

只有一個人例外。

毒劍常笑。

他不單祇是顯得無動於中，臉上的笑容亦依舊。

他甚至瞪着老掌櫃死亡的眼睛，道：「世上如果真的有鬼，人死了如果真的就能化做厲鬼復仇，我最少已死了一千次，絕不會活到今日！」

就連他的語聲也沒有變化，他的神經簡直就鋼絲一樣堅韌。

他就像鐵恨，絕對否認妖魔鬼怪的存在。

也許他還不致於這麼肯定，但無論如何，他這番說話已能鎮定人心，起了很大的作用。

工作馬上又繼續。

× × ×

一個時辰過去，兩個時辰過去。

初秋的天氣雖然已不太熱，他們的額上都已冒出汗珠，工作中的六個人更是濕透衣衫。

檢驗紅石的三個官差終於有了結果。

三塊血紅色石頭都已變成血紅色的粉末。

× × ×

「這三塊紅石是普通的石頭，只因爲在紅蝙蝠的血液中浸過相當時候，所以才變成了血紅的顏色。」

「紅蝙蝠原產瀧州雙伏紅蕉花間，牠的血液，無需製煉就已是一種媚藥，却絕對不是毒藥。」

「要將石頭變成這顏色，不單祇需時，更需大量的血液，這三塊石頭簡直就已是紅蝙蝠的結晶，就放在水中片刻，將那水喝下的如果是女人，即使是三貞九烈的女人，只怕也不由自己，變成了蕩婦。」

「這種媚藥很少在中土出現，還能勾起大家的記憶的就只有『千里踏花』粉蝶兒曾以之迷遍大江南北一事。」

「千里踏花」粉蝶兒是一個採花大賊，已在多年前授首鐵恨刀下！」

× × ×

常笑非常滿意這結果。

三個官差實在盡了心力，所提供的資料也已够詳細。

所以他讓他們去休息。

他自己却不休息，盯緊了正在剖屍體的三個人。

這個人的耐力也同樣可怕。

× × ×

三個時辰亦過去。

店堂中已開始逐漸的暗了下來。

現在即使還未到黃昏，也應已快到黃昏。

驗屍方面仍沒有結果，解剖屍體的三個人却已像剛從水裏撈上來的三條魚。

空氣再多一種汗臭，更令人難堪。

安子豪的一身官服都已濕了，他實在想溜出去呼吸一下新鮮的空氣。

可是他不敢。

常笑好像亦已有些不耐，忽然站了起來。

也就在這下，一個驗屍的官差已將手停下，另一個亦跟着停下。

他們剛回頭，常笑已忍不住問道：「你們找到了死因沒有？」

一個官差吶吶道：「是中毒死的，一種非常厲害的毒藥。」

常笑追問道：「是什麼毒藥？」

那個官差回答不出來。

常笑轉顧另一個官差。

另一個官差亦搖頭，卻道：「咽喉並沒有異樣，可見那種毒藥並不是由咽喉進入。」

常笑冷笑道：「不是由咽喉進入就一定由暗器打出來，你可曾找到了傷口？」

官差又搖頭，囁嚅着道：「那三塊血紅色的石頭——」

常笑打斷了他的說話：「石頭上並沒有毒藥，只有媚藥，先刻他們檢驗石頭的結果，你難道沒有聽到？」

官差嚅喃着道：「那一定有第二種暗器存在。」

常笑道：「既然一定有，你就趕快給我找出來。」

他一瞪第一個跟他說話的那個官差，道：「還有你！」

兩個官差慌忙應聲道：「是！」

常笑忽問道：「內臟剖開了沒有？」

「內臟也要剖開？」

「要，一定要！」

「是！」

「內臟再找不到的話剖他們的腦袋！」

「是！」

兩個官差那裏還敢怠慢，趕緊又動工。

常笑這才坐回去。

他的要求比鐵恨更嚴厲。

腦袋如果也剖不出結果，他還要剖什麼地方？

× × ×

才坐下，常笑忽又一欠身，目光已落在蕭百草的身上。

蕭百草仍在埋頭解盯屍體，心神似乎已放在譚天龍的屍體之上，周圍所發生的事情他彷彿都沒有在意。

常笑盯着他，終於又忍不住開口道：「蕭老頭，你也是沒有發現？」

蕭百草應聲回過頭來，絲毫也不顯得訝異，看他這個樣子，簡直就像早已在等候常笑的呼喚。

原來他的心神並非怎樣集中在解剖屍體。

他滿頭汗珠點滴，神態已非常疲倦，一條腰更彎。

到底他已是個老人。

他瞪着一雙看來已昏花的老眼，道：「被擊陷的膝蓋上有幾個很小的針口。」

他果然已有所發現。

常笑急問道：「有多小？」

蕭百草道：「比綉花針刺出來的怕還小，我反覆檢驗到第三次，才將它們找出來。」

常笑沉吟道：「比綉花針還小，那是甚麼暗器？」

蕭百草道：「我還未找出來。」

常笑轉顧那兩個官差，道：「你們也仔細檢驗一下，看是否也有那種針口？」

不等他吩附，兩個官差經已開始重新檢驗被擊陷的那部份皮膚。

有，果然有。

這答案雖在常笑意料之內，他還是不免現出詫異的神色，道：「針口與紅石所留下的傷痕竟全都是在同一地方發現，未免太巧合。」

他沉吟又道：「以此推測那暗器只怕就嵌在紅石之上，紅石擊在肌肉之上的同時，暗器亦被紅石擊入肌肉之內。」

蕭百草倏的插口道：「儘管暗器上淬有怎樣厲害的毒藥，足令中毒人迅速毒發身亡，血液亦未必同時停止流動。」

常笑拍案道：「對，只要血液還流動，那麼細小的暗器既已進入人體，就可能隨着血液流入心臟！」

語聲猛一頓，他振吭喝道：「剖他們的心臟！」

聲未落，他又喝一聲：「掌燈！」

這片刻之間，店堂內又已暗了幾分。

在這種情形下工作非常吃力，而且容易出錯。

他連這一點都已兼顧。

這個人豈止精明，更心細如髮。

他的成功，顯然並非只是因為他喧赫的家世。

燈盞迅速亮起，送到桌子上。

侍候在常笑左右的官差時刻都聚精會神，準備執行常笑的命令。

所以常笑的每一個命令都能夠迅速生效。

× ×

慘白色的燈光照耀之下，譚門三霸天的屍體更顯得恐怖。

剖開的屍體本來就已夠恐怖的了。

腸臟都已取出，堆在一旁。

他們是不是還可以將那些東西放回原來的位置？安子豪實在懷疑。

看到那些東西，他就噁心。

並不是任何人都有這種機會看到一個人身體的腸臟，在他來說這也可以算是一種幸運。

這種幸運他卻寧可不要。

他居然忍耐得住沒有嘔吐，這連他都覺得很奇怪，卻不知道自己的一張臉已變得多麼難看。

蕭百草與那兩個官差的臉更難看，映着慘白色的燈光，三個人的臉龐簡直就像是三張死人臉龐。

這一次，他們刀用的更謹慎，更仔細。

× ×

暗器竟真的就在心臟之內。

寸許長，頭髮般粗細的鋼針正嵌在心瓣之上！

鋼針也許還可以流出心臟，但到那會子，血液已停止流動。

整個心臟都變成黑色，彷如在墨汁中撈上來。

淬在鋼針上的果然是厲害的毒藥。

這樣的鋼針兩個官差各自找到了七枝，蕭百草卻只找到了三枝，譚天龍的一顆心他才只剖開一半。

兩個官差都還很年輕，年輕人的一雙眼通常都比老年人銳利，一雙手也通常比老年人來得靈活。

常笑已等的不耐。

要知道暗器的來歷，毒藥的來歷，十七枝鋼針已嫌太多，就一枚鋼針也已足夠。

十七枝鋼針於是奉到他面前。

鋼針是用夾子鉗起，再放在白絹紙之上。

一種毒藥暗器在用過之後，未必毒性就完全消失。

藍紫色的鋼針在白色的紙上更顯得清楚。

常笑湊近燈旁，仔細的看了一會，喃喃道：「三人的死因雖已水落石出，暗器的來歷仍是一個問題。」

他霍地將紙遞出，道：「唐老大，唐老二，你們兄弟是否可給比這個問題一個解答。」

兩個面容相似，身段相若，肥肥矮矮的中年官差應聲上前，將白紙暗器接下。

天下暗器，以川東唐門為宗，「搜魂手」唐迪那一代開始，唐門子弟更就以毒藥暗器稱霸江湖。

「情人箭」的霸道，武林中的朋友現在說起來仍心有餘悸。

這兄弟兩人正是川東唐門逐出來的不肖弟子。

他們雖不肖，手底下絕不含糊，見識也很廣。

天下間也許還不乏他們認不出的毒藥暗器，卻不是現在放在白紙上的十七枚毒針。

他們只不過檢驗了片刻，就有了解答。

× ×

「針是七星堂精製，毒是最毒的牽機毒，這種毒針，其實就是七星絕命針！」

「七星絕命針原是七星堂莫氏七兄弟的獨門暗器，莫氏七兄弟當年因為開罪了天魔女，西河口一戰之後，七星就是剩一星，亦即是莫冲。」

「七星堂也就在那一戰之後沒落，莫冲變成了陝北的一個獨行劇盜，却已在四年前為鐵恨所擒，鬱死在大牢。」

× ×

常笑對於唐家兄弟的報告同樣滿意，眼中却盡是疑惑之色。

譚門三霸天的死因現在總算已完全明白。

紅石只擊碎他們的膝蓋，真正致命的却是嵌在石上的七星絕命針。

紅石並沒有淬着毒藥，只淬着媚藥。

紅蝙蝠的血液雖則可以使三貞九烈的女人也不能自已，並不能殺人，七星絕命針相反，針已足以致命！

七針一齊打在人身上，即使是武林高手也得一命嗚呼。

譚門三霸天還能生存，那就真的是一件怪事。

媚藥紅蝙蝠，七星絕命針，並非一個人所有。

「千里踏花」粉蝶兒曾以媚藥紅蝙蝠走遍大河南北，七星絕命針却是莫冲的獨門暗器。

這兩個人似乎還不曾走過在一起，這兩樣東西又怎會同時出現？

莫非這兩個人之間是有着某種連繫？

沒有人可以回答這個問題，但最少有一個人與他們都會有關係。

「鐵手無情」鐵恨！

「千里踏花」粉蝶兒是死在鐵恨的刀下，莫冲亦是給鐵恨關入大牢，再死在牢中！

常笑眼中的疑惑之色更濃，喃喃自語道：「粉蝶兒，莫冲都是在鐵恨的無情鐵手之下就捕，媚藥紅蝙蝠，七星絕命針豈非也大有可能全部落在鐵恨的手中？」

他倏的大笑，大笑道：「這麼巧，我實在有些懷疑殺他們的兇手就是鐵恨！」

這句話出口，最少有一大半人聳然動容。

他們都知道鐵恨已死了七八天。

死了七八天的人是不是還能殺人？

沒有人知道，沒有人分辯。

安子豪咀唇微動，看似想開口，但結果還是將說話嚥回。

他並沒有忘記鐵恨已變了殭屍。

一個人能夠變成殭屍，也能夠化為厲鬼，說不定鐵恨當時就已化做厲鬼。

殭屍殺人固然詭異，厲鬼作祟起來，更詭異的事情只怕也會發生。

× ×

常笑大笑不絕，眼瞳中却絲毫的笑意也沒有。

這種笑聲份外單調，份外陰森，在現在的環境聽來，更覺陰森。

蕭百草忍不住歎氣道：「鐵恨當時是釘在棺材裏面！」

常笑的笑聲剎那一歛，道：「棺材是死人躺的，但不一定是死人才可以躺棺材。」

蕭百草道：「鐵恨早在七八天之前就已是個死人。」

常笑忽問道：「他的死因是甚麼。」

蕭百草閉上咀巴。

這個問題常笑已問了他十一次，他亦已詳細解釋過一次，覆述過一次，簡答過九次。

同一個問題回答了十一次，他已感到厭倦，他已決定不再回答。

常笑等了好一會，又說道：「你已回答不出來？」

蕭百草道：「我先後已回答了十一次。」

常笑冷笑道：「有死亡就一定有死因，如果他真的已死亡，憑你經驗的老到，絕對沒有理由找不出他的死因，除非他根本就沒有死亡，除非你根本沒有剖開他的屍體！」

蕭百草又閉上咀巴。

常笑盯緊了蕭百草，又道：「驗屍房只有你一個人，解剖過的屍體在那裏也只有你敢胆重新將之縫合，穿回衣服，放入棺材，鐵恨即使已死亡，你是否解剖過他的屍體只有你自己清楚。」

蕭百草不作聲。

常笑道：「是不是因為他是你的老朋友，你不忍解剖他的屍體？」

蕭百草仍不作聲。

常笑又問道：「是不是你其實已知道他的死因，却顧慮某種事情，不敢說出來？」

蕭百草索性連眼睛都閉上，懶得望常笑。

常笑也不介意，轉過話題，問道：「獨行大盜滿天飛，郭樂的兄弟郭易，他們兩人的屍體鐵恨都是交由你解剖檢驗？」

蕭百草這才開口道：「那是事實。」

「他們的死因又是甚麼？」

「中毒。」

「甚麼毒？」

「不清楚。」

「你驗屍後的報告我看過，上面的確也是這樣寫。」

「我知道你看過。」

「有件事只不知你是否也知道？」常笑忽然一笑。

這一笑笑得詭異非常。

蕭百草一睜眼，正好看在眼內，忍不住問道：「甚麼事？」

常笑道：「滿天飛郭易的屍體我都曾着手下挖出重新剖驗。」

蕭百草一怔，面色不覺已微變。

常笑道：「結果我發現了一件事。」

蕭百草這一次沒有再問是甚麼事，他知道常笑一定會說出來。

常笑隨即說出來。「兩個屍體的剖驗你都非常粗率，剖開之後再縫合，就像是只做了這兩個步驟，內裏的東西全都還算完整。」

蕭百草的面色繼續變。

常笑笑道：「也許你蕭老先生經驗豐富，已不必將屍體剖成現在的樣子，我的下屬可沒有這種本領，只可惜他們也是白費心機，那可能屍體已經開始腐爛，要從開始腐爛的屍體之中追尋死因，本來就已是渺茫。」

他一頓，接下去。「所以我們只好暫時接受你那兩份驗屍的報告，現在可不能接受了。」

「這只因為現在我又已發現了另一件事情，郭易，滿天飛剖開後的屍體與現在譚門三霸天剖開後的屍體實在太相似，他們的死因顯然都是一樣！」

蕭百草聽着，面色更變的厲害。

「在紅石遺留的傷痕掩飾下，你尚且能發現七星絕命針的傷口，找出譚門三霸天的死因，為甚麼在滿天飛，郭易的屍體上就不能？」

蕭百草只聽不答。

常笑接問道：「七星絕命針就在心臟之內，我既已下令剖開內臟，遲早必會發覺七星絕命針的存在，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你才說出針

口這件事情？」

蕭百草仍然不答，眼瞳中卻似有佩服的神色。

他是否佩服常笑判斷的準確？

常笑隨又道：「你大概以爲這一來就可以置身事外，免除自己掩飾眞相的濂疑，卻不知這一來，你正是弄巧反拙！」

蕭百草歎了一口氣。

常笑又道：「這一次你若是像以前兩次一樣，我也許就因此相信你已經由於年紀的關係，一切都已經在退化，變了一個敷衍塞責的老頭兒，絕非昔年精明負責的蕭百草，從而放過你。」

蕭百草只有歎氣。

常笑道：「你不錯聰明，可惜還不夠狡猾，否則你應該知道我是在套你顯露眞正的工作能力。」

他又笑，問道：「現在你是否已願意回答我提出的問題？」

蕭百草沒有反應。

常笑自顧道：「滿天飛，郭易的屍體都是鐵恨給你送來，他們的死亡也許跟你沒有關係，可是他們眞正的死因你都分清楚，爲甚麼你不據實寫下來？」

這事實已不是常笑要蕭百草回答的第一個問題。

蕭百草完全沒有反應。

常笑不理會，繼續問下去。

× ×

「是不是鐵恨吩咐你這樣做？」

「鐵恨其實要隱瞞的到底是甚麼？」

「你跟他私底下又還有甚麼瓜葛？」

「他是不是已眞的死亡？他眞正的死因又是甚麼？」

「千里踏花粉蝶兒，莫冲都曾落在他手中，媚藥紅蝙蝠，七星絕命針是否都也落在他手中？」

「殺滿天飛，郭易的兇手其實是否就是他本人？」

「滿天飛，郭易與七年前王府寶庫失竊那件案子多少都有點關係，鐵恨殺他們是否因爲這個原因？」

「鐵恨與那件案子是否也有關係，你是否也有關係？」

「你們是否在進行甚麼計劃？那又是甚麼計劃？」

「你們是否也是那鸚鵡，血鸚鵡的人，的奴才？」

× ×

一連串的問題，就像是一根根無情的鞭子，一下下抽在蕭百草的心上。

蕭百草的咀巴閉得很緊，咀唇卻已不住在哆嗦。

他整個身子都在顫抖。

常笑停下口之時，他已攤軟在一張椅子之上。

他已經夠老。

老年人的心神都比較脆弱。

在常笑迫問的鞭子連連抽擊下，他已無法支持下去。

他整個人都開始崩潰。

常笑看得出，只一頓又道：「我要問的，不管用甚麼辦法，都要問出來，在我的面前，從來沒有人能夠隱瞞事實！」

他冷笑。「除了我本人，我所有的手下都是用刑的好手！」

又一聲冷笑，他迫視着蕭百草。「你不妨考慮清楚，我再等你一盞茶時候。」

蕭百草突然由椅子上站起身，慘笑道：「不必等！」

常笑道：「你已願意說出來？」

蕭百草卻竟問道：「你知道我今年有多大了？」

常笑一怔道：「有多大？」

蕭百草道：「八十。」

常笑道：「看不出，你精神還很硬朗，我本以爲只得六七十。」

蕭百草又問道：「八十歲的人還可以活多久。」

常笑道：「以你來說，最少還可以再活十年，但今日，你若是不給我一個清楚，可就難說了。」

他冷冷接道：「我如果動刑迫供，事後就放人，本來可以活十年的人能夠再活一年已經是奇跡，那還是指青年人，老年人並不包括在內。」

蕭百草卻笑了。「一個人活上八十歲已經太足夠，就算再多活十年也沒有多大意思，所以死在今日，我也並不覺得遺憾。」

常笑冷笑道：「只怕你要死也不是立即就死得了。」

蕭百草又笑，笑問道：「一個人自己決定要死了，難道也死不得？」

常笑道：「死不得！」

蕭百草笑道：「你這個人沒有甚麼不好，就是太自信，不知你雖然是個活閻王，並不眞的是個閻王。」

「你還沒有權控制一個人的生死！」這句話出口，蕭百草佝僂的身子倏的一轉，右手同時一揮！

一股氣流隨着他右手的揮動湧向常笑，居然也不弱。

只可惜他離開常笑最少有兩丈，這一般氣流雖使能湧到常笑的身上，最多也只能湧起他的衣衫。

這一揮有甚麼作用！

常笑也一怔，卻連隨面色一變，連人帶椅猛向旁倒翻了出去！

蕭百草的武功並不高，內力也有限，那一揮相距太遠，的確已不能傷人，可是那一揮之中，卻夾着三支寸許長，頭髮般粗細的鋼針！

七星絕命針！

紫黑的毒針，暗淡的燈光下並不易察覺！

常笑驚覺的時候，三支七星絕命針已在眼前！

總算他的目光銳利，總算他的反應敏捷！

站在他後面的那個官差卻沒有常笑那種銳利的目光，那種敏捷的反應。

三支七星絕命針從常笑身旁掠過，兩支打在那個官差的胸膛之上，一支卻飛入了他的右眼！

悽厲已極的一聲慘呼剎那斷破空氣！

那個官差反手掩住了自己的右眼，往下猛一撕！

一聲寒人肌骨難以形容的奇怪聲響慘呼聲中響起，那個官差的右眼連帶眼肚下的一片肌肉已給他自己撕了下來！

眼珠已紫黑！

他右手握着眼珠，也握了一手的鮮血！

鮮血竟也已發紫！

沒有了眼珠的眼眶鮮血迸流，亦已開始發紫！

他還有的一隻左眼正瞪在手中的眼珠上，眼中充滿了痛苦，充滿了恐懼！

又一聲慘呼斷破空氣，他瞪着眼，轉身撲出，撲在身後的一個同僚身上！

「救我……」他斷聲慘呼！

慘呼未絕，他的人已倒了下去。

倒下去的同時他的雙手亦已滑開，給他撲在身上的那個同僚還是一同倒下，褲襠全都濕

了！

那個公差撲在他身上的時候，手中的鮮血，血中的眼珠正壓在他的面上！

沒有人知道那會是怎樣的一種感覺。

他知道。

那種恐怖的感覺已絕非他所能忍受！

他沒有嘔吐，一個身子卻已攤軟。

掙扎着好容易他才爬起來，忽然又倒下，一張臉竟在發紫！

滿是鮮血的眼球就落在他身旁的地上，紫黑的瞳孔散發着淒冷的光芒，上面赫然露着小半截七星絕命針！

眼珠壓在他面上的同時，那小半截七星絕命針已刺入了他面上的肌肉。

好厲害的七星絕命針，好厲害的毒藥！

沒有人上前，沒有人理會。

所有人都似已嚇呆，安子豪也不例外。

常笑例外！

他正在對付蕭百草！

椅子還未着地，他的人已彈起！

一彈起他就瞥見蕭百草正舉起手中的剖屍刀割向自己的咽喉！

他怪叫一聲，整個身子立時箭一樣射了過去！

他絕不能讓蕭百草就此自殺，他還要問蕭百草的口供！

× ×

刀已割入咽喉！

蕭百草的面上沒有痛苦，只有一抹淒涼。

他是件作行中的斲輪老手，在他刀下剖開的屍體已不知多少，卻想不到竟有這一天，用自己手中的剖屍刀，割自己的肌肉，割自己的咽喉！

這難道就是報應？

銳利的刀鋒，慘白的刀光！

刀已割入了一半！

只一半，刀就不能再割入去！

常笑已扣住了蕭百草握刀的手。

他的身形的確是箭一樣飛快，他的手卻是鐵一樣，一扣住，蕭百草手中的剖屍刀便不能再割入咽喉半分！

內力的修爲，他比蕭百草又豈止高一倍。

他盯着蕭百草的咽喉，面上又有了笑意。

咽喉只割開一半，只要咽喉還沒有完全斷下，他就可以要蕭百草不死。

他有這種把握。

他的手下有這種人才。

在他的身旁，更一直就帶着好幾種名貴的刀傷藥。

他笑着道：「我不想你死，你就絕對死不了！」

這句話出口，他就知道說錯了。

血已從蕭百草的咽喉流下。

紫黑色的血！

譚天虎譚天豹的心臟，都起出七支七星絕命針，譚天龍的心臟，又豈會不起出七支七星絕命針？

蕭百草顯然已將那七支七星絕命針全起了出來。

他交出了三支，暗算常笑用了三支，還有一支。

最後的一支他留給自己。

刀割入咽喉之際那一支七星絕命針亦隨着刀鋒送入了咽喉。

現在他就算不想死也不成了。

他的眼仍張着，目光遠在窗外。

窗外的屋簷下掛個鳥籠。

中空的鳥籠。

那本來養着血奴送給老掌櫃！一隻叫做小魔神的鸚鵡，但已在七月初一鬼門大開之日嚇死。

他也許不知道這件事，甚至不知道鳥籠中養着的就是隻鸚鵡，可是看到了那個鳥籠，他的眼中便有了笑意。

他笑着一聲輕呼：「鸚鵡——」

語聲嘶啞而微弱，他雖然還有氣，已是氣若柔絲。

「鸚鵡」兩個字出口，這柔絲亦斷，他的眼卻沒有闔上，眼中的笑意也仍未消失。

這笑意已顯得很詭異。

常笑面上的笑意卻早已凝結，扣住蕭百草手腕的那隻右手猛一緊，厲聲道：「鸚鵡？什麼鸚鵡？血鸚鵡？」

沒有回答。

常笑也知道死人絕不會回答自己的說話，只是那說話衝口而出，已不由自己。

他的眼中充滿厭惡之色。

對於鸚鵡這兩個字，他又豈祗厭惡而已。

× × ×

「鸚鵡」究竟是代表什麼？

一隻鳥？一個人？抑或一件秘密？一個計劃？

蕭百草爲什麼寧可死，也不肯回答那些問題？

常笑的一個頭又大了幾倍。

十萬神魔，十萬滴魔血，化成了一隻血鸚鵡。

血鸚鵡的出現，太平王府庫藏珠寶一夜之間的神秘失踪，他奉命暗中調查這件竊案，經已有了兩年多三年。

由奉命那一日開始，兩年多三年以來，他的頭幾乎就沒有一天不發漲。

這件案子也實在太棘手。

好不容易才抓住蕭百草這綫索，那知道，竟又被蕭百草自己一刀割斷。

他雖然常笑，這一次已笑不出來了，一張臉鐵青，扣住蕭百草右腕的那隻手忽一推！

「吱」一聲，握在蕭百草右手的那把剖屍刀立時整把切入了蕭百草的咽喉，切斷了蕭百草的咽喉。

蕭百草完全沒有反應。

死人不會再有感覺。

一個人也絕對不會死兩次，常笑這樣做，只不過因爲他現在的心中實在太難受。

難受得非要殺一個人不可。

這裏卻除了安子豪之外，所有的活人都是他精選的手下。

他沒有理由殺安子豪，也不想殺安子豪。

最低限度他還要安子豪引路。

這地方他完全陌生。

所以，他只有向死人開刀，再殺一次蕭百草。

他這才放手。

蕭百草死狗一樣倒下，倒在他的脚下。

他心中仍有餘恨，一脚踩上蕭百草的屍體，森冷銳利的目光一轉，盯着窗外的鳥籠。

窗外已一片昏暗，風吹更蕭索。

鳥籠「依呀」「依呀」的呻吟也似搖曳在風中。

常笑霍地轉頭，目光落在安子豪的面上，道：「這籠子裏頭本來有沒有養雀鳥。」

安子豪不假思索，道：「有。」

他是這裏的常客，這件事他是可以肯定答覆。

常笑接問道：「什麼鳥？」

安子豪道：「鸚鵡。」

常笑悶哼道：「偏就是這麼巧，又是這種扁毛畜牲。」

安子豪道：「那隻鸚鵡叫做小魔神，據講是血奴送給老掌櫃的禮物。」

常笑道：「血奴爲什麼送他禮物？」

安子豪道：「大概是因爲他一生的積蓄都盡花在她的身上。」

常笑道：「血奴今年有多大？」

安子豪思索着道：「好像還不到二十。」

常笑道：「他今年又有多大？」

安子豪道：「六十五怕也有了。」

常笑道：「這年紀，已足够做血奴的祖父了。」

安子豪道：「很足够的了。」

常笑冷笑道：「他這個年紀，是不是還有那個氣力？」

安子豪明白常笑所問的是那個氣力，苦笑道：「不清楚，不過，聽他說，那一夜，血奴連碰都不讓他碰，可是他得到的刺激已令他滿足。」

「那一夜？」常笑奇怪道：「只一次就將一生的積蓄都花光？」

安子豪道：「血奴的價錢很高。」

常笑說道：「高得已足以花光他一生的積蓄？」

安子豪點頭，道：「他却認爲很值得，並說老天如果還讓他再活十年，讓他有機會再存那麼多錢，一定會再到血奴那裏一次。」

常笑道：「他的腦袋是不是有些問題？」

安子豪道：「據我所知是沒有。」

常笑道：「那麼血奴莫非眞有幾下子？」

安子豪道：「聽說是的。」

常笑道：「聽說？你沒有找過她？」

安子豪搖頭。

常笑盯着他，道：「我看你並不像很正經的那種男人。」

安子豪道：「本來就不是。」

常笑道：「你當然不會錯過鸚鵡樓那種地方。」

安子豪道：「不會。」

常笑道：「到了鸚鵡樓，你竟然會不找血奴？」

安子豪道：「我不能找她。」

常笑道：「化不起那個價錢？」

安子豪道：「勉强還化得起。」

常笑道：「那爲了什麼？」

安子豪歎了一口氣道：「一定要回答？」

常笑道：「在我的面前只有死人才可以不必回答。」

安子豪又歎了一口氣，吶吶地道：「我跟她的母親有來往，實在不好意思去找她。」

「原來是這個原因。」

安子豪點頭。

常笑的目光又回到鳥籠上，道：「方才你說過王風離開這裏之後，就帶着棺材到鸚鵡樓找血奴。」

安子豪只怕常笑這一次看不到自己點頭，忙應道：「事實是這樣。」

「鸚鵡樓在那裏？」

「就在附近。」

常笑再次回頭，目光一掃，吩咐道：「林平張鐵留在這裏，其他人隨我到鸚鵡樓！」

他的話還未說完，兩個官差的面色已經變了。

這兩個官差莫非就是常笑吩咐留下來的張鐵林平？

× × ×

夜已深。

一到了深夜，聲音就多了。

鳥籠的搖曳，秋蟲的鳴叫，本來很微弱的聲音現在都已聽的很淸楚。

天外還有風聲，還有雁聲。

雁聲更嘹亮，更淒凉。

「深怕數秋更，况復秋聲徹夜驚，第一聲聽不得，才聽，又是秋虫第一聲，悽絕夢回程，冷雨愁花伴小庭，遙想故人千里外，關情，一樣疎窗一樣燈。」

秋聲中的雁聲，幾乎被詩人普遍地應用，黃仲則這首詞正就是一個例子，他却說第一聽不得的是雁聲。

只因爲一聽到雁聲，愁思很容易就來了。

張鐵林平現在來的却不是愁思。

就連這雁聲，在他們聽來也只有恐怖的感覺。

× × ×

剖開的屍體已用白布蓋好，還有蕭百草，老掌櫃，兩個官差的兩具屍體亦已搬到一旁。

悽冷的燈光照耀之下，死人的面龐說不出的可怕。

譚門三霸天的屍體雖在白布的下面，可惜他們都曾看過屍體的解剖，都已留下深刻的印象。

只要目光落在白布上，他們就彷彿已看見白布下的死人。

他們的目光却又不由自己。

因爲那邊不時有聲音傳來。

蒼蠅展翅的聲音。

現在只不過初秋，還是蒼蠅的季節。

蒼蠅在夜間出現，總喜歡飛舞在燈火的周圍，何况這燈火之下還有屍體？

譚門三霸天的屍體已開始發臭。

發臭的屍體對蒼蠅來說本就有一種很强烈的誘惑。

血腥味也是。

所以另外的四具屍體之上，也有蒼蠅在盤旋。

這種聲音在他們的感覺，已不祇是討厭。

他們已停下說話。

那雖是驅除恐怖的一種很好的辦法，但也要有說話的心情。

他們現在只想趕快離開這地方。

只是想。

總算他們的胆子還够大，還支持得住。

胆子不够大的人，根本就不能追隨常笑出入。

× × ×

夜更深。

窗外冷霧淒迷。

風穿窗吹入，吹入了冷霧。

燈光冷霧中朦朧，活人的臉龐，死人的臉龐，也都在冷霧中朦朧了。

這冷霧簡直就像是在人身上透出來。

活人有人氣，死人亦有鬼氣。

死人有七個，活人却只得兩個。

鬼氣自然比人氣更重。

鬼氣陰森！

張鐵林平只覺得整個身子就像是浸在冰水中。

好在常笑一留就留下兩個人。

漫漫長夜，如果只得一個人，眞不知怎樣渡過。

他們兩個人私下亦打算不離開對方的了。

只可惜一個人就算本身往往也有很多事情由不得自己。

張鐵並不想這時上茅厠，但需要到的時候，他却也沒有辦法。

他當然不好意思解决這種事都要林平陪伴左右。

林平更不好意思跟去。

店堂裏於是就只剩下林平一個人。

在這種環境之下，身旁有一個活人總好連一個活人也沒有。

張鐵一離開，林平就慌了。

他忽然覺得這店堂又冷了幾分。

少了一個活人，鬼氣自然相應重了。

他的額上却有汗。

冷汗。

也就在這下，他聽到了一聲微弱的歎息。

聲音是從他身後傳來，他沒有回頭，面容却一寬，道：「這麼快？」

說話一出口，他的面色就變了。

張鐵才出去，沒有理由這麼快回來。

張鐵的脚步也沒有這麼輕。

他根本就沒有聽到脚步聲！

「誰？」一聲輕叱，他急忙回頭！

這一動，他就發覺自己的脖子已不能扭動，一雙冰冷的手已從後面伸來，扼住了他的脖子！

那簡直不像是人的手！

不是人又是什麼？

鬼？殭屍？

林平面都青了，脫口一聲慘呼！

× × ×

店堂後面的院子非常陰森。

沒有燈，只有天邊的一彎新月斜照下暗淡的光芒。

沒有燈的地方本來就已陰森的了，何况這院子當中還植着一株白楊？

白楊蒂長葉大，風一吹就沙沙作响，是秋樹中最令人蕭瑟一種，亦是蕭瑟秋聲的代表。

院子裏的西風此際正急。

白楊多悲風，蕭蕭愁煞人。

在這個院子，這個時候，又豈祇愁煞人，簡直已嚇煞人。

張鐵心胆都寒了。

他的名字雖有一個鐵字，在他的身上，却只有一樣東西是鐵打的。

他的刀。

刀鋒雖未出鞘，刀柄已在他的手中。

在這個地方，無論在做着什麼，他都絕不會讓那張刀離開他的手的了。

刀有殺氣，一刀在手，據講連鬼神都要讓三分。他一手握刀，一手正要拉開褲子，就聽到了林平那一聲淒厲已極的慘呼！

他的一張臉立時白了，刀嗆啷出鞘，慌忙奔回！

× × ×

店堂中冷霧更濃，燈光濃霧中更黯淡。

林平已倒在地上！

他整張臉龐都已扭曲，一面驚懼之色。

這驚懼之色你說有多强烈就有多强烈。

他的眼睜大，眼珠已凝結。

死人的眼瞳根本就再沒有變化。

看樣子他竟像是給嚇死的。

他的身上並沒有血，身上衣服却已經萎縮，整個身子都在散發着迷濛的白烟。

絕不是風吹入來的冷霧，也絕不是死氣。

死氣無色，冷霧通常只帶着夜間的木葉清香，這白烟却飄着刺鼻的惡臭！

迷濛的白烟之中，林平外面的肌膚竟是在消蝕！

只不過剎那，他的手已不像人的手，他的面龐也已不再像人的面龐！

肌肉消蝕，現出了骨頭，連骨頭都開始消蝕！

風吹過，骨肉散成了飛灰，散入冷霧中。

張鐵死盯着林平的屍體，一個身子僵住在那裏。他的手已冰冷，甚至他的心都已冰冷，冷霧彷彿已結成尖針刺入他的心深處！

他奔回來的時候，店堂中並沒有人。

現在也沒有，但不知怎的，他總覺得是有人存在，並且已待在身後。

他突然回頭！

在他的身後，果然站着一個人！

他只是突然驚覺，完全不知道那個人什麼時候來到了身後。

那個人簡直就像是冥府中放出來的幽靈。

事實上，那個人的確已死了七八天，已沒有可能是一個人，却只怕還沒有到冥府報到。

這兩天他還在人間徘徊。

他還是一隻殭屍！

× × ×

冷漠的臉龐，殘酷的眼神。

站在張鐵身後的那個赫然是鐵恨！

「鐵手無情」鐵恨！

他面容如生，一個身子仍標槍般挺直。

殭屍的身子本來就挺直，直得很。

殭屍的臉龐你又知不知道是什麼模樣？

突然看到死板板的一張殭屍臉龐你又害不害怕？

× × ×

「鐵都頭！」

張鐵失聲驚呼，一張臉剎那死白。

他驚呼的聲音很奇怪，完全不像是他本來的聲音。

他面上的表情更奇怪，就像是一個人突然見到鬼一樣。

他事實見鬼！

鐵恨彷彿沒有聽到，面上完全沒有表情，雙脚一跳，跳到了張鐵的面前！

張鐵一聲怪叫，忙擧起手中刀！

死在他這張刀之下已有不少人，刀上已有了殺氣。殭屍不會死，却可能倒在刀的殺氣之下。只可惜他的刀還未擧起，鐵恨雙手正扼住了他的咽喉！

鐵手本已無情，變了殭屍更不會留情了！

「殭屍——」張鐵斷聲慘呼未絕，語聲便已被扼斷，舌頭却被扼了出來！

他的眼也死魚一樣突出！

一股腥臭的氣味突然在他胯下湧出，他的一條褲子已全都濕了。

鐵恨這才鬆開手。

他的眼珠子在轉。

殭屍的眼珠子是不是還會轉動？

目光落在蕭百草的屍身之上，鐵恨的面上竟露出了惋惜之色。

殭屍的面容是不是還有變化？

殭屍是不是還有感情？

× × ×

鮮紅的門，紅如鮮血。

巷子裏只有這扇紅門。

鸚鵡樓也就在這紅門之後。

門戶已打開。

應門的仍是那個小姑娘，穿着套紅衣裳，一雙眸子都黑如點漆的那個小姑娘。

給王風開門的時候，她上上下下的最少打量了王風十眼，現在給常笑開門，却連正眼也不敢望一眼常笑，好像她已看出這個人比王風更難惹。

她低着頭，囁嚅着道：「你們是……」

安子豪一旁道：「我們是來查案的。」

小姑娘這才看到安子豪，奇怪的望着他。

安子豪隨即問道：「血奴在不在？」

小姑娘道：「在，我去替你們通傳。」

安子豪還未表示意見，常笑已搖頭，道：「不必，我們這就去找她！」

這句話出口，他的脚步已擧起，一步跨入去。安子豪慌忙上前引路。

小姑娘趕緊讓開，一話也不敢再多講。

她雖然年紀小，見識也不多，却已看出常笑亦是個官，比安子豪更大的官，無論常笑做什麼，她都只能一旁看着，甚至連看最好也不看遠遠的躲避開去。

她當然沒有跟在後面。

（未完）



故事之二——四君子

金燈重燃正義光

臥龍生‧文　盧令‧圖

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濟南府。

神順門外的一品樓。

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

中午時分，陽光普照。

座已上了九成，可是，吃酒飯的客人，仍然不停的湧進來，十幾個店小二，忙的團團亂轉。

坐在帳房裏面周大掌櫃，眼看愈來愈好的生意，臉上泛起了一抹微笑，不停的和熟人打着招呼。

一個蓬着頭髮，一身青衣的年輕人，慌慌張張的衝了進來，大聲叱喝道：「怪事年年有，從沒今年多……」

正在低着頭打算盤的帳房先生，突然抬起頭，望了蓬髮少年一眼，叱道：「二虎子，小聲點兒成麼？慌慌張張的叱喝，趕着報喪啊，你……。」

二虎子道：「報喪！可不是報喪麼？」

賬房先生怔了一怔，道：「二虎子，你可是誠心和我搗蛋麼？當心攆你出去。」

二虎子笑一笑，道：「是眞的，我二虎子有幾個膽子，敢和賬房先生開玩笑，你吩咐一聲下去，斷了我一日兩碗剩飯……。」

周掌櫃皺皺眉頭，接道：「二虎子，你說清楚一些，替那家報喪來的。」

對一品樓大掌櫃，二虎子可是一點不敢放肆，躬身一禮，道：「回大掌櫃的話，普利門外的王舉人。」

周掌櫃怔了一怔，道：「王武舉人家死了什麼人？」

二虎子說道：「自然是王舉人了，要是王家死了個老媽子，我二虎子，也不會給她報喪啦。」

一品樓吵鬧的人聲，忽然間靜了下來，靜的聽不到一點聲息。

因爲，王武舉人在濟南府是有名的人物，他家業大，輕財好義，不論什麼人，只要有事找到他，總不會叫人失望。

周掌櫃臉色一沉，冷冷說道：「二虎子，你是說普利門外的王武舉？」

二虎子道：「是啊，咱們濟南府眼下，就這麼一個武舉人，不是他是誰？」

周掌櫃臉色更難看了，冷冷說道：「二虎子，你在胡扯什麼？今個早上，王舉人還在這裏訂了一桌酒席，晚上要請幾個朋友聚聚，時間還未過兩個時辰，怎麼會死了。」

二虎子道：「大掌櫃，我沒有說王舉人死了，我是說他人還沒有死，不過，報喪的事，確實是王舉人家裏交待下來的，我二虎子有幾個膽子，敢開這樣大的玩笑。」

人未死，先報喪，這可是千古未曾有的事了。

而且，報喪的又是濟南府的名人王武舉，事情就更爲嚴重了。

半晌沒有講話的賬房先生，冷笑一聲，道：「二虎子，你是吃飽了撐着啦，閑嗑牙嗑上了王舉人，你小子有幾根骨頭，敢這麼放肆吆喝……。」

二虎子滿腹委屈，接道：「我說二大叔，我二虎子怎麼敢造這種謠，你老人家借給我幾個膽子，我也不敢啊！」

這時，原本鴉雀無聲的酒樓，突然又開始吵鬧起來。

敢情是沒有人相信二虎子的話。

周掌櫃揮揮手，道：「二虎子，你出去吧！王舉人，仗義疏財，是咱們濟南府有名的大好人，他一身武功，從不仗勢欺人，你拿了什麼人的好處，在背後這麼咒他，不怕有傷陰德麼？」

二虎子還想辯說，但見周掌櫃的不停揮手，撐他出去，嚇得再也不敢開口，轉身向外行去。

這當兒，坐在樓下一角處的一位藍衫人，緩緩站起身子，攔住了二虎子道：「小兄弟，請坐過來咱們喝一杯。」

二虎子抬頭望了那藍衫人一眼，又望望自己身上的襤褸衣衫，有些自慚形穢的說道：「我不認識你。」

藍衫人笑一笑，道：「小兄弟，相逢何必曾相識，小兄弟，我請你喝一盅。」

一品樓的生意太好，這藍衫人的衣着，也不很講究，所以，也沒有人太注意他。

二虎子猶豫着行了過去，坐在藍衫人的對面。

藍衫人旁邊，還坐着一個小廝，十五六歲的年紀，長的很清秀。

提起酒壺，藍衫人替二虎子倒了一杯酒，道：「小兄弟，先喝一杯。」

二虎子似是有些餓了，一杯酒下了肚子，立刻大吃起來。

藍衫人直等他吃得放下筷子，才微微一笑，道：「小兄弟，你剛才說那位王舉人，是怎麼回事？」

二虎子歎口氣，道：「大爺，我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但王舉人的家，確是在發喪，而且，明日午時，還要開祭，但王舉人還好好的沒有死。」

藍衫人回顧了身側的童子一眼，又道：「小兄弟，那王武舉爲人如何？」

二虎子道：「眞眞正正的大好人，仗義助人，不求聞達，我二虎子最少也受過他們一百次的好處。」

藍衫人笑一笑道：「很好，小兄弟，你吃飽了沒有？」

二虎子站起身子，抹抹嘴巴！道：「差不多了，多謝你大爺賞我這頓酒飯，我還沒有請敎你大爺貴姓啊！」

藍衫人笑一笑，道：「我也姓王，算起來和那位王武舉，還是同家門了。」

二虎子苦笑一下，道：「我走了，二虎子別的能耐沒有，只能跑跑腿，找個人什麼的，王爺，我就在普利附近走動，要找我，隨便找個野孩子問一聲就行了。」

藍衫人笑一笑，道：「好！小兄弟，咱們如有借重之處，定當找你小兄弟。」

二虎子轉身行了出去。

藍衫人回顧了隨行的小廝一眼，低聲道：「六妹，咱們要不要瞧瞧去？」

青衣小廝緩緩道：「應該去瞧瞧，不過，咱們先要打聽清楚那位王舉人是好人還是壞人，一朝被蛇咬，三年怕草繩，咱們不能再幫助惡人，自找煩惱了。」

藍衫人點點頭，道：「對！咱們要小心一些。」

站在賬房中的周掌櫃，想了一陣，突然叫道：「二虎子呢？」

賬房先生怔了一怔，道：「走了。」

周掌櫃歎口氣，說道：「王舉人是何等身份，二虎子天大的膽子，也不敢撒這麼大的謊啊！」

賬房先生一拂嘴上的八字鬍，說道：「大掌櫃說的是啊！這等大事，二虎子怎麼敢說謊呢？」

周掌櫃道：「我得瞧瞧去。」

大步出店，向前行去。

藍衫人也帶着那青衣小廝，結了賬，隨在周掌櫃身後行去。

他們跟在周掌櫃後面走！連打聽王宅的地方也省了。

王舉人住的宅院很大，左右擺着一個石獅子，黑漆大門樓。

大門外，豎着一根雙頭旗杆。

木門半啓，但却沒有守門的人。

周掌櫃身子一側，行了進去。

藍衫人回顧了身側小廝一眼，道：「六妹，咱們怎麼辦？」

青衣小廝笑一笑，露出了一口細小的白牙，道：「我已留信號，召請四哥，五姐趕來相助，大哥放着膽子走進去，我會一直守在你的身側。」

藍衫人點點頭行了進去。

王府中很多的人，不停的往來走動，看起來好像很忙碌。

那位周掌櫃，幌着肩膀，直向大廳中行了進去。

王宅中很多人，不停的走來走去，但却籠罩着一股愁雲慘霧。

藍衫人緊跟在周掌櫃的身後，直行入大廳之中。

很多人，但每一個都一臉愁苦，竟也無人問兩人一聲。

王家的大廳很大，廳中男男女女站了十幾個人。

男人都皺着眉頭，女人臉上還帶着淚痕。

一個穿着高貴，六十上下的老婦人，端坐在一張太師椅上，不停伸手拭着眼中湧出的淚水。

緊旁那老夫人身側，坐着一個三十四五的中年人，身着青綢子長衫，外罩翎花黑馬褂，臉色很平靜，但眉宇間隱隱的透出一股哀傷。

周掌櫃大步行過去，一抱拳，道：「王爺，你那裏不舒服了？」

不用問，那人自然是王武舉了。

王舉人笑一笑，說道：「周掌櫃，請坐請坐。」

周掌櫃很有錢，但看到又有錢，又有勢的王舉人，那一股大掌櫃的氣勢，立刻消失於無形之中，笑一笑，道：「站着也是一樣，舉人的身體……。」

王舉人道：「我很好。」

周掌櫃道：「二虎子說……。」

王舉人接道：「二虎子說的沒有錯，我快要死了。」

周掌櫃呆了一呆，道：「舉人，你是說笑話吧！」

王舉人笑一笑，道：「這樣笑話，也能說得麼？你看我娘也出來了，周掌櫃，我今天晚上死，明天中午開祭，咱們多年的街坊，我也不說客氣話，到時間，你來捧捧場。」

周掌櫃楞住了，半晌之後，才緩緩說道：「舉人，這是怎麼回事？」

王舉人苦笑一下道：「周掌櫃，這事情你幫不上忙，我得的是絕症，非死不可，你很忙，我不敢多留你了。」

周掌櫃輕輕吁一口氣，道：「舉人，如果我姓周的能効勞……」

只聽那老婦人放聲哭道：「我說桂武啊！娘這麼大年紀了，活着也是沒用的，你不用管娘了。」

王桂武站起身子，道：「娘！孩兒不孝，連累到娘，事實上，他們找的是孩兒，如是孩兒不死，事情不會算完，娘先請到後面休息去吧！孩兒還有很多事要安排一下。」

那老婦人舉起手帕，拭去了臉上的淚痕，緩緩說道：「桂武，你肯不肯聽娘的話？」

王桂武道：「孩兒怎敢不聽娘吩咐。」

王老夫人道：「你如肯聽娘的話，那就立刻給我報官。」

王桂武道：「報官？如果能報官，孩兒早就報官了。」

王老夫人拭一下臉上的淚痕，道：「桂武，你是武舉人，每天要練弓，刀，石，難道你

就這樣束手待斃麼？」

王桂武道：「娘！孩兒連死都不怕了，還怕什麼？我不願動手，就怕他們連累到娘。」

王老夫人道：「我不怕，咱們一面報官，一面準備動手和他們拚啦。」

王桂武道：「娘！妳老人家，不用費這個心了，這件事，讓孩兒來安排一下。」

王老夫人嘆口氣，道：「孩子，你要多想想，我只有你這麼一個孩子，你死了，我還能活得下去麼？」

王桂武笑一笑，道：「娘，人活百歲，難免一死，孩兒自幼在娘的呵護，惜愛之下長大，衣食無憂，才能專心學武，能有今日這份成就，都是父母所賜，娘既然決定要孩兒挺身抗拒，孩子決不束手就縛，娘先請回後堂休息，孩兒這就招請幾個故舊好友來，商量一個對付他們的辦法。」

王老夫人拭去臉上的淚水，點點頭，道：「孩子，咱們王家的家風是不畏強暴，死也要死得轟轟烈烈。」

王桂武道：「孩兒遵命。」

王老夫人站起身子，向廳外行去。

王桂武轉身對一個中年美婦說道：「娘子，好好的照顧母親。」

那中年美婦很溫順，雖然在悲傷焦慮之中，仍然不失禮數，欠身一禮，說道：「賤妾遵命。」

王桂武送母親離開大廳，廳中的丫頭僕婦，也都隨着退去。

片刻之間，大廳中走去了十之七八的人，只餘下王桂武等一羣男子。

周掌櫃找個空兒，低聲說道：「舉人，一品樓還有幾個年富力壯的店伙計，要不要他們來幫個忙。」

王舉人不但以武中舉，看樣子還讀了不少書，輕輕吁一口氣，道：「周掌櫃，盛情可感，但這種事，你實在沒有法子幫忙，不敢有勞你了。」

周掌櫃連碰了幾個軟釘子，只好一抱拳，道：「好！舉人多多保重，在下告辭了。」

王桂武笑一笑，道：「周掌櫃好走！恕我不送了。」

周掌櫃道：「不敢，不敢。」轉身向外行去。

直待周掌櫃背影消失，王桂武一揮手，道：「你們都退下去。」

四五個壯漢，和一個伺茶童子，應聲退出了大廳。

王舉人自己端起了案上的細瓷茶壺，親手倒了兩杯茶，道：「兩位請喝茶。」

原來，大廳中，只餘下了王舉人，藍衫人和那藍衫人的侍童，青衣小廝。

藍衫人輕輕吁一口氣，道：「怎敢勞動舉人的大駕。」

王桂武冷笑一聲，道：「朋友，王某人，雖然不在江湖上走動，但我對江湖中的事情，也略知一二，光棍眼睛中不揉砂子，兩位有什麼事，可以說了，這廳中已經沒有外人。」

藍衫人笑一笑，道：「王舉人把咱們看成什麼人了？」

王桂武冷冷說道：「兩位可是來和在下談條件的麼？」

藍衫人笑一笑，道：「不錯，咱們得先和舉人談好條件，……」

王桂武接道：「王某人原想束手就縛，任意宰割，只求放過家母就是，但家母却以家風相責，要我寧為玉碎，不作瓦全之想。」

藍衫人笑一笑道：「那麼，舉人決心和他們一戰了？」

王桂武沉吟了一陣，道：「家母不知道江湖中事，兩位也不用把她的話放在心上，如若兩位開出的條件，王某人能夠承受，王某人，還是不打算反抗諸位。」

藍衫人淡淡一笑，道：「王兄，你不問問在下的姓名麼？」

王桂武搖搖頭，道：「不用了，你姓張姓王，都是一樣，乾脆說出你的來意吧！」

藍衫人回顧了隨行的青衣小廝一眼。

別人瞧不出什麼，但那藍衫人却已完全瞭解了含意。

緩緩回頭，淡然一笑，道：「王舉人，咱們想聽聽你自己的心願，你準備好多少錢，買下你自己的性命？」

王桂武怔了一怔，道：「要錢……」

藍衫人道：「有錢能使鬼推磨，拿錢買命，其理相同。」

王桂武惶惑的說道：「難道你們眞的不是他們派來的人？」

藍衫人笑一笑，道：「閣下是武舉人，遇事却不够冷靜，咱們交談以來，閣下似乎只說了這一句清醒的話。」

王桂武歎息一聲，道：「兄台原諒，在下被家母一頓教訓，確有些亂了主意……。」尷尬一笑，接道：「請教兄台貴姓？」

藍衫人道：「在下王俊。」

王桂武道：「是本家。」

王俊嗯了一聲，道：「不錯，王兄，咱們希望知道詳盡的內情，不知王兄可否見告。」

王桂武點點頭，道：「我可以奉告詳情，不過，我也希望能先對諸位多一份瞭解。」

王俊笑一笑，道：「說的也是，脫身匪穴遇強盜，那也是人生慘事之一了，我們可以說明身份，但是我們還沒有決定，是否管這件事情。」

王桂武點點頭，道：「是！閣下可以辨明是非之後，再作決定。」

王俊道：「你對江湖中事知曉好多？」

王桂武道：「兄弟很慚愧，未在江湖上走動過，對江湖中事，知曉有限。」

王俊道：「那也難怪，你出身正途，非江湖中人，自然不知江湖事。」

緩緩由懷中取出一物，用手一抖，現出一盞金燈。

王桂武怔了一怔，道：「金燈門。」

王俊收起金燈，道：「看來，本門眞是小有名氣，像你王武舉這樣出身正途的人，竟也知曉金燈門……。」

王桂武接道：「在下雖非江湖人，但却和濟南府兩家鏢局子時相往還，由他們口中知曉了不少江湖中事，也聽到了很多貴門傳奇之事，想不到，今日竟然眞的被我遇上了。」

王俊緩緩折好金燈，藏入袋中，道：「王舉人，你既然聽說過金燈門的事，想必也知道金燈門中一些規矩了。」

王桂武道：「這個，在下就不太清楚。」

王俊道：「金燈門不應聘，不受邀，我們找的是眞正的苦主，心負大寃，身受大危的人，幫助他，但那受助人，必需佔得住一個理字，咱們不會替別人寃寃相報，也不會幫助人了斷恩仇，王舉人必需把事情經過，告訴我們，記着，那必須是千眞萬確的事，如是我們應該幫忙，那不用你王舉人再操心，我們會全力以赴，如是不該我們插手，王舉人就是傾盡你所有的財富，也無法使金燈門為你効命！」

王舉人道：「對金燈門的傳奇事務，在下也聽人說過，在下做夢也想不到，你們適時趕來，而且，又願意插手此事。」

王俊道：「天下有太多悲慘不平的事，只可惜咱們金燈門無法件件過問。」

王舉人突然站起身子，恭恭敬敬的抱拳一禮，道：「王兄是金燈門的……」

王俊接道：「掌燈人。」

王舉人哦了一聲，道：「有幸，有幸！在下久聞金燈門之名，無緣一會，想不到在我王某人遇難之時，貴門竟適時而至……。」

王俊搖搖手，阻止了王舉人的話，接道：「王舉人，咱們金燈門救難扶危，但也不是全無條件的。」

王舉人怔一怔，道：「什麼條件，請掌門先開出來。」

王俊道：「我要先知道咱們能不能管王舉人的事，如是敝門不能插手的事，王舉人就算答應了咱們的條件，咱們也是一樣的不管，咱們能够插手的事，再談條件不遲。」

王舉人沉吟了一陣道：「事情發生在兩年之前……。」

突然住口不言。

王俊冷冷的接道：「王舉人，金燈門修改了很多規戒，只怕江湖上還不知曉。」

王舉人道：「在下洗耳恭聽。」

王俊道：「金燈門修改規章第一條是，辨明是非，不受欺騙，潮過堤岸，但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一旦咱們發覺受了騙，那決不是隨便了却的事，我們受了騙，必將十倍加還於那位欺騙我們的人。」

王舉人道：「哦！」

王俊道：「所以，閣下對我們要實話實說，不許有一句謊言。」

王舉人點點頭，說道：「這個，在下明白了。」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這件事，發生在兩年之前，為一位酒樓賣唱的姑娘，招惹下這場麻煩。」

這時，站在王俊身後，扮裝成隨身小廝的黃媚，突然接口說道：「那位姑娘可是生的很美？」

她故意粗着嗓子說話，聽起來蹩扭至極。

王舉人沉吟了好一陣，說道：「相貌是屬中上之姿，但她的歌聲悠揚，琵琶彈得尤屬高明，……。」

黃媚接道：「你這個武舉人看上她了！」

王舉人搖搖頭，道：「當時，她被一位不知姓名的年輕惡少調戲，在下激於義憤，出面干預，和那惡少打了起來，那惡少看上去面色蒼白，不堪一擊，但一動上手，才發覺他武功高強，動手數十招，不分勝負，打出怒火，在下年輕好勝，施出重手法，一拳擊斷那人右臂，他臨去留言，兩年後必來報復，果然，兩年後，依約而來。」

黃媚施展傳音之術，道：「大哥，問問他是不是講的全屬實言。」

王俊輕輕咳了一聲，道：「你說的全是實言？」

王桂武說道：「事情就發生在一品樓上，當年的店伙計，大都還在，兩位不妨去查問一下。」

王俊道：「這個我們會問，不勞王舉人費心……。」

沉吟了一陣，接道：「閣下既然兩年之前，勝過了那惡少一場，為什麼兩年後竟然對他畏如蛇蝎。」

王舉人歎息一聲，道：「昨夜一戰，在下身擔了三條人命，如若不肯服毒自絕，不但牽累了兩位好友，就是家母也難逃過毒手。」

黃媚心中閃過一抹凌芒，道：「有這等事，閣下可否說的詳盡一些。」

王舉人點點頭，道：「昨天凌晨，在下得到了……。」

黃媚突然一皺眉頭，低聲對王俊道：「有人來了。」

她施展傳音之術，告訴了王俊，但自己肅立未動，目未轉視。

王俊道：「有人來了，暫時不可洩露我們的來歷。」

王舉人似是還未警覺，聞言一皺眉頭，向外望去。

果然見到一個全身黑衣的中年大漢，直行過來。

他步履快速，落地無聲，一眨眼間，人已到了大廳門外。

直待他一步跨入大廳，守在廳外的兩個健僕，才匆匆追了過來。

王舉人一揮手，道：「你們退下去。」

兩個健僕呆了一呆，轉身而去。

黑衣人面目陰沉，鷹鼻鷂眼，冷冷的打量了王俊，黃媚一眼，道：「閣下有客人？」

王舉人淡淡一笑，道：「朋友是……。」

黑衣人接道：「討債的，來聽個回音。」

王舉人道：「昨夜之戰，未見閣下。」

黑衣人道：「我今晨趕到，晚了一步，但幸好是還不太晚……。」

兩道凌厲的目光一顧王俊等，接道：「有客在座，談話方便麼？」

王舉人道：「不妨事，這兩位都是王某好友，閣下有話，只管請說。」

黑衣人道：「王舉人昨宵那位助拳的朋友，今午傷勢已發，拖不過今夜子時，如是子時之前，閣下還活着，那就只好讓他們先辦喪事了。」

王舉人道：「我知道。」

黑衣人道：「知道就好，咱們留下你，不受傷害，就是要你活生生的自絕而死，那才死的痛苦，死的心有不甘。」

王舉人道：「很卑下的手段。」

黑衣人冷冷說道：「江湖上，本就險惡，你放着好好舉人不做，為什麼捲入江湖恩怨之中，就憑你那幾下子，還要硬架樑子，那是自找苦吃，怪不得誰。」

王舉人道：「至少，現在距離子時還早，閣下不覺着來的太急了一些麼？」

黑衣人道：「怕你貴人多忘事，特來提醒你一聲。再說，像你這樣有錢有勢，有功名的人，最是怕死，在下如果不來一趟，不但害了你兩位朋友，牽連所及，累及你滿門，老母妻兒，都為你而死……。」

王舉人接道：「這麼說來，你是一片好心了。」

黑衣人道：「大慈大悲的作法，澈頭澈尾的好意。」

王舉人道：「王某人心領了。」

黑衣人嗯了一聲，道：「這就好了，你自絕而死，對外不妨稱是身染急症，也可保住你的名譽，說不定，還可得一個什麼追贈，咱們已經為你想的很週到了。」

王舉人道：「我自有決定，用不着你來喋喋不休，閣下可以去了。」

黑衣人冷笑一聲，伸手按在木桌上面，冷聲說道：「昨夜，咱們是手下留情，一則留你一個全屍，二則不願驚動到官府，但你如不吃敬酒要吃罰酒，三更後，血洗貴府，你自己瞧着辦吧！」

收回按在木桌上的右手，轉身向外行去。

王舉人陡然想起來一事，急聲說道：「朋友，請留步？」

黑衣人回頭說道：「什麼事？」

王舉人道：「雁過留聲，人過留名，咱們是生死寃家，在下還不知道諸位的姓名。」

黑衣人淡淡一笑，道：「這就不用了，閣下還有幾個時辰好活，知曉了我等姓名，又能

如何？還是糊塗一些的好。」

不再理會王舉人，轉身大步而去。

望着那黑衣人背影消失，王舉人苦笑一下，說道：「諸位是親眼所見，用不着在下描述了。」

王俊點點頭，道：「我們看到了，金燈門決心插手此事，不過，咱們有一個條件，不知舉人願否答應。」

王舉人道：「聽憑吩咐，王某能力所及，決不推辭。」

王俊道：「你家財萬貫，願否捐出五萬銀子，以濟災貧。」

王舉人點點頭，道：「變賣一些田產，當可湊足此數。」

王俊道：「痛快，在下以茶代酒，聊表敬意。」

舉杯就唇，一口喝完。

王舉人也陪了一杯茶，苦笑說道：「掌燈人，可有什麼良策。」

黃娟道：「拒敵不難，難在救助你那兩位朋友，不知他們中的什麼毒傷。」

王舉人道：「是一種劇毒的銀針，針上奇毒，除了他們的獨門解藥，無藥可醫。」

王俊望望天色，道：「此刻，就算咱們有配製藥物之能，時間也已不够，在下之意，只好以智求全，用些手段了。」

王舉人道：「請教王兄。」

王俊道：「先要他們交出解藥……」

王舉人道：「這個只怕他們不會答允。」

王俊沉吟有頃，低聲道：「那只好用些方法了……」

低聲和王舉人談了一陣，只聽得王舉人頻頻點頭。

× × ×

整個濟南府，都知道了王舉人要死的這件事。

死！並不奇怪，每一天，每一時辰，可能都有死亡的人。

但預報自己死亡的人却很奇怪，也不多見。尤其像王舉人這樣的人物，年紀不大，富甲一方，前程遠大，但却突然傳出了死亡的消息，而且，又是預報死亡。

王舉人有錢有勢，有錢的人朋友多，有勢的人親戚多，王舉人既有錢，又有勢，自然是親戚，朋友都很多。

很多人趕到了王府中去。

但王府中門禁很森嚴，所有上門的親友，都被王府的管家擋住。

王府管家告訴了上門的親友說，王舉人的病勢很重，不能接見親友，明天，如若敝主人沒有死，自會登門向諸位致謝，如是敝主人不幸死了，明日就要開弔，希望諸位看在多年街坊近隣的份上，請來奠祭。

由太陽下山算起，直到將近二更時分，來訪的親友，不下數百人，但都被王府總管，擋了駕。

二更正時，一口上好的柏木棺材送入王舉人家。

很多人圍在王府，眼看着那棺材，抬入了王府。

消息立刻傳開了，附近的兩條街，在不到半個時辰之內，都知道了這件事情。

幾乎是很肯定的，王舉人已經死了。

是嘛！人如不死，怎會抬一個棺材進去。

王府的大門關閉了，隱隱可聞得啼哭聲傳了出來。

圍在大門外面的人羣，也開始散去，人已確定了死去，自然，不再等，表現關心和敬意的辦法，只有等明日開弔時，來奠祭一番。

也許是王舉人在濟南府是有身份的人，所以，棺材也是由棺材店的掌櫃的帶着人送來。

除了四個抬棺材的人之外，還有兩個穿着長衫的人，護送而來。

月落星稀，已是天將黎明的時分。

王府門外，圍守的親友，早已散得一個都不剩。

春寒料峭，天亮前，仍帶着深重的涼意。

王府中門前高挑的兩盞氣死風燈，在寒風中微微飄盪。

忽然間，兩條人影，快步而來，在王府大門外面停了下來。

燈光下，可以清楚的看清楚這兩個人的形貌。

是兩個三十左右的大漢，穿着青綢子褲褂，腰裏束着一條白色紡綢腰帶。

未見兩人帶刀佩劍，似是赤手空拳而來。

擂門聲綿連不絕，靜寂的黎明時分，聽得特別刺耳。

木門呀然大開，一個白髮，白髯的老者，緩步而出。

兩個青衣人打量了開門的老者一眼，左首一個冷冷接道：「你是門[illegible]。」

白髯老人點點頭，道：「差不遠吧！老朽二十年前，是門房……。」

青衣人接道：「現在呢？」

白髯老者道：「現在麼？老夫是王府中的管事。」

青衣人冷冷說道：「總管家？」

白髯老者道：「不，老夫是管事，我這把年紀了，怎麼能當總管家，唉！還不是敝東主念我是三代老僕，給我一個閑差賞口飯吃。」

青衣人道：「原來如此你叫什麼名字？」

白髯老人道：「老朽王川……」

語聲一頓，接道：「對啦！你們貴姓啊！一大早的擂門造訪，不知有何貴幹？」

青衣人道：「咱們要找一個人。」

王川道：「什麼人？」

青衣人道：「王武舉，王桂武。」

王川道：「兩位來遲了，敝東主已於近三更時，急病而死。」

青衣人道：「老頭兒，這話當眞麼？」

王川道：「爲什麼要騙你們，目下已經更衣入棺，唉！兩位仔細的聽一聽，就可以聽到廳中的哭聲了。」

果然，哭聲隱隱傳了過來。

這等黎明時分，一片靜寂，那哭聲雖然不大，但夜深人靜，大門口仍可聽得。

青衣人點點頭，道：「王川，我們想進去看看如何？」

王川道：「這個，這個，只怕是不太方便吧？」

青衣人道：「有什麼不方便。」

這老人似乎是有些迷糊，也許年紀太大的原故，皺皺眉說道：「兩位客人，現在還不到開弔的時候，天色快要亮了，你們等一會再來吧！」

青衣人道：「現在和天亮有什麼不同？」

王川道：「現在，正是大殮入棺的時刻，女眷都在靈堂，想想看如何能讓生人入內。」

青衣人道：「原來如此。」

右首一個青衣人低聲說道：「老二，我瞧，咱們還是來個霸王硬上弓，衝進去瞧瞧，如何？」

左首青衣人點點頭，突然一出手，點了王川的前胸。

王川年紀老邁，如何能閃避得開，身子一歪，錯開了前胸要害，被點中了左肩。

右首青衣人，一伸手，抓住了王川的衣服，道：「老頭兒，你委屈一下，你這把年紀，咱們不會殺你就是。」

順手又點了兩處穴道，把王川放在了大門後面。

兩個人，疾飛向後面溜去。

王川被點了穴道，口不能叫，腿不能行，只有瞪着眼睛，眼看着兩個人向內行去。

大約是王府中人，都忙於辦理喪事，前院中竟未見人踪。

進入第二進庭院，才見大廳中燈光輝煌。

大廳外面，站了不少的人，男男女女，不下二十多個，看樣子，都似是王府中的僕徒長工。

大約，王舉人平日待這些下人不錯，此刻，人人手中都拏着一根點燃的香，排列在大廳外面。

有一股肅穆莊嚴的氣勢。

不少婦道人家，還不住的暗暗低泣。

大廳中，却傳出了嗚嗚咽咽的哭聲。

一個全身黑衣的老婦，站在棺木旁側，不停的用手帕拭着淚痕。

一個三十上下的美婦人，身着重孝，伏棺而哭。

聲音悲悽，眞如杜鵑啼血。

在這兩個婦人的身側，站了不少的丫頭僕女。

兩個青衣人輕輕移動着脚步，擠到了廳門口處。

只見兩個穿着短衫長褲的黑衣人，正抬着棺蓋，擱蓋在棺材上。

兩個丫頭，架起了那一身重孝的婦人。

另兩個丫頭，扶着那一身黑衣的老婦人，離開了大廳。

整座大廳中，除了兩個抬棺蓋的男子之外，全廳中，都是女人，六七個丫頭，和四個中年的老媽子。

兩個青衣人互相施了一個眼色，悄然退了出去。

大家都在沉痛之中，無人注意，也無人分心，竟然是任這兩個人來去自如。

大門仍然大開着，但所有的人，都集中在第二進庭院之中。

王川仍直挺挺的靠在門後的牆壁上。

一個青衣人低聲道：「老二，要不要解去他身上的穴道。」

那被稱老二的青衣人低聲道：「不管他了，這老頭子，這一把年紀，也該死了，反正，王武舉家中，要辦喪事，那就要他們一塊兒辦吧！」

另一個青衣人道：「他沒有死啊！咱們只點了他的穴道。」

青衣老二道：「看他造化罷，不理他了，這老傢伙，就算能够不死，也會脫上一層皮，够他受了。」

兩個人邊談邊走，離開了王府。

他們很沉着，還順手帶上了兩扇木門。

靠在牆上的王川，突然挺身站了起來，舉手一招。

暗影中閃出一個身材瘦小的年輕人低聲道：「齊老，受苦了。」

化名王川的正是齊子川，經歷過一場險惡的風浪之後，加入了金燈門。（見金燈傳奇故事之一）

齊子川道：「這小子很慌張，他根本沒有點中我的穴道，倒叫蕭姑娘擔心了。」

敢情這位瘦小的年輕人，正是金燈門的蕭飛燕，蕭姑娘所改扮。

蕭飛燕點頭一笑，躍身而起，飛越過圍牆而去。

齊子川微微一笑，掩上大門。

這時，王俊緩步行了出來，低聲道：「齊老，蕭五妹去了？」

齊子川一欠身，道：「回掌燈人的話，五姑娘追踩敵踪去了。」

王俊微微一笑，道：「齊老不用如此多禮，此後咱們要長年相處，還是自然一些好。」

齊子川道：「老朽遵命。」

王俊突然放低了聲音，道：「齊老，你打聽的消息。」

齊子川道：「王桂武雖然財雄勢大，但却是一個義俠君子人物，老朽已然暗中探問很多，他是個眞眞正正的好人，而且，還有點兒任性之處，拯義救危，施金濟困，如若一定要說出他的缺點，那就是他只得父母餘蔭，有了那麼一大筆家產，從小嬌生慣養，有一點兒公子哥兒的脾氣。」

王俊點點頭，道：「這也不算是什麼大毛病了。」

齊子川道：「是！人情之常，小瑕不掩大善，總括而言，他已算得是個君子人物了。」

王俊道：「他可曾犯過色戒？」

齊子川道：「走馬章台，飛箋召妓，擺擺公子哥兒的派頭，倒是有過，名人氣勢，在所難免了。」

王俊笑一笑，道：「名士風流，情尙可原，除此之外呢？」

齊子川道：「再無瑕疵。」

王俊道：「好！辛苦齊老了。」

轉身行入一座廂房之中。

夜色，掩遮了金燈門中人的行動。

這是一場隱密的設計，王府中，除了王舉人幾個心腹之外，大部份人都不知道。

爲了怕老母哀慟傷身，王舉人告訴了母親，但王夫人却是一點不知。

她目睹丈夫氣絕而逝，含殮入棺，恩愛夫妻，人鬼殊途，青春正盛，個郎永訣，內心的悲痛，自是腸斷魂消，怕引起婆母傷心，又不敢放心大哭，低泣如訴，淚如雨落。

這是最悲痛的哭，不大工夫，已雙目紅腫，淚盡血出。

舉人府，籠罩在一片悲痛愁苦之中。

五更時分，王府中開始佈置靈堂，白布百匹，把整個王府扮裝成一片白色世界。

僕婦女婢，也都穿上了孝服。

錢多，人手多，辦起事來，自然是比較容易，天色剛亮，王府已佈置好了一座靈堂。

百對素燭，千朶紙花，倍增了淒涼，哀傷的氣氛。

王舉人爲人太好，街坊隣居中，甚多受惠之人，死亡預報時，大部份的人，都不相信，想想看，他那結實的身體，怎會突然死亡。

但天一亮，仍然有很多人，趕到了王府查看。

紙花素燭，證實了死亡的預報，也震動趕來查看的街坊隣居。

一刹間，人聲沸騰，競相奔告，日上三竿時分，已然傳遍了濟南府城。

王府大門外，湧來了上千的弔喪客人，後來者仍然蜂湧而至。

齊子川也穿着一身孝服，跟着王府的管家在大門口處迎接弔孝賓客。

他年紀大，江湖老，眼皮雜，識人衆多，是派在第一道關口的人。

易容術，掩去了他本來的面目。

但那絡繹不絕的衆多來賓，使這位老江湖也爲之暗暗咋舌，這上千多卿接而入的人，要他分辨出混入的仇家匪徒，實是件十分困難的事。

王府佈置的靈堂雖大，但也容不下這蜂湧而入的來客，使這一座大院落中，也擠滿了。

王夫人是眞哭，聲聲如杜鵑啼血。

王老夫人也似是被這股哀傷之氣感染，坐

在一旁，也不禁暗暗低泣。

這就造了一幅逼眞的景象。

奠拜靈柩的人羣中，突然行出了個二十五六歲的壯漢，口中大聲喝道：「王兄啊！你正值英年，前途無限，突然謝世，叫我這作兄弟的，怎不悲痛萬分，觸景傷情！」

一面說，一面行近了棺木旁側，雙掌齊出，雙手扳在了棺木之上。

人間至情流露，誰也不放在心上。

但跪在棺前，雙手掩面的一個孝子，微啓的指縫中，透出了一道目光，却盯在了那大漢的身上。

掩面雙手移動，已然傳出了暗號。

紛亂哀傷的哭聲中，除了特別的有心人外，誰也不會留意這些。

那壯漢擠出了大廳之後，加快脚步，向前行去。

這時，王府的祭奠客人，有來有去，越來越多。

那壯漢動作迅快，在擁擠的人羣中側身閃行。

片刻工夫，已出王府。

他背上還綁着一塊王府中送的一方白巾。

轉過一個巷口後，立刻扯成碎片，棄於道旁的水溝中，加快脚步行去。

他年紀也許不大，但却是一個有江湖經驗的人物，行到巷口之時，突然停步回身，向外望去。

這時巷中，有不少前往王府的弔喪客人。

壯漢冷眼瞧瞧看了良久，未發覺可疑的追踪，忽然大邁一步，轉過巷口，向前行去。

繞過一條大街，直奔入一座宅院中去。

那是一座黑漆大門的高大宅院，但大門却是虛掩着，那壯漢推門而入，立刻又掩上了木門。

一條人影，由屋角後閃了出來，緩步行近那高大的宅院前面，打量了那宅院一陣，轉身而去。

他並沒有進入那座宅院之中窺探，以免打草驚蛇。

一身男裝的蕭飛燕，突然由另一個巷口中，迎上那轉身而來的人。

兩個人會合於一處，蕭飛燕低聲說道：「三哥，瞧出了什麼沒有？」

那追踪而來的人，正是金燈門中的老三方昭。

方昭一面舉步而行，盡量保持着平靜，道：「我沒有進去查看，但顯然，那是一座私人住的宅院，看來，事情並不如咱們想像的那樣簡單，回去稟告過大哥之後，才作計議……」

語聲一頓，接道：「五妹，你追踪那幾個人，如何了？」

蕭飛燕道：「盤出根底了，他們一行，住在合盛客棧。」

方昭道：「五妹又怎會到此地呢？」

蕭飛燕道：「追踪另一個可疑的人物而來，到了此地，不知潛入何處，天已大亮，行人漸多，這附近都是有錢人家的住宅，我不便也不能冒失的到處去找，幸好遇上三哥。」

方昭道：「那座宅院，我已經記得很清楚了，看樣子，那才是他們在濟南的眞正巢穴，目下不宜驚動他們，咱們先回王府中去，再作決定。」

蕭飛燕道：「三哥，爲了不引起別人的懷疑，我想咱們應該分開回到王府。」

方昭道：「五妹顧慮極是，對方如是精明一些，必然佈有反釘梢的暗樁，咱們不能被別人反釘上了。」

兩人先後回入王府。

王府中的賓客，仍然絡繹不絕。

靈堂上香烟繚繞，哭聲盈耳。

但王夫人，却因身體不適，由兩個丫環扶着進入內室。

王俊，于重，早已在內室恭候。

王老夫人一提衣袂，就要跪拜，却被王俊伸手攔住，道：「太夫人，不敢當，妳請坐，晚輩有事請教。」

王老夫人點點頭，拭去淚痕，道：「恩大不言謝，這件事過去之後，我王家唯命是從，能保下王家的一脈香烟，我還要這什麼萬貫家產。」

王俊本是讀書人，講究的是非禮勿動，王老夫人這幾句話，反而聽得也有些尷尬了，笑一笑道：「這件事，以後再談，眼前，倒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請教夫人。」

王老夫人道：「什麼事？」

王俊道：「剛才，那一位大哭靈堂，雙手拍棺的是什麼人？」

王老夫人道：「老身很注意他，但我却從未見過，不知是不是桂武在外面的朋友？」

于重道：「這就不會錯了。」

王老夫人道：「他們是什麼人？」

于重道：「他們是什麼人？我們還沒有查出來，不過，我們已經派人去查了。」

王老夫人道：「唉！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桂武雖然中了舉，但我對他的管教，仍然很嚴，我相信，他不應該和江湖人物結仇。」

于重道：「老夫人，你請放心，我們大哥既然接下了這件事情，自然會辦一個水落石出，這件事不論有多麼大，都由我們接下來。」

王老夫人道：「老身說什麼呢？只有謝謝你們了。」

于重嘆口氣，道：「老夫人，我想，開弔的事，應該結束了。」

王老夫人道：「爲什麼？」

于重道：「我們應該打開棺材瞧瞧。」

王老夫人有些不解的，道：「那棺木之中，不是一個假人麼？」

于重道：「是！不過，我們要求證一些事情，必須打開棺木，才能證明。」

王老夫人點點頭，道：「哦！老身就去告訴總管，要他們把客人送走！」

爲了兒子的事，王老夫人立刻轉頭向外行去。

目睹王老夫人的背影遠去之後，于重才輕輕吁一口氣，道：「掌燈大哥，看來，這件事，有些麻煩了！」

王俊道：「什麼麻煩？」

于重道：「大哥，那人哭哭啼啼，撲在棺木之上，在棺木上拍了一掌，然後，轉身就走，難道是全無原因麼？」

王俊道：「這個，要請教二弟了！」

于重道：「大哥，武林之中，有一種武功，叫作神通竹葉手，聽說那一種武功，能隔物傷人。」

王俊道：「世上眞有這樣的武功麼？」

于重道：「有！不過，當今之世，會這樣武功的人，屈指可數，如若咱們開棺求證，證明了小弟的推想不錯，事情就麻煩了。」

王俊道：「二弟，這件事，怎麼麻煩，你說明白一些。」

于重沉吟了片刻，道：「如若棺木中的假人，留下了神通竹葉的傷痕，那證明了來人源有所出，非同小可，咱們的計劃，也不得不調整一下了，咱們不能立刻有所行動，王舉人，也不能立刻露面，必須完全查明內情，再作決定。」

王俊點點頭道：「對江湖中事，小兄知曉有限，二弟既如此說，咱們還是小心些好。」

王老夫人召來了總管，要他婉拒絡繹不絕

而來的弔喪客人。

王舉人財勢雙全，再加人緣又好，王府總管費盡了口舌，仍然無法阻止來弔的人潮，直到夜幕低垂，才算把客人送完。

掩上大門，王府中暫時恢復了清靜。

靈堂上燈火通明。

但停棺的大廳上，却是門窗緊閉。

王府中人，只有王老夫人和青衣小帽的王舉人在場。

但金燈門中人，却齊聚在靈堂之上。

王俊，于重，方昭，言少秋，蕭飛燕，黃媚，齊子川。

于重默運內功，愼重無聲息打開了棺蓋。

棺中仰臥着一個人，那是金燈門的傑作，一個用軟木和黏土作成的假人。

細心的雕塑，和王舉人形態一樣，但此刻那黏土作的人頭上，却形態已變。

五個指痕，深陷半寸，強大的內勁使得整個頭形分裂。

王武舉倒吸了一口氣，忖道：「這是什麼武功，蓋着數寸厚的棺蓋，竟然能傷到棺中之人，如是這棺中躺的是一個活人，也必被這一掌活生生震斃。」

王老夫人雖然不會武功，但她也看到了那深陷的指痕，和裂開的頭臉，不禁臉色大變。

金燈門中的七個人，十四道眼神，全都盯注在那深陷的手印之上。

臉色一片嚴肅。

良久之後，于重才輕輕嘆息一聲，道：「神通竹葉手。」

齊子川點點頭，道：「除了神通竹葉手外，天下再沒有任何一種武功，能够透木傳力，不着痕跡的取人之命。」

黃媚道：「齊老，你見識多廣，看他神通竹葉手，有了幾成火候？」

齊子川道：「上好的柏木棺蓋，三寸六分的厚度，掌力傳入，深陷入屍首半寸，至少有七成以上的火候了。」

黃媚點點頭，低聲道：「大哥，咱們不能不小心些，靈堂不宜久留。」

王俊點點頭，一抱拳道：「老夫人先請後堂休息。」

王老夫人欲言又止，嘆口氣轉身而去。

闔蓋了棺蓋，王俊等也離開了靈堂，行入了一間密室。

這是三進宅院中一間客廳複室，數道門戶，和連綿的房舍，掩去了室中的燈火。

密室很廣大，佈置的也極爲舒適。

王俊在一張太師椅上坐下，冷冷的望了王桂武一眼，道：「桂武兄，神通竹葉手，是武林中一派密門奇技，那說明了和你結怨的人，來自那一派門戶，至少，也會牽扯了那一派門戶中人……」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據四弟五妹追踪來人，查訪所得，敵人的來勢很強大，而且人數衆多，不少高手，我們原先估計有了很大的錯誤，似乎是已脫出了江湖上一般報復的情形，他們是大舉來犯，而且，亦有着很充分的準備。」

王桂武道：「桂武雖是一名武舉人，但我很少和江湖人往來，我練的是弓，刀，石，也和一般江湖人練的武功不同，只有濟南府兩家鏢局子的總鏢頭，和桂武相識數年，常有來往，如若他們算是江湖人，這也是桂武僅有的江湖朋友了。」

齊子川輕輕咳了一聲，道：「王舉人，咱們想查明眞象，不能遺漏細微，多問幾句話，希望你王舉人別放在心上。」

王桂武道：「承諸位仗義相助，桂武感激不盡，但有所詢，桂武知無不告。」

齊子川道：「閣下和兩家鏢局子的總鏢頭來往多年，自是交情不錯了。」

王桂武道：「是。」

齊子川道：「濟南府兩家鏢局之中，除了總鏢頭之外還有衆多的鏢師，難免亦互相有往還了。」

王桂武道：「他們兩位從未替我引見過鏢局中人，桂武也很少到鏢局中找他們。」

齊子川道：「閣下和他們兩位見面都在什麼地方？」

王桂武道：「大都在酒館飯莊之中。」

王俊道：「王兄，我們想知曉實情，事關重大，一步錯失，可能會滿盤皆輸，還望王兄合作……」

王桂武接道：「桂武決不藏私。」

王俊道：「這些年來，王兄可曾捲入江湖是非之中，那兩家鏢局的總鏢頭或有事求過王兄。」

王桂武沉吟一陣，搖搖頭道：「沒有。」

王俊道：「王兄再仔細想想看。」

王桂武道：「他們很少和我談論江湖中事，桂武除了兩年前救過一個賣唱的女子之外，再未私人有過爭執。」

王俊道：「昨天下午，來的那位黑衣人，王兄是否見過？」

王桂武道：「沒有，那是第一次，掌燈人和黃姑娘都在座。」

黃媚道：「王舉人，你那兩位總鏢頭的朋友如何了？」

王桂武嘆息一聲道：「如若我的死亡，眞能解救他們，那些人言而有信，他們應該得到解藥，身體康復。」

于重道：「王舉人，前一夜，你們搏殺的經過情形如何？」

王桂武嘆息一聲，道：「接到的挑戰書信中，指名要在下約請他們兩人同去，因爲，兩年前發生在一品樓的事，他們兩位也在場，在下只要約他們見面，說明內情，兩人自堅欲同行，想不到，我們已到了王家祠堂，他們兩位就身遭暗算……」

于重接道：「他們沒有暗算你麼？」

王桂武搖搖頭，道：「沒有，因爲，他們要逼我自絕……」

于重道：「難道你們沒有動手麼？」

王桂武道：「他們暗算了顏，趙兩位總鏢頭後，才現身和我相見，又逼我出手，惡鬪五十餘回合……」

于重道：「王舉人勝了？」

王桂武低聲道：「不敢相瞞在下敗了。」

王俊道：「那是說，他們這一切行動，只是逼你自絕罷了，他在動手之時勝了你，暗算你兩位朋友，只不過是證明他們隨時有能力執行恐嚇之言。」

王桂武道：「正是如此，桂武江湖經驗不足，但我也感覺得到那人在四十回合之後，已可取我之命，但他却點到爲止，不肯使我受一點傷害。」

王俊道：「預謀要逼死你。」

齊子川道：「一個武舉人，身份不低，如是眞遭兇殺，必將驚動官府，嚴予追查，他們倒是想的很週到。」

于重道：「王舉人，和你動手的人，可是兩年前在一品樓中，爲你所傷的人？」

王桂武道：「不是！不過，他也在場，只是未曾出手。」

齊子川道：「看來，咱們得見見兩位總鏢頭才行，走鏢的人，眼皮子雜，或可問出一點眉目來。」

王桂武道：「如若他們身體康復，明日必來弔祭。」 ①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高庸・文
盧令・圖

鐵蓮花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麒麟山莊莊主金三太爺，暗中通知捕頭楊玉田，把神手鐵羽拘捕，然後又在押解途中，施展銀彈政策，設法毒死押解公差，把鐵羽救回麒麟山莊，要求鐵羽與他合作尋覓祖傳寶藏，鐵羽不允，金三太爺可以說出白娘子下落爲餌，鐵羽終答允等候三五天，以便金三太爺安排他見白娘子，鐵羽辭去後投宿鳳凰鎭，金三太爺又命人日夜監視，記錄鐵羽行踪細節，那晚，白娘子侍婢黑妞到來金府，向金三太爺詢問有關鐵羽失踪的傳說，金三太爺訛言鐵羽已到此間，脅迫金家，要金三太爺帶他往見白娘子——

諷言規鐵漢　挑燈候歸人

黑妞憤然道：「老爺子，你這話可讓人不服氣了，就算他找上門來，難免咱們姑娘還怕他不成？」

金三太爺搖搖頭道：「這不是誰怕誰的問題，而是值不值得那樣做？姓鐵的兩肩擔一口，既無家室，更無顧慮，咱們犯得上跟他硬拚麼？」

「依老爺子的意思呢？」

「很簡單，對付這種玩命的人，只宜智取，不可力敵，請轉告妳家姑娘，後天子夜時分，我在『海角紅樓』恭候，希望她輕裝簡從，駕蒞一晤，大家商議一個萬全的應付方法。」

「好！我立刻就回報姑娘，準時赴會。」

「時候不早了，我也不多留妳，路上仔細些！」

金三太爺親自送黑妞出廳，親眼看着她去遠，急喚吳濤吩咐道：「你現在就去鳳凰集伴隨鐵羽，寸步不許離開，後天日落時分，帶他回莊見我，但事先不得透露任何風聲。」

吳濤聽命，匆匆而去。

金三太爺又喚古家四兄弟密語叮囑一番，連夜遣發出莊，先赴「海角紅樓」佈置……

等一切安排妥當，天色已經將近黎明。

金三太爺長吁一口氣，返回臥室，寬衣躺在床上，回想這一天內發生的種種經過，臉上不禁泛起得意的笑容。

現在，情勢已完全在掌握之中，只須好好應付後天「海角紅樓」之會，神手鐵羽便不得不聽命於自己，有了神手鐵羽的協助，何愁那批價值連城的財富不到手？

他有把握，白娘子一定會準時赴約，他也有把握使鐵羽只能見到白娘子的面，卻不能出手拚搏，快意恩仇。

他要永遠掌握他們之間的仇恨，以便從中巧爲運用，使雙方都離不開他的手掌心，都得乖乖爲他効命……

金三太爺帶着笑進入夢鄉，窗上已現出魚肚色。

× × ×

曙色透過林梢洒落地上，使這茂密的樹林中，盪漾着一層薄霧。

黑妞突然停下了脚步，一個車身，肩後雙劍同時出鞘。

林子裏靜悄悄地沒有聲音，也沒有人影。

但黑妞却雙劍交叉橫胸，面對林木冷笑道：「朋友，請站出來說話，這樣鬼鬼祟祟算什麼人物？」

林中寂寂，毫無迴應。

黑妞哼了一聲，又道：「從麒麟山莊開始，你跟在我後面整整跟了一夜，以爲姑奶奶不知道？再這樣藏頭露尾，可別怪姑奶奶要駡你了。」

最後這句話果然發生了作用，只見氤氳飄散，出現一條人影。

這人從一顆大樹背後，緩緩走了出來，整個人仍在枝葉陰影籠罩下，看來就像幽靈般飄忽，烟霧般朦朧。

但這人的每一移步，竟是那麼沉穩堅定，面貌雖無從辨認，兩道閃爍的目光，却像晨星般明亮，瞬也不瞬投注黑妞的臉上。

他沒有開口，也沒有過份迫近，只是巍然站在那裏，凝目注視着黑妞，目光中包含着懾人的威稜。

黑妞不由自主緊了緊雙劍，沉聲道：「你是誰，跟着我想幹什麼？」

那人冷然一笑，不急不徐地道：「原來你的耳朵還眞靈，眼睛却太差。」

黑妞道：「我以前見過你嗎？」

那人道：「沒有。」

黑妞道：「既然沒見過，我怎麼知道你是誰？」

那人仰面大笑，道：「相逢何須曾相識。你不必跟我見面，只要由金克用和白娘子口中多聽聽，就該已知道我是誰了。」

「你——」黑妞心念轉動，突然驚呼失聲：「你是神手鐵羽？」

「不錯！」鐵羽一邁步，從枝葉蔭影下踏了出來，昂着頭道：「世上只有一個鐵羽，你可以仔細看淸楚，不須再去麒麟山莊問向金克用打聽了。」

曙色照射下，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兩道濃眉和額上那條斜斜的刀痕。

眉濃如墨，刀痕似血。

這是兩種截然不同顏色，却同樣鮮明刺眼，同樣令人怵目驚心。

不知道爲什麼，黑妞對那血紅的刀痕，竟由心底泛起陣陣寒意，就好像那疤痕是被自己砍成的一樣……連忙扭開頭，不敢再看下去。

鐵羽揚揚眉，道：「很醜的一條疤痕，對麼？」

黑妞沒有回答，也不知道應該如何作答。

鐵羽沉聲道：「這就是神手鐵羽的獨門標誌，如假包換，你想必聽說過？」

黑妞搖搖頭。

鐵羽道：「白玉蓮也沒有告訴你？」

黑妞仍然搖頭。

「哼！」鐵羽冷笑一聲，道：「或許她早已忘記了。聽說這些年來，她在西北混得挺不錯，儼然已是一方霸主？」

黑妞道：「這跟你有什麼相干？」

鐵羽的臉抽動了一下，緩緩道：「因爲我是個念舊的人，十餘年來，踏遍天涯海角，無時無刻不在懷念着故友，今天總算彼我訪到故人的下落了。」

黑妞張口想說什麼，忽又忍住。

因爲她發現鐵羽額上的刀痕已經充血，而且在不停地跳動，顯見內心正熱血沸騰，充滿了仇恨。

鐵羽仰面向天，深吸一口氣，再緩緩吐出，藉以壓制下內心的激動，說道：「黑妞，你只是白玉蓮手下一名丫頭，我不會難爲你，不過，你得帶我去見見她……」

「不行！」黑妞倒退了一大步，回答得斬釘截鐵。

「爲什麼不行？」

「我家姑娘已經多年不見外客，尤其像你這種不速之客！」

「不速之客？哈！」鐵羽突然大笑起來：「一點也不錯，我正是一個不速之客，可是，她却非見我不可，只要她還活着一天，她就躲不掉要跟我見面。」

黑妞道：「即使要見，也得由我先回通報，姑娘答應相見，自會派人通知你……」

「不用那麼費事了。」鐵羽擺擺手道：「我既然千里迢迢找到這兒，見不見可由不得她，妳也用不着通報，只管帶路前去，我自有辦法要她見面的。」

黑妞道：「我如果不替你帶路呢？」

鐵羽道：「妳會的。因爲妳並不笨，妳當然想得到拒絕的後果。」

「哼！你想威脅？」

「這不是威脅，是忠告。」

「你少賣狂！」黑妞一抖手中雙劍，大聲叱喝道：「你以爲白蓮宮的人，都是嚇唬大的嗎！」

她也知道眼前這人，絕非易與之輩，話剛出口，人已飄動，雙劍齊出，一刺胸腹，一斬足踝。

鐵羽笑道：「好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丫頭！」身軀微側，不退反進，竟然直跨進森森劍芒中。

黑妞見他身法飄逸，簡直沒有把自己的劍招放在眼裏，就知道要糟，急忙撤招換式，手腕一頓，抽回左手劍……

她雙劍都是進手招，左劍在上，右劍在下，如今要中途變招，本能地想抽回左劍自保，右手劍便自然由下而上，打算封住空門。

誰知鐵羽似乎早料到她會變招，一抬腿，竟將她的右手長劍踏住。

黑妞左劍雖已抽回，右劍却無法應變，正面空門大開，這時候，鐵羽若趁機出手反擊，後果將不堪設想。

情急之下，只得把心一橫，左手劍才吞又吐，化作一道匹練，向鐵羽攔腰掃了過來。

這是以險制險，亡命的打法，希望險中求生，逼使對刀後退，以便奪回受制的兵刃。

鐵羽輕哂道：「嗬！妳倒挺橫。」

左脚踏着劍身，既不放鬆，也不反擊，身子却像風中荷葉般搖擺不止。

唰！唰！唰！黑妞連劈三劍，都以毫釐之差，貼着鐵羽的身子掠過，竟然連衣角也沒有碰着。

黑妞無奈，只得氣咻咻地停了手。

鐵羽道：「爲什麼不發橫了！」

黑妞哼道：「你仗着身法熟練，經驗老到，算不了什麼本領。」

鐵羽微微一笑，道：「依你說，要怎樣才算本領？」

黑妞道：「除非你不閃不避，讓我再砍三劍，我才佩服。」

鐵羽道：「三劍砍過，你得答應帶我去白蓮宮？」

「可以。」

「好！來吧。」

鐵羽鬆開左脚，含笑而立，果然準備以肉身硬挨她三劍的樣子。

黑妞倒有些遲疑了，緊緊雙劍道：「你眞的不閃不避？」

鐵羽點點頭道：「不錯，我要讓你見識見識，神手鐵羽是不是浪得虛名？」

黑妞吸一口氣，緩緩舉劍平胸，道：「但願你不要後悔！」

雙臂同振，劍分左右揮出。

兩柄劍帶起兩道寒光，宛如剪刀般向鐵羽雙脅絞到。

鐵羽屹立如故，低喝一聲：「撒手！」

喝聲中，兩臂分展，雙掌齊出，竟用一雙肉掌，迎向劍鋒。

只聽「噗噗」連响，劍過處，如中敗革，鐵羽的手掌分毫無損，兩柄長劍却被震飛脫手，穿林而去。

黑妞嚇呆了，等到驚魂歸竅，才想到了開溜……

鐵羽早已搶先一步，擋住了去路，冷笑道：「要走可以，別忘了先帶路去白蓮宮。」

黑妞無可奈何地道：「老實告訴你吧，白蓮宮不是任何人都能去的，抵達宮門之前，沿途必順經過層層盤問搜查，就算我願意帶你去，也到不了宮門。」

鐵羽道：「通過盤查是我的事，妳只要帶路就行。」

黑妞道：「我不能替你帶路，私引外人窺伺宮址，那是死罪，何況，你要見我們姑娘，也不必到白蓮宮去，姑娘根本就不住在白蓮宮內。」

「她在什麼地方？」

「沒有一定住處，白蓮宮在甘陝境內，共有十五處分宮，隨處都可駐留。」

「妳是她的貼身丫頭，難道不知道她的行踪？」

「不瞞你說，昨夜我奉命去麒麟山莊時，姑娘正向蘭州府去，現在她已到了什麼地方，連我也不知道。」

「那妳要向何處通報消息？」

「白蓮宮門下遍佈西北，互相都可以傳送消息，我只須將自己所在位置報出去，姑娘會及時通知去何處晤面。」

「嘿！」鐵羽似鄙夷，又似震驚，口中喃喃地說道：「十餘年來未見，白玉蓮果然已經修成氣候了，但，任憑她狡兔三窟，遲早終會被我搜到的。」

目光轉到黑妞臉上，接道：「附近最方便的聯絡處在什麼地方？怎麼聯絡法？要多久才能接到回音通知？」

黑妞道：「聯絡通訊的地方有兩種，一種有人駐守，一種無人駐守，却藏着信鴿，只要發出消息，多則一天，少則個把時辰，就有回音。」

鐵羽道：「離此地最近的聯絡處所，是屬於哪一種？」

「是屬於只設信鴿，無人駐守的一種。」

「距離這座林子有多遠？」

「就在——」

突然一聲冷喝道：「丫頭，妳太多嘴了！」隨着喝聲，一股勁風疾捲而至，撞在黑妞的胸口上。

黑妞悶哼了一聲，雙手掩胸連退三四步，「蓬」地撞上一棵樹幹，當場蹲下身子。

沒等她蹲下，人影飛閃，兩名穿月白色勁裝的少女突然出現，一左一右架住了黑妞的胳膊。

另外一個灰色身影，緩步從林中走出來。那是個滿頭白髮的老嫗，手裏柱着一根沉重的紫藤枴杖，外衣前胸，綉着好大一朵白蓮花。

× × ×

老婆子用杖頭指着黑妞罵道：「小丫頭片子，我就知道妳不是個辦正事的材料，妳却非要在姑娘面前討這份差使，現在，妳有什麼話說？」

黑妞分明已受內傷，見了那老婆子，更是嚇的連頭也不敢抬，吶吶地道：「婢子該死，求姥姥開恩。」

老婆子哼道：「回去我再跟妳慢慢算賬。金花，銀花，替我押回去！」

兩名少女架着黑妞出林而去，理也沒理會鐵羽。

鐵羽冷眼旁觀，也沒有攔阻。

黑妞被架走以後，老婆子才慢慢轉過身，向鐵羽上下打量了一遍，冷笑道：「多年不見了，鐵相公還記得我老婆子麼？」

鐵羽微微欠身道：「夏大娘別來無恙？」

被稱爲夏大娘的白髮老婆子吃吃低笑起來，道：「好眼力，你居然還認識我。」

鐵羽道：「十餘年闊別，大娘健壯如昔，只是地位日尊，比當年更威風了。」

夏大娘笑道：「彼此，彼此，你鐵相公也遠非昔比，聽說這十餘年，神手鐵羽已名滿大江南北，剛才老身親眼看見你那一手空掌劈劍的功夫，果然名不虛傳。」

突然笑容一斂，正色道：「十多年不是個短日子，鐵羽相公，如今彼此都已經有了身份，當年事也該淡忘了，你又何必再苦苦尋到西北來？難道十多年歲月，還沒有消磨掉當年的火氣？」

鐵羽揚揚眉道：「莫非大娘認爲我不應該來？」

夏大娘道：「話不是這樣說，當年彼此都年輕氣盛，互相不能容忍，才鬧得不歡而散，如今事過境遷，寃家宜解不宜結，再鬧下去，又有什麼好處，常言說得好：得放手時須放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鐵羽道：「大娘這話，是替她求情？」

夏大娘道：「鐵相公，你不要誤會，老婆子也是替你着想，白蓮宮這些年在西北一帶也算得有勢力，你再了得，只有一個人，眞要鬥下去，未必能穩操勝券。」

鐵羽笑道：「鐵某既然來了，就沒有打算再活着回去，好歹我得跟她再見一面，將當年事作個了結。」

「鐵相公，見了面又如何？你縱然砍她一千刀，也無補於當年憾事。」

「至少我也要讓她領受什麼是恥辱？讓她知道什麼叫報應？」

「那麼對你又有什麼益處？」

「可以洗雪多年奇恥，一吐胸中積怨。」

「這豈不成了意氣之爭？」

「但也是雪恥之舉。」

夏大娘默然了，良久，才嘆口氣道：「看來你怨毒之念太深，空言已經難以化解，老婆子只担心你們兩敗俱傷便宜了得利的漁人。」

鐵羽拱拱手，道：「鐵某寧爲玉碎，不爲瓦全。」

夏大娘點點頭，道：「好！老婆子會親口替你轉告這句話，同時也要奉告一句話……」

「請說！」

「既然無法善了，老婆子身爲白蓮宮門下，今後各爲其主，可顧不得彼此是舊識。」

鐵羽冷冷一哂，道：「大娘儘管放手施爲，不必顧慮。」

「很好！」夏大娘舉手輕搭拐頭，微一欠身，道：「鐵相公多保重，老身回去就做安排，三天之內，必有回報。」

話落，飛身掠起，穿林而去。

鐵羽昂首未動，只冷冷說道：「就讓你們多過三天好日子吧！十幾年都等過了，何在乎多等三天……」

林子裏有人接口道：「恐怕她未必言而有信。」

兩個人一先一後從林中走出來，却是麒麟山莊莊主金克用和總管吳濤。

× × ×

金克用一臉倦容，分明是被吳濤緊急傳報，由床上驚起趕來，迄今未曾睡過。

但就在他倦容滿佈的臉上，仍然掛着無限關切之色。低聲道：「老弟，你可知道剛才有

多危險，如果不是愚兄隨後趕到，那姓夏的老婆子只怕已經向你下毒手了。」

鐵羽道：「怎見得？」

金克用道：「不信你且看看這座樹林，四面都埋伏着桐油火器，這不是準備對付你還有誰？」

吳濤立刻舉掌連擊三下，七八名麒麟山莊莊丁分由四方應聲而至，每人手裏果然都提着滿盛桐油的竹筒和火種。

金克用道：「老弟，這是你福星高照，幸虧愚兄帶着人手趕來，那夏老婆子才沒有機會下手，只是這樣一來，愚兄一番苦心安排勢必白費，從今以後，敵暗我明，白蓮宮的人隨時可以對付咱們，咱們却很難發現。」

鐵羽皺皺眉頭，道：「你和白蓮宮不是一向都有秘密來往麼？」

金克用道：「不錯！白蓮宮在甘陝一帶勢力龐大，組織却極端秘密，麒麟山莊不得不跟白蓮宮維持着友好的關係，可是，愚兄也同樣不知道他們的總宮在什麼地方？也同樣必須預先約定，才能見得到白娘子。」

鐵羽冷笑道：「難怪你要黑妞轉告，約白玉蓮在海角紅樓相見，原來是這種苦衷。」

金克用道：「鐵老弟，你只聽到愚兄對黑妞說的話，自然會對愚兄不諒解，其實，愚兄這樣做，全是爲了你設想。」

「哦？眞的嗎？」

「當然是眞的，愚兄明知白蓮宮勢力遍佈甘陝，若論報仇，談何容易，而你却復仇心切，非見到白娘子不可，愚兄無奈，只得一面派人日夜保護你，一面設法騙白娘子在海角紅樓晤面，我本來計劃使你假扮成隨從，潛赴海角紅樓見見白娘子，但不希望你鹵莽出手，壞了大局，却沒想到你會偸聽到愚兄跟黑妞的談話，險些引起天大的誤會。」

吳濤不等鐵羽開口，急忙接道：「莊主約好了白娘子，就派我連夜去鳳凰集告訴鐵大俠，誰知兄弟去遲一步，鐵大俠已經先走了，兄弟獲訊，又快馬回莊，呈報莊主率人隨後趕來應援。」

鐵羽淡淡一笑道：「這麼說，倒是我疑心生暗鬼，誤會了金兄一番美意。」

金克用道：「情勢未明，誤會總是難免的，鐵老弟應該相信一件事，愚兄正跟你合作，無論如何，總不致會陷害你，姑無論你和白娘子的仇恨多深，愚兄爲了自私，也斷無助她害你的道理。」

鐵羽笑笑道：「這一點我當然相信，現在我已經跟夏大娘見了面，今後應該怎麼辦？」

金克用道：「老弟，不是我事後埋怨你，那夏大娘是白娘子的乳娘，黑妞是她的貼身丫鬟，這兩個人在白蓮宮中都很走紅，你剛才既已露面，就不該輕易放過她們，只要能擒住她們之中任何一個，便不難逼白娘子現身了。」

鐵羽道：「依你所說，白蓮宮組織如此龐大，要找那白玉蓮還不容易嗎？」

「正因白蓮宮的組織太龐大，要找白娘子才更不容易。」

「哦？爲什麼？」

「白蓮宮勢力遍佈甘陝，組織龐大，層層節制，有許多分宮的負責人，甚至迄今不識白娘子的眞面目，除了極少數親信，連白蓮宮門下，也大半不知道後宮在什麼地方，白娘子神出鬼沒，行踪難測，別說咱們是局外人，就是白蓮宮的人，要找她也很困難。」

「但總有辦法能够找到她。」

「辦法雖有，都未必可靠，如果白娘子存心避不見面，任何人也拿她沒轍。」

「哼！」鐵羽冷笑一聲，說道：「她躲不掉的，她若想着避不見面，我就一處一處的挑她的分宮，捉一個，殺一個，總有一天，要逼她現身出來。」

金克用道：「這不是好辦法，彼暗我明，彼衆我寡，必須智取，千萬不可力敵。」

「依你應該如何？」

「鐵老弟，你若依我的建議，只有一個字——忍。」

「怎麼一個忍法？」

「首先，你必須耐着性子，別急於報仇，先求知己知彼，由愚兄設法替你安排，讓你先瞭解白娘子有多大勢力，以及白蓮宮的大約組織情形……」

「然後呢？」

「然後，你要做假作知難而退，表面接受夏老婆子的勸告，表示放棄報仇，使白娘子鬆弛戒心，再把握適當時機，一擊成功。」

「金兄的意思，是否要我先助你取回財寶，再談報仇的事？」

「不！鐵老弟千萬別誤會，愚兄固然希望能儘早奪回祖先遺物，但並不想妨碍你的報仇，這兩件事本來就互無妨碍，愚兄只是担心報仇不易而已。」

鐵羽笑笑，沒再說什麼，大步走出林子。

金克用急向吳濤施個眼色。

吳濤忙尾隨跟上，諂笑着問：「鐵大俠是打算暫住莊中？還是仍返鳳凰集？」

鐵羽道：「你覺得那裏比較方便？」

吳濤道：「都方便。不過爲了安全……」

鐵羽笑道：「那就住在莊內吧，別爲我一個人，害得令侄也跟着受累。」

吳濤雖然在笑，那笑容却比哭更難看……

× × ×

鐵羽在麒麟山莊中，受到無比的禮遇和尊敬，金克用特別專撥一座院落供鐵羽居住，整日美酒佳餚，川流不息，丫鬟侍女圍繞伺候，眞個是茶來伸手，飯來張口，一呼百喏，極盡享受。

鐵羽好像也沉緬在享樂中，日臥醉鄉，夜擁艷姬，絕口不提白蓮宮的事。

陪伴他的是吳濤，自從鐵羽住進麒麟山莊，金克用就沒見再露過面。

直到第二天傍晚，金克用才帶着古家兄弟匆匆回莊，對鐵羽道：「我已經安排好一次機會，讓你跟白娘子見面，但是，你只能站在遠處，看得見她的人，也聽見她的聲音，却不能跟她交談，更不能出手，你是否願意去？」

鐵羽道：「那是個怎樣的場合？」

金克用道：「不瞞你說，因爲你跟夏婆子照了面，白蓮宮已經下令調集高手，趕來麒麟山莊準備對付你，要愚兄前往海角紅樓面詢你的近況，你若願意去，愚兄準備讓你稍作改扮，假冒古家兄弟隨同前往，但你必需答應絕不動手。」

鐵羽道：「海角紅樓是什麼地方？」

金克用道：「一處極隱密的所在，我可以帶你去却不能告訴你在什麼地方。」

鐵羽道：「什麼時候去？」

金克用道：「就是今天夜晚。」

鐵羽想了想道：「如果我出手又怎樣？」

金克用正色道：「你絕對不能出手，白娘子約我見面，必然先作了嚴密戒備，如果鹵莽出手，非僅沒有成功的希望，你我的性命，都可能斷送在那兒。」

鐵羽笑笑道：「你認爲我就那麼不濟？」

金克用道：「老弟，這不是濟與不濟的問題，而是在人屋簷下，不得不低頭，白娘子的勢力，絕不是你想像那樣容易對付。」

鐵羽道：「難道，她的勢力比麒麟山莊更大？」

金克用苦笑道：「若論聲勢，人數，白蓮

宮强我十倍不止，這些年來，說好聽些，我跟他們是和平相處，說得難聽些，麒麟山莊是閉門苟安，有時還得避讓他們三分，否則，就無法在甘陝一帶立足。」

鐵羽微訝道：「哦？十幾年工夫，白玉蓮居然有如此成就？」

金克用道：「你若不信，今夜一見就知道，愚兄絕非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

鐵羽道：「既然這樣，你不怕她發覺我是假冒的，今後對你麒麟山莊不利？」

金克用輕嘆一口氣，道：「為了要瞭解眞象，愚兄只好冒一次險……」

鐵羽道：「可是，你說過將來願以麒麟山莊的力量助我報仇，豈非根本不可靠了？」

「那——」

金克用幾乎語塞，頓了頓，才道：「等咱們合作成功，情形自然不同，那時候，咱們有了財富，就等於有了力量，許多顧慮都不在心上，當然能放手施為。」

鐵羽對這番解釋未置可否，點點頭道：「好吧，我答應不出手，且隨你去見識一下，看看白蓮宮究竟有多大勢力。」

金克用道：「在未去之前，你得同意三件事。」

「那三件？」

「第一，必須改扮外貌，第二，必須幪住眼睛，避免辨識來去路徑，第三，得讓我點閉啞穴和氣門穴道，以免一時衝動出手。」

他一面說，鐵羽就一面點頭答應，笑着道：「眞難為你想得這麼週到，看來，我就算想玩點花招也不通了。」

金克用不再多說，立刻吩咐替鐵羽改扮。

古家四兄弟中，以老三古如風的面貌跟鐵羽較為相似，當場對照裝扮，換上雪白的劍衣和兵刃，倒也頗有幾分酷肖。

金克用親自動手，點了鐵羽的氣啞二穴，又用布巾幪了眼睛，由古家兄弟老大古如雷，老二古如雨和老四古如霜扶持上馬，隨着金克用離開了麒麟山莊。

一行五騎，趁夜馳向那隱密而又神秘的「海角紅樓」……

鐵羽坐在馬上，眼不能見，口不能問，只能根據馬行的速度，來估計麒麟山莊到海角紅樓的距離，並且記憶途中曾轉過幾次彎，藉以推測方向，再從馬蹄的音响，分辨所經過的是山區？抑或平地？

結果，他發現五騎馬一直在麒麟山附近兜着圈子，根本就沒有超出百里範圍。

由黃昏後開始出發，繞去拐來，直到午夜時分，終於停下來。

金克用親自替他解去了幪眼布巾。

鐵羽縱目望去，置身處果然仍在山中，只是無法確定這兒是在麒麟山哪一個方位。

山中當然不會有海，所謂「海角紅樓」，不過是一棟建在小湖畔的樓房。

樓不大，却很精緻，依山臨湖，景緻絕佳，樓後是一大片花園，三面環以矮牆，看來頗似官宦人家的避暑別墅。

花園內寂然無人，一條石板小路，由矮牆外蜿蜒通向樓門，樓中也黯無燈光，月色和樓影都投映湖上，份外顯得寧靜而幽美。

五個人在距離花園五十丈外就下了馬。

金克用低聲道：「從現在開始，我們的一舉一動，都已被人的嚴密監視，鐵老弟，你得多委屈，必須跟古家兄弟的舉止配合一致，不能露出絲毫破綻。」

鐵羽無法開口，只能點點頭。

金克用又吩咐古家兄弟：「你們三人要儘量掩護鐵大俠，萬一有意外情形發生，寧可犧牲自己，也要讓鐵大俠先平安脫身。」

古家兄弟都頷首應諾。

於是，金克用在前，鐵羽和古家兄弟隨後，步行進了花園。

剛踏進園門，風聲入耳，本來空蕩蕩的石板小徑上，突然出現三條人影。

迎面是個混身黑衣的瘦老頭，馬臉，高顴，目光如冷電，身材似枯竹，手裏拄着根釣魚竿似的細墨竹。

左右兩人，却是兩個形如肉球的侏儒，也是混身黑衣，打扮跟瘦老頭一模一樣，每人手中各提着一個好像魚簍似的東西。

鐵羽一見這三人的裝束打扮，心頭暗震，連忙低下了頭……

那瘦老頭目光如炬，在五人身上迅速地掃了一瞥，微微欠身道：「金兄眞很準時，從來沒有遲到過片刻。」

金克用笑着拱拱手，道：「姑娘約見，金某怎敢遲到。」

瘦老頭也含笑道：「彼此本來都是熟朋友，但老朽職責在身，不由自主，還望金兄多包涵。」

金克用側身橫跨了一大步，道：「這是姑娘的規矩，林老哥請！」

「多有失禮。」

瘦老頭一擺手，兩名侏儒同時舉起那魚簍狀的東西。

暗淡的月色下，突然亮起兩道强烈光芒。

原來那魚簍狀的東西竟是兩具特製燈籠。

兩道强光在鐵羽和古家兄弟臉上掠過，因為鐵羽低着頭，古家兄弟也急忙低頭……

瘦老頭倒沒有挑剔，燈光一掠即滅，欠身讓路道：「姑娘已在樓中等候，金兄請吧！」

金克用笑了笑，大步往前行去。

鐵羽和古家兄弟也邁步而過——身後微風再起，轉瞬間，已失去瘦老頭和兩名侏儒的影子。

直到這時候，鐵羽才輕吁了一口氣，暗叫：好險！

金克用曾經告訴他：白蓮宮勢力龐大，門下高手如雲。他始終不信，現在却不得不相信了。

剛才攔路檢查的瘦老頭，竟是當年武林中赫赫有名的巫山兩大怪之一——飛漁夫林嵩。

相傳林嵩是猿猴撫養長大，一身輕功罕世無匹，因為身材長逾常人，又有個名字叫做「林一丈」，曾有人譏笑他的輕功絕世，只是仗着身軀特殊，林嵩一氣之下，便踏遍天下，搜尋到兩名畸型侏儒，將輕功絕藝傾囊相授，十年之內，也練成了飛山越嶺的本領，因此，師徒三人竟在江湖中獨樹一幟，號稱「長短門」，被譽為：「一擔兩籮筐，飛天疾無雙，一端挑月亮，一端挑太陽」。

誰會相信，一代宗師身份的飛漁夫，竟甘為白蓮宮的屬從護衛？

飛漁夫既然投効了白蓮宮，跟他齊名的巫山另外一怪——郭石頭可能也不會例外吧？

鐵羽正在思索，前面的金克用已在小樓門口停步，向門階側一尊石獅子拱拱手，道：「相煩通報，金某來赴約了。」

那石獅子居然抖抖身子，站立起來。

鐵羽這才看清那石獅子，原來是一個滿頭亂髮披肩的怪人。

那人蓄着灰色的長髮，穿着一件灰色皮襖，滿臉皺紋，膚色也是灰白的，蹲在石階傍一動不動，黑夜中乍一看，簡直就跟一尊石獅子沒有兩樣。

人如其名，不用猜，這傢伙就是以橫練硬功享譽武林的巫山一怪郭石頭。

郭石頭沒有名字，自出娘胎就生成一身灰白色的皮膚，全身上下硬如石頭，一出世，他

娘就難產死了，他爹只當生了個妖怪，用獸皮一裹，丟在巫山脚下，被一個老和尚檢去，用牛乳養大，並傳授了一身絕世武功。

據說郭石頭不但肌膚如石，天性也木訥寡言，就像石頭一樣不通人情，本來已經剃度出家當了和尚，法號就名石頭，有一次，跟隨老和尚外出化緣，因為一隻家犬追咬老和尚，被他一把抓住，當場將狗撕成兩片，狗主跟他理論，也被他連狗主也撕裂弄死，衙役逮他，更被他活劈了四五人，老和尚制止無效，嘆道：「頑石！頑石！今生今世你是難以點頭了。」從此命他蓄髮還俗，逐出了佛門。

孰料郭石頭是個死心眼兒，叫他蓄髮，他很聽話，叫他還俗離去，却死也不肯走，每天仍跟在老和尚身後，老和尚走到那裏，他就跟到那裏，不分日夜，寸步不離。

這一來，害得老和尚再也不敢去市街化緣，甚至連人畜都不敢接近，只怕他憨性一發，又傷性命。

可是，無論用什麼方法，甚至打他罵他，也趕他不走，老和尚拿他沒轍，一氣之下，便絕食坐化在荒山中。

郭石頭見師父死了，大哭一場，這才獨自一人闖蕩江湖，不出二年，就名震武林。

因為他生性木訥，待人又忠厚，只要幾句甜言蜜語，叫他向東絕不往西，要他殺人絕不殺雞，數度受惡人誘騙，殺死好幾名白道高手，從此被名列巫山二大怪。

郭石頭跟飛漁夫林嵩不僅有名，也是好友，因此，鐵羽估計林嵩已投効白蓮宮，郭石頭可能也不例外，果然被他料中了。

巫山二大怪，都是江湖中赫赫有名的人物，全被白蓮宮網羅門下，難怪金克用對白蓮宮也忌憚三分……

郭石頭跟金克用顯然也很熟，站起身來，居然也抱拳還禮，道：「金莊主請進，其餘的人留下。」

金克用笑道：「郭兄，這古家兄弟，隨我多年，姑娘也曾見過，從前都應允隨同兄弟進見……」

郭石頭冷冷道：「那是從前，今夜情形不同，姑娘吩咐要特別戒備。」

金克用仍然帶笑說道：「金某是應姑娘之約而來，難道連幾名隨從也不能携帶？」

郭石頭斬釘截鐵地道：「不能。姑娘約的是金莊主，並沒有約你的隨從。」

金克用有些下不了台，怫然道：「郭兄別弄錯了，金某人是姑娘的朋友，並非白蓮宮屬下。」

郭石頭道：「朋友和屬下全都一樣。」

金克用哼了一聲，道：「既然如此，金某只好告退回莊了。」

郭石頭道：「那是你的事，去留由你。」

金克用冷笑道：「麒麟山莊和白蓮宮以朋友論交，從未受過這種限制，請轉達姑娘，金某告辭。」

向後一揮手，道：「走！咱們回去！」

五人剛要轉身，小樓門忽然「呀」地一聲打開，有人低喚道：「金莊主請留步。」

兩盞紗燈擁着夏姥姥行了出來，笑道：「老爺子何必生氣，這是誤會，千萬別為幾句言語傷了兩家感情。」

金克用道：「並非金某傲慢，這古家兄弟跟隨我多年，一向不離左右……」

夏姥姥道：「我知道，姑娘也認識他們四位，其實，郭護法只是奉命行事，因為他們四位未得姑娘特別交待，才有這場誤會，現在老身已帶來通行金令，一切都沒有問題了。」

說着，由袖中取出一面金質小牌交給郭石頭，說道：「姑娘特許麒麟山莊古家兄弟，隨同金莊主入樓相見，這是令牌，請郭老驗牌放行。」

郭石頭接過金牌，仔細端詳了一遍，一言不發，自去石階旁蹲下，又恢復了「石獅子」的模樣。

夏姥姥回頭道：「燃燈，迎客！」

漆黑的小樓中，突然燈火通明樓門大開。

夏姥姥含笑欠身：「金莊主請。」

金克用口裏謙謝着，舉步跨入樓門。

樓下是一座大廳，几明窗淨，一塵不染，地上鋪着紅色厚氈，桌椅都是一色紅木製成，正樑上，高懸着一盞八角琉璃彩燈，霞光四射，照得全室一片輝煌。

靠右側，是座丫字形樓梯，沿樓一匝廻欄，全部髹漆成紅色，所謂「紅樓」之名，大約就是由此而來。

金克用在客位落座，鐵羽和古家兄弟一字兒併排站在椅後，小鬟獻過香茗，却始終不見白玉蓮的人影。

鐵羽心裏好緊張，兩隻手掌緊緊捏着兩把汗。

十餘年不見了，白玉蓮還會像從前那樣美艷嗎？歲月是女人青春的剋星，她今年已經三十二歲，鬢邊眼角，是否已添上歲月的痕跡？

一個女人，能在短短十餘年中創下如此龐大的基業，那一定是够辛勞的了，人入中年，宛如花朵開始凋謝，想來她早已不復再有往日明艷照人的神采，或許她的身體已經開始發胖臃腫，或許她的髮際已經出現幾縷白髮，或許她的聲音已經失去了悅耳音色，或許她……

鐵羽自己也說不出心裏是什麼心情，既想快些見到她，又有些虛怯，這狠毒的女人，幾乎毀了他一生，現在仇人就快見面了，却怎會反而關心起她的美醜來……

一陣環珮聲打斷了他的思路，緊接着，夏姥姥和金克用都同時肅然立起。

白玉蓮下樓了！

× × ×

最先出現在樓梯口的，是兩對劍童和兩對刀女，年齡都不過十一二歲，鮮紅色的衣衫上，綉着純白的蓮花。

八名童男童女後面，跟着兩名混身漆黑的崑崙奴。

這兩名崑崙奴也是一男一女，年紀在二三十歲之間，半裸着身子，每人手臂上都套着十二枚閃閃發光的金環手鐲。

先後十名男女隨侍下樓，站滿了大半個客廳，加上夏姥姥和兩名丫鬟，客廳四週，已全是白蓮宮的人。

這時候，白玉蓮才由黑妞陪伴着，出現在樓梯口。

鐵羽又覺眼睛一亮，一顆心幾乎要從口腔跳出來。

他簡直不敢相信樓口的白衣麗人就是白玉蓮，十餘年未見，白玉蓮非僅沒有絲毫衰老，反而比從前更顯得年輕美貌，那份明艷，那份神采，比當年更嬌，更媚，更令人神馳目眩。

滿屋子人似乎都被白玉蓮的豐神所攝，全室寂然無聲，人人肅立，大氣也不敢喘一口。

白玉蓮曳着白紗長裙，款款下了樓，眼波流轉，在金克用等人臉上掃了一瞥，才在一張交椅中坐下。

雖然只那麼淡淡的一瞥，金克用等人都感到心弦震動，人人都覺得那目光好像是專向自己投射過來。

鐵羽發現左邊的古如雨，和右邊的古如霜，身軀都在微微顫抖，似乎已無法自持。

白玉蓮輕展梨渦，嫣然一笑，抬抬手道：「老爺子，請坐啊！」

金克用大約也出了神，怔楞一下，才急忙

一身欠，說道：「蒙姑娘芳諭見召，金某深感榮幸……」

白玉蓮笑道：「老朋友了，何須這麼客氣，請坐下來談吧。」

金克用稱謝落座，又輕咳了一聲，暗示身後的鐵羽要多加謹慎，萬萬不能鹵莽。

其實，鐵羽正百感交集，根本未曾注意到這些暗示。

賓主坐定，白玉蓮揚臉問：「姥姥，剛才可是郭護法開罪了金老爺子？」

夏姥姥道：「郭老未得令諭，不肯讓金老爺子的四名隨從進樓，引起了一點小誤會，老身已經替姑娘傳令放行了。」

白玉蓮點點頭，轉向金克用道：「我們這位郭護法，人並不壞，就是性情太固執了些，冒犯之處，我替他賠罪，老爺子休介意。」

金克用忙道：「姑娘言重了，些小誤會，何足掛齒。」

白玉蓮輕嘆了一口氣，道：「我也不知道交待過他們多少次了，仍然常常替我開罪朋友，幸虧老爺子不是外人，否則，傳揚出去，人家還以為我白玉蓮不知有多狂妄多跋扈呢！」

金克用笑道：「姑娘律己嚴，待人寬，外間只有讚譽，從無人敢這樣批評姑娘。」

白玉蓮道：「唉，白蓮宮上上下下這許多人，這許多事，都得我一件件管到，我那有這份精神，有時候，也不能不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金克用阿諛地道：「能者多勞，姑娘日理萬機，自然難免辛苦些。」

白玉蓮搖頭道：「辛苦倒算不了什麼，只是做人太難了，往往一番苦心，有時反落得滿身不是，這才真令人灰心。」

金克用道：「這怎麼會？」

白玉蓮道：「怎麼不會？就拿神手鐵羽的事來說吧，當年我何嘗不是為了他好，結果却變成了仇人。」

她口齒伶俐，談吐機變，輕輕一轉，已將談話轉入了正題，緊接着又道：「過去的事，我也不願再提了，這些年，我總算避着他，誰知他却始終不肯放手，竟然又追到西北來，老爺子，你說我該怎麼辦？」

鐵羽就在身後，金克用自然不便表示什麼，只好笑笑道：「當年事早已時過境遷，提也無益，但姑娘既是出於一番好意，何不就跟他見見面，當面把誤會解釋清楚。」

白玉蓮道：「我本來也打算這樣，可是，據夏姥姥回報，他對我的仇恨已深，恐怕很難解釋。」

金克用道：「那麼，姑娘準備怎麼對付神手鐵羽呢？」

「我還能怎麼樣？」白玉蓮聳聳肩，神情很淒楚：「無論怎麼說，他對我當年總算有一份情，一夜夫妻百夜恩。我是絕不會傷害他的，所以，我請老爺子來談談，他的近況究竟如何了？」

「姑娘是問他的脾氣？還是問他的武功進境？」

「都問。分別十餘年，他的任何事，我都很關心。」

金克用想了想，道：「關於其他詳情，我不太瞭解，據見面後的感覺，只有兩句話可作形容。」

「那兩句話？」

「武功大有精進，倔强仍如當年。」

「哦——」白玉蓮輕輕點了點頭，臉上浮現一抹苦笑，道：「說得對，如非武功精進，他不可能在短短十年內，名滿江湖，如非倔强依舊，他也不會為當年事，耿耿於懷，千里跋涉前來尋仇了。」

金克用道：「姑娘既然深知他的個性，似應早作準備，只怕他遲早會尋到白蓮宮來。」

白玉蓮笑笑道：「我知道，他一定要來，誰也阻止不了他，其實，我倒眞的希望能早些見到他，故人把晤，應該是人生一大快事。」

金克用意味深長地道：「可惜他的心情未必跟姑娘相同。」

白玉蓮道：「那是他的事，反正我無意傷害他，他遲早會明白，要傷我並非容易……」

說到這裏，似有意，似無意，目光掠向金克用身後，突然轉換話題，道：「老爺子這幾位貴賓，好像是同胞兄弟，姓古，對不對？」

鐵羽心頭一震，急忙垂首。

金克用却很鎮靜，笑着道：「不錯，難為姑娘還記得他們的姓氏。」

白玉蓮笑道：「我這人別無長處，只是記性還不壞，見過一面的人總不容易忘記……」

鐵羽的呼吸已經開始變得急促，心裏狂跳，握拳透爪，暗暗作應變的打算。

白玉蓮忽然回頭向夏姥姥道：「去拿四面通行令牌來，送給這四位古家昆仲每人一面，算是咱們為了今夜的事表示一點歉意。」

夏姥姥應聲登樓，頃刻，取來四面銀製令牌。

金克用大感意外，連忙道：「姑娘何須如此——」

白玉蓮微笑道：「這是我一份心意，剛才郭護法失禮，很委屈了他們，何況，今後你我兩家信使往來，總須避免再發生同樣憾事，老爺子就不必客氣了。」

說着，夏姥姥已托着四面銀牌向這邊走過來。

金克用見無法推辭，又怕夏姥姥當面識破鐵羽，急對古家兄弟老大古如雷喝道：「還不快些跟姑娘道謝。」

古如雷會意，一面跨步上前，用身子擋住鐵羽，一面接過銀牌，欠身道：「多謝姑娘賞賜。」

白玉蓮笑道：「不用謝，四位有此令牌，今後無論往來白蓮宮任何一處分宮，都可以通行無阻，不會再有今天這種誤會了。」

金克用藉此機會，站起身來，拱手道：「姑娘厚贈，却之不恭，金某就此拜領，若無別的吩咐，請容告辭。」

白玉蓮並未挽留，只擺擺手，道：「如有鐵羽的消息，盼隨時聯絡，姥姥，替我送金老爺子。」

金克用告辭出來，穿過花園，匆匆上馬便走。

繞過湖岸，離開了海角紅樓，鐵羽突然勒住坐騎，不肯再走。

金克用無奈，只得替他拍開了穴道，訝問道：「你想幹什麼？」

鐵羽舒展了一下手脚，微笑道：「我不想回麒麟山莊，咱們暫時就在此地分手。」

金克用柔聲道：「老弟，冷靜點，你已經看見白蓮宮的勢力了，像巫山兩大怪在江湖中是何等身份，只不過是白玉蓮手下的看門狗，報仇的事，豈能鹵莽……」

鐵羽冷然道：「我已經遵照約定，沒有當着你的面出手，彼此已不再有約束，以後的事，我自會處理，與你無關。」

「可是，鐵老弟，咱們還有合作尋找金家遺產的協定，尙未履行，我怎能不關心你的安危？」

「你儘管關心，却無權干涉我的行動。」

「但你曾經答應過，只見白玉蓮一面，暫時不提報仇的事。」

「我也告訴過你，如果不先見白玉蓮，休想我履行合作協定。」

「方才你已經見到她了？」

「那是假冒古如風的身份，並非是鐵羽本人。」

金克用苦笑道：「老弟，剛才白玉蓮突然贈送通行令牌，分明已經識破了你的身份，這是她欲擒故縱之計，你為何聰明一世，糊塗一時？」

鐵羽道：「正因為她已經識破我的身份，我才非去不可。你既然知道我的脾氣，我若決心要去，誰也無法阻止，又何必多費唇舌。」

金克用沉吟了一會，只得也翻身下馬，道：「好吧，你一定要去，咱們也不走了，必要時，也好助你一臂之力，希望你千萬慎重，能不動手，最好不要動手……」

沒等他說完，鐵羽已經下了馬，揮手道：「走不走是你們的事，如果因此惹禍上身，却休怨我。」

說着，脫下外衣，搭在馬鞍上，逕自掉頭奔向海角紅樓。

× × ×

夜已深，小樓中却燈火通明，樓門大開。園子裏闃無人影，可是，從花園門口，沿石板路直達小樓，每隔數丈，就懸掛着一對紅紗宮燈。

燈在樹梢，樹下有桌。

暗紅色的燈光，美而朦朧，小桌上似乎放着東西，只是不很清楚。

鐵羽索性不再掩蔽身形，昂首闊步進了花園。

走到第一對宮燈處，小桌上放着一隻金質水盆，盆中水清如鏡，浸着一條洗面布。旁邊一幅朱紅紙籤上，寫着兩行娟秀的小字：

「金盆淨水滌風塵，
挑燈迎得夜歸人。」

鐵羽臉上還留有改扮用的藥物，淡然一笑，挽起衣袖淨手洗面，然後繼續往前走。

剛到第二對宮燈下，身後光影一閃，第一對宮燈突然同時熄滅。

鐵羽心中冷笑，却連頭也沒回。

小桌上整整齊齊叠放着一件嶄新外衣，朱籤寫着：

「深宵風露寒，
為君添衣衫。」

鐵羽身上的外衣已還給金克用，僅着內衫短衣，於是，抖開新衣，穿在身上。

那新衣不寬不窄，長短合度，就像比着鐵羽身子訂做的一樣。

行到第三對宮燈下，後面第二對宮燈又自行熄滅。

第三張小桌放着一隻托盤，盤中有一杯熱騰騰的香茗。籤條上寫的是：

「倚枕不成眠，
沏茶奉君前，
命似茶味澀，
心如爐火煎。」

鐵羽緊捏着那張紙籤，木然屹立，只覺鼻際陣陣酸楚，目光似濛着一層霧水。

他突然舉起香茗，一飲而盡，大步跨上了樓門石階……

× × ×

小樓中燈光如晝，寂然無聲。

白玉蓮獨自一個人面門而坐，眼睛痴痴望着門口的鐵羽，除了她，廳內別無人影。

兩人默默相對，誰也沒有開口，誰也沒有移動一下身子，一站，一坐，宛如兩尊木像。

過了很久，鐵羽嘴角牽動了一下，似欲說話……

先開口的却是白玉蓮，她如釋重負般鬆了一口氣，喃喃說道：「我就知道你會回來。」

鐵羽道：「我也知道你會等候。」

白玉蓮淒然一笑：「這情景，豈不是跟十年前很相似麼……」

鐵羽冷冷道：「不必提從前，人生並沒有多少次十年，當年的鐵羽早就死了。」

白玉蓮臉上笑容依舊，輕輕搖搖頭道：「金克用說的不錯，你還是跟當年一樣倔强。」

鐵羽道：「十載忍辱，千里追踪，不是倔强的人豈能做得到。」

白玉蓮微笑道：「現在你已經做到了，我就坐在這兒，身無隨從，手無寸鐵，你若要殺我，隨時可以動手，難道你還怕我會逃走？」

「你就算想逃也逃不掉。」

「既然如此，你又何必堵着門？請進來坐下談談不好嗎？」

「哼！你我之間，早就已沒有什麼可談的了。」

鐵羽口裏雖然這麼說，却已從門口走了進來，在一張椅上坐下。

白玉蓮仔細端詳着他的臉，目光帶着無限關注和憐惜，良久，才喟然輕嘆道：「這些年，你一定吃過不少苦，怎麼變得這樣黑？這樣瘦？剛才你跟古家兄弟在一起，我險些認不出是你了。」

鐵羽道：「既然忍辱負重，又須跋涉尋仇，怎能不瘦？怎能不黑？」

白玉蓮苦笑道：「我知道你對我已痛恨入骨，當年的事，的確是我的錯，那時候，我太年輕，太膚淺，總以為自己聰明絕頂，不甘埋沒，可是——」

鐵羽截口說道：「我已經說過了，不必解釋當年的事，我到這兒來，也不是為了聽解釋的。」

白玉蓮道：「我提這些，並不是為了博取你的同情，我只是想讓你瞭解，一個女人的慾望並非僅限於為人妻子，侍候丈夫，女人也是人，也跟男人一樣有雄心壯志，這些並沒有錯，我錯的是方法不對，因為當時我太年輕氣盛，只知自負，忽略了丈夫的自尊。」

鐵羽冷笑道：「現在說這種話，不嫌太遲了麼？」

白玉蓮點點頭，道：「不錯，是太遲了，現在我已經功成名就，才知道自己畢竟只是一個女人，縱然擁有天下，却無法塡補內心的空虛，而昔日恩愛夫妻，如今反目成仇，更是得不足以償失。」

鐵羽默然，沒有接口。

白玉蓮又道：「這些年，我有意躲着你，却仍然時時在探聽你的消息，知道你並未因為妻子背棄而氣餒頹廢，反而力爭上游，闖出了赫赫名聲，我一則以喜，一則以憂，既担心你不忘舊恨，又時時盼你能早些回來……」

鐵羽突然大聲道：「好了，白玉蓮，你別想用這些甜言蜜語來蠱惑我，無論你舌翻蓮花，咱們的仇仍舊必須作一了斷。」

白玉蓮臉色微變，緩緩道：「你打算如何了斷呢？」

鐵羽道：「我不問你叛夫之罪，只要在武功上作一較量，報復當年一劍之仇。」

白玉蓮道：「如果我不肯跟你較量，又如何？」

鐵羽斬釘截鐵地道：「不肯也得肯，咱們兩人，只能有一個活着走出這棟小樓。」

白玉蓮淒然而笑，仰起臉，閉上了眼睛，柔聲道：「那就請動手吧，我盡遣僕從，獨自一個人在這兒等你，本來就沒有打算再活着走出這棟小樓，我虧負你太多，死在你手中，死而無憾。」她所坐的地方，距鐵羽僅不過數尺，鐵羽只要一舉手，就不難將她殺死，却了無懼意。

②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慕容美·文
盧　令·圖

龍虎殺手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金十七郎聽從大喬的說話，把送往公治長的解藥掉了包，原指望公治長會一怒而殺死左天斗，但在他完成了這件任務，大喬命他往找小喬以鬆弛一下緊張時，小喬却對他說出了一番令他大出意外，也令他大爲震驚的說話，據小喬解釋，公治長絕不會殺死左天斗，反會放了他，要左天斗自己去找出陷害他的人，從而收取金狼會內鬨的果實，金十七郎駭怕之餘，向小喬請敎如何善後，小喬敎他去找鐵頭雷公，金十七郎以這件事並非鐵頭雷公出的主意，小喬道：鐵頭雷公不是說過最好對方食言背信的麼——

狡狐裝胡羊　殺手遇煞星

金十七郎道：「這只是一種最壞的打算，楊長老並沒有吩咐我們送假藥，萬一——」

小喬打斷了他的話頭道：「不管楊長老有沒有吩咐，道理是一樣的。」

金十七郎似乎楞了一下，道：「什麼道理是一樣的？」

「你見到了那位雷公，當然用不着實話實說。」

「假話又怎麼說？」

「你知不知道，我們這位楊長老最大的弱點是什麼？」

「歡喜戴高帽子？」

「對了！」

「妳的意思，是要我去拍這老鬼的馬屁，求他庇護？」

「意思接近，只不過並不像你說的這麼難聽。」

「應該怎麼說？」

「去說幾句老鬼喜歡聽的話，我担保這老鬼一定會幫你解決問題。」

「什麼話才叫好聽的話？」

「謊話。」

「這個謊又怎麼個撒法？」

「你可以裝出一副愁眉苦臉的樣子，說你剛剛做了一件蠢事，現在正後悔的不得了。」

「妳以爲我這樣一說，老鬼聽了，就會歡喜？」

「慢慢來呀！你這樣沒頭沒腦的一說，老鬼一定會追問是什麼事，但你絕不能馬上就提正文。」

「哦？」

「然後，你可以這樣說：你在送解藥去如意坊時，一路上都在細細品味着他老人家那種能隨時掌握敵人缺失的匠心妙算。被人家殺了人質，再據以興師問罪，完全出於不得已，當然談不上什麼匠心妙算。不過，你儘可放心，千穿萬穿，馬屁不穿。這種話你儘管大着胆子說出來，保你只有好處，沒有害處。」

「接下去又怎麼說？」

「因爲你一心只巴望敵人掉進他老人家的算計之中，最後不知怎麼的，竟想出了這麼個胡塗主意。」

「承認掉換了解藥？」

「是的，因爲在你當時的胡塗想法，以爲這樣做才會激怒敵人，才會達成他老人家的願望。」

「如果老鬼認爲我這個主意並不算胡塗，要我不必爲此後悔，又怎麼辦？」

「那你就接着說出你所担心的事。」

「担心對方反而會因此放人？」

「是的。不過，另外得加上一段動人的說詞。」

「如何加法？」

「你可以說：他老人家的算計，本來是十拿九穩的，如今却遭你於無意中破壞了，說不定還會因此爲自己惹上一身麻煩。你便是爲了這個，而深感後悔。」

「你認爲我這樣一說，老傢伙就會替我想辦法？」

「你是去向他訴苦的，他當然要代你解除煩惱，否則以後還會有誰去恭維他？」

「就算老傢伙有心護着我，他又能拿出什麼好辦法來？如果金五號明天被放了出來，難道老傢伙還會替我頂罪，說解藥掉包是他的命令，甚至不惜爲此跟金五號翻臉？」

「不一定。」

「什麼事不一定？」

「這就是我要你馬上去找這位楊長老的原因。只要你能說動了這個老鬼，其餘的事，你就不必担心。這老鬼的脾氣，你比別人清楚；他如果一心向着一個人，即使是他親老子，他也照樣敢得罪。只要你能使他相信，你這次犯下錯誤，完全是爲了想巴結他老鬼，說不定他會以一種你想像不到的手段，從根本上來替你解決這個問題！」

「如何根本解決？」

小喬底下的話，薛長空連一個字也沒有聽到。

憑想像不難知道，最後的這一段話，小喬顯然是摟着金十七郎的頸子，緊湊着金十七郎耳邊說出來的。

說這一段話的時間並不長，但對金十七郎而言，這段話的效果，却似乎異常宏大。

因爲只聽金十七郎欣然說了一句：「這樣當然更好！」

然後，便是人從床上跳起，匆匆整衣的聲音。

金十七郎似乎受到了很大的鼓勵，衣服穿好，連臨分手時，應有的一番溫存，也似乎興奮得給忘却了。

接在開門聲之後，便是一陣逐漸遠去的脚步聲。

薛長空從屋面上滾身輕輕一躍而下。

這是夜晚，不是白天，而且金十七郎是打後院門走出去的，出門是一條長巷，一眼可以望到底，他根本不必担心這頭金狼，會像白天走在大街上那樣，能一閃身便在人潮中消失不見。

他現在需要立即作出決定的，是另一件事情。

他跟出這條巷子之後，是馬上動手宰掉這頭金狼，以便取得解藥好呢？還是繼續一路跟下去，看看鐵頭雷公住在什麼地方好？

由於金十七郎脚步甚快，薛長空只能邊走邊想，走出長巷，不遠處便是高府舊址，附近則是一片竹林和田野，目下四顧，顯得有點荒涼。

如果想動手，現在便是最好的時刻，這裏也正是動手最好的地方。

薛長空心念電轉，最後牙一咬，決定還是冒點風險，繼續跟下去。

如今才不過三更左右，離天亮還早。

金十七郎不會跟鐵頭雷公坐談通宵，只要兩人談話一結束，金十七郎便有落單的時候，他照樣還可以取得解藥。他爲什麼要放棄這樣一個深入狼窩的大好機會？

× ×

金十七郎雖然走了，但小喬房間裏的人影，却並未因而減少。

原先是兩個人，現在還是兩個人。

因爲金十七郎離去不久，這邊便有人塡補了他的空缺。

這個悄然趁虛而入的人，並不是一個男人，而是一個女人。

大喬。

從大喬閃身入房，一點未引起小喬驚疑看來，這對銀狼姊妹，顯然是事先約好了的。

兩姊妹見面後，房中並未點燈，談話的聲音也很低。

「妳丫頭有沒有照我吩咐，狠狠的唬嚇他一番？」

「怎麼沒有？經我把利害關係一說，他手脚都嚇涼了，渾身直冒冷汗，那副狼狽相眞叫人看了可笑又可憐。」

「最後妳要他去找楊長老設法？」

「嗯。」

「要他坦承掉換解藥，完全是他一個人的主意？」

「嗯。」

「他有沒有埋怨說這都是我害了他？」

「沒有。」

大喬像是鬆了口氣似的道：「那就比較安全多了。」

小喬帶着懷疑的語氣，接口道：「大姊以爲明天對方眞的放人？」

「除非發生其他意外，我敢說八成不會料錯。」

「既然早知如此，大姊當初儘可另想辦法，何必一定要用掉換解藥這個笨主意？」

「我是事後才突然想起，這樣做等於是弄巧反拙，可是，藥已送去，想改變主意，已經來不及了。」

小喬停了片刻，忽又接着道：「那麼，大姊知不知道，就算由金十七將過失一人承頂下來，實際上也不是一個好辦法？」

「當然知道。」

「如果金五號明天眞的給對方放了出來，大姊打算怎樣同時應付這兩個男人？」

「我也不知道怎麼好。」

小喬忽然輕輕嘆了口氣，說道：「這都怪妳事先沒有跟我商量，這件事當初其實並不難解決。」

「如何解決？」

「妳只要送個消息給我，由我半路攔下金十七，誘去無人之處，下毒手收拾掉，這樣解藥便無法送達。對方等不到解藥，金五號豈非必死無疑？至於金十七的突然失踪，大家只會疑心是敵人下的手，而絕不會有人疑到我們頭上來，妳想想這個辦法該多好！」

大喬沒有開口，只是跟着嘆了口氣。

是的，這個辦法的確好。

只可惜事過境遷，如今想到了，又有什麼用處？

小喬像突然想起什麼似的，語氣中忽又帶着歉忭之意道：「大姊其實也不必把這件事情看得太嚴重，就算金五號眞的回來了，我想也不見得就會有事發生。」

大喬仍然沒有開口。

她知道小喬這樣說，只是在安慰她。送不送解藥，只有柳如風才有權決定，靈鞭左天斗回來之後，看到她已變成柳如風的人，再加上送去的又是假藥，左天斗既不聾也不瞎，眞會一點也不疑心是她弄的鬼？

小喬接着道：「大姊知道，男人都是天生的賤骨頭；妳只要給他三分顏色，他就以爲得到的是卄大染坊。金五號方面，到時候我認爲容易應付得很。」

這個比喻的含義，大喬當然懂得。

可是，以今天的形勢來說，引用這個比喻，是不是恰當呢？

一點也不恰當。

小喬的意思，非常明白：金五號回來了，不妨虛以委蛇。

相信以大喬應付男人的本領，應該不難將這位五號金狼暫時穩住。

事實上又如何呢？

小喬說這些話時，似乎忘了人魔柳如風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以人魔柳如風之爲人，一旦成了他的情婦，他還容得妳再對別的男人假以顏色？

三分顏色？哼哼！如果活得膩煩，誠心找死，恐怕只要半分也就足夠有餘了！

小喬見大喬一聲不响，頓了頓，又接着道：「柳如風的爲人，小妹當然淸楚，小妹說的假以顏色，大姊也許誤會了，小妹並不是要大姊同時跟這兩個男人……」

大喬不禁輕輕哦了一聲。

小喬說的三分顏色，原來另有所指，這倒是大喬沒有想到的。

小喬低低地道：「金五號回來了，就算看到妳跟柳如風在一起，相信他也不敢立即發作。而妳，只須抓住機會，朝他飛個眼色，使他明白妳是身不由己，妳眞正心愛的人，還是他金五號，小妹敢担保姓左的決不會怨恨妳大姊。試問他金五號都不敢得罪的人，我們姊妹又憑什麼敢予抗拒？這點道理，相信姓左的絕不會想不透。」

大喬微微點頭，這一番話，倒是不無道理，同時小喬教她的這一手，在她說來，也是輕易之至。她大喬的一雙眼睛，如果連這點心意也無法表達，還能在天狼會這樣一個組織中混下去？

小喬低低地又接着道：「我知道大姊一定還有一件事情放心不下。」

大喬輕輕的嘆了口氣，同時微微的點了一下頭。

小喬可說完全說中了她的心事，她的確還有一件事放心不下。

但她仍然不須開口。

小喬既然這樣說，當然已知道她憂心的是件什麼事。

同時，從這個鬼靈精的丫頭口中，她聽出這丫頭似乎已有化解之道。

這丫頭在她面前是不會賣關子的，她只要等下去就行了。

小喬果然很快的接下去說道：「大姊放心不下的，一定還是金十七的那張咀巴。金五號回來後，妳的事情，他可以隱忍。但是，送假藥的事，他則一定非追究不可。楊雷公會不會庇護金十七，誰也不敢斷定。小妹說楊雷公一定會出頭承當，完全是爲了安金十七的心。大姊一定担心金十七被金五號迫急了，爲了活命要緊，到時候也許會將大姊拖出來作擋箭牌。大姊是不是在爲這件事發愁？」

大喬又點了一下頭，她担心的，正是這一點。

她希望小喬能接着說出補救的辦法。

小喬忽然笑了笑，悄悄地道：「關於這一點，大姊儘管放心，小妹事實上早就替妳佈置好了！」

大喬一怔，像是無法相信似的道：「妳已經……佈置……好了？什麼……時候……怎麼佈置的？」

小喬微微一笑，說道：「小妹共準備了兩套辦法。」

她接着拉住大喬的衣袖，在大喬耳邊不知低低的說了幾句什麼話，大喬聽完，喜容滿面，忍不住摟着小喬親了一下道：「乖妹子，妳眞好！」

小喬推了她一把，笑道：「妳快回到那邊去吧！男人剛嚐到甜頭時，火氣旺得很，這時也許已經有人等得不耐煩了。」

「這樣豈不是太委屈了妳丫頭？」

「妳是指金十七？」

「是啊！萬一……你們的關係，已不比尋常……如今爲了我……若是……眞的……妳叫大姊怎麼過意得去？」

小喬漫不爲意的笑了笑，道：「這就要看他的造化了，希望他福大命大，最好能說得動楊雷公。否則，爲了你大姊，第二套辦法勢在必行，他姓羅的只能怨他自己時運不濟。」

「妳丫頭對這姓羅的沒有好感？」

「什麼好感？一個普普通通的男人罷了。像這樣的男人，那裏找不到？」

× ×

沒有人能確切地知道，小喬的兩套辦法，究竟是兩套什麼辦法。

但聰明人一定可以想像得到。

縱然想不出全部內容，也該能想出一個七成到八成。

第一套辦法：無疑是金十七必須說服楊雷公，立即採取某種行動。這一着，看來像是爲金十七而設計，其實眞正得到好處的人，則是大喬。

第二套辦法：更簡單，更無疑是第一套辦法的副策。兩句話可以說完：金十七如果說不動楊雷公，這頭金狼就必須捐出自己的生命以資彌漏！

× ×

小喬教給金十七郎的是一套什麼說詞？

這套說詞管不管用？

若是管用，鐵頭雷公楊偉聽了，又會採取一些什麼行動？

× ×

鐵頭雷公楊偉住的地方並不神秘。

因爲這位天狼長老如今就住在羊腸巷的小翠花處。

地方雖不神秘，安全却極可靠。

自從發生過一場惡戰之後，誰會想到這位對女色不感興趣的天狼長老，竟又回到了這個他不該再來的地方呢？

當薛長空發現金十七郎兜了半天圈子，最後來到的地方，竟是羊腸巷時，就連這位一向很少服人的雙戟溫侯，也不禁爲老魔頭這種能在平凡中見心機的安排暗暗心折不已。

× ×

庭院中一片沉寂，但舊屋中仍隱隱有燈光和人語傳出。

三更已經敲過了，難道這位天狼長老尚未安歇？

換了外人，一定會感覺奇怪，但在金十七郎來說，則無疑早在意料之中。

他對老魔頭的「毛病」，知道得比任何人淸楚。

老魔頭選在這裏落脚，純然是爲了安全着想，而並不是把這裏當作了一處溫柔鄉。

老魔睡覺，多半是大白天。

由於白天睡過覺，一到夜晚，這魔頭精神就來了。經常會弄幾樣酒菜，一喝就是一個通宵。

老魔對女人也有一種需要。

需要在他喝酒時，有個女人陪他聊聊，讓他摟摟摸摸，過過乾癮。

堂屋裏沒有酒，也沒有女人。

應該擺酒的茶几上，如今擺的是一局棋。

一局殘棋。

照盤面看，這局棋白龍被困，顯已輸定。也許正因爲勝負之勢已明，這局棋只下了一百多手，就沒有繼續奕下去。

下棋本是兩個人的事，如今堂屋中却有三個人在討論這局棋。

坐在茶几兩邊的對奕者是鐵頭雷公和八號金狼潘大頭。

站着觀戰的是金四郎。

（「金四郎」只是一種習慣上的稱呼，其實應該稱之爲「金十四郎」）。

持白棋的是鐵頭雷公楊偉。

這老鬼下棋的風度還不錯，雖然輸了棋，依然一片心平氣和，臉上甚至還帶着笑容。

金十七郎推門走進去，抬頭看到堂屋中這副情景，心頭登時凉了一大截。

完了，所有的計劃都完了。

金八號和金十四號，地位全比他高，他只要一說出掉換解藥的事，他們就不難明白他的居心——陷害金五號，以便謀取五號寶座。

這種事鐵頭雷公當然不會在意。可是，這兩位也有希望升爲五號的金狼同僚呢？

他們也不會在意？

楊雷公一哦，欣然起身道：「好，好，金十七來了！這盤棋我們等會兒再談，先聽金十七說說如意坊那邊的情形。」

三人一起走過來，圍着一張桌子坐下。

金十七郎只好硬着頭皮，也跟着在另一邊坐了下去。

楊雷公接着道：「藥送去了沒有？」

金十七郎道：「送去了。」

楊雷公道：「對方出面接頭的人是誰？」

金十七郎道：「公冶長。」

楊雷公道：「小子怎麼說？」

金十七郎道：「他說明天下午放人。」

楊雷公道：「你看小子的話，是不是靠得住？」

金十七郎沉吟道：「很難說……」

楊雷公道：「爲什麼難說？」

金十七郎腦海中靈光一閃，突然想到一招救急之着。

他故意皺了皺眉頭道：「對方也許眞有誠意放人，但我担心解藥恐怕會出問題。」

楊雷公一怔道：「解藥會出什麼問題？難道兩份解藥不是你親手交出去的？」

金十七郎道：「卑屬不是這個意思。」

楊雷公翻着一雙三角眼：「那麼……」

金十七郎接下去道：「卑屬担心解藥對那個葛老頭也許起不了解毒作用。」

「爲什麼？」

「因爲葛老頭沒有武功根底，又上了年紀，身體一向虛弱，也許不能支持一般人能支持的時間。」

眞虧他情急智生，竟想出了這麼一套預留餘步的好遁詞。

在萬般無奈中，這確是很有份量的一着。

因爲他這份「顧慮」完全合情合理。「定時丹」使用之對象，一般均爲江湖人物，江湖人物不論武功高低，一般說來體格均較常人精壯結實。一個上了年紀的文弱老人，體格方面又怎能跟江湖人物相提並論？

楊雷公不禁點頭道：「這倒也是實情。」

十七郎大大地鬆了一口氣，連忙又接着道：「萬一葛老頭毒性已深，解藥服下無效，以後的麻煩，恐怕就多了。」

「什麼麻煩？」

「對方也許會懷疑我們送去的不是眞正的解藥。」

「你怕公冶長那小子興師問罪？」

「是的。」

「嘿嘿！只怕他小子不出頭，他小子先出頭找麻煩，只有更好。」

金十七郎完全安心了，這正應了一句成語：殊途同歸。

不！殊途同歸四個字還不够傳神，還是引用老鬼最後的一句話比較貼切——只有更好。

依小喬教給他的辦法，他必須先承認掉換解藥的不當，然後再察言辨色，設法煽惑老魔立即潛入如意坊刼人。

刼人的行動，當然會引起混亂，那時他便可以從中下手。殺人滅口，一勞永逸。

因爲老魔好事成性，儘管遊說不無成功之望，但多多少少總不免帶有幾分危險。

現在呢？輕飄飄的幾句話，就達到了同樣的目的，連認罪都不必。

因爲老魔既然接受了這份「顧慮」，就必然會於事後代他向別人「說明」——葛老頭是死於身體虛弱，非解藥之過，只能說是一種意外。

人一死，什麼事都好辦。

死無對證。

這種解藥對別人有效，獨對這老頭無效，除了體質關係，你還能說出什麼別的原因？

左天斗方面，也是一樣。

這位金五號既不知道解藥是贋品，必然也會服用。

（事實上，左天斗已經服下一顆假藥，只不過金十七郎還不知道罷了。）

到時候對方如因葛老頭之死，而遷怒於金五號，那固然是求之不得。否則，金五號即使被放出來，也不過多活一天，最後仍然難逃一死。

死了事情就好辦。

死無對證。

金五號是見過解藥的人，如果解藥有問題，他會服用？

江湖上會用毒藥的人多得很，誰又敢說這位金五號不是對方某種特殊藥物害死的？

對方如果不是已經做了手脚，葛老頭一死，對方爲什麼還會放人？

總而言之一句話：一個人只要自認做對了一件事，隨便怎麼想，都是理由。

現在的金十七郎，便是如此。

潘大頭和金十四郎，靜靜陪坐一旁，始終沒有開口。

這件事跟他們兩人毫無關係，他們在天狼會中，都是中堅人物，說話一向講究份量，除非輪到他們表示意見，他們絕對不會插咀。

所以，楊雷公話一停止，堂屋中立刻爲一片沉寂所籠罩。

楊雷公取出旱菸筒，裝菸，打火。然後默默地一口一口的吸着菸，像是正在思索着一件什麼事。

這位天狼長老如今是在想些什麼呢？

金十七郎心情穩定之餘，不禁又想起了適才跟小喬欲死還生的那一段。

此刻去找柳如風報告送藥的經過，當然不是時候，但如果馬上趕去跟那妮子重續前好，却無疑恰是時候。

因爲他感覺渾身又充滿了旺盛的活力。

他相信如果捲土重來，這一次一定馳騁自如，補足第一次草草成事的遺憾。

但是，他動也不敢動一下。

沒有人敢在這時候打擾老魔的思緒。

如果老魔就這樣一聲不响，一直坐到天亮，他們也只有一聲不响，一直陪到天亮。

好在老魔的一袋菸很快的就吸完了。

老魔磕去菸灰，忽然點頭自語道：「我想

起來了……」

儘管老魔這句話只像是說給自己聽的，潘大頭等人還是立即坐正身軀，露出洗耳恭聽的神氣。

楊雷公緩緩轉向潘大頭，又點了一下頭道：「來，我們過去再研究一下。那條白龍，並未死定，我已經想到幾手妙棋，仍然可以殺出去。」

三頭金狼，人人均為之大感意外。

老魔原來想的只是那局殘棋？眞是雅興不淺。

潘大頭笑笑，第一個起身走向茶几。

第二個起身離座的是金十四郎。

金十七郎稍稍猶豫了一下，只好也跟着起身走了過去。

是的，這是一個他可以告辭的好機會。

可是，這老魔頭想到的，既然是幾手妙棋，你好意思不跟過去欣賞欣賞？

是你對老魔這種嗜好不感興趣？

還是你認為他老魔頭根本就下不出什麼妙棋來？

楊雷公最後一個在茶几上首坐下。

他緩緩拈起一枚白子，兩眼望着棋盤，似在估量落子之處，就在這時候，一片細語，像蚊鳴般傳進了三頭金狼的耳朵：「你們聽着：不許回頭張望，不許露出驚愕之色——我們有個好朋友來了。」

三頭金狼保持原來的姿勢，沒有人回頭張望，也沒有人露出驚愕之色。

在他們來說，這種事並不新鮮。

如果一定要說他們這時心裏有什麼感想，他們有的也許只是慚愧。

尤其是金十七郎，除了慚愧之外，更有着一種說不出惶恐。

敵人能悄悄跟來這裏，無疑是他帶的路。

以他名列二十號金狼的地位，被人釘梢尾隨，竟始終渾無所覺，顏面上當然很不光彩。

而他現在深感不安的，還不是這一點。

如今他最關心的一件事是：瓦面上這名敵人，究竟是打從什麼時候，以及什麼地方開始綴上他的？

他先前跟小喬的一番枕邊私語，是否已盡為對方偷偷聽去？

如果對方跟踪他，是從他走出如意坊開始，那麼，他現在就只有一件事可做，即使拼着性命不要，他也得設法滅掉這個活口。

因為他跟喬家姊妹之間的秘密，已盡為此人獲悉，此人如不除去，他的種種計劃，均無異夢幻泡影。

不是麼？這斯等會兒如遭生擒，他一定會向楊雷公等人抖出他的秘密，若是這斯機警，竟然逃脫了兜捕，他回去如意坊之後，也一定會將這些秘密告訴左天斗。

不論屬於那一種情形，在他這位金十七郎來說，都是無可救藥的致命傷。

所以，這位十七號金狼暗下決心，只要楊雷公一聲令下，他將第一個奮不顧身的衝將出去。

但是，楊雷公似乎胸有成算，一點也沒有馬上下令拏人的意思。

這位天狼長老卜的一聲，將手上那枚白子，任意敲在棋盤上一處毫不相干的地方，一面故意提高聲音，笑着對潘大頭道：「老夫還有這樣一手妙棋，你大概沒有想到吧？」

潘大頭領會老魔的用意，也故意以不服氣的語氣道：「這一碰雖略具活意，但是否一定活得成，還難說得很。」

楊雷公大笑道：「那就瞧你的了！」

於是，潘大頭也拈起一枚黑子，目注棋盤，作思考狀，其實他們是在靜聽楊雷公下一步的吩咐。

「來的這小子，身手相當不俗，依老夫猜測，如果不是血刀袁飛，就必定是雙戟溫侯薛長空，而絕不會是公冶長那小子。」

如果此刻可以出聲發問，相信一定有人會問一聲：「為什麼？」

但如今三頭金狼只有聽着，誰也不敢隨便開口。

「因為金十七去如意坊時，是這小子接待的，這小子如果親自跟出來，除非金十七不知回頭察看，否則極易暴露行踪，以這小子之聰明，當然不肯出此下策。」

經過解釋，道理的確很簡單，但簡單的道理，却不一定人人都能參得透。至少刻下這三頭金狼，一時就未能體會出跟踪者為什麼不會是公冶長的原因何在？

「血刀袁飛，剛猛有餘，沉穩不足，除非萬不得已，相信公冶長那小子一定不會將這樣一件任務托付於他。所以，老夫可以進一步斷定，來的這小子，十之八九必是雙戟溫侯薛長空無疑。」

潘大頭下了一顆棋子。

老魔也跟着下一顆。

然後，潘大頭繼續「長攷」，老魔則繼續「傳音」。

「這個姓薛的小子，曾經以戟尖刺傷過老夫，老夫定要拏下這小子的活口，好好的懲治一番，你們現在聽老夫安排——」

×　×

薛長空舒舒服服的伏在瓦面上，一點也不着急。

他知道由於小喬的緣故，只要下面屋中這局棋一下完，金十七郎一定會藉口告辭。

這局棋不會下得太久，他也一定不會等得太久。

是的，除了他不知道自己已成了對方誘捕的對象之外，他算是完全猜對了。

因為下面的棋局，果然很快的就結束了。

只聽楊雷公忽然哈哈大笑道：「怎麼樣？服氣不服氣？要不要再來一盤？」

「卑屬甘拜下風！」

接腔的人是潘大頭，語氣中充滿了阿諛意味。

楊雷公聽了，又是一陣大笑。

金十四郎忽然接着道：「走，八郎，廚房裏有現成的酒菜，難得楊長老有這麼好的興緻，我們去張羅一下，陪他老人家喝幾杯。」

楊雷公似乎很高興，連聲笑着道：「好，好！」

接着是潘大頭和金十四郎開門走出堂屋的笑語聲和脚步聲。

薛長空心想：金十七郎如今該告辭了吧？

他又猜對了。

只聽金十七郎道：「報告長老，屬下另外還有點事，想先走一步。」

楊雷公道：「好，我不留你，出門時多多留意，別讓人釘去你們落脚的地方。見到金一號之後，要他早作準備，明天午後，如意坊那邊若是還不放人，我們就可以正式動手了。」

「是的，屬下理會得。」

「你去吧！」

金十七郎走出堂屋，四下張望了一番，方縱身一躍，越牆而出。

薛長空等這位十七號金狼在巷子裏走了一段，才貼壁側身而下，悄悄釘綴上去。

他自以為今晚一切順利，等下不但可以宰掉一條金狼，取得眞正的解藥，同時還可以帶回一大堆秘密，收獲不可謂不豐，殊不知本身行藏早已敗露，對方適才的「取酒」和「辭行」，完全是在「做戲」，對方眞正的目的，就

跟下棋一樣，人分兩批出門，純屬一種佈局行動。

金十七郎在快走近巷口時，忽然輕輕一嘎，停下脚步。

看樣子就像鞋幫裏突然迸進了一顆小石子似的，他彎下腰去，伸手摸向足根，口中同時還喃喃地罵了兩句粗話。

薛長空只好跟着止步。

那知道就在這一瞬間，一點寒星，突自金十七郎胯下射出。

薛長空暗吃一驚，急忙側身閃避。

他以為是自己不小心，於無意中帶出聲息，以致引起了這头金狼的警覺，所以他這時仍然將全部注意力都放在這位金十七郎身上，而沒有想到回頭去查察身後。

這是一個可怕的疏忽。

金十七郎並不是一位暗器能手，他抽冷子打出一鏢，並未寄望這一鏢就能置薛長空於死地。這一鏢的作用，只能說是一種信號。

就在薛長空避開冷鏢，縱身撲向金十七郎的同一剎那，另外兩條身形，也自高處撲落。

這兩人當然就是潘大頭和金十四郎。

潘大頭仍然使的是一對虎爪，金十四郎的兵刃，則是一根雙節棍。

儘管在比數上是三對一，依然無人空手出戰，可見這些金狼對燕雲七殺手多多少少還具有幾分戒心。

薛長空直到風生腦後，這才知道陷進了敵人的羅網。

羊腸巷，顧名思義，狹仄可知。

在這種不容二人並行的小巷子裏，强敵前後包抄，除了以死相拚，可說別無選擇。

這三頭金狼之中，金十七郎自是較弱的一環。

於是，薛長空不加思索，埋首前衝，就地一個翻滾，右肩衣服雖被潘大頭的虎爪鉤去一大片，他的一雙短戟，却也到了手中。

薛長空也不去查察右肩是否受傷，彈身跳起，繼續撲向巷口的金十七郎。

如果他在這一戰中，還有脫身之望，這個希望無疑就寄托在前面的金十七郎身上。

只要能打倒金十七郎，出了巷子，即使負點輕傷，他相信這身後兩頭金狼也未必就能攔得住他。

只是他馬上就發現，他還是選擇錯了。

因為等他來到近前，站在巷口的人，已經不是金十七郎。

如今把守在巷口的人已換成了楊雷公。

楊雷公對自己要的這一手，顯得相當得意，滿咀的大暴牙，完全露了出來，就像在咬着一截玉蜀黍。

薛長空面臨絕境，心情反而平靜下來。

如今擋在他面前的，別說只是一個楊雷公，就是換了十萬天兵天將他也只有付諸一拚。

所以，他去勢不減，雙戟如毒蟒吐信，帶着一片銀芒，直戳楊雷公胸膛。這是一種有攻無守的招式，勝敗存亡，同在這一擧。

楊雷公呷呷一笑道：「小子，沒有前天的那種好事了。」笑聲中，人往後倒，雙脚同時飛起，踢向薛長空的腕節骨。

這一招並不新奇。

只要是在拳脚方面下過眞功夫的人，差不多都懂得這種踢法。

薛長空本人就常常喜歡使用這一招。

所以，當楊雷公向後仰身之際，薛長空非但不感意外，心裏反而暗暗高興，因為他一眼就看出了這老鬼下一步想打的是什麼主意。

精於這種踢法的人，當然也懂得這種踢法的化解方法。

化解的方法有好幾種。

薛長空決定採取最冒險的一種，那便是當對方起脚時，佯作不備，待對方抽招換式，雙臂一沉一抖，兜底上挑，疾捅對方雙股。

這種化解方法的好處是，雙方身子貼近，自己使的是短兵刃，變化靈活，縱然不濟，也可以落一個與敵人兩敗俱傷，壞處則是，自己雙臂張開的那一剎那，胸腹空門大露，若是拿捏不準，遭對方踢中要害，當場即能致命。

如果換了平常時候，薛長空絕不肯採取這種化解方法。如今他是逼不得已。

小巷狹仄，後有追兵，唯一的生路是向前突破。

把住巷口的人若是金十七郎，他固然非衝不可，換了楊雷公，他也照樣無法退縮。

向前衝，尚有一綫生機，往後退，則是死路一條。

只可惜他這次又估計錯了。

他估錯了的，不是楊雷公的招式，而是楊雷公這個人。

楊雷公是天狼長老，不是金狼長老。

武功高低之分，不在招式，而在於招式的變化。叫得出名稱的招式，人人都知道如何出手，出手之後，如何隨實際情況的變化，則未必人人相同。

變化之成敗，決定於速度。

楊雷公雙脚踢出的速度，實在快得驚人。

薛長空一個念頭尚未轉完，只覺雙腕微微一麻，兩支短戟即告不翼而飛。

平凡的招式，神奇的速度。

楊雷公踢飛了薛長空的兵刃，也等於踢飛了這位雙戟溫侯的信心和生機。

薛長空雖然沒有受傷，雖然還有再戰的能力，但由於楊雷公這一踢實在出人意料之外，顯已使這位頗負盛名的燕雲殺手，於一時之間失去鬥志。

楊雷公哈哈一笑，身形一彈，又回到了老地方。以他的身份，在三名金狼面前，只要露上一手，扳回前天的顏面也就儘够了，捉取甕中之鼈，自然不必他這位天狼長老親自動手。

事實上也的確不必這位天狼長老親自動手。因為就在薛長空雙戟脫手震出，微一怔神的那一瞬間，潘大頭的一對虎爪，以及金十四郎的一根雙節棍，已然雙雙撲至。

這兩頭金狼，如果一對一，也許都不是薛長空的敵手，但在目前這種坐享其成的情況下，兩人中的任何一人，均不難以擧手之勞，置薛長空於死地。

不過，兩人已得到吩咐，要拏活口。

所以，當這兩件兵刃遞出之際，所指之處均非要害。

潘大頭的虎爪，仍然搭在薛長空已經受傷的右肩上，金十四郎則因利趁便，一棍點中了薛長空的鳳尾穴。

薛長空穴道受制，眞氣無法凝聚，向前踉蹌絆出數步，隨即不支倒地。

潘大頭和金十四郎兩人得手之後，立即收回兵刃，退向一旁。

楊雷公撚弄着頰下幾根稀疏黃亂的山羊鬍子，點頭微笑道：「好，好極了！老夫早就警告你跟公冶長兩個小子，要你們提防老夫的手段，難得你小子送上門來，可替老夫省去不少週章，如今有你小子作餌，要公冶長那小子上鈎，也就方便多了。」

他緩緩轉向左邊店簷暗處，點頭接着道：「十七郎，你過來，底下該輪到你活動活動一下筋骨了。」

這老魔也眞會安排，拏人，解俘，全依名份之高低，公開處理，井然有序。

店簷下的陰影中，一人應聲走出，但並不是金十七郎。

（未完）

武林奇人怪事錄／

麥海雲・文
盧　令・圖

割肉芳醉打西關三煞

李芳樓割肉威脅賭館，一舉成名，後來他自立門戶，傳授武功，西關三煞圍攻，他已喝醉，仍有把握取勝。



古往今來有許多拳師是在賭場裏面打出來的，因爲賭館多數有人包庇，舊日的衙役只是身上帶刀，並無手槍，如果有一個拳師精通拳脚不必帶着武器也可以一個打幾個，以寡敵衆，打了兩三次，他就此揚名，以後坐鎮一方，除非另外一個拳師踢盤，把他擊倒，否則，他在那個地方的名氣就會愈來愈响了，本文說的割肉芳就是最典型的一個拳師，確是從賭場打出一條血路來。

當時是清朝光緒中葉，有許多賭商，承餉開設賭場，美其名曰：「海防經費」，實際上卻是聚賭抽頭，那時沒有人賭骰寶，亦無賭場開設骰寶枱，所謂賭館全是賭番攤，在廣州上西關「醫靈廟」前面的空曠地方，有六七檔番攤，俱是以「地檔」的方式開設者，當時有一名大漢叫做「李芳樓」，他住在德安南街，跟醫靈廟相距不遠，李芳樓曾經學習過武功，但卻沒有固定從事某一家，不過，他的臂力極强，兼且爲人機警，眞個打起來，普通的拳師確非對手。

他以小販爲生，但因嗜賭如命，三番四覆把本錢輸光，垂頭喪氣返家，俱是向鄰居二叔公借錢，然後繼續做生意的，他對二叔公極爲感謝。

某日，二叔公乘着多少酒意，對他說：「俗語有云，千個賭錢千個賤，何曾見過賭仔買肥田？照我看，你實在不宜再賭了，否則，我無法日日借錢給你賭的。」

二叔公所說，本來是金石良言，李芳樓應該接受，不過，李芳樓此人十分硬頸，心裏暗想，爲人必須有些斤両，不能給人如輕視，當時沒有再說下去，但在二叔公睡後，他卻把屋內所有碎銀和衣物帶到戶外，實行盡地一煲。

那時典押店澈夜營業，乃是便利賭仔翻本的，李芳樓儘得両幾碎銀，沒有賭本，他把家裏衣物，甚至棉被統統送到押店，勉强得到三両多銀，連同原有的両幾，合共五両，他帶了那些銀両到大檔投注，初時畧有所獲，接二連三的再賭下去，忽然敗北，輸到面紅耳熱，最後一注買一開三，他就兩手空空，喪氣而歸。

因爲他跟二叔公同居一間大屋，不過分左右兩邊居住，他輸到渾身是火，返家開門入內，一片嘈雜聲响。二叔公在夢中醒覺，走出大堂看看，只見李芳樓一個人獨坐，垂頭喪氣，他不必多問，也知道李芳樓輸得乾乾淨淨。

二叔公對於賭博，也是過來人，心知肚明，賭仔輸乾，勸他沒用，正想轉身走開，忽然之間，他靈機一觸，說：「李芳樓，看來你的命中註定，逢賭必輸亦未可料，你還是早點睡覺，明早到大廟誠心焚香求一支籤，看看你有沒有賭運，如屬於沒有賭運，永不再賭，倘有賭運，就要向這一條路發展，你的意下如何呢？」

李芳樓嘆息一聲，說：「不瞞二叔公說，我連香油銀也輸掉。」

二叔公臉露微笑，說：「些微的費用，你不必担心，明天睡醒，我們兩人先去品茗，再到大廟求神作主好了。」

翌日早上，二叔公跟李芳樓兩人果然到大廟上香。或者他因爲夜間睡眠不足，抑或心情欠佳，李芳樓進香之際，忽然碰了一下，使那個高懸着玻璃燈弄熄，油也倒了下來，二叔公認爲這種現象並非吉兆，可是，廟祝走過來，卻向他們兩人道賀，說：「由賭興家，恭祝兩位大殺三方！」

廟祝公竟然發生錯覺，以爲他們兩人開賭，故有這種說話，二叔公聽了，啼笑皆非，至於李芳樓，卻欣然色喜。

他們兩人不再求籤，點頭便走，廟祝沒有上前阻攔他們，索回香油的損失。

兩人走到外邊去，二叔公忽然站定脚步，說：「廟祝說得對，香油倒了，不是傾家便是興家，我們兩人身無長物，就算傾家蕩產，只得幾両銀，不是傾家了，可能就此白手興家，亦未可料，如今有許多人撈賭發達，你的身手敏捷，拳脚精湛，何不走到賭場，去做個保鏢呢？」

一言驚醒夢中人，李芳樓說：「敬豪前輩指點迷津，我一定依你的說話去做。」

李芳樓既然萌了這個念頭，認爲時勢做英雄，便想得一個主意，心裏打算，一定要向惡人埋手，顯點顏色給他們看，然後得到開賭之人賞識。主意打定，便在當晚私藏一柄牛肉刀在身，往醫靈廟前面的賭場走去。因爲那個地方在大空地上面有六七檔，並不算得高級，想跟惡佬交手，一定要找有瓦遮頭的賭檔，他突然想起在金花廟附近「肥仔忠」開的一檔，不妨到那邊看看，且行且思，不覺就抵達金花廟的附近。

他找着肥仔忠所開的賭館，揭簾走入，先問攤路如何，荷官說：「第一口攤開一，跟着開第二口攤，開個二，剛剛開完三與四，非常之好，此種攤路叫做老鼠繞鷄籠，難得碰着一次，如果老哥落注，最好落二三角。」

李芳樓跟着問：「你們的攤館最大受注多少？」

因爲他有此一問，荷官愕然，立刻找睇檔的人劉超談及此事，劉超走近向李芳樓打量一眼，說：「大大殺起，何須多問呢？」

李芳樓臉色一沉，兩眼一睜，閃電般從懷中拔出一柄牛肉刀來，捲起褲筒，在小腿上面割下一塊肉，就把那柄刀挑着腿肉飛擲到攤枱上面，說：「我落注三四角，如果中了這一口攤，你們就照賠。」

這種潑辣的作風，加上了當時李芳樓兇神惡煞的神態，在場莊家以及一班幫閒的無賴，登時嚇到目定口呆，他們開賭以來，從來沒有看見過賭徒如此下注者，莊家是個靠賭謀生之人，眉精眼企，看見李芳樓這種行徑，明知他想示威了，緩步走前，用朋友的口吻說：「兄弟，如果你想吃現成飯，拿點銀両，準可以商量，何必割肉投注呢？此例一開，我們實在無法處理，老哥想個辦法打完場吧。」

莊家早就知道有一個撈家叫做肥仔忠在此撐腰，可是，李芳樓出手毒辣，不但出刀，而且用刀割肉，飛擲到攤枱之上，手法快捷，面不改容，顯然是一個斗胆的撈家，他不想得罪這傢伙，便沒有派人通知肥仔忠，只是很和氣的跟李芳樓談談。

李芳樓此行不過想顯點顏色，既然對方說得這樣客氣，便趁風收帆，說：「我並非買肉賠肉，在此攪亂檔口，不過身上無錢，攤路這樣好，想買一兩口，迫於拔刀。」

當時二叔公也在賭客的人叢中，看在眼裏，立刻走出來，好像自己人的模樣，拉住李芳樓，細談幾句，然後又再向莊家交涉，把李芳樓的來意說出，因爲他想在此地打江山，吃現成飯，不能不出手兇悍，事實上只係想找一份差事而已。」

莊家姓劉，喚做劉勝，職位高過劉超，看見李芳樓並非弱者，所提出來的條件這樣低微，一口答應，於是叫他收刀，還用跌打藥敷在傷口上面，同到外邊吃晚飯。

不久之後，肥仔忠聽到密報，知道有人割肉買攤，料想此人必非等閒之輩，立刻趕到杏花樓，坐在一起吃吃喝喝。

肥仔忠身爲撈家，認眞够義氣，一來知道李芳樓不過英雄落魄，賣弄身手，想找份事做，實在值得同情，二來他本人也懂得拳脚，知道用刀割肉，毫無痛楚之容，一定是胆色過人，拳脚上面有些斤両，不想得罪他，還跟他打招呼，看來好像熟朋友一樣。

莊家劉勝當時還担心李芳樓跟肥仔忠大打出手，攪出人命來，那時看見肥仔忠與李芳樓談得來，喜出望外，頻頻勸飲，於是，李芳樓就在肥仔忠的賭館裏面插足，而且很快就得到肥仔忠的信任，偶然肥仔忠有事走開，他就以替身的姿態出現，在賭場行企企。

說也奇怪，凡是撈仔，最重視的一種人就係隨時搏命的傢伙，他們眼見李芳樓用刀割肉毫無懼色，如果打鬥起來，一定非常勇猛，不敢在他照起的檔口鬧禍，於是，天下太平，很快就肥仔忠把他升做副座，管轄一班爛仔。

至於李芳樓，從此得了一個綽號，叫做「割肉芳」，單是那個名字已經响噹噹，使人聽了不寒而慄，故此他很快就站得穩，究竟他的拳脚是那一個門派的呢？是否眞的打得呢？那就無人知曉，不過，李芳樓坐鎮該處，背後還有肥仔忠，肥仔忠沒有做賭館的保鏢之前，是一名敎頭，他手下有三十多個門徒，因此之故，想跟李芳樓打鬥，等於跟幾十人打，等閒之輩，固然不敢萌此妄念，就算是身懷絕技的人，也不想因此冒險捋虎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於是，李芳樓就在該處吃得開，除了正式

薪水之外，還有花紅，逐漸活得舒適。

因爲這一條路是由廟祝指點出來，又得二叔公贊助，他然後斗胆施展這一套，故此他名利雙收之後，他就想起向這兩個人報答一番，先行贈十両銀子給廟祝，再替二叔公買了一座房屋，讓他安享下半生。至於他本人，因爲要料理攤館的業務，不能遠去，晚上就在攤館旁邊肥仔忠購置的一層樓宇居住，這種生活，說好不好，說壞不壞。某天，他偶然跟二叔公飲酒，談及生活的情形，二叔公忽然靈機一觸，說：「芳哥，你已經打出一個名堂來，實在不宜一生一世吃賭館飯，因爲你只是保鏢，並非莊家，莊家有機會大殺三方，贏得滿坑滿谷，買屋兼買田，你現時就不容易辦得到，爲今之計，如果你想吃邪路上的飯，只是如此，改吃正路的飯，恐怕收穫更大。」

李芳樓頗爲驚訝，問：「二叔公，我這一份人只得一身牛氣，畧爲懂些武功，做生意沒有本錢，開賭也沒有資本，況且我在劉勝和肥仔忠的檔口撈，如果開賭，實在不够義氣，眞是想不到二叔公認爲我除了做保鏢之外，還有另外一番振作。」

二叔公聽了這句話，笑着說：「芳哥，你一時想不起來，還是讓我把心裏想說的話告訴你呢，我的意思就是想叫你開武館。」

李芳樓聽了，福至心靈，哈哈大笑，說：「二叔公，你眞是聰明絕頂！」

李芳樓果然依照二叔公的獻計去做，從速準備各種應辦的事務，就在西關角的一條橫街開設一間武館，因爲他姓李，叫做李芳樓，便把那個武館稱做「芳館」。

由於他的型格相當高大，而且有一頁很驚人的往事，曾經劏肉威脅賭館，幹得那麼狠，打算到他的武館踢竇之人，不能不充份考慮，故此他開了武館一年過外，仍是安然無恙。

李芳樓畢竟是個粗人，雖然他憑着血氣之剛，幹了一宗驚人的勾當，名利雙收，但却沒有甚麼心計，開了武館之後，雖然沒有人到那邊踢竇，但仍是有麻煩的，因爲他敎授的拳脚與別不同，有些門徒學習過，但却不知道是否有用，找個機會就到外邊借故打架，無事生非，引致許多人發生損傷，結怨愈多，愈加影响師傅的威望。

如果李芳樓知道門徒有這種行徑，總會想辦法制止他們不要作惡，可是，他本人毫無所知，怎樣辦呢？直到有人登門向他挑戰，他才知道有這種事情發生，後悔已遲。

登門尋仇的一個彪形大漢姓杜，單名一個火字，其人叫做杜火，可見是很容易動怒的了，他入門就指責李芳樓，說他不應該縱容自己的徒弟在外邊打架，因此李芳樓感到有些困難，他還沒有弄清楚這件事情的眞相，實在不能够袒護徒弟的。可是，杜火此人進門就罵，侮辱芳館的人，李芳樓聽了也覺得難堪，爲了澄清此事起見，他就向杜火發問：「杜師傅，你是否親眼看見我的徒弟欺負甚麼人呢？」

「當然我沒有親眼看見，如果我看見，早就把他打個半死了。」

聽了這句話，李芳樓再問：「你認得出打架的人是誰呢？」

「他叫做李巴，又名李刀疤。」

因爲李巴曾經闖過禍，跟人用刀棒相打，臉上吃了一刀，留下一個疤痕，故有這種稱呼，李芳樓一聽就認爲確有此事，便向他賠罪，跟着說：「我一定會嚴加管敎的，請杜師傅不要動氣。」

杜火以前是個敎頭，後來吃了衙門的飯，不再敎拳了，即使如此，他仍不願意看見別人欺負杜館的人，故此登門找李芳樓之際，帶着幾分怒意，隨時動武，那時聽了李芳樓的話，他就哼了一聲，說：「我今天登門，不但告訴你，叫做李刀疤的傢伙一個打幾個，耀武揚威，傷了杜館的人，應該責備，而且想看看你們芳館的拳脚究竟是甚麼門派，是否像外邊所傳，逢打必贏。」

這幾句話就含有挑戰的意味了，李芳樓聽了就說：「天下間沒有一種拳脚是逢打必贏的，打架就像賭博，贏輸不定，有時要碰碰運氣，至於你問我的拳脚是屬於那一個門派，我實在無法奉告。」

「爲甚麼呢？」杜火問。

「因爲我跟過六七個師傅學習拳脚，都沒有甚麼成就，後來給惡人欺負得多，挺身應戰，打架的日子比較吃大餐的日子更多，無中生有的打出一些拳路來，可以說是幾派拳脚混合而成，如果你一定要我說出一個門派來，就說它是混合拳吧。」

杜火憤然作色，說：「怎會有一種拳脚稱做混合拳的呢？你分明是瞞說一頓。」

「杜師傅，我是否瞞說一頓，與你無關。」

杜火愈說愈不客氣，李芳樓忍不住也說出一句硬話。

杜火立刻說：「本來與我無關，不過，你分明是有一個門派的，但却瞞住不說，那就不够朋友，在這個地方敎拳的人，彼此互相尊重，應該講義氣，不必這樣驕傲，而且不必故作神秘，說到這一點，就跟我杜某人有關了。」

雖然他沒有把心裏想說的話說出來，李芳樓聽了也知道他此來是想打架，因此笑着說：「杜師傅，在西關角稍爲有點名堂的人，我都畧爲認識，他們說杜師傅跟張師傅王師傅三個人結合爲一個整體，打架的時候，三個人一齊動手，銳不可當，綽號西關三煞，如果你想試試芳館的拳脚是否有用，請你把那兩個知己朋友帶來。」

聽了這句話，杜火氣湧如山，向他瞪了一眼，說：「雖然我是三煞裏面的一個，但却是頭一號的煞星，照我看，一個人已經能够打贏你了，不必再請兄弟幫手，如果你想保存芳館的聲譽，請出門外較量一下。」

他終於把此行的目的說出來了，李芳樓當然樂意奉陪，笑着說：「這樣也好，先行玩玩，然後正式交手，不過，我該說得清楚一點，現時我跟你只是玩玩，並非交手，一定要交手的話，必須你們三個人一齊來。」

說着他就緩步走出戶外，因爲杜火是客，他是主，他走到外邊時，杜火已經站在空地上面，準備發招。

李芳樓搖了搖頭說：「杜師傅，剛才我說過，只是玩玩，並非眞打，還是依我的話去做吧。」

杜火眉心一皺，說：「李芳樓，如果我們沒有過招，怎能够定輸贏呢？你說玩玩，實在不知道你想怎樣玩。」

李芳樓吃吃地竊笑，說：「很容易做的，我站在你臉前，絕不還手，任由你拳打脚踢，如果你想盡辦法也不能够打中我，弄到渾身是汗，坐下來休息，那就算輸了，反之，我給你一拳打倒，當然是我輸。」

杜火搖了搖頭，道說：「怎會有這機子較量的呢？」

李芳樓說：」別人怎樣較量，你不要管，現時我請你用這個方式較量，你就依照我說的話去做好了，請發招！」

他們二人站着交談，相距只有五尺到六尺，李芳樓剛剛閉咀，杜火就大喝一聲，說：「好的，看招！」

說完這句話，他就動手，一個箭步直衝過來，人到拳到，連發六七招，沒有起脚，只是用拳或掌，向對方發招，企圖一招就打中對方的要害。

他的拳脚相當毒辣，來勢極兇，如果在一間細小的客廳裏面交手，牆角還有傢俬擺放，那就很難躲閃，李芳樓可能給他一拳就打中要害。

但在空地上面，有足够的地方來回跳動，任意躲閃，那就不同了，眞的無法打中他。

杜火一口氣的攻了十多招，始終沒法打中李芳樓，不自覺的站着發呆。

李芳樓笑嬉嬉的說：「你不必打我，就算把兩隻手張開，好像孩子們玩耍似的捉住我，我立刻認輸，跪下來叩三個响頭給你。」

杜火聽了，不再考慮，飛撲過來，那時他急於打贏李芳樓，拳脚齊施，上邊使用掛捶，弓箭捶，以及蝴蝶掌，下邊則用掃堂腿穿心腿等輪流出擊，一招緊過一招。

怎料李芳樓就像是背後有眼睛似的，即使他從後邊襲擊，也可以急跳躲開，要是正面發招，更加容易躲閃，兩人說是比武，實際上却是好像賽跑。

因爲杜火拳脚有勁，消耗體力比較多，李芳樓只是設法閃避，他消耗的體力較少，打了一會，李芳樓仍然十分悠閒，杜火却累得滿頭是汗，不由自主的坐了下來，拿出一塊大手帕抹汗。

李芳樓走近，對他說：「杜師傅，今天的事就此罷手，如果你想再打，請到那兩個朋友家裏邀請他們駕臨，我一定要你們三個打我一個然後奉陪。」

這句話激起了杜火的怒焰，聽了立刻飛撲過來，打算趁着李芳樓不防備，雙手抓住對方拋出去，把他跌個半死，殊不料他的手剛剛向前抓了一把，竟然是落空的，李芳樓已不知去向。

他疾忙轉身，便看見李芳樓站在背後，發招進攻，李芳樓忽又失踪，如是者使他非常焦躁，彷如鑊上螞蟻，李芳樓始終纏繞着他團團轉，他却沒有一拳一脚打中李芳樓，直到那時，他才知道李芳樓並非徒擁虛名的，又急又氣，但却無可奈何，憤然離去。

杜火本人是西關三煞之一，還有兩個武林高手，一個是王平，另外一個張必武，三個人一向攻守聯防，杜火打輸了這一仗，却不服輸，他想找個機會跟兩個師兄弟商量一番，乘着李芳樓不備，突然截擊，仍有機會取勝，主意打定了，他就跟王平與張必武兩人細心研究，實行偷襲。

李芳樓恃着他的武功厲害，並不把杜火看在眼裏，贏了杜火之後，毫無戒心，仍是照常的過活，白天在武館裏面敎授拳脚，晚上到賭館巡視。

靠近賭館的酒家，生意比較旺盛，有一間酒家稱做「百達酒家」，東主江百達也是賭商，經常許多賭客到那裏吃吃喝喝，殘夜將盡，仍有酒肉供應。

那晚，李芳樓跟兩三個賭館裏面的高級職員在百達酒家吃宵夜，一時高興，喝了點酒，離開酒家的時候已經是凌晨二時，究竟是殘夜，街上行人疏落，距離他座鎮的賭場不遠之處，遙見燈光，李芳樓更加放心，三個人一齊在橫街走動，打算回到賭館休息一會，然後決定返家與否。他們正在邊走邊談，忽然有一個彪形大漢迎面而來，似乎來意不善，李芳樓雖然在半醒半醉之間，仍然感覺敏銳，認爲此人行踪詭秘，立刻停步，他還沒有做出任何一種抵禦的架式之前，此人已經直衝過來，纏住李芳樓，至於同行的兩個朋友，還沒有看清楚來人是誰，受到背後的人襲擊，一拳一脚，立刻打翻。

李芳樓聽到慘叫之聲，往斜裏一躍，轉身看看，便發覺到有三個人好像品字形似的包圍住他，剛才伴着他同行的兩個朋友，已經倒在地上。

這副模樣給他看在眼裏，他立刻醒悟起來，這三個人必然是「西關三煞」，定神一望，果然看見從背後偷襲的兩名大漢當中就包括了杜火在內。

他頓覺怒火攻心，冷笑一聲，說：「杜火，你果然邀請兩個師兄弟向我挑戰，不過，躲在背後襲擊，而且向我的朋友動手，打傷他們，未免太過卑鄙。」

杜火憤然說：「劏肉芳，你的死期到了，明天你就身歸黃土，仍有一張咀巴，但却說不出話來！不管我們是否卑鄙，你沒有眼睛看了，閒話休說，看招！」

他說了一聲看招，便即連衝三步，忽又轉身，改用虎尾脚出擊。至於王平與張必武兩人，也是用脚打鬥的，一個用掃堂腿，另外一個用穿心腿，把李芳樓圍在核心。

李芳樓沒有跟其他兩人交手，不知道他們二人的武功如何，至於杜火，他却是較量過的，知道杜火的拳路，看見杜火直撞過來，忽然窒步，料想他一定用脚出擊，早已擺出蝴蝶掌的姿勢應戰。

杜火踢出虎尾脚，他就雙掌齊出，推開那一條腿，順勢向前疾走幾步，憑着這一招，立刻化解了三煞的搶攻。

西關三煞能够在賭館林立之區站得穩，名氣响噹噹，就因爲他們三人結爲一體，一出馬就是三個合作，拳打脚踢，不是三條腿，就是六個拳頭，如果有人給他們包圍在核心之內，難以閃避，李芳樓雖是半醉，仍然知道如何應付他們，不但一下子就閃開三條腿的攻勢，還依樣劃葫蘆，盡可能的纏住一個人背後發招，務必使那幾個人不能够把他包圍在核心，西關三煞所擅長的一套本領，無法施展出來，苦鬥下去，仍是佔不了上風。至於李芳樓，却剛剛相反，他並非急於取勝，只是盡量閃避，就因爲他有自知之明，喝酒太多，仍有醉意，如果在街上走動一會，伸拳踢脚，發力之後，就會發汗，酒氣漸消，他愈是清醒，取勝的把握愈濃。

故此，他沒有急於求勝，只是忽左忽右的跳動，化攻爲守，盡量避免挨打。

西關三煞怎會知道李芳樓用這種迂廻的戰術取勝呢？他們使勁狂攻，仍是無用，不覺焦躁起來，就在這時，杜火因爲進攻得太急，衝前幾步，標離了兩個師兄弟，李芳樓認爲有機可乘，索性運消帶打，一個揷捶，打中杜火的左脇，杜火大叫一聲，倒地亂滾，李芳樓乘機向前一衝，似乎向張必武挑戰，實則走近張必武的時候，突然蹲下，使用連環掃堂腿向王平那邊進攻，王平猝不及防，給他一脚掃中左邊小腿的照面骨，立刻折斷，倒地呻吟。

剩下來的一個人只是張必武，想再打下去，也覺得脚軟，自知不敵，只有拱手稱臣。李芳樓只是想辦法令三煞屈服，並非想把他們打傷，因爲他坐鎮賭館，不願與人結怨，既然三煞打剩了一個，而且拱手道歉，他就不再追究此事，勸令張必武把兩個師兄弟帶走，從速送到醫院養傷。

醉打三煞這件事情就此宣告結束，李芳樓並非某一個大門派的高手，只是天生幾斤蠻力，因他爲人聰明，能够從許多個門派裏面選擇特別精銳的絕招，溶化爲一，另創一格，他的拳脚包括纏打，跳打，以及各種脚法在內，使人防不勝防。

可惜他沒有一套有系統的拳脚留傳下來，直到現在，無人知曉他取勝的秘訣，彷如李小龍，沒有人繼承他的衣缽眞傳。　（完）



〇〇七買妻記

「〇〇七」劉以倫踏進「編輯部」便發覺氣氛有異，平日這個時候，同事們都圍攏在一起談天說地，編輯部鬧哄哄地一片，可是此時編輯們各就本位，電視台和影劇記者們圍坐在「記者枱」旁，枱上放滿了各種不同牌子的相機，然而，大家的表情却一模一樣——頹喪無神。

劉以倫是「港聞版」記者，專做「特發新聞」，以「〇〇七」爲筆名，經常有「內幕新聞」爆，甚得採訪主任陳泉看重。

他將照相機的孭帶弄好，躡着足向記者枱走去，打算問一問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阿倫，你過來！」陳泉向他招招手。

劉以倫把照相機放在記者枱上，向陳泉走過去。

「看到今天的報紙沒有？」陳泉沒頭沒腦地問。

「看……看過了。」答話時，劉以倫訝異地望着頂頭上司，奇怪他的臉色，怎會這樣難看。

「我是指這一張。」陳泉攤開枱上的一張報紙，指着其中一段新聞，仰起首來，凝視着他。

劉以倫向那段新聞的標題瞥了一眼，登時呆住了。

那行標題是「王羽怒揮老拳，專欄作家被毆」，副題則是「打仔小生夜總會動粗，同行影星竟無人勸架」，王羽是除了李小龍之外，最著名的打仔小生，平日以火燥脾氣著稱，動不動便向人顯示身手，不過毆打新聞界行家，却不是第一遭，發生了這樣大的新聞，何以自己竟一無所知？

劉以倫搔了搔下頷濃密的短髭——他雖然天天起身便剃鬚，但鬚脚又濃又黑，便是用原子電動鬚刨，也剃不光它。

「這……這會不會是宣傳蠄稿？」劉以倫訥訥地問。

「蠄稿！」陳泉大力一拍枱子：「被毆的行家姓張，我們已經得到了證實，他的左頰腫了一大塊！」

走掉了這樣大的新聞，難怪陳泉要發這樣大的脾氣，也難怪編輯部的氣氛和平日有異樣了。

不過，這是影劇新聞，雖然有點刑事成份在內，可也不關自己的事啊！

「眞不明白你們是做什麼記者的！」陳泉故意提高了聲音，似乎有意將話說給其他的人聽一樣：「連這樣大的新聞也漏了！」

劉以倫擦了擦鼻子，暗想陳泉剛才可能被總編輯駡過一頓，一級壓一級，現在輪到自己了。

「我早已說過，我們是最成功的單張報紙，我們要的是獨有新聞，近半年來，你們不但拿不到獨有新聞，連這一樁也漏掉了，你有什麼話說？」

劉以倫又擦了擦他的大鼻子，托托眼鏡框，緘默着。

報館有五六個記者，漏掉一單新聞，可不是自己的責任，至於「獨有新聞」，那要靠運氣。

「今天做了那幾單新聞？」陳泉脾氣發過，語氣稍緩。

劉以倫仰首想了一想，把當天做到的新聞簡畧說了出來。

「垃圾，垃圾！」陳泉搖頭嘆息：「全是些垃圾新聞，一點價值也沒有！」

劉以倫習慣性地擦着鼻子，心中暗想，支取八百元的月薪，怎能担保每天做的新聞都精彩畢呈？

「陳主任，不是每天都有新聞的。」劉以倫說。

「你懂不懂得做記者？沒有新聞就要自己去找，去發掘甚至去製造！」陳泉忽然問：「石岡的越南難民營去過沒有？那裏便有發掘不完的新聞！」

劉以倫心頭陡地一動：不錯，越南難民營中！那裏住着三千多四千的難民，各色人等都有。

他的眼前，出現了一綫曙光。

翌日一早，劉以倫爬了起身，盥洗完畢，孭着袋子向石崗機場進發。

那袋子中，裝着照相機、菲林、閃光燈、濾色鏡等等「搵食傢伙」。

來到石崗機場時，已經是中午時分，劉以倫向守衛出示了記者證，便順利地進入了難民營。

放眼望過去，全是臨時搭架起來的帳幕，難民們三五成羣地圍坐在帳幕前聊天，小孩子們則四處奔跑嬉戲，笑聲不斷傳來，在他們幼小的心靈中，怎知有「難」？

劉以倫信步向前走着，一雙銳利的「新聞眼」四週搜索目標。

「阿倫！」背後傳來熟悉的聲音。

劉以倫回頭一望，原來是行家「四眼金」，也是孭着相機，笑口吟吟地向着自己走了過來。

打過招呼後，劉以倫向一個帳幕走過去，沿途發現不少行家，其中一個名叫馬天成，是專跑「特發新聞」，他手中拿着一大叠信匆匆趕路。

「老馬！」劉以倫心中一動，趨上前去：「幾時轉了行做郵差啦？」

馬天成見是「〇〇七」劉以倫，揚揚手中的信，道：「是讀者信。」

「讀者的應徵信？」

「咦？你也看到了？」馬天成得意地說：「阮氏三姊妹向香港男仕徵婚的消息一登出來後，讀者的應徵信便如雪片飛來，哈哈，這是今天第二批啦！」

劉以倫「躭騎」笑着，「越女徵婚」這單新聞是馬天成一手製造的，不能不佩服他腦筋轉得快，這是自己比他不上的。

「派信去了！」馬天成向劉以倫笑了笑，轉身走去。

劉以倫望着他的背影，呆呆出怔。

他心中暗忖：越女徵婚的新聞替馬天成服務的報館增加了上萬的銷路，如果自己也攪一個徵婚運動，是否也可以刺激銷數？

劉以倫托托眼鏡框，他想：做新聞有時不妨跟人手尾，倘若自己可以找到一兩個比「阮氏姊妹」更漂亮的越南女難民，說服她們向香港男仕徵婚，所收到的效果，未必及不上馬天成。

心中一有了主意，劉以倫那銳利的眼光，像老鷹一般，四下裏搜索着。

忽然，他眼前一亮，看到了一個奇景！

那實在是一個美得出奇，無懈可擊的盛臀！就離他三四碼遠，在一個帳幕中。

帳幕內並不光亮，但那豐腴的盛臀背向外面，看得十分清楚。

劉以倫的心「突」地一跳，緩緩地踏上前去。

他看得更清楚了，那是一個長髮披肩的少女，正彎着身在翻查一個小皮篋，那渾圓豐腴的盛臀，翹了起來，他不由自主地嚥了一口口水。

劉以倫以前在英文報當過記者，小時候又接受過洋教育，說得一口流利的英語，在帳幕口向少女說了聲「哈囉」。

那少女轉頭一望，見是一個記者模樣的男子，掠了掠秀髮，站直起身。

這時，劉以倫把她的樣貌看清楚了，她淡掃娥眉，清秀無儔，有點像「香港歌后」林美儀。而最令人心跳的還是她高聳的胸脯和纖細的腰肢。

剎那間，劉以倫有一種窒息的感覺，他常聽人說「越女嫵媚，身段惹火」，如今一見之下，果然名不虛傳。面前這個越女，甚至比馬天成那三個「阮氏姊妹」更動人！

「怎麼了？」少女輕啓小口，是沁人心脾，嬌美悅耳的英語。

「我……我是記者。」劉以倫踏上前去，說話的聲音竟然有點微顫。

「你想採訪些什麼？」

「我……我……」劉以倫竟然吶吶地不能言。

少女嫣然一笑，大方地指着帆布床，問：「要坐下來嗎？」

「謝謝，不坐了，」劉以倫鼓起了勇氣問：「你叫什麼名？」

「楊蓮香。」少女說着在帆布床沿坐了下來。

劉以倫瞥了她修長均勻的美腿一眼，一顆心又怦怦地跳起來。像她這樣好身材的女孩子，便是邵氏公司的肉彈女星，也比不上。

「你——會不會看中文？」

楊蓮香憨笑搖着頭，反問：「你是那間報館的？叫什麼名？」

劉以倫照實相告，放下了孭袋，雙眼凝視着她。

「你一個人？」

楊蓮香道：「不，我還有兩個弟弟，他們在外面玩。」

「香港有朋友或者親戚嗎？」

楊蓮香先是搖了搖頭，隨卽又向他點點頭：「我有一個朋友，在香港開旅遊社，我們是在西貢認識的，大約是一年前的事了。」

「這次來到香港，有沒有打算找他？」

「怎樣找？」

「我可以帮你忙，」劉以倫自告奮勇，說：「在報紙上刊登你的照片，再寫一段尋人啓事便行了。」

楊蓮香大喜過望，美眸射出興奮的光芒：「眞的？」

「當然眞的，你有沒有照片？」

「有，有！」楊蓮香說着轉身又去翻皮篋，劉以倫看她豐滿的臀部，心跳又加促了。

不一會，楊蓮香找到了一張半身相，遞給他。

「拍得很好。」

「謝謝你帮忙，」楊蓮香說：「如果找到我那個朋友，就可以在香港住下來了。」

劉以倫問清楚她那個朋友的姓名後，把照片收了起來，將自己的目的提出來了。

「楊小姐，你有沒有打算嫁一個香港人？」他問。

楊蓮香先是一哼，隨卽憨笑起來。

「如果你嫁了香港人，就可以得到合法居留權了，」劉以倫接着說：「前幾天，營中的阮氏三姊妹，就宣佈要嫁給我們香港人。」

「眞的？」楊蓮香秀眉一揚，美眸裏射出異樣的光芒，問道：「有……有沒有人肯娶她們？」

「有！」劉以倫點着頭，說：「報紙上把消息登了出來，數百個王老五立刻寫信去應徵哩！」

楊蓮香眨着一雙美麗的眸子，忽然問道：「劉先生，你可以帮帮忙，替我找一個香港丈夫嗎？」

這正是劉以倫求之不得的事，忙不迭地點頭。

「你要什麼條件的丈夫？」問話時，劉以倫忽然感到雙頰炙熱，像她這樣的女孩子，如果嫁了給別人，眞是一種損失，自己正可拾這個現成的便宜。

楊蓮香仰首想了想，輕咬着櫻唇，笑着說：「只要五官端正，身體健康，經濟有基礎便成了。」

劉以倫心頭一喜，這樣說來，她的條件倒是不高。就以自己來說吧，也有足夠應徵的條件和資格了。

劉以倫今年三十二歲，五短身材，能一連熬三個通宵而若無其事，連外快在內，一個月

有將近兩千元的入息，他迄今未結婚的原因是眼光太高。

「劉先生，如果你肯幫我，我……我一定會好好報答你的。」楊蓮香一雙妙目，深意地望着劉以倫。

劉以倫一接觸到她那眼光時，心中一蕩，笑着問：「怎樣報答我？」

楊蓮香粉臉一紅，垂下首來，低聲道：「不論……不論你要什麼，我做得到的話，一定答應。」

「如果我想娶你，你答應嗎？」

「我——」楊蓮香期期艾艾地：「你……你還未結過婚？」

「我是正牌王老五，從未結過婚。」劉以倫說：「我相信養得起你。」

「劉先生，你一個月有多少入息？」

「兩千塊港幣。」

「請問……請問在香港要多少錢生活費？我是指一個簡單的家庭，好像你和我。」

「連房租在內，一千五百元可以生活得很不錯的了。」

「那你不是每個月都有錢剩下來嗎？」

劉以倫沉吟了一下，才向她點點頭。

楊蓮香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俏臉上露出笑靨，說道：「如果你眞的肯娶我，那眞是太好了！」

劉以倫聞言大喜，聽她這樣說，自己這個現成的便宜是拾定的了。

「咱們一言為定，我討你做太太，」劉以倫道：「你把身份證拿給我，讓我為你辦手續，同時申請在香港結婚。」

「那要多久才可以？」

「我認識很多人，用不着多少時間的，」劉以倫笑着說：「香港和越南一樣，什麼都講人事關係的，你知道。」

楊蓮香點着頭，自手袋中取出身份證，珍而重之地遞給劉以倫。

「好，我現在立刻就回市區去辦理。」劉以倫說着便欲向外走去，不料却被楊蓮香一把拉住了。

劉以倫詫異地望住她。

「我……我怎知道你說的是眞的？」楊蓮香問：「你給什麼我做保證？」

「這個——」劉以倫沉吟了一下，打開孭袋，取出一架「NIKON」相機，遞上前去，道：「這架相機是我新買的，值三千多元，先放在你這裏，這樣，你可以放心了吧？」

楊蓮香倒也識貨，把相機接過了。

「我明天下午，再來看你，希望帶給你好消息。」

當劉以倫正欲向前走時，楊蓮香又把他叫住了。

「什麼事？」

「我叫你去找的那個朋友，你千萬別當它沒有一回事，好不好？」

「放心好了，」劉以倫心情興奮輕快，笑道：「從現在起，你的事便是我的事了。」

離開難民營時，劉以倫開心得幾乎要跳起來歡呼。他想像着楊蓮香美妙的胴體、娟秀的臉龐，還有那楚楚可憐的眼神。

像楊蓮香這種條件的香港女仔，要求一定很高，但楊蓮香只求一宿三餐。娶了她之後，自己以後非但不必再去幫襯那種「架步」解決生理上的問題，還有人替自己洗衣煑飯了！

最令他開心的是：他得到了一單獨有的新聞。

馬天成只不過為人作嫁，自己却是箇中主角，如果來一篇「夫子自道」的特寫稿，不，簡直可以寫篇小說，描述自己怎樣娶一個越南女難民為妻，該是多麼轟動！

當這篇文章登出來後，報紙銷路必定大增，別說採訪主任陳泉要對自己刮目相看，便是總編輯，也非褒獎有加，說不定立時升職加薪，在行家中，大大出一番風頭。

劉以倫越想越開心，孭着袋子，向火車站走去……。

× × ×

「阿倫，今天又做了什麼新聞？」陳泉板起臉孔問：「華都酒店的刼案，聽說已經有了點眉目，你訪過了嗎？」

劉以倫搖着頭，說道：「我今天去了石崗難民營。」

「哦？難民營中又有什麼新發展？聽說有人尅扣伙食費，廉政公署正在着手調查，你去做這單新聞？」

「不。」

「那你去幹什麼？拍了多少照片？」

「沒有拍到照片。」

「阿倫，你算是幹什麼的？是去觀光旅行啦？」

劉以倫淡淡一笑，自己手中握着一張「王牌」，那「王牌」是楊蓮香，她即將嫁給自己做妻子！

陳泉見劉以倫沒有回答，拋下了手中的筆，說道：「好，你究竟去石崗幹的是什麼？快說！」

劉以倫正要回答，陳泉案頭的電話響了起來，他拿起話筒聽了一會，向劉以倫說道：「中區歷山大廈附近，地面下陷，你明天要到工務局去查一查，問問對重建歷山大廈，有沒有影響。」

「是。」

這時，一個記者將寫好的新聞稿拿過來和他商量，劉以倫才得以脫身，來到資料室取出楊蓮香的照片，左右望了一眼，見沒有人在，急忙在她的照片上吻了一下。

明天一早，要到難民辦事處問一問申請結婚的手續和細節，這才是最重要的。

翌日，劉以倫到難民營的辦事處問清楚一切細節手續後，興奮地來到楊蓮香的帳幕，她正躺在帆布床上假寐，一見到劉以倫，大喜過望，爬了起身。

劉以倫望着她粉光緻緻的美腿，不由咽了一口口水，這雙美腿，即將會屬於自己，讓自己爲所欲爲地愛撫，啊！太奇妙了！

他在帆布床上坐了下來，微笑問道：「怎麼了？」

「你呢？」楊蓮香反問道：「進行得怎樣了？」

「全查清楚了，」劉以倫有意無意地搭住她的細腰，笑道：「如果順利的話，我們一個月後便可舉行婚禮。」

楊蓮香掠了掠秀髮，側頭向他笑了笑。

劉以倫見她沒有拒絕自己，還貼近了一點，心下一酥，把她摟得更緊了。

「關於你那個朋友，我會在報上刊登你的照片，希望他看到了，向我聯絡。」

楊蓮香點着頭，偎依在劉以倫的懷中。

劉以倫溫香軟玉抱滿懷，飄飄然如置身雲端，一雙手開始由上而下，移到她那渾圓的臀部。

楊蓮香沒有拒絕，像依人小鳥般，任由劉以倫的手在自己身上活動着。

劉以倫偶爾一抬頭看見帳幕外人來人往，急忙起身把布幕放下，將繩結扣好，這才回到帆布床旁，只見楊蓮香媚眼如絲，水汪汪地望着自己。

他輕輕坐下帆布床，摟住了她，湊咀往她潤濕的櫻唇吻了下去。

楊蓮香仰起首相迎，吮住了劉以倫的雙唇，一條靈活的小舌頭，立時便渡進他的口腔之中。

劉以倫平日經常到架步去解決生理上的問題，然而，架步女郎從來不肯和客人親吻，在床上時，也一味催促，除了洩慾之外，簡直毫無情趣，如今，他享受着楊蓮香的熱吻，心中便像一團熊熊的烈火在燃燒，慢慢地把她推下帆布床……

當劉以倫對楊蓮香正要開始有所行動時，帳幕外忽然傳來一陣嬉笑聲，楊蓮香把他推開，嬌聲說：「我弟弟來了。」

劉以倫無可奈何地爬了起身，這時，楊蓮香的兩個弟弟已經踏進帳幕。

在楊蓮香的介紹下，劉以倫認識了她的兩個弟弟，都是十三四歲左右，大的一個叫楊文春，小的一個叫楊文夏。

「我……我回去了，」劉以倫掠了掠散亂的頭髮，說：「明天再來看你。」

× × ×

「阿倫，聽說你有一篇十分精彩的特寫稿？」總編輯王世發問。

劉以倫神秘地笑着，向他點點頭。

「關於難民營的？」

「不錯。」

「好幾張大報都報導得十分詳細，你——你還有什麼可寫的？」

「有，有！」劉以倫得意地說：「我這一篇東西，担保獨有！」

「獨有？」

「唔，」劉以倫燃上一口烟，道：「是有關越女徵婚的事。」

「哦？」王世發詫異地望住劉以倫，問：「還有什麼好寫的？」

「老總，總而言之，這篇是猛稿，一定可以吸引讀者，增加銷路。」

「幾時交稿？」

「過兩天吧！」

「到底是什麼內容？透露一兩句我聽聽行不行？」

「不，這叫天機不可洩漏，」劉以倫神秘地笑着說：「反正過兩天便可以交稿了。」

王世發還要追問，記者小陳探頭進「總編輯室」，向劉以倫打了個眼色，說：「阿倫，有人找你！」

劉以倫心頭一動，向外走去。

站在編輯部的，是一個完全陌生的中年男子，劉以倫只望了他一眼，便知道他是什麼人了。

「你是何朝彥先生？」劉以倫問。

「是的，是的，」中年男子點着頭：「我看到貴報的尋人啓事，一個來自越南的難民楊蓮香——」

劉以倫不待他說下去，便道：「何先生，我叫劉以倫，是楊蓮香的……的朋友。」

「劉先生，謝謝你替她刊登這則啓事，否則，我眞不知道她來到香港哩！」

劉以倫愉快地和何朝彥握着手。還未和楊蓮香正式結婚，便先替她找到了一個香港朋友，她一定開心死了！

從楊蓮香的叙述中，劉以倫知道何朝彥在越南有生意，和她的父親是好朋友，如今，「世侄女」落難來港，身為世伯的，當然要照顧一下了。

「劉先生，你可以帶我到難民營見見蓮香嗎？」何朝彥問。

「當然可以。」

「謝謝你，眞的謝謝你！」

望着何朝彥那激動興奮的表情，劉以倫心忖：將來結婚時，他那一份大禮是來不了的，而楊蓮香的一切不就等於自己的？

那天下午，劉以倫請了假和何朝彥到石崗難民營看楊蓮香去了。

楊蓮香驟然見到了何朝彥，不由得喜出望外。

「蓮香，你父親呢？」

「他……他在船上死了。」楊蓮香嗚咽着說。

何朝彥憐愛地拍着楊蓮香肩膊，說：「別哭，我會替你安排一切的。」

「何世伯，我——」楊蓮香說着望了劉以倫一眼，欲言又止。

「這裏的一切你不用操心，劉先生是好人，我會和他設法，讓你在香港留下來的。」

劉以倫微笑着，他想，自己是交上了好運了。

× × ×

「蓮香，我有一個好消息告訴你——」劉以倫踏進帳幕，看到楊蓮香臉上的表情，把下面的話咽回了，詫異問：「蓮香，你……你怎麼啦？」

「劉先生，我給你的護照，你……你可以還給我嗎？」

「為什麼？」

「何世伯要……要討我做媳婦！」

劉以倫渾身一震，呆呆地望住楊蓮香。

「劉先生，很感謝你替我找到了何世伯，他……他老人家一定要我做他的媳婦，我……我答應了。」

「可是……可是你答應過我。」

「劉先生，對不起，」楊蓮香低聲央求：「你把護照還給我吧。」

劉以倫站在當地，像是一頭鬥敗了的公雞，呆呆出怔。

一切的憧憬、希望，剎那間全成了泡影！那篇「猛稿」，那個家庭，那個嬌妻……忽然間全飛到九霄雲外了！

「劉先生，我的護照呢？」楊蓮香又問。

劉以倫失魂落魄地自袋中取出她的護照，遞了給她，向外走去。

迎面碰到滿面春風的何朝彥。

「劉先生，你好！」

劉以倫沒有和他打招呼，他腦中亂成一片：幸好特寫稿還沒見報，否則，自己日後怎樣做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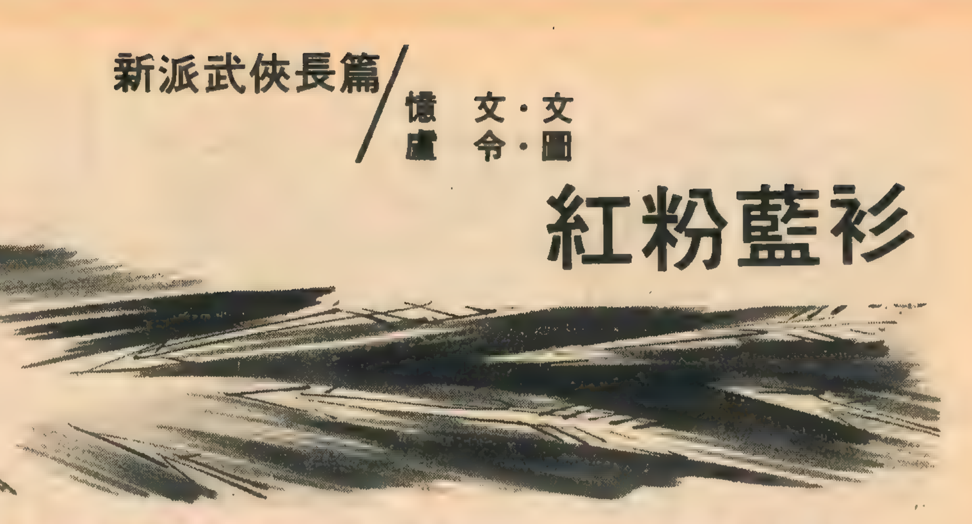
他一面向難民營外走去，一面盤算着：當王老總催稿時，怎樣向他交差？（此段完）

下期預告：

百萬美元奇刦案

一個由外埠寄來本港的占士邦型手提箱，運送途中，突被神秘刦走，事主報案時含糊其辭，更增其神秘感，欲知內裏乾坤，請勿錯過！





新派武俠長篇／懷文·文 盧令·圖

紅粉藍衫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衞擊宇忿恨敵人刼走蘭夢君，心中發誓要生抓仇人心肝以洩積忿，爲要超越限期趕赴北邙，他貪夜離開棲鳳宮，日馳健馬，夜運輕功，一路急趕，這日在將近邙山的一處大鎭上歇宿，午夜爲一片鬧聲吵醒，推窗出望，見似是天坤幫徒八人，圍攻一銀裝少女，少女邀天坤幫徒往鎭外拚鬥，衞擊宇爲觀究竟，尾隨而往，在鎭外一片空曠之地，見有四名天坤幫徒已被銀衣少女劈斃，衞擊宇急喝止銀衣少女再動手，銀衣少女似認識衞擊宇，不願與衞擊宇爭鬥，只說可問問餘下幫徒或可知蘭夢君下落而去——

****

深山林密夜 箭雨驚魂天

衞擊宇沒有再阻攔，因爲他發覺這個銀裝少女的來歷頗不簡單，她不但知道他衞擊宇的過去，以及和黃靖芬的密切關係，而且也知道他這次前來邙山的目的。

一想到邙山，頓時想到了被刼的蘭夢君，同時也想到了銀裝少女說的話！

於是，急忙一定心神，橫劍向腰繫藍帶的壯漢身前走去。

藍帶壯漢早巳嚇得渾身顫抖，魂飛天外，他的功夫雖然也稱得上是二流好手，但他面對的却是「玉面神君」的唯一愛子衞擊宇，他心裏比誰都清楚，衞擊宇殺他不須用劍，只須掌臂一揮，他便得立時魂歸地府。

這時一見衞擊宇虎眉微剔，俊面罩煞，橫劍向他面前走來，兩腿一軟，「噗」的一聲跪在地上，同時叩頭顫聲道：「多謝衞島主救命之恩……」

其餘三個壯漢一見，也紛紛跪在地上惶聲道：「多謝衞島主及時趕到，否則，小的也早沒命了……」

衞擊宇聽得神色一驚，脫口「噢」了一聲，道：「怎麼？你們都認識我？」

其中一個壯漢脫口惶聲道：「小的們也是聽仙姑……」

「仙姑」兩字剛出口，叩頭突然停止，神色一驚，立即住口不說了。

藍帶壯漢和其他兩人也俱都大驚失色，極度惶恐的轉首去看說錯話的那人。

衞擊宇心中同樣的大吃一驚，同時也恍然似有所悟，一個箭步縱到發話的壯漢身前，驀然將劍貼近壯漢的肩頭上，剔眉怒聲問：「可是那『風月仙姑』？」

壯漢大驚失色，惶恐萬狀，連連抱拳惶聲道：「是是是，衞島主饒命，衞島主饒命，小的們願意實話實說！」

衞擊宇冷冷一笑道：「你們只有實話實說才能活着離開此地！」

壯漢叩頭如搗蒜，惶得不停的連聲應是！

衞擊宇沉聲問：「你們什麼時候見到的『風月仙姑』段妙香？」

壯漢忙不迭的回答道：「就在河對岸的大鎭上……」

衞擊宇聽得心中一驚，急聲問：「什麼時候？」

壯漢惶聲道：「就是昨天島主經過大鎭上的時候……」

衞擊宇更是暗吃一驚，而且是又驚又怒，脫口急聲問：「她現在呢？」

壯漢見問，突然住口不說了，竟悄悄的轉首去看跪在不遠的另一人。

衞擊宇急忙回頭，發現那人正怒目向壯漢暗遞眼神！

一股怒火，倏然而起，殺機突泛心頭，衞擊宇知道，不施煞手，這些歹徒絕不肯吐實，是以，心念電轉，大喝一聲，左掌反臂劈出。

只聽蓬然一聲，同時悶哼一聲，那人的健壯身體應聲而飛，連慘叫都沒能叫一聲，跌在數丈外的荒草中，頓時斷了氣，動也沒再動。

衞擊宇一掌揮罷，立即怒聲問：「快說，段妙香現在什麼地方？」

但是，跪在脚下的壯漢，蜷作一團，早巳嚇暈了過去。

衞擊宇一看，只得用劍一指腰繫藍帶的壯漢，怒聲問道：「你說，『風月仙姑』現在何處？」

藍帶壯漢雖然沒有嚇暈過去，但也巳經屁滾屎流了。

這時見問，忙不迭的叩頭惶聲道：「巳去邙山等候島主您去了！」

衞擊宇聽得渾身一戰，脫口輕啊，他方才靈光一現，確曾有這個想法，如今一聽，果然是「風月仙姑」，因而，不自覺的說：「爲什麼當時那麼多人，就沒一人想到會是她呢？」

藍帶壯漢連連叩首，繼續惶聲道：「小的們也是爲勢所迫，逼不得巳，就像方才，若不是島主及時趕到，小的們恐怕早沒命了，但是『風月仙姑』却說那位姑娘武功不高，就是施用迷香被那位姑娘發覺，以小的八個人的身手，也收拾得了她！」

衞擊宇聽得心中一動，問：「照你這麼說，用迷香去刼那位姑娘，也是『風月仙姑』的主意了？」

藍帶壯漢滿面懊喪的惶聲道：「是是，小的們完全是奉命行事呀！」

衞擊宇不解的問：「風月仙姑可是與那位姑娘有仇？」

藍帶壯漢搖頭道：「小的們不知！」

衞擊宇關切的又問：「可知那位姑娘的來路？」

藍帶壯漢依然搖頭惶聲道：「風月仙姑沒有說！」

衞擊宇虎眉一蹙，轉首又望着另兩個伏跪在地上的壯漢沉聲道：「你們兩人可知道？」

兩個壯漢頭也不敢抬，急忙叩首惶聲道：「小……小……小的們也不知道！」

衞擊宇根據三個壯漢的惶恐情形，可能確實不知，但旋即關切的問：「風月仙姑可曾說明，刼到了那位姑娘後如何處置？」

藍帶壯漢搶先道：「要小的們今夜得手後，馬上送往北邙山……」

衞擊宇聽得心頭一震，同時也靈智一動，不由關切的問：「她在什麼地方等候你們？」

三個壯漢齊聲道：「在慘雲谷後的『斷魂崖』！」

衞擊宇覺得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他決定就利用這三個人前去北邙山賺出「風月仙姑」！

於是，「唔」了一聲，放緩聲音說：「你們三個人先起來！」

三個壯漢一聽，忙不迭的叩首惶聲道：「多謝島主救命之恩，多謝島主不殺之恩！」

說罷起身，三人俱都恭謹的，垂首立在原地。

衞擊宇一招手道：「你們三人都到我面前來。」

三個壯漢一聽，神情一驚，惶聲應了個是，仍有些戰戰兢兢的走過來。由腰繫藍帶的壯漢恭聲問：「島主，您有什麼吩咐？」

衞擊宇沉聲問：「你們是『天坤幫』那個分舵上的？你們分舵主是誰？」

三個壯漢見問，俱都面現難色，期期艾艾的俱都不肯說出來。

衞擊宇一見，只得寬聲道：「你們不說也罷，我也懶得去問，只要你們按着我的話去作，你們舵主是誰也好，你們姓什麼叫什麼也好，我都不再追究！」

三個壯漢一聽，大喜過望，連聲感激的說：「多謝島主恩典，多謝島主恩典！」

衞擊宇神情一凝，正色道：「你們先別高興，我要你們辦的事，如果你們誠心和我合作，事情非常簡單，如果你們企圖僥倖，那恐怕就有當場濺血的危險！」

三個壯漢一聽，忙不迭的急聲道：「島主有話儘請吩咐，小的們一定按着島主的意思去作！」

衞擊宇一聽，立即欣然道：「好，在下就請你們三位前去一趟北邙山，就以得手送人爲理由，前去會見『風月仙姑』！」

三個壯漢聽得渾身一戰，面色大變，不由同時惶聲道：「可是，萬一『風月仙姑』要小的們交出人來……」

衞擊宇立即正色道：「我的話還沒說完，我是說，我們可用一件物體或一具屍體，僞裝是那位姑娘……」

話未說完，腰繫藍帶的壯漢巳惶急的說：「這樣不行，『風月仙姑』隱身在『斷魂崖』上，小的們肩上抗着一個人，是不是那位姑娘，她居高臨下，數百丈外便辨別得出來……」

衞擊宇急忙解釋道：「我的意思是要你們明天傍晚在到達『斷魂崖』下……」

另外一個壯漢則爲難的說：「可是『風月仙姑』要小的們得手後，火速送往『慘雲谷』，而且命令午時以前必須到達。」

衞擊宇立即正色道：「這很簡單，你們可以如此如此！」

說罷，並將三個壯漢進行的步驟，以及見了「風月仙姑」之後的圓滿說詞，詳細的告訴了三個壯漢。

一個腰繫黑帶的壯漢，極度關切的問：「那麼島主您呢？」

衞擊宇毫不遲疑的正色說：「我當然要等到天明之後才能上路！」

三個壯漢一聽，不由同時興奮的說：「島主是說，小的三人現在馬上僱一輛車先上路，天明找一處偏僻小村隱藏起來，待等日落再繼續前進？」

衞擊宇正色頷首道：「是呀！在下正是這個意思！」

三個壯漢一聽，眞是喜出望外，忙不迭的連聲興奮的說：「島主您放心，小的們在明晚二更天，一定趕到北邙山，您就在那兒等小的們好了……」

衞擊宇心中一笑，佯裝關切的問：「等到什麼時候？」

三個壯漢被問得一楞，其中一人，强自含笑正色說道：「小的們不是說了嘛，二更天準到！」

衞擊宇突然沉下臉來，冷冷的問：「什麼地方？是南麓北麓，還是南山口北山口？」

三個壯漢一聽，臉上的興奮之色早巳沒有了，於是同時不安的說：「那就請衞島主選定一個會面地點好了！」

衞擊宇頷首道：「很好，你們三個先轉過身去往後看！」

三個壯漢一聽，心情突然緊張，但又不得不轉過身去。

衛擊宇俟三人轉過身去，立即出手如電，戟指連點，遥在三個壯漢的背後，每人點了一下。

三個壯漢脫口驚呼，面色大變，回身望着衛擊宇，惶恐急聲道：「小的們又沒起歹念，衛島主爲什麼還要點小的們穴道？」

衛擊宇淡然一笑道：「咱們是先小人，後君子，如果你們照我的話去做了，我不但不殺你們，還要在黃帮主面前建議重用你們。」

說此一頓，在三個壯漢惶聲應是聲中，逕由懷中取出數張銀票，由其中選了一張，送向藍帶壯漢的面前，繼續說：「喏，這是一張『麟鳳錢莊』紋銀五百兩的票子，你們可以拿去辦事，餘下的由你們三人分用。」

藍帶壯漢恭謹的雙手將票子接過，嘴裏仍不停的應着是！三人並沒有因得了五百兩銀子的銀票而高興，依然愁眉苦臉的站在那裏，因爲，老命終究比銀子重要。

衛擊宇看得淡然一笑道：「你們三人不必爲穴道被點而担心，只要你們在一個對時之內到達北邙山，我自會給你們解開穴道，不過我把話說在前頭，除了我本人外，任何人救不了你們……」

另外兩個腰繫黑帶的壯漢，立即惶聲要求道：「那就請衛島主快些規定會面碰頭的地點吧！」

衛擊宇知道三人都担心明天二更時分碰不到他，於是故意凝重的說：「憑良心說，邙山那麼大我還眞担心碰不見你們害苦了你們一輩子，須知如果超過了一個對時，一旦你們內傷巳發，氣血逆轉，就是我再給你們解開穴道，你們仍要落一個歪嘴斜眼，拳腿彎胳膊……」

話未說完，三個壯漢巳哭臉央求說：「衛島主，請您行行好，就把我們的穴道解開吧，我們發誓，明天二更一定趕到絕不逃跑……」

衛擊宇淡然搖頭道：「不行。我看還是你們三個人選一個碰面地點吧！」

三個壯漢愁眉苦臉的對看一眼，由另一腰繫黑帶的壯漢，焦急的問：「島主是不是一到邙山就給小的們解開穴道呢？」

衛擊宇聽得心中一驚，知道他們仍有逃走的打算，因而斷定「風月仙姑」對他們也有生命上的威脅。

心念及此，不禁有些後悔起來，因爲他對三個壯漢的各點一指，只是形勢而已，如果對方三人眞的發橫逃走，他點出的一指毫不發生任何作用，他之所以這麼作，只是想利用對方的恐懼心理而已！

這時一聽，立即沉面斷然道：「不可以，你們必須將『風月仙姑』引出來，我才爲你們解開穴道！」

藍帶壯漢却爲難的說：「她隱藏在『斷魂崖』下的深洞內，小的們只能進去，她不可能出來。」

衛擊宇聽得心頭一震，斷定三個壯漢俱都事先去過了「慘雲谷」，因而斷然道：「那你們就把我帶到那座深洞外的不遠處就可了！」

只見另一個黑帶壯漢，毅然領首道：「好，就這麼辦，明晚二更，北邙山『慘雲谷』外的巨碑下碰面，小的們一定到……」

衛擊宇爲了使對方三人心情稍安，因而道：「你們放心，我一定比你們三位先到達。」

三個壯漢一聽，突然變得果敢鎭定起來，只見三人同時抱拳躬身道：「好，明晚二更天，『慘雲谷』外的巨碑下見！」

衛擊宇見三個壯漢突然變得果敢鎭定起來，心中雖然不解，但却不得不作出有恃無恐的神態，淡然道：「好，準時在巨碑下見。」

說話之間，略微一拱手，轉身向大鎮上馳去。

進入客棧，發現那位銀裝少女住宿的精舍獨院內，依然一片漆黑，和方才打鬥時的情形完全一樣，不知她已經入睡，還是仍沒回來。

衛擊宇穿過花園，仍由後窗進入房內。

這時他已無心再去想那位銀裝少女的身份和來歷，他担心的却是三個壯漢會不會去找「風月仙姑」求援。

繼而一想，又覺得憂慮這些都是多餘，自已前來邙山的目的，就是要找歹徒談判以「玉心」贖人的事。

如今，不但知道了刦走蘭夢君的歹徒是「風月仙姑」，而且知道她現在隱身的位置，這總比以前盲人騎瞎馬的前去摸索强多了，又何必一定要三個壯漢引導前去呢？

鬱結解開，心中一暢，立即就倒身床上睡去。

一覺醒來，天光巳經大亮，滿店都是活動的車馬人聲。

衛擊宇急忙起來，逕至外間打開房門，只見昨夜那位店夥，手提着淨面水，早巳滿面堆笑的等候在門外了。

店夥一見衛擊宇，趕緊躬身哈腰，恭聲道：「爺，您睡得好！」

衛擊宇含笑「唔」了一聲，點了點頭。

店夥倒好了淨面水，一俟衛擊宇拿起面巾，立即含笑恭聲道：「爺，我們掌櫃的要小的說，多謝您爺了！」

衛擊宇聽得一楞，知道是指昨天晚上的事情，那樣女叱男喝，不可能不驚醒店家和住店的客人。

是以，淡然一笑，轉首望着店夥，問：「怎麼？你們都知道？」

店夥仍餘悸猶存的說：「何止知道？簡直嚇得一夜沒有睡覺。還好，那位姑娘最後還是回來了！」

衛擊宇聽得一楞，不由驚異的問：「最後，你們看到那位姑娘回來？」

店夥焦急的說：「當然得爬在房內窗下等她回來，否則，店裏少一個人，如果有人投進官裏，也是不得了！」

衛擊宇驚異的「噢」了一聲問：「那位姑娘昨夜什麼時候回來？」

店夥毫不遲疑的說：「大概鷄叫兩遍，差不多快五更天了！」

衛擊宇聽得神色一驚，脫口急聲道：「這麼久她才回來？」

說此一頓，突然又關切的問道：「她現在呢？」

店夥正色道：「天不亮她就走了！」

衛擊宇俊面再度一變，脫口說道：「這麼早？」

說此一頓，突然不自覺的問：「走時她可曾說什麼？」

店夥聽得一楞，竟不自覺的問：「爺和那位姑娘認識？」

衛擊宇被問得俊面一紅，這才發覺自己問得有些可笑，趕緊搖頭道：「不認識，只是在前途路上見過兩面……」

話未說完，房門外人影一閃，另一個店夥巳將早餐送來。

送水的店夥剛待說什麼，發現同夥將飯送來，立即帮忙將飯擺好。

淨過面的衛擊宇，立即命令店夥備馬，他這時才覺得那位美麗的銀裝少女太神秘了，他希望飯後飛馳一程，最好能追上她。

飯後走出店來，烏騅早巳在一個店夥手裏拉着！

烏騅馬一見衛擊宇走出來，立即昂首擺尾

，四蹄踢動，情緒顯得很不穩定。

衛擊宇接過繮韁，飛身上馬，尚未對躬身稱謝，哈腰歡送的幾個店夥有所表示，烏騅巳一聲長嘶，散開四蹄，昂首向鎭外如飛馳去。

一出鎭口，只見原野一片碧綠，官道上行人尚未見多，擧目前看，連綿鎭甸，看不見有任何飛馬疾奔的塵影。

當然，銀裝少女的青鬃梨花馬，也是一匹萬中選一的千里駒，天亮起程到現在，至少巳馳出數十里，衛擊宇擧目遠眺，只是一種下意思的希冀而巳！

這時，衛擊宇的腦海裏，盤旋的都是銀裝少女的美麗影子。

他不停的在心裏問：「這個銀裝少女到底是誰呢？」

他由她詭異霸道的劍法，想到銀裝少女知道他前來邙山的目的，以及她對他說的話中含意。

一想到她話中含意，他的心頭不由猛的一震！

因爲他記得銀裝少女曾對他說：「好好盤問盤問你心上人的這幾個部下吧，也許能知道你要找的人兒現在什麼地方！」

心念及此，他不由懊惱的嘆口氣道：「唉！我當時爲什麼那麼糊塗，只顧詰問『風月仙姑』的藏身之處，而竟忘了追究他們，『風月仙姑』現在把蘭夢君軟禁在何處呢？」

現在，他根據銀裝少女的話意，業巳斷定她很可能巳經知道蘭夢君被軟禁在何處了，至於她爲什麼不肯告訴他，他實在百思不解。

如果說她是自己人，她的態度冰冷，話含譏諷，如果說她是莫不相干的人，她似乎又知道他衛擊宇的底細，和前來邙山的目的！

其次，她昨夜在門場離開的早，而返店却較他爲遲，這中間的一個多時辰她去了那裏？

他坐在馬上，反覆思索，逐一忖測，任由胯下的烏騅馬放蹄飛馳。

但在他的目光本能中，仍注視着道上的車馬行人，和遠處的山勢鎭甸，近處的景物。

另一座繁華的大鎭甸正逐漸的向他如飛迎來。

就在他距離鎭口不遠之際，驀見一個老花子正由鎭內走出來，沿着一條小徑，逕向不遠處的一座破祠堂走去。

衛擊宇的目光一亮，頓時想起該將蘭夢君是被「風月仙姑」刦走的事，火速報告給三位怪傑和三位奶奶知道，以免他們仍在懷疑人是靖芬姊姊刦的，甚或受了小人的蠱惑而去「天坤帮」總壇鬧事。

心念及此，即撥座騎，馳下官道，逕向老花子面前馳去。

匆匆前進的老花子，一見衛擊宇撥馬向他馳來，神情一楞，急忙止步，一臉的迷惑。

衛擊宇縱馬馳至，飛身下馬，向着老花子一抱拳，含笑和聲道：「在下衛擊宇，想請老當家的帮忙辦件事兒……」

話未說完，老花子又目光一亮，急忙抱拳悅聲道：「噢！原來是衛島主衛少俠，可是又有了新消息……」

衛擊宇聽得心頭一震，神情一呆道：「你說什麼？又有了新消息？」

這一次該老花子發楞了，他不由驚異的望着衛擊宇，正色說：「個把時辰前，不是有一位姑娘，送了一道消息給『麟鳳宮』的富奶奶嗎？」

衛擊宇心頭猛的一震，同時脫口「哦」了一聲，道：「竟有這等事，她怎麼說？」

老花子不答反而迷惑的問：「怎麼？衛島主不認識那位綠衣姑娘呀？」

衛擊宇一聽「綠衣姑娘」，神情再度一呆，脫口「啊」了一聲道：「你說的那位姑娘不是全身一體銀緞勁衣，肩袖有流穗，背插綠柄劍……」

話未說完，老花子巳搖了搖蓬頭道：「不是。」

衛擊宇迷惑的「噢」了一聲，想了想，自語似的說：「這一位綠衣姑娘又是誰呢？」

老花子也不由迷惑的問：「怎麼？衛島主眞的不知那位綠衣姑娘是誰呀？」

衛擊宇神情遲疑的說：「我認識的是一位一身銀緞勁衣的姑娘……」

老花子立即忖測道：「她既然帶消息給貴宮的富奶奶，想必是與貴宮有淵源的人，譬如門人弟子或好友親戚……」

一聽「親戚」，衛擊宇的目光不由一亮，脫口興奮的說：「一定是她！柳迎鳳，表妹柳迎鳳。」

說此一頓，突然望着老花子，興奮的問：「她可是說她姓柳？」

老花子微一搖頭道：「她沒有對老花子說她的尊姓芳名……」

衛擊宇急切的問：「她請你們轉達的消息怎麼說？」

老花子正色道：「她就交給老花子一封信，告訴我火速派人送往太湖『麟鳳宮』，親自面交富奶奶……」

衛擊宇急忙伸手，興奮的問：「信呢？」

老花子失聲一笑道：「衛島主您眞會開玩笑，信是個把時辰前交給老花子的，那位姑娘交代火速送達，信這時恐怕早到了東光鎭的六六十三分舵上了！」

衛擊宇被說得俊面一紅，失望的「哦」了一聲，道：「是她親自來此找你的？」

老花子搖首道：「不，是隆陞客棧的店夥拿了一張『麟鳳錢莊』的百兩銀票把老花子叫去的！」

衛擊宇聽得精神一振，立即興奮的說：「那麼請老當家的帶在下前去隆陞客棧如何？」

老花子再度失聲一笑道：「衛島主，老花子不是巳經說過了嗎？這是個把時辰以前的事兒了，那位綠衣姑娘吃罷了早飯就走了！」

衛擊宇再度失望的「哦」了一聲，但關切的問：「老當家的可知那位姑娘去了那裏？」

老花子略微一沉吟，說道：「好像是去了西北！」

衛擊宇聽得目光一亮，脫口急聲道：「西北？那不是去邙山的方向嗎？」

老花子搖頭一笑道：「是不是去邙山那位姑娘沒有說，老花子也不敢問，不過，那位綠衣姑娘對人非常和藹，也很客氣！」

衛擊宇無心聽這些，立即關切的問：「那位姑娘可曾打聽在下的行踪？」

老花子微一搖頭道：「她沒有向老花子打聽，有沒有問店小二，那就不知道了。」

衛擊宇失意的「噢」了一聲，立即拱手道：「多謝老當家的，告辭了！」

老花子看得一楞，不由迷惑的問：「咦？衛島主不是有新消息轉回『麟鳳宮』嗎？」

衛擊宇聽得俊面一紅，頓時想起了攔住老花子的目的，因而恍然道：「噢，煩請老當家的通知『麟鳳宮』的三位老奶奶，就說人是『風月仙姑』刦的……」

話未說完，老花子的目光一亮道：「風月仙姑？」

衛擊宇聽得心中一動，脫口急聲問：「怎麼？老當家的知道她在什麼地方？」

老花子趕緊搖頭道：「不不，我不知道她在那兒，不過昨天傍晚有人看到『風月仙姑』帶着幾個人，逕由鎭外過去了。」

衛擊宇急忙問：「她一共帶了多少人？」

老花子凝重的說：「是小花子們看到的，一共帶了四個，都是『天坤帮』的人，好像是兩個藍帶香主，兩個黑帶大頭目！」

衛擊宇聽罷，不禁有些生氣的說：「說也奇怪，黃帮主三令五申，嚴命她的部屬務必活捉那『風月仙姑』，爲何仍有一些部衆和她鬼混在一起？」

老花子立即風趣的笑道：「這年頭就有那麼多『寧在花下死，做鬼也風流』的人嘛！」

但衛擊宇却不解的，正色問道：「老當家的，黃帮主懸下武林重賞，貴帮爲何不出手捉拿……」

話未說完，老花子已搖手正色說：「風月仙姑雖然穢名四播，但都是雙方心甘情願的玩樂，並沒有殺人滅口的惡跡，再說，『風月仙姑』武功不俗，想捉她也不是一件易事，如果她是罪不可赦的淫娃，別說黃帮主懸有重賞，就是基於公義，敝帮也早下手了！」

說話之間，衛擊宇已取出一張銀票，往老花子手裏一塞，謙聲道：「這些小意思，聊表謝意，給貴帮的弟兄們買杯酒喝！」

老花子神色一驚，堅絕推辭道：「方才那位綠衣姑娘已給了老花子一百兩了，島主的賞賜萬萬不敢接受……」

衛擊宇故意沉面正色道：「老當家的如果再這麼推辭，那就是嫌少了！」

老花子一聽，面現難色，最後終於無可奈何的說：「既然這樣，老花子就代他們向衛島主說聲謝謝了，並祝您一路順風前途珍重！」

衛擊宇也愉快的拱手含笑道：「彼此珍重，再會。」

會字出口，飛身上馬，再向抱拳肅立的老花子揮了個手勢，略微一抖絲韁，烏睢放蹄向前馳去。

衛擊宇一路飛馳，腦海裏一直盤旋着銀裝少女和綠衣少女兩個人的容貌影子。

他當然不知道那位綠衣少女的年齡和容貌，但當那位老花子談起時，他也不便對一個少女多加詢問，因而綠衣少女的容貌身材，只是在他心裏忖摸和幻想出來的虛渺影子。

但是，在他打尖吃飯的時候，也兼而注意座位附近的人物，或向酒保打聽一下銀裝少女和綠衣少女兩人，是否曾由此經過！

結果是失望的，跑堂的和酒保，都說沒有看到。

紅日偏西時分，綿延無垠的山勢，以及邙山的主峯，已經遙遙在望了。

一看到邙山主峯，衛擊宇的心情立時顯得急切和激動起來，而他心中所計算的，也是如何才能儘快找到「慘雲谷」，三個壯漢是否眞的會到那座巨碑下等他，以及如何對付「風月仙姑」的事。

衛擊宇趕到邙山東南麓的一座大鎭上，已是掌燈時分了。

由於照他預定的時間爲晚，這令他更加担心二更以前能否找到那座巨碑，是以，他就在進街不遠的一家大客棧中住下來。

匆匆飯罷，交代了一下店夥，逕自走出店來。

這時街上夜市剛剛開始，人尙不多，衛擊宇閃進一條黑巷，立即展開輕功，逕向鎭外馳去。

鎭外即是邙山的東南麓，只見亂石雜樹，籐蘿叢生，濃鬱漆黑的山勢，有如待人而噬的猛獸，加之這時月暗星稀，烏雲縷縷，愈增氣氛的恐怖。

因爲，他常聽人說，邙山之中，多是荒塚古墓，由於年久失修，到處可見腐棺白骨，一到夜晚，鬼火飄忽，甚或聽到孤魂野鬼的哀嗥厲哭！

衛擊宇雖然藝高人膽大，但他終歸還是一個剛滿二十歲的大孩子，加之幽冥兩路，人鬼殊途，這不能不令他內心緊張，毛髮直竪。

也正因此，使他精神抖擻，加速飛馳，雙掌暗蓄勁力，隨時準備出手。

山口廣闊，樹木蔽天，眼前漆黑一片，夜風較之方才尤爲强勁，吹得他的藍衫下擺發出了「卜叭」響聲。

衛擊宇雖然內心有些緊張，但他也知道這是心理作祟，想到「風月仙姑」等人正潛伏在「斷魂崖」下的深洞中等候，以及三個壯漢也要到巨碑下碰頭，立即膽氣大壯，心想：我的膽識難道還不如他們不成？

一經想通，身形不停，迎着强勁山風，飛身馳進山口內。

也就在他馳進山口的同時，前面漆黑的草叢中突然有人壓低聲音問：「是衛島主嗎？」

衛擊宇悚然一驚，急忙刹住身勢，脫口低喝問：「什麼人？」

話聲甫落，在前方的亂石雜草中，突然站起一人，一面向這面縱奔過來，一面低聲道：「島主，是我，小的張自行！」

衛擊宇凝目一看，發現來人竟是昨夜的那個腰繫藍帶的壯漢。

心中一驚，立時提高了警覺，因而不自覺的沉聲問：「你怎的這麼早就來了？」

自稱張自行的藍帶壯漢，到達近前，也忘了行禮，立即焦急的埋怨道：「島主，你還說小的們來得早，您老來的太晚啦！」

衛擊宇聽得一楞，說道：「現在剛剛才起更……」

話剛開口，藍帶壯漢張自行已焦急的說：「島主，您可認得前去『慘雲谷』的路？」

如此一問，也正問中了衛擊宇內心焦急之處，因而不自覺的說：「我也正爲此事而着急呢，因爲我從來沒有來過邙山，根本不知『慘雲谷』位在什麼地方！」

話一出口，立時驚覺失言，心想：「對當前的這個藍帶壯漢突然在此出現，應該提高驚覺才是，怎麼還能對他坦誠直言呢？」

心念電轉，趕緊補充說：「本來遲到一刻半刻並無關緊要，怕的是你們三位久等不見，內心焦躁，加速穴道的氣血逆轉提前到來！」

自稱張自行的藍帶壯漢一聽，嘴角不由現出一絲冷笑，但他却趁勢含笑正色說：「就是嘛，昨夜您走後，小的三人才發覺了這個問題，有心再去找您，又不知您島主住的是那一家客棧……」

衛擊宇立即正色道：「當然就是那位銀裝姑娘住的那家客棧嘛！」

張自行立即苦着臉說：「可是，雖然想到了，又不知您島主住的是那一座獨院，最後商量的結果，只有讓小的先到山口來接您……」

衛擊宇虎眉一蹙，問：「你們怎麼知道我一定會走這座山口？」

張自行先是一楞，旋即正色說：「由東光鎭渡口前來邙山的，絕大多數都是這條路，凡是走這條路的，必走這座山口。」

衛擊宇已經提高了警覺，因而也懶得再詰問其他，因而淡然問：「其他兩位呢？」

張自行不由自覺的說道：「劉爺兩人更心急……」

話一出口，突然不說了。

衛擊宇心知有異，立即沉聲問：「劉爺是誰？」

張自行趕緊正色惶聲道：「島主您別誤會，小的那位大頭目姓劉名野，田野原野的野，不是爺娘的爺……」

衛擊宇冷哼了一聲，同時沉聲道：「我懶得問你們這些，趕快在前頭帶道好了。」

張自行惶恐的恭聲應了個是，轉身向山口內奔去。

衛擊宇緊跟身後，較之方才更加警惕。

邙山山勢不高，但廣闊崎嶇，加之烏雲遮月，更覺山道難行。

張自行在前放腿飛奔，繞峯越嶺，穿林過谷，路徑十分熟悉，看來對方前來邙山絕對不止一次，因而也聯想到這些人在「風月仙姑」的指使，對封擄蘭夢君的事，顯然早已有了預謀。

一想到這問題，立即想起蘭夢君現在被藏在何處的事，因而沉聲問：「麟鳳島的蘭姑娘現在被禁在何處？」

一直在前奔行的張自行，突然被問得渾身一戰，一面前進一面側首回答道：「什麼蘭姑娘？小的不知島主問的是怎麼回事！」

衛擊宇冷哼一聲道：「你別跟我裝糊塗，咱們彼此心裏有數……」

張自行惶聲道：「小的眞的不知道蘭姑娘是誰？島主說的，可是昨夜揮劍殺人的那位姑娘？」

衛擊宇聽得又恨又氣，不由切齒恨聲道：「不給你一些苦頭吃，你是不會說實話的！」

在前奔馳的張自行一聽，急忙回身止步，望着衛擊宇惶聲道：「衛島主，小的的確不知您問的是什麼意思？」

衛擊宇雙眉微剔，俊面罩煞，在這一刹那，他突然想通了一個問題，如果現在能在藍帶壯漢的口中探出蘭夢君被禁之處，立即便可以將蘭夢君救出，何必再和「風月仙姑」週旋？

是以，冷冷一笑，目注神情惶急的藍帶壯漢，緩步逼去，同時恨聲道：「反正現在距離『慘雲谷』已不太遠，殺了你我一人仍可以前去……」

話未說完，藍帶壯漢早已嚇得面無人色，額角滲汗，連聲惶急的說：「衛島主，小的的確不知蘭姑娘的事，也許劉野他們清楚……」

衛擊宇立即沉聲問：「你是說劉野他們曾參與封擄蘭姑娘的行動？」

說話之間，伸出彎曲如鉤的右掌，作爲緩緩向藍帶壯漢的面門抓去之勢。

藍帶壯漢一見，大驚失色，魂飛天外，惶得急忙哭聲道：「他們有沒有參加封擄蘭姑娘的行動，小的不知道，只有請島主問他們兩人了，反正繞過前面的峯角就是『慘雲谷』口了，稍時還是請島主問他們兩人吧！」

衛擊宇的五指幾乎已抓到壯漢的面門，見他依然不肯說出，可能眞的不知，但他仍沉聲問：「你的確不知？」

藍帶壯漢張自行，連連頷首惶聲道：「小的是的確不知，您就是殺了小的，小的還是不知。」

衛擊宇無奈，只得沉喝道：「走，找劉野他們去！」

藍帶壯漢惶聲應了兩個是，轉身向前繼續奔去。

衛擊宇一面前進，一面回想那個銀裝少女昨天晚上的話意，他認爲也許那只是她一時的戲謔諷譏之語，因爲，根據他方才逼問壯漢的情形，如果壯漢知道，對方爲了保存性命，不可能不說出來。

他那裏知道，這些江湖亡命之徒，雖有時鼎鑊加身也未必肯吐實，何況只是作勢嚇唬？

繞過彎角，衛擊宇的目光倏然一亮，因爲前面一片亂石廣場，廣場的盡頭即是一道近乎狹谷的谷口，在谷口外的不遠，果然有一聳高達丈二的巨碑。

衛擊宇一看巨碑，知道那座狹谷口內即是「慘雲谷」。

仔細觀察山勢，前面俱是峭壁，看不見「斷魂崖」位在何處。

打量間，距離巨碑已經不遠，在前引導的藍帶壯漢張自行，正在左顧右盼的東西察看。

衛擊宇這時也看清了巨碑上的三個大字，正是「慘雲谷」！

到達巨碑下，發現東張西望的藍帶壯漢神色十分慌張，只見他突然壓低聲音，招呼道：「劉野？……劉野？衛島主到了，你們快出來吧！」

衛擊宇聽得虎眉一蹙，不由迷惑的問：「怎麼？他們兩人原就在這兒等着？」

藍帶壯漢這時神情慌亂，面無人色，依然左顧右盼的焦急察看，但嘴裏却惶聲道：「現在已經是二更天了，他們早該到了！」

衛擊宇抬頭一看夜空，滿天烏雲，月光從雲隙間透下來，已看不見任何星星，但根據時間判斷，二更將盡，其他兩人應該早就到了。

是以，他也忍不住自語似的說：「是呀！照說他們應該先到此地等候才對呀，爲何到現在還沒看到他們的影子呢？」

藍帶壯漢張自行，不禁有些緊張的說：「衛島主，請您在這兒先等一會兒，小的到谷裏找一找他們……」

衛擊宇立即不解的問：「你怎的知道他們已經進谷裏去了？」

張自行立即惶急的正色說：「小的担心他們來到此地看不見島主，心急穴道被制，兩人以爲我們到谷裏去了，才會進去找一找！」

衛擊宇深覺有理，但是這個自稱做張自行的藍帶壯漢爲何不心急着爲他先解開穴道呢？難道他們已經知道了點制穴道只是要的花招？

念及於此，心頭不由一震，果眞對方知道了點制穴道對他們毫不發生作用，藍帶壯漢的膽敢前來引導，其中必然有詐！

是以，立即望着藍帶壯漢，沉聲道：「慢着，要去找我們一塊兒去找！」

藍帶壯漢一聽，面色更加大變，越發惶急的說：「島主，您千萬不能離開這兒……」

衛擊宇立即沉聲問：「爲什麼？」

藍帶壯漢惶急的說：「萬一他們就在我們離開的時候趕到，豈不……」

衛擊宇立即淡然道：「不會那麼巧，根據我點穴的手法，向來雙子對時，如果再有個把時辰他們不來，必會氣血逆轉，抽筋暴斃而死，照道理他們担心穴道被制，應該提前到達才是……」

藍帶壯漢一聽，不自覺的惶聲問：「島主，小的穴道什麼時候解開？」

衛擊宇知道對方已有些相信，是以，故意漫不經心的指着對方，淡然道：「你現在提提氣，試一試！」

藍帶壯漢一聽這話，惶聲應是，急忙提氣運功。

衛擊宇就在對方提氣的同時，漫不經心的射出一縷指風，隨着他擺動的手指在壯漢的胸前要穴上極輕微的分別點動。

藍帶壯漢一提氣，面色大變，脫口驚啊，不由惶聲道：「島主，已經快發作了，你要救救我，趕快給小的解開穴道呀！」

衛擊宇虎眉一蹙，問道：「你現在覺得怎樣？」

藍帶壯漢已是面色如土，冷汗涔涔，張着口不停的喘氣，這樣見問立即惶聲道：「眞氣遲滯，氣血不暢，胸部就像針扎的一樣！」

衛擊宇故意神情凝重的「唔」了一聲，微一頷首道：「雖然還有個把時辰才會發作，不過我還是先爲你解開……」

說此一頓，突然又正色警告道：「我先把話說在前頭，你如果企圖逃走，我仍有辦法立即置你於死，嗐……」

喏字出口，舉手揚腕，右手屈指一彈，一縷指風，直奔六七丈外的一座石筍尖端。

只聽「叭」的一聲脆响，石屑四射，青烟隨風而逝，但那座石筍尖端的一塊小石業已不見。

衞擊宇立卽望着目瞪口呆的藍帶壯漢，繼續道：「你看見了沒有，如果你自信你的後腦是鐵打的，你的身法比我的指風還快，你就不妨乘機試試！」

藍帶壯漢急忙定神，連連惶聲道：「小的不敢，小的不敢……」

衞擊宇「唔」了一聲，微一頷首道：「好，你現在轉過身去！」

藍帶壯漢滿面惶急的連聲應是，急忙轉過身去。

衞擊宇也就裝腔作勢的來了一個「拂袖解穴」，舉起衫袖在壯漢的腰上揮了一下。

藍帶壯漢想是心裏過度緊張，當衫袖在他腰上的一刹那，他還眞的渾身一哆嗦，同時又轉過身來。

衞擊宇立卽淡然道：「你現在再運功試一試！」

藍帶壯漢一面應是，一面立卽運功提氣。一經運氣，面露驚喜，立卽望着衞擊宇，納頭便拜，同時感激的說：「多謝島主救命之恩，多謝島主救命之恩……」

衞擊宇趕緊把壯漢扶起來，同時和聲道：「快不要如此，如今我們已是生死與共的患難朋友，現在我們要馬上進谷去！」

藍帶壯漢聽得神色一驚，脫口輕啊道：「我們還要進去呀？」

衞擊宇立卽正色道：「你知道我爲什麼前來此地，如果你怕『風月仙姑』不會放過你，你可以在谷內指明她藏身的位置，你馬上可以離去。」

藍帶壯漢依然惶急的看一眼左右，膽怯的問：「我們不再等劉野他們一會兒？」

衞擊宇斷然道：「不用了，他們兩個這時恐怕已經滿地打滾，嘶聲嗥叫了。你快前頭帶路吧！」

藍帶壯漢再度看了一眼左右，毅然頷首道：「好，小的帶你去。」

說罷轉身，大步向谷口走去。

衞擊宇知道一進這谷口便是歹徒潛伏之地，他根據途中那個老花子的話，知道「風月仙姑」的身邊還有「天坤帮」的四個人，因而，他必須隨時提防偷襲。

進入了谷口，山風特別强勁，狹谷內一片漆黑，而在前引導前進的藍帶壯漢，看來毫無顧忌，大步向谷內走去。

前進約二十丈，山勢漸向左右分去，內谷也漸廣濶，除了滿谷的殘墳巨塚和稀疏的古松荒草外，再就是百十丈外的一道崎險高崖。

在前引導的藍帶壯漢一見，立卽回頭望着衞擊宇，壓低聲音道：「衞島主，那就是『斷魂崖』，『風月仙姑』就隱藏在崖下的一個深洞裏！」

裏字方自出口，左右兩邊的谷崖上，突然傳來弓弦聲响。

正待打量的衞擊宇，心知有異，脫口呼了聲「小心」，疾演「小挪移」，身形如電一閃，早巳隱身進入一道天然石隙內。

也就在衞擊宇閃身的同時，颼颼連聲，羽箭紛紛射至。

接着是一聲驚恐尖呼：「仙姑是我！」

但是，那聲尖呼，却變成了尖銳刺耳的悽厲慘叫！

緊接着，一道身影，幌了兩幌，「咚」的一聲栽倒地上。

衞擊宇心中一驚，定神一看，引導他前來的藍帶壯漢張自行，身中數箭，業巳倒在血泊中。看了這情形，衞擊宇頓時大怒，知道行踪巳經敗露，因而也斷定「風月仙姑」巳和另兩個黑帶壯漢碰過了頭，所以才在谷口盡頭，埋伏下弓箭手。

心念之間，石隙外颼颼連聲，勁掮直响，羽箭紛紛射來，震斷的箭桿不時到他的脚下。

就在這時，突然聽到倒在血泊中的藍帶壯漢痛苦的斷續低呼道：「衞……島……主……衞島……主……」

衞擊宇聽得心中一動，知道藍帶壯漢還沒有死，基於人道和義憤，他不能見死不救！

心念巳定，趁這一批羽箭射在石壁上的一刹那，「嗆」的一聲撤出了「霸劍」，舞起一片如林劍幕，飛身縱出，一個箭步又到了壯漢倒身之處。

兩崖上面的弓箭手一見，紛紛驚呼吶喊，羽箭如雨射來。

但是，縱至壯漢身側的衞擊宇，伸臂將壯漢提起，一面反臂揮舞着「霸劍」，一面如飛向谷外縱去。所幸谷道彎曲，而外高內低，一拐過彎處，弓箭又失掉了用處。

衞擊宇不敢停留在谷口內，直到奔至亂石廣場的邊緣，才將藍帶壯漢放下來。

同時，急忙轉身關切的問：「你覺得怎麼樣？」說話之間，尙不停的察看四週和谷口方向，以防「風月仙姑」等人追出來。

只見藍帶壯漢搖頭喘聲道：「衞島……主……小的……不行了……崖後有湖……要由……水中潛入……」

衞擊宇心中一動，立卽關切的問：「你是說，由『慘雲谷』進不去，要由『斷魂崖』後的湖中潛水進入『慘雲谷』，才能將『風月仙姑』捉住？」

藍帶壯漢的呼吸巳變粗濁，而且眼球有上翻之勢，但他仍乏力痛苦的喘聲說：「是……島主……替……小的……報……仇……」

衞擊宇一看，知道藍帶壯漢不行了，因爲他胸部都有中箭，所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要想知道蘭夢君的眞實下落，這正是時候。

是以，急忙將嘴湊近藍帶壯漢的耳畔，急聲問：「麟鳳宮的蘭姑娘現在什麼地方？」

藍帶壯漢兩眼上翻，呼吸乏力，張大了嘴巴雙唇顫抖，似乎要說什麼，但又無力說出，看來極爲痛苦！

衞擊宇知道藍帶壯漢有意說出蘭夢君被軟禁的地方，只是身中數箭，業巳力不從心了。

看了這情形，衞擊宇自然焦急萬分，但又不能爲藍帶壯漢輸送眞力，因爲藍帶壯漢的嘴唇業巳發烏，箭上顯然有毒，一旦增强他的血脈循環，反足加速他的死亡。

但是，他這時又急切的想知道蘭夢君現在被軟禁在何處，因而不得不冒險一試，冀圖抓住這個稍縱卽逝的機會。是以，急忙將平貼在藍帶壯漢的「命門」上，暗凝功力，徐徐注入，希望能使對方說出他要說的話來。

眞氣一入壯漢的體內，壯漢的精神立時一振，雙目大睜，呼吸也突然變得有力，同時，急劇喘息，但仍極吃力的說：「蘭……蘭……蘭……」

衞擊宇一看，更加焦急，不由大聲說：「你只說蘭姑娘現在什麼地方，什麼地方！」

藍帶壯漢似乎兩耳巳聾，依然在那裏張着大嘴喘氣，嘴裏只吐着糢糊不清的「蘭」字。

衞擊宇一看這情形，心中又怒又急，爲了使藍帶壯漢說出蘭夢君的位置，只得再度增强一些眞力。

但是，心念方動，眞力尙未輸入，只見藍帶壯漢的兩個眼珠猛的向上一翻，打了一個「咚」，立卽斷了氣。④

（未完）

馬爹利乃法國
最暢銷之干邑拔蘭地.

在香港,
金牌V.S.O.P.馬爹利
最受飲家歡迎.

